

陷

坑

庫  
布  
林  
著

秦  
文  
漪  
譯





內政部調查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0

登錄號 24137C.1



中興譯文叢刊

I

(長篇)

# 坑 陷

庫布林著 · 秦文漪譯



中興出版行









國家圖書館



004636844







## 譯者的話

本書所描述的故事，是帝俄時代一個叫做「雅瑪」地方的娼妓生活實況。原作者雖然認為本書所得到的效果，只是使「讀者滿足了不正常的好奇心」，並博得「對於娼妓問題發出同情」。而我們若要更進一步奢求的話，或也會感到還不夠積極點。但作者以大胆細膩的筆調，赤裸裸地暴露了妓院黑暗和妓女痛苦，至少，在這里所給我們的啓示，絕不止於「滿足不正常的好奇心」與「發出同情」而已。

娼妓問題，是與婚姻問題並存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書中一位女性曾說：「要去戀愛一個人，須經過段很久長痛苦時間，被壓迫的情緒才得解放。結了婚，接着就是一天天的機械單調生活。到頭來，總是妒忌、吵架、恐嚇、眼淚、離婚、自殺……」。在你這里，事情就簡單，不過，我對於那種病倒又很擔心……」

社會不良制度產生了娼妓，又是誰在維護和滋養着娼妓？除了貧窮、飢餓、道德墮落；這些因素外，一位新聞記者說：「就是那些所謂端正的人們。他們小心翼翼地尋求一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去掩飾那種放蕩的行爲。……假使不用那種似乎合法的正常理由，那麼他們自己的寢室里和育嬰堂里，立刻就會被不合法的事情侵入了。」

娼妓的生活，「祇有那麼三四十個字眼——吃、喝、睡、男人、床鋪、女主



人、盧布、情人、醫生、病院、印花布！警察……「嗨，聽好，管家，這是第三十六個客人。」他們去一次，蹂躪了她，付了錢，然後手插在褲袋里，哨着走了。」她們被剝奪了「人」的自由，她們只是陰溝里的一隻「公衆痰盂。」

她們的結局，是把本來健康的身體毀滅了，純潔的生命被腐蝕了，她們呼籲，憤恨，但終於爛了鼻子，拋棄在無人招認的停屍所里，「我們在報紙……雜誌上……看到許多……文章，啊，管制、啊取消、啊，活商品、啊……結果沒有一個姑娘得救。」「看哪，那是太陽，蔚藍的天，空氣多麼清鮮，祇有我們這批娼婦，却似道旁的垃圾。」

有一個學生從「陷坑」里救出一個姑娘，但他的意識却說：「她是妓院出來的人，妓院里還會有好東西嗎？」結果她被迫又回到了那個「陷坑」。

一個妓女同一個猶太人結了婚，他却把她賣到另一個「陷坑」里去了。

仇恨是這樣的發洩，「我款待他們，假作溫存，然後讓他們像牛羊身上帶着一個熾熱的烙記走出去。」把各種病傳給他們，再傳給他們的——姊妹、妻子、兒女……」

故事里的「雅瑪」，最後被軍隊搗毀了。但那些生活在「雅瑪」區里的可憐虫，依舊在世界各地類似「雅瑪」的「陷坑」里繼續過着被腐蝕的黑暗生活。

本書就譯於英譯本，原名「雅瑪」，倉卒間定名「陷坑」，再版時擬改為「神女。」



## 著者前言

這本書已經由俄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瑞典文、芬蘭文、挪威文、波希米亞文、匈牙利文、英文、波蘭文、立陶宛文以及其他文字刊印出版，銷數已逾二百萬份。

這本書在心理上所得到的效果，除掉一些讀者滿足了不正常的好奇心外，我深信一定有大多數人在看了之後會衷心對於娼妓問題發出真摯的同情心的。

但著者直至現在，于「雅瑪」還並不感到滿意。

幾千年來世界上一直充澈着許多令人窒息而不易克服的嚴重問題，懸墜在人類頭上，壓迫着他們往卑劣的深淵走去。戰爭、娼妓、死刑、終身監禁。大多數瀕于飢餓的人民一直在少數饕餮的人們面前苦役着。

而罪惡中最罪惡之事，照我看來，總莫過于以販賣上帝賦予我們最崇高的禮物——女人的肉體一件事了。但我亦常常想到，人類社會中，最古老的疾病——娼



妓問題——是可以方法使它迅速療愈的。「每一個人」我想，「祇要向旁人說：『你亦有個白髮尊敬，唱給你聽美麗的民歌的老祖母；你也有個偎倚在她懷抱裏幸福地睜開小眼吮吸她乳汁的母親；你也有個使你家庭溫暖，你子女的媽媽的妻子；你也有個曼聲輕歌愉快而出色的妹妹。假使有人向她們說一句稍涉猥褻的雙關話，你便會憤怒得雙腳直跳，渾身顫慄。』」

「而你却以你的先令、銀洋、盧布、法朗、馬克去換取娼妓的肉體，以宣洩你一時情緒的衝動。」

「你還聲辯着說那種婦女是爲了不願意工作而墮落。不過事實的真相恰剛剛和你的聲辯相反：假使她年輕時也曾受過些微的保管和教養，她亦會是一個愉快的母親，一個可愛的妹妹，或是一個出色的女兒的。」

「你還可以說：『我的家庭是一回事，而旁人的家庭是另一回事，怎麼可以和旁人相提並論呢。……』不過這種思想是卑劣的！你們是受過歷史薰陶的人，你們稍微有些智識，難道你們不是基督徒嗎？」

「你滿足了獸慾之後，便泰然自若的離開了那娼妓，殊不知你在玩弄她的時候，你已經利用了這種社會的畸形組織，像搶劫一個盲人的手袋，像把一個無辜的



人網起來而加以鞭笞，像欺騙了一個無知的嬰孩，你的人格已經遠比娼妓低微和卑劣了。」

我依照我所看到所知道的寫了這麼一本關於娼妓的書，——但却依然找不出有效的方法使這問題消滅。我祇曉得這些不幸的女人被迫而去當妓女的原因不外乎貧窮和缺乏教養，被甘言的誘惑，或被遺棄，被奸人所販賣，再不然就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工作而出此下策。我盡我的力量把這種原因和現象寫出來，希望我的呼喊和勸說能不受到人們的忽視。

有一次，我乘了火車從彼得堡到克里米亞去，半途中碰到了認識我的幾個年青的工程師，和我談了一些關於娼妓問題的話。

「你暴露了妓院生活的黑暗和痛苦，」他們說：「不過假如沒有了妓院，那麼成年男子的性的飢渴又怎麼纔能找到出路呢？」

我把所能回答出的最好的答案向他們說：

「粗糙的被單；硬板床，不太厚不太暖的被褥；有充分通風設備而涼爽的臥室；睡眠時間減少；不要懶在床上；一醒便起身；食物要簡單而少放調味品，多讀高尚的文藝書籍；日間多做勞力工作；時常在戶外運動；男女同學，……還有，趁



早結婚，最好能在二十五歲左右。」

「這些我們都知道。但這種方法祇能減低或緩和性的慾望。而我們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纔能設法使這種慾望滿足呢？」

我生氣了。就把托爾斯泰的故事回答了他們：

「托爾斯泰有一次參加了一個高等社會的座談會，他憤怒地攻擊當時政府的顛覆和腐敗。一個年青人聽了他的話，便問道：

「『那麼，列夫·托爾斯泰，就算你所說政府是腐敗無能的話是對的罷。不過假使沒有了這個政府，那麼用什麼東西去代替它呢？』」

「托爾斯泰便斬釘截鐵的回答了他們：

「『你問的問題錯了路了。你們問我：『不幸已臨到了我頭上，我應當怎樣去做？』我說：『你是患着如此這般的一種病。你應當趕快去看醫生。虔誠地服藥。』而你却駁斥我的忠告，強硬地再問下去：『對的——我當然會去看醫生求他診療的，但是用什麼東西來代替我身上的梅毒呢？』我得承認，對於這個問題，我委實很難于回答了……』」

我的情形正復如此。我已經盡力忠實地寫出娼妓問題的恐怖。但多疑善感，假



冒爲善的檢查員無情地削去了許多。而剩餘下來的又嚇住了一般羣衆。我已經收到成千封讀者的來信，訴說，我的書會動搖社會的基礎，會使青年墮落。這種信還接連的在寄來。好多人都不了解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和意願。但是我也曾收到許多友善和鼓勵我的信件；有一封是個年長誠實而又聰明的世界觀的女人寫給我的，有幾封是誠摯的剛在青春期的男女孩子寫的。我還接到幾封妓女寫來的信，文法上雖有極大的錯誤，然而內容却異常豐富和動人……。

還有件奇怪的事；我在巴黎時却收到許多同情和表明這本書是正當的信。自從此書用法語翻譯以後，巴黎的報紙和輿論對之有很生動的反應。評論曾指出了它的短處，但一般的意見都認爲這書裏雖然有些粗暴和奇特的角色，却有充份的道德觀念，能適合讀者的需求，同時還富有溫暖的人道的情感，仍不失爲一本看後還值得考慮的書。

我鬆了一口氣。至少在用另外一種方言的國家裏我已得到了成功了。

這本書在俄國已經印了許多版，我希望世界上有文字的國家都能有忠實而同情的譯者把它翻譯出來。







第

一

部







## 第一部

還沒有鐵路的時候，在南方一個大城附近的一個區域裏，聚居着許多政府的和私營的驛車馬夫。人們就稱這個區域做馬夫區，或者通常都稱它爲：雅瑪區。過了相當時間，蒸氣機的運輸工具替代了獸力。這些富有血氣的馬車夫便漸漸地放棄了他們勇敢的生活，轉換別的職業去了。但是，很多年以後——直到現在——雅瑪還是一個很著名的地方，人們都知道它是一個充滿着歡笑的，酒氣薰天的，喧鬧的，有危險性的不夜城。

事情的發展是這樣的。在那些古老的，曾經一度充滿着溫暖的房子裏，有着紅噴噴面頰精神活潑的士兵的妻子們，和雅瑪街上的寡婦們，起先祕密地經營着酒和肉體的買賣，隨即在有勢力的人的允准之下，在官方監督之下，在許多嚴格的規定之下，大量的妓院便雨後春筍般的開了起來。到十九世紀的末期，整個雅瑪的兩條



街——大雅瑪街和小雅瑪街——就廣泛地充滿了這種不名譽的房子。剩下來祇有六七家乾淨的，而這六七家也許經營着酒吧間，雜貨舖之類與妓院有關的營業的。

這三十多家妓院裏生活的方式，態度、習慣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僅是取費的高低；妓女醜妍分配之不同；服裝的漂亮或落伍；以及裝飾品的華貴或寒酸。

最出色的一幢叫做萊特普耳。資格亦最老，位於大雅瑪街進口的左首第一家。

它並不祇有一個老闆，而是股東性質的。其中一個股東甚至是縣參議員。房子是綠白相間的兩層樓；一所仿照古俄羅斯式的建築；門面上有木刻的馬、雞、等浮飾；階沿上鋪着有白邊的地毯；廳前有一個木製的盤，預備客人們放置名片的；舞池內有嵌木的地板；窗上有絹綢和絲織品的兩重窗帘；靠牆安置着白色和金色的圈椅；鏡子上釀着鍍金的鏡框；有兩個私室裏有地毯，長椅，白綢的靠背；寢室裏有藍色的，玫瑰色的燈籠，生絲料子的毯子和乾淨的枕頭；姑娘們的衣裳有的是很短的邊緣上有毛的裙子；有的打扮得像騎兵，有的穿着漁孃或女學生的衣服；她們大部份是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德國人——碩大，美麗、潔淨，和豐碩的乳房。在這所房子裏，玩一次是三盧布，住夜是十盧布。



兩盧布的院子有三家——莎菲亞、老基輔、和安娜·麥可夫娜——裏面就比較壞，比較因陋就簡。除掉上說的四家外，其餘在大雅馬街上的都是一個盧布的院子；裝飾就更壞了。至於小雅馬街上的妓院，顧客多半是兵士，慣竊，走江湖的，那裝飾就簡直不堪入眼，那兒客堂裏的地板都不平的，到處充滿着木屑碎片，窗帘祇是紅色的麻織品，並且已破舊不堪；臥室祇用木板隔開來，而這木板祇有七八尺高，並不碰到天花板的；床上祇有草褥和一條點點班班的被單，一條褪色醜陋的法蘭絨毯，地板上到處都是洞，裏面充滿了酸氣、霉氣、酒精氣、和人類的汗氣，姑娘也都穿得很破舊，大部份粗暴，喧譁，鼻子朝着天；臉頰上用紅紙濡以口水搽上一點紅色，但昨天晚上被抓破，被打擊的痕跡仍然可以看得到的。

一年之中，除了聖週的末了二天和奉告節的前夜之外，當暮色剛剛爬上了大地，每家院子大門口的上面，便都點上了紅燈籠，街上好像復活節的假期一般；所有窗戶裏都透露出燈光，輕盈的提琴和鋼琴聲浮蕩在空間；馬車毫無休止地匆匆地來，又匆匆的去。每個院子的大門都暢開着，人們可以從街上看進去，一直看到峻矗着的樓梯，梯上狹窄的走廊，走廊上懸着多面反射的煤氣燈，看到前廳綠色的牆頭，牆上漆着瑞士的風景。（瑞士風景與這種妓院又有什麼關係呢？）從夜晚到



早晨，成千成萬的人們在這樓梯上跑上跑下。顧客有：來尋找人爲刺激的，衣衫破舊的老年人；軍事學校的學生和大學生——有些甚至還帶着些孩子氣的學生；有鬍子的家長們；架着金邊眼鏡的社會上的閒人；剛新婚的新郎；名望很大，年高德劭的教授們；竊賊；兇徒；自由職業的律師；嚴肅的衛道家——兒童教育家以及那些編着最前進的，猛烈主張男女平等的文章的編輯；騙子；偵探；逃犯；政府官員；抑鬱的社會主義者；雇用的愛國者；膽怯的與兇惡的；病人和好人；第一次來嚐味道的人；年老的放蕩不羈的人；藍眼美貌的和醜陋不堪的人；啞子；瞎子；爛鼻子的；以及那些禿頂，癩頭，面上滿是瘡疤，身上充滿寄生物的人們。他們自由地來去，好像走進一個餐館或火車站候車室一樣，他們坐下，吸煙，喝酒，作樂；他們跳舞，轉動着肚子做出醜惡的動作，模做着性愛時的實在情形。有些在客堂裏等得久一些，有些很匆忙，急急地選擇女人，他們知道不會遭拒絕的，然後不忍心地預先付了錢，在那張前一個客人的體溫尙未散盡的溫暖的公床上，無目的地做着宇宙間最偉大最美麗的秘密事——生命藉以持續的秘密事。這些女人用了一仍不變的準備，單調的，少有變化的語句，用熟練的職業上的動作，像機器一樣的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於是再用同樣的話句，笑臉，姿態，在同一個晚上，接待第三個，第四



第十個客人，那些時常在會客室等待的客人。

整個的夜晚這樣地過去，天亮以後，雅瑪漸漸地靜了下來。早晨雖然美麗，但充滿在雅瑪的祇是靜默，虛空無人。每人都在睡覺，大門關得緊緊的，玻璃窗外還加了一層百葉窗。這種靜默一直要到黃昏，那時女人們都甦醒過來準備着夜裏的活動了。

這樣，一天又一天，窮年累月，毫無休止地，四百個愚笨、懶惰、神經質、無生殖力的女人生活在她們公共寢室之中：被社會遺棄着，被家庭咒詛着，這社會過剩性能的排水溝渠！

一一

午後二點鐘。在第二流的，兩盧布的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每樣東西都浸淫在沉睡裏。客堂裏鍍金框的鏡子，二十多隻便椅，以及牆上懸掛着的兩幅油畫亦好像都在沉睡中，靜悄悄地，幽暗地，發射出抑鬱嚴酷的氣氛。就在昨天晚上，好像每天一樣，燈燃燒着，最淫蕩的音樂聲飄蕩着，藍色烟圈迴旋着，一對對男女做着同樣的事情，小腿舉得高高的，屁股顫動着，門上紅燈籠和窗裏的燈光照耀着



整個的街道，人們和馬車擁塞着。

現在這條街是完全空了。夏天的太陽閃爍着歡愉的光線。但是在客堂裏，好像白天裏空曠的戲院，無人的音樂廳一樣，由於下垂的窗簾，顯得十分幽暗，淒涼。

鋼琴光滑的邊板和黃色的，時間浸蝕的，破舊的鍵盤幽幽地閃出暗色的光。陳腐而靜止的空氣裏還保留着昨晚的氣味！香粉味，煙草味，潮溼的酸味，女性肌肉上發出的不健康的汗氣，鹵酸肥皂的氣味，以及昨天才擦過地板的滑石粉味。今天是三一節（復活節後第一個星期日）依照慣例，這院子裏的女傭買了一整車的蘆葦，乘姑娘們全沉睡着的時候，把這長厚的葉鋪在廂廊，私室，會客室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再在聖像面前點着燈。這些事是素來不由姑娘們做的，因為她們的手，由於晚上猥蕩的行爲，便沒有資格在聖像面前呈展應用了。

整個屋子充滿着寂靜和空虛。廚房裏有單調的切細肉的聲音。一個名叫露芭的姑娘，赤着腳，手臂露着，面上有些雀斑，不十分好看，但是身體很健美，渾身都是肌肉，從裏面走到天井裏來。昨天她祇接過六個客人，但沒有一個在她房裏住夜。所以她睡得很充足，很早的在十點鐘便起來，愉快地幫着廚役洗刷廚房裏的地板和桌子。現在她帶着些碎肉和骨頭，出來餵一條鎖着的狗——阿摩。這是一條龐



大的，執拗的獵狗，有着光滑的毛色和黑色的鼻子，看見這姑娘來，便用牠的前爪跳將上去，把鍊子拉得緊緊的，喉裏短促地喘着氣，接着，頭又轉向地上，尾巴亂搖，做出各種乞憐的樣子。但她，用細肉在牠面前捱了捱，挪揄牠，用做作出來的嚴厲的聲音喝着：

『你，你——笨傢伙！我會給你的！你敢——』

但是她馬上很喜愉的逗這狗玩，擁抱牠，撫摩牠。她今天顯然很愉快；她昨天精神充足地一個人睡了一晚，沒有一個住客，今天又是三一節，回想着幼年時候朦朧的一切，又是這樣難得看見的好天。

所有昨天的過夜客人都已絡續走了。最富有買賣意味的營業時間又快到了。

有五個人在這院子的女主人房裏喝着咖啡。一個是女主人自己，她登記證上的名字是安娜，麥可夫娜。快六十歲的人了，矮小，結實。可以用三個軟球來幻想她的身軀——一個圓頭，一個圓形的上身，和一個圓形的下身。她淡藍的眼睛竟有些像孩子的天真的外表，但是嘴則已經是一個老年人的嘴了。草黃色的嘴唇堅決地下垂着。她丈夫伊薩亞，薩凡區亦是一個小小的，灰褐色的，沉靜的老人。他是在他妻子的指縫下過生活的，從安娜還祇是這院子裏的管家的時候，他便是這屋子的



快役，一直到現在，他很想使自己變成更有用些，他自己學會了拉提琴，現在，每天晚上，他可以伴奏些舞曲了。

另外兩個人是女管家——大管家與小管家。大管家名叫愛瑪·愛德華芙娜。四十六歲，高個子，發育健全，栗色的頭髮，三層肥胖的下顎。面孔呈土色，像一只梨，從前額胖到面頰。鼻子有些崛起，嘴唇緊閉，面部表情是溫靜中帶着威嚴。在這院子裏的每個姑娘都曉得：一二年内女主人安娜就要把這院子，連同所有的權利，生財等賣掉，買主就是這位愛瑪大管家，所以她們對於她的懼怕不亞於女主人。遭她打過的姑娘一看見她殘忍冷酷，毫無表情的臉便會顫慄。姑娘中間也有幾個是她喜歡的，但她仍舊用妒忌的愛去對待她們。

小管家名叫茶西亞。她剛從普通的姑娘階級中跳出來。姑娘們很熟悉的，諂媚的。親熱地叫她『小管家』。她是活潑輕鬆的人，稍有一些斜視，前額的頭髮老是鬚曲着。她喜歡戲子——特別是強壯的笑劇家，她對愛瑪極爲曲意逢迎。

第五個人是當地警察局的區長——蒲克許。他像一個體育家，禿頂，紅鬚，活潑銳利的藍眼，愉快但有些粗暴的聲音，每個人知道他從前曾經幹過秘密警察，由于他有超人的臂力和殘忍，不少流氓地痞曾被他擊倒過的。



他曾經做過好幾件沒良心的買賣，鎮上每個老百姓都知道他兩年前曾和一個七十歲的富孀結婚，而在去年就扼死了她。但是在這裏，其餘四個人在她們以前的生活中多多少少也曾做過些違背良心的事情，但隨接便很快的遺忘掉了。她們現在五個人中表面上是相處得融洽的。

他們在喝着牛奶咖啡，區長喝着朋尼酒。但是嚴格的說來，他並不在喝酒，祇是矯裝着喝酒在想另外的事情。

「那麼，這事究竟要怎樣呢？」女主人在探着口氣，「這生意並不值一文錢，現在……你祇要說出個數目來……」

浦克許慢慢的嚥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毫不匆忙地，用左手的食指捋捋他的鬍鬚。

「你自己想一想，太太，」他說，望着地上的眼睛。伸起手擰一擰。「想一想我冒了多大的險！這女孩子被騙到你這……呢，隨便你稱什麼……好，就說壞名譽的屋子罷！她的父母已請求警局搜索。很——很好。轉來轉去，她從第五區轉到第十區……最後他們說是在你們屋子裏，而最重要的——想想看——在我管轄的區裏！叫我怎麼辦呢？」



「蒲克許先生，但是她年齡已經夠了，」女主人說。

「她年齡已經夠了，」她丈夫又重複地證實。「他們並且已經承認她是自己願意來的……」

愛瑪也插了進來，用冷靜的低音保證：

「老天在上，她在這裏像自己的女兒一樣的被看待着的。」

「但我講的並不是這些，」區長眉毛打了結。「你們得替我考慮考慮我的位置……這是責任呀！天哪，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永沒有終結似的！」

女主人突然站了起來，拖着她的皮拖鞋走向房門，用她惺忪的毫無表情的藍眼向區長霎了霎說道：

「蒲克許先生，我請求你跟我來看一看我們的房子，我們想把這房子稍稍擴充一下。」

「啊！啊！我很高興……」

十分鐘後，兩個人各自各的走了進來。蒲克許的手在他衣袋裏握着一張簇新的一百盧布的鈔票。關於那私奔的女孩子的事再也沒有談起。區長匆匆飲完那杯朋尼酒以後，訴說着現在一般社會情況的趨向。



「我有一個兒子——保爾，現在是個學生。一天，他跑來對我說：『爸爸，同學們說要對我絕交了，說你是個警察——特別因為你在雅瑪工作，你向妓院收取賄賂，』好，你們說罷，那是不是近於無恥呢？」

「噯，噯，噯……那怎麼算是賄賂呢？我……」

「我就對他說：『滾你的蛋，你這浪蕩子，去告訴校長說我根本沒有接受過什麼賄賂，他們要再這樣誹謗我的話，我就要到總督那裏去上訴了。』你們猜他怎麼回答我？他過了一會，說：『從現在起，我已不再是你的兒子，你另外再去找一個罷。』簡直是什麼話！好，我上月還給了他一些錢。喔，他還是不對我說話。好，我就要給顏色他看了！」

「你還是不要講這些話罷，」安娜嘆了口氣，土赭色的下唇掛了下來，眼睛裏充滿一層薄霧。「我們故意把我們的女兒——她現在讀高級中學——寄養在一家很有聲望的家庭裏。你知道，這種事情是可怕的：突然間她從學校裏寄回來一封信，充滿着類似和你兒子一樣表示，我面孔都被她氣紅了。」

「真是，安娜真的把臉都氣紅了，」伊薩亞在一旁證明。

「你是會氣紅面孔的，對的！」區長同意着「是的！是的！我充分的明白你。」



但是天哪，我們究竟到那裏去呢？我們究竟要怎樣做才對呢？我問你，這許多革命家和這許多學生，還有，這許多……呢？隨便你叫做什麼的人究竟想得些什麼呢？他們其實不能埋怨別人，他們祇能埋怨自己。到處多是貪污，道德急遽地在低落，沒有人尊敬他們的父母。他們應當鎗斃。」

「哦，昨天我們這裏亦出了件事情，」茶西亞急急的插了進來，「一個不知姓名的客人來了，一個堅實的人……」

「閉着你的嘴——靜一些！」愛瑪正在聽區長的談話，把頭彎在一邊，截止了她的話。「最好你去看看，姑娘們吃的早飯可曾預備好了。」

「沒有一個人靠得住的，」女主人粗暴地繼續這談話。「每一個傭人都是騙子。每一個姑娘想他們的情人。他們祇會作樂。至於責任，她們連想都沒想到。」接着便是一陣沉默。一個人在敲着房門。一個細聲的女性聲音在門的那邊說話：

話：

「管家，親愛的，請把這錢收去，請交還我的簿子。彼得已經走了。」區長站了起來，整一整他的佩劍。

「我要回去了，謝謝你，安娜。謝謝你，伊薩亞。」



「再坐一會兒，喝一小杯朋尼酒吧？」眼睛差不多瞎的伊薩亞說着，也站了起來。

「謝謝你。我實在不能多喝了，真的……」

「謝謝你的好意。有空請再過來談談！」

「做你們的客人永遠是我的光榮。AU REVOIR！（再見）」

但是，在門檻那裏，他停了一會兒，一本正經的說：

「我對你們的忠告是——最好到時候把這個姑娘送到什麼地方去藏上一兩天。

當然囉，這是你們的事情，但作為你們一個好朋友，我給你們一點這樣的警告。」

他走開了。當他的腳步聲還在樓梯上響的時候，愛瑪鼻子裏嗤了一聲，輕蔑地

說：

「這兩面拿錢的兇棍，來來去去的分離這個，討好那個……」

### 三

一個一個地，她們從房裏走了出去。屋子裏仍舊黑暗。有一點蘆葦葉的氣味充塞在空氣中，靜寂統治着。



午飯通常是下午六點鐘吃的。午飯以前的一段時間好像特別久長，不能忍受的單調，這一段是這屋子裏最沉重最空虛的時間。姑娘們祇穿著襯衣褲，赤露着雙臂，有時候赤了腳，毫無目的的從這房間跑到那房間。臉也沒洗，髮也沒梳，懶洋洋地用食指按一按琴鍵，懶洋洋地散開紙牌，算算他們的命運，懶洋洋地互相交換着咒詛，帶着焦思的激性，等待着黃昏的到臨。

早餐以後，露芭帶了些麵包屑和牛肉屑，想去逗獵狗玩。但那隻狗似乎已經討厭她，不再向他搖尾巴了。於是她從袋裏掏出了些蓬蓬糖和葵花子，分一點給另一個姑娘——露娜，兩個人站在大門裏面，對着街心，吃着。葵花子的殼殼留在面頰上和胸脯上，逐一地注視着街上的行人。注視着點燈的人的傾火油到街燈裏去；注視着每天脅下夾着登記書走過的警察；注視着不知從什麼院子裏出來的管家匆匆地到一家雜貨舖去。

露娜是一個有大的藍色的眼睛的小女孩，她有銀色的鬢曲的頭髮，太陽穴上有幾條小青筋。臉上保持着鈍拙和天真。她是個活潑，好奇，好動的人。隨便什麼地方她都要去跑跑，隨便有什麼消息，她總是第一個知道，說起來很多，很快，嘴裏飛濺出白沫，嘴角上滿是白漿，像個小孩子一樣。



對面酒店裏，一個僕役的頭從門縫裏向外看了一眼，跑了出來，跑到隔壁的院子裏去了。

「普洛格、伊凡諾維契，喔，普洛格、伊凡諾維契，」甯娜叫喊着，「你要一點嗎？——我這裏有葵花子，我請你吃！」

「進來，到我們這裏來玩一下罷！」露芭在一邊順和着說。

甯娜一面笑，一面說：

「你過來，來同我跳個舞，你的腳就會暖和了！」

但是客堂門開了，走出來的是可怕的大管家。

「哼！這種淫蕩的事情！」她叫喊着。「我幾次三番的告訴你們，不要在白天跳出大門，同時——哼——祇穿着襯衣。我不明白你們究竟有沒有心腸的。好姑娘一定要曉得尊敬自己，不要在公衆之前拋頭露面。你們這種樣子簡直不像在雅瑪街上的妓院裏，你們好像在自己的家裏了。」

兩個姑娘就進了房子，到廚房裏，坐在小矮凳上，腳左右的盪着，靜靜地看看廚役，默默嚼着葵花子。

在小曼加——他們又叫她做小白曼加——的房間裏，聚集着整整的一堆人。左



烏是一個弓形眉毛，灰褐色的眼珠，有着一付典型的俄國娼妓面孔的姑娘，現在正在跟小曼加玩着紙牌戲「六十六分」。小曼加最要好的朋友，琴妮，躺在床上，正在看一本破碎的書大仲馬的「皇后的項圈」，嘴裏在抽着烟。在這整個院子裏，她是唯一一個喜歡看書的人，她不怕厭煩；但毫無鑑別力的看着書。剛好和一般的希望相反，她並不因讀了這些關於冒險的書籍而使她情感豐富，或能夠幻想。她喜歡看那些英雄們怎樣把充滿着金塊的錢袋任意的丟掉。那些亨利第四的急智和戀愛故事。總之，她浸淫于這些英雄美人的，金子項圈的法國官闈祕史裏。她在這院子裏的地位就好像是小學一年級裏最有氣力的人，像是在同一級裏留過級的人，像是一級裏最美的人——有悠久的歷史，也被人崇拜着。她是個高瘦個子的褐髮姑娘，眼睛富有磁性，小巧而驕傲的嘴，上唇上有些微深厚的汗毛，同一副微帶黧黑中透着粉紅色的雙頰。

她從不把香烟從嘴上拿下來，眼睛因烟而眯成一條縫，時常用潮潤着的手指去翻書頁。她穿着一條襯褲，膝蓋以下全部赤露，是一雙最平凡的庸俗的腳，大腳趾下面，長着幾個突出的，醜陋的硬瘤塊。

這裏還有一個姑娘坐着，背略有些彎，兩條眼伸出去交叉着，正在縫紉，她名



叫搭瑪拉，是一個沉靜的，容易相處的，頂美麗的女孩子。面色略帶淡紅，烏黑色的頭髮，散發着些暗光，好像冬天狐狸背的澤彩一樣。她的真名字是叫葛萊素拉。但是在妓院裏，每一個新進的姑娘必需把她的真名字變掉換上一個響亮的外國名字。搭瑪拉曾經一度做過修道院裏的尼姑，直到現在，她面孔上還保留着些懼怯和冷靜的影子。她在這院子裏把自己放在一個很崇高的地位，不大肯跟同伴結交，不肯做些無聊的事。除掉她會做過尼姑這一件事外，她一定還有着許多很神祕的過去；他說起話通常是慢吞吞的，牠深沉的，暗黃色的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看起來來通常是不可捉摸的。她機警的動作，她的微笑，她的抑揚有致的謙恭的言語，在在足以顯出她不平凡的過去。有一次，她的同伴們帶着十分尊敬的态度聽到她在跟一個客人用流利的德語和法語談着話。她時常用她抑制的力量，不去發揮她的特長。雖然她外表上的柔弱和謙恭，這整個院子裏的人，上至女主人，下至守門的魔王，都對她很尊敬與體恤。

『我拿到了，』左烏叫起來，手裏拿了一張剛翻出來的王牌，『我本來有四十分，一張黑桃愛司——十分，噢，曼加，我已經夠了，五十七加十一，六十八，你有多少？』



「三十，」曼加心裏有些不高興，小嘴鼓了起來，「算你贏了，你像騙子一樣的什麼牌戲都很精。你洗牌……好，還有呢，搭馬拉？」她回過頭去看看她的好友，「你講下去——我在聽。」

左烏把那古老的，黑黃色的，滿是油膩的牌洗了兩次，放在桌上，叫曼加分成兩半，然後拿起來，手指上濡些口沫，開始散牌。

「我們用金綫綉祭壇的門帘，帷幕，大主教的法衣。綉點小艸，小花，小十字。在冬天，我們坐在窗榻旁邊，玻璃小，又有顏色，光綫也就很暗，空氣裏充滿了油燈香，和青柏枝的味道。我們不能隨意講話的——嫵嫵很兇有些人覺得單調和疲倦，開始輕輕地哼着拉丁文的第一首讚美詩……」當我們想到天主……」我們唱得很好，很美。生活這樣的恬靜，空氣這樣的聖潔：窗外的雪片在飛舞——現在……真完全是一個夢了……」

琴妮把那本破碎的書放在肚皮上，把香烟擲掉，嘲弄地說：

「我完全曉得你們那種隱靜的生活。你們哄騙小孩兒去受洗。不過魔鬼却老是在你們那種聖潔的地方轉來轉去的。」

「我叫四十分。我已經四十六了。完結！」小曼加興奮地宣稱。手拍着。



搭瑪拉聽了琴妮的話，用一種很難覺察到的微笑來回答。她並不把嘴張開一點，僅僅用嘴角做一點微小的，不分明的表情，好像文藝復興時代名畫家達文西所畫的聖母像的嘴角一樣。

「人們慣于傳說着關於尼姑的事。……即使有人在他一生中有过一次罪惡的話……」

「假使你沒有罪過——你就用不到懺悔，」左烏莊重地插進來說，一面用她的嘴濡一濡手指。

「我們坐在那裏縫紉，面前就是聖像。早晨禱告的時候，很久總要站得腰痛背酸。晚上還得要一次。然後，我們去敲一敲總管嬷嬷的門，「這是禱告的時候了，願天主我們的天父悲憐我們。」於是總管嬷嬷在她的房門裏傳出來一聲低音「阿們」。

琴妮注視着她好一會兒，搖搖頭，很鄭重的說：

「搭瑪拉，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女孩子。我對於你這個人感到很奇異，我了解那些傻子們怎樣去談戀愛。但是你，你是經過了千磨萬練的人，怎麼也會做出這種傻事情呢？你現在綉的這件襯衫是做什麼用的？」



搭瑪拉不慌不忙地把她用針重新把正在縫的襯衫放在她的膝蓋上，用頂針把接縫處熨一熨平，頭稍爲轉過一些，也不拾起來，眼睛還是看着她的工作，說：

「一個人總得做些什麼。不做事情就覺得寂寞。我又不喜歡玩紙牌。」

琴妮繼續搖了搖頭。

「不，你真是一個怪人。你的客人比我們任何一個人的多。你又不積些錢，你究竟怎樣化費的？你買七盧布一瓶的香水。要它做什麼？現在你又化了十五盧布去買塊絲料。是不是預備給你的愛人孫加的？」

「當然，是給孫加的。」

「真的！你找到的一個好寶貝！一個賊！他像模像樣的到這裏來，儼然像一個將軍。他現在還打你嗎？賊是喜歡打人的。他時常拿你的錢嗎？」

「我不願意給他，我就不給。」搭瑪拉輕輕回答。把綫放在口中一咬兩截。

「我就是奇怪這一點。要是我有你的才智，有你的美麗，我就要揀一個好好的，跟他去，好好地安頓下來。我自己就可以有駿馬，金剛鑽……」

「每個人的嗜好不同，琴妮。你現在也是個漂亮可愛的女孩子，你也有獨立勇敢的性格，但是你還是跟我一樣在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耽着。」



琴妮激動了起來，悲苦地回答道：

「是的！但是你總是佔着優勢的！……你有着最好的客人，你要他們怎樣，他們就怎樣。但是我的祇是老頭子或者乳臭的黃口稚兒。我的運氣不好。一個是流鼻涕的，另外一個嘴上似臘黃。我不喜歡這些小孩子，他們來了，這些小狐狸，慚怯地，匆忙地戰顫地，做完了事，眼睛裏一點沒有羞恥的意思。我嫌惡他們，萎靡困頓。我總想吐口水在他們面上。他們要給你盧布以前，先把它緊握在袋子裏，拿到它的時候，總是溫熱的，甚至還沾帶着他們的汗水。這些懦夫！他的母親給了他十個戈貝克，（百分之一的盧布——譯者）給他去買一紮香腸吃的，他節省下來，給了蕩婦。前兩天我有一個軍校學生的客人。我故意要逗逗他，我說：「親愛的，我這裏有塊砂糖，你回到你營房去的路上可以喫喫的。」最初他似乎覺得我沖犯了他，但隨即就拿下了。後來我故意的在樓上看着他，他剛跨出門檻，四面望一望，馬上就把砂糖吞到嘴裏了，這隻小豬。」

「但是老傢伙更要壞些，」小曼加柔和地說，斜視着左烏。「你以為怎樣，左烏？」

左烏已經玩好紙牌，正在那裏想打呵欠。她自己不曉得究竟想笑還是想發怒。



她有一個常客——鐵路站上的一個老人，已經有很多子孫——他有一種邪惡的性的習性。整個院子對於他的來訪，往往加以取笑。

左鳥的呵欠終於打成功了。

「你們這些惡鬼，多是壞蛋，」聲音因剛打過呵欠而略現粗糙；「也許我那老傢伙確實是個壞蛋也說不定！」

「但是還有，」琴妮繼續下去，「比你的老傢伙，比我的軍校學生更壞的是——你的情人。他酩酊大醉的走了進來，捉弄你。假裝他袋裏很有錢——結果一個也掏不出來。天知道！怎麼樣的一個小夥子喲！廢物中的糟粕，齷齪，紅腫，惡臭，滿身都是瘡疤，嘴裏咒詛着別人的娘，狗彘的！喔嗚！不，不！」她突然轉變着愉快的聲音，「我真真愛的，永遠最愛着的是我的小曼加，這小白曼加，我的曼加呀！」

順便擁抱着曼加的肩和胸，把她拖到身邊，然後揪她在床上，深深地，猛烈地吻着她的頭髮，眼睛嘴唇。曼加很困難的從她身子下面掙扎起來。面孔紅紅的。光亮細美的頭髮有些蓬亂。微潤的眼睛注視着地上，似乎有些難為情。

「走罷，琴妮，走罷，你就在這裏幹什麼？來！我們走！」



小曼加是這院子裏最柔弱最安靜的姑娘。她和善屈服，從勿拒絕人家的請求，所以每人都自願的和善的對待她。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可以使她面紅，在這些時候他顯得特別美麗，特別嫵媚。她很喜歡吃朋尼酒。但最多祇能喫三四杯。多吃了便要喧鬧，多話，甚至有些瘋狂。她會打客人一拳，澆客人一臉的酒，打翻油燈，公開的言罵女主人。但是被罵的人也從不對她計較。琴妮時常用着一種慈和的母愛和一些粗獷的企慕去愛她。

「姑娘們，吃飯了！姑娘們，吃飯了！」小管家茶西亞一面在走廊上跑，一面叫着。走過房門口，匆匆忙忙推進曼加的門：

「喂！姑娘們，吃飯了，吃飯去罷！」

她們都跑到廚房裏。穿着襯衣褲，面也沒洗，有的穿着拖鞋，有的赤着腳，飯菜是一磅蔬菜湯，有點豬肉和馬鈴薯，炸肉片，粉條，奶油捲。但是由於不活潑的，固定的生活，不正常的睡眠，還有好像女學生一樣起床後已經吃過很多的零食糖菓，她們吃飯的時候反而沒有胃口了。祇有一個人——尼拉，那個小個子的，場鼻子的鄉村姑娘，兩個月以前被一個零買商人誘奸，然後被他賣到這妓院裏，她現在還能夠健食。一個正常女人的健旺的胃口還沒有從她的體內消逝掉。



琴妮毫不經心的在檢幾塊炸肉片，她祇吃了半個奶油捲，用一種偽善的語氣對她說：

「真的，尼拉，你可以吃我的這份肉片。吃，親愛的，你吃齣；不要難爲情——你要好好地使身體強起來。你們曉得我以前跟你們說過的嗎？」她轉向別的人，「我們的尼拉肚裏有條蛔蟲，一個人要是肚裏有了蛔蟲，她就得吃兩份東西，一份給她自己，一份給蛔蟲。」

尼拉火冒地用她從來沒有過的大聲，激厲地說：

「我沒有蛔蟲。倒是你有蛔蟲的，看你那皮包骨頭的樣子！」

接着她繼續鎮定的吃。吃完後她覺得想睡，像條大蛇一樣，噎着氣，飲些水，然後蜷伏着不動了。

但是，茶西亞尖銳的聲音又在走廊裏，旁間裏迴盪了。

「穿衣服，姑娘們，穿衣服喇！坐在那裏是沒有用的……！開始……！」

幾分鐘後，所有的房間裏都透出生髮油，硼皂，廉價的香水的味道。姑娘們都在穿戴了。



最後一絲光線消逝了。跟着來的是溫暖的，黑暗的夜晚。薛蒙，這院子裏的門人，點起會客室和樓梯上的煤汽燈，也點起了房間裏的紅燈籠。薛蒙是個閒適，頑強，默不作聲，粗暴的傢伙，有直而寬的肩膀，黑頭髮，眉心裏和鬍子中間都有些小白點，眼睛是黑而無神。白天裏他很自由地睡覺，晚上則一刻不離的守在大門口門燈的下面，幫助客人脫外套，同時準備着隨時有什麼意外發生的話，就挺身而出。

鋼琴師來了，一個高高的文雅的青年，眉毛和睫毛都是白色的，右眼裏還有一塊白翳。這時還沒有客人來。他就和伊薩亞·薩維區練習着彈奏園餅舞曲，一種最近才流行的曲子。任何客人叫，奏一隻簡便些的曲子，就得給三十戈貝克，長一些的曲子，半個盧布（五十戈貝克——譯者）其中的一半是女主人安娜·麥可夫娜拿的，其餘的一半由鋼琴師和伊薩亞平分。這樣鋼琴師祇能拿到四分之一的錢。當然囉，比起那個自己練習起來而又毫無音樂修養的伊薩亞來，他的待遇是極不公平的。他還得時常要校正伊薩亞的音調。姑娘們總驕傲地告訴她們的客人說，他是音



樂院裏的高材生，但是因爲是個猶太人，同時他的眼睛又逐漸不行了，所以他沒有讀完他的學程。他們因此也就很客氣的對待着他。

安娜·麥可夫娜院子裏的姑娘們，現在多裝扮穿着好了。她們等待着接客。她們焦急的在期待着。大多數的姑娘感覺得男人們——除掉她們的情人外——多有些奇特的脾氣。每一個夜晚到臨之前，她們總是有一絲不可捉摸的，晦隱的希望攪亂着她們的靈魂，不知道誰會選中了她們，不知道有什麼不尋常的，有趣的事情會發生；不知道有沒有慷慨的客人會使她們驚異；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奇蹟使她們中間任何一個姑娘的整個生活發生變化……這種種的焦急的，晦澀的希望正同一個賭徒囊中裝着錢走向賭場的念頭一樣。除掉這種希望之外，她們還有着女性的主要本能——娛樂。

老實的說來，確實每天有各種奇里古怪的人物跑進這所院子來，滑稽的事情也會隨時發生。警察和便衣偵探會突然闖進來帶走了幾個似乎是不可侵犯的，道貌昂然的人，用拳頭在他們的頸上打出門去。有時候，那些酒徒與專門尋事的流氓之間突然會口角，打架。於是各妓院的伙子多聚來幫助這院子的伙子來解決紛爭。窗子玻璃和鋼琴的邊板被打破；椅子腳被拆下來當武器；血在地板上流到階沿石上，



受傷的人從門內跌出大門外的泥地裏。這時琴妮便覺得很高興，眼睛通紅，縱聲地笑，跑到混戰的中心去，拍拍屁股，在一旁慫恿着，而別的姑娘却畏懼地躲到床底下去了。

有時候，一批幫閒客，跟着一個工人協會的委員或者一個出納員什麼的，帶了一大批貪污或盜用得來的錢，預備在自殺或坐牢以前，好好地作樂一下。他們喝得醉醺醺，人事不省的跑了進來。吩咐把大門關上，日以繼夜的在裏面狂宴作樂——夢魘式的，狂放的，野蠻的作樂。叫喊和眼淚，在女人身上儘量的詈罵。他們佈置好天堂似的夜晚，全身赤裸，大腹便便的醉漢，和貧血的，瘦弱的姑娘跳着最淫蕩的舞。他們像豬一般的豪飲狂食，在床上或地板上，在窒息的氣氛裏，汗浸透全身，皮膚上散發着白茫茫的熱氣。

有時候一個馬戲班的大力士闖了進來，像馬一樣地踱到一個房間裏去。或者一個穿天青長袍，白布襪，拖着一條辮子的中國人，一個酒吧間裏的黑人，穿着一件茄克，鈕扣裏插一朵花，漿過的白色的襯衫，姑娘們帶着驚異的目光發覺他襯衫的領上還閃閃發着白光並不因他的膚色而染污。

妓女那種練習過的，幻想的動作給客人們種種的刺激，他們漸漸迷戀。不時的



走了進來，對旁的客人妒忌着。

有一次發生了這麼一件事。薛蒙引進來一個老年人，穿得很華貴。外表看起來，他沒有一點什麼特別；嚴肅的，削瘦的臉；峻骨的，惡形惡狀的面頰，茅艸一樣的鬍鬚，濃重的眉毛，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突得出些。走進門後，舉起手指來，放到額上，顯然想畫一個十字，但他用眼角轉了一轉發覺到這屋子裏沒有聖像時，一點也不慌張的把手放了下來。馬上，像煞有介事的走向這院子裏最胖的姑娘——凱蒂。

「我們走！」他簡短的命令說。頭向房門那邊點了一點。

他們走了之後，無所不知的薛蒙，帶着一種神秘驕傲的聲音告訴甯娜說，這個貴族的名字叫特欽可，他在去年某一個時期，當正缺乏劊子手的時候，他曾經自告奮勇地於兩個早晨親手絞殺過十一個暴動者。甯娜又把這消息偷偷地告訴大家。很奇怪，這時候大家對那胖凱蒂倒並不因她有客人而嫉忌了。她們胸中祇有剩下痛苦而敏銳的好奇心。當半個鐘頭以後特欽可帶着嚴肅而珍貴的神氣走的時候，她們的嘴都張得大大的，一直用眼睛送他出大門，再從窗子裏看他慢慢的在街上走過去。於是她們衝進凱蒂的房間裏，對正在穿衣裳的凱蒂，發問許許多多的問題。



她們用一種新奇的甚至驚異的感覺看她的又胖又紅的手臂，看那還沒有整理好的床鋪，看凱蒂從襪子裏掬出來的破老油膩的鈔票。凱蒂不能回答什麼，他像任何一個男人，像所有的男人一樣，』她冷靜的說。但當她曉得了這客人是誰時，她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突然哭了起來。

這個人，無賴漢中的無賴漢，志願的劊子手，却並不像人們想像那般的粗暴的對付她。他像其餘的客人一樣地帶着輕蔑的，麻木的，毫無一點憐恤心的對待她，好像並不當她是個人類，亦不當她是一隻狗或一匹馬，一柄傘，或一頂帽子，而是當她一種齷齪的，不乾潔的物件。因爲他一種衝動的，不可避免的需要而來到這裏。而這種需要一旦滿足了之後，她便變成多餘，討厭，無用的了。胖凱蒂腦子裏受到這種思想的打擊，一時不能解釋出這事的所以然來，就莫名其妙的哭起來了。

許多類似的事情時常發生。激動着這些窮困，病的，愚蠢的不幸的女人們的混濁的生活。有時候，客人們野蠻而毫無理由的妒忌會使他們拔出手鎗或毒藥來。有時候——但是很少的——一種溫柔的純潔的愛情會在這妓院裏開起一朵花來。偶而一個客人也會把所愛的姑娘帶出去，但不久她又跑了回來。還有二三次，這院子裏的姑娘居然會有了孕——這事乍看起來似乎是可笑，但這種事情却往往會真真的引



起了人們的深思。

無論這裏發生些什麼事情，這些毫無意志力的女人每天晚上帶着刺激的緊張的希望，單調地，平凡地過着被人唾棄的生活。

## 五

無論如何，在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却真的發生一件奇怪的插曲，一個平凡的開始，却是一個謎樣的，不吉利的結果。雅瑪鎮上每個人心裏都不明瞭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一個冬天夜晚——大約六點鐘——有人在擡門鈴。

薛蒙先從門縫裏看一看。是一個女人的影子站在階沿上。他就把門開了些，

問：

「你？」「你要什麼？」

「見女主人。」

「什麼事？」

「有事。我要見她。」



『等一等——我去告訴她。』

他把門關上，去見大管家愛瑪。

大管家詳細地問他：這個女客人樣子怎樣，面孔像什麼，穿什麼衣服，是不是有些便衣偵探的嫌疑，等等。接着便說道：

『很好——帶她來。你也要來，預備着發生什麼事情。站在門帷那裏聽着。我如果要修我就叫你。』

女客人進來了。大管家用她迅速的眼睛，洞悉萬物的眼睛，打量了她幾秒鐘。隨便那一個都看得出這個客人不像是職業婦女。她穿着一件貓皮的披風，一身黑絲絨衣服。面上絕對沒有化妝過的痕跡。身材並不高大，但很雍容緊湊。她面孔很聰明，很美麗，灰白色中略帶些黃色。眼睛異常的蔚藍，閃爍着發着光。時常注視着，警覺着什麼。

『大約廿歲，』愛瑪自己在想，於是問道：

『你的年紀，太太？』

『二十六。』

『你無論如何看起來很年輕。你可以脫下你的衣服嗎？』



「完全？」

「完全脫掉——甚至你的束身衣。這里房間裏很暖。」

「我願意。」

她把衣服脫光。絲毫不因她的裸體而覺得難爲情。

「你很要得！」管家稱讚她，「在這種場合之下，女人在另外女人面前脫衣服，比在男人面前還要侷促，而你一點也不。」

愛瑪用着鎮定冷靜的眼光觀察她的全身，好像屠夫觀察他的牛羊一樣。

「身體很活，」管家在說，「胸脯很有彈性，小腿上的肌肉也很結實，絲毫沒有花柳病的象徵——不過，總得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一下才能定，讓我看你的牙齒。嚙。祇有一隻假的。好。現在你穿上衣服罷，」像醫生一般的完成了她的檢驗。

「那麼，你可以收留我嗎？」女客人問。

大管家微微一笑。

「你是一個「好姑娘」，但是，困難是在這裏：有時候我們明明曉得一個女人的身體是自由的，但我們不敢要她。」



「爲什麼？我並不是被強迫着來！我是自己願意來的呀！」

「讓我們來考慮考慮，你總有些親戚，她們會突然想起到處去找你；你或者有朋友，你們會通信；熟人會在這裏認到你，假使他們來的話。」

「那倒可以不要介意。我在這裏是個生人——我是從聖彼得堡來的，以前從來沒到此地來過。」

「這是可能的，」愛瑪說，「但是另外還有點麻煩。由你的外貌看來，你是個上流社會裏的人。你或者同什麼人有關係……或者孩子。」

「沒有，我是一個人，」女客人勇敢地回答。「我是個自由人；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沒有小孩。我跟我丈夫離婚已經很久。好罷，我們不要延長我們的談話罷，我接受你所有的條件，我服從你所有的規則和習慣。我是個最熱誠的，最服從的，最有禮貌的女人。」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許多諾言，」大管家說「假使你能夠實行牠，那我就更滿意了。不過，你既是由「良家」走出來的，你就不會知道我們是需要在那一種的情形之下生活着的。」

「舉例來說？」



「就舉個例吧——你的身份證要拿出來，送到警察局去。究竟——你有沒有張身份證？」

「有的，那麼我現在就交給你？」

「上面填好沒有？」

「完全填好的。」

「哦——填好了的——那是良家女子的。……代替你那張東西，我們要給你一張黃色的，清清楚楚地填明白你完全的名字——那是說，你家裏的名字，還要填上你的職業——娼妓，你原來的身份證存在警察局裏。要去把它要回來是非常麻煩的。」

「我不想要去把它要回來。」

「好——還有，你每星期得受一次身體檢查。」

「是的。我曾經聽說過。這是一種謹慎的措施。」

「對——這是謹慎的。但我要繼續下去——你當然很熟悉：一個女人對於她自己的身體，應當不能隨隨便便讓人家糟塌——尤其在以貿易作為婚姻制度的根據之下。但是我們要放棄這種觀念。你有否考慮過：任何男子看中了你，你就得跟他上



床，甚至要讓他感到嫌惡你爲止？」

「是的——這一節就討厭了。那麼——我就閉上眼睛，或者回轉身去，免他嫌惡，完了麼？」

「可以說是完了。不過還有些瑣屑的事。現在，坦白的告訴我——我們最好預先能彼此了解：你有沒有鴉片或其他麻醉品的嗜好的？」

「一樣都沒有，我自從出娘胎，從來沒有碰過鴉片，嗎啡，哥加因，或者迷藥，我已經看到它們對於人類的壞影響。我承認，它們給我的印象很壞。」

「那麼酒呢？」

「假使人家勸我喝，我也喝一些的。我一個人單獨時却絕對不喝！」

「很有價值的特性」大管家稱讚着。「我們現在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在和第一個聰明女人在談話。你不大喝酒確是一件極好的事情。但是我們絕對不反對我們這裏的姑娘去儘可能的勸誘有錢的客人來愉快地，豪量地飲酒。這對於她們亦有很不小的收入。客人每飲一瓶酒，她們就可以獲得百分之五。無論如何，無論如何客人浸沉於酒瓶裏是需要有本事和理解力的。」

「我會儘量地去做的。」



「好，我再給你些聰明而友善的勸告；很多的客人要你做種種淫猥的性行爲。他們因這種要求而會答應給你額外的禮物，但這種額外的錢對我們的女主人是沒有好處的。站在老闆的立場上講，我們所需要的是客人們多飲些我們的酒和飲料，我們在這種飲料中有很大的利潤，你懂的，好了。除掉正當的性行爲之外，其餘的要求你都可以拒絕。我們沒有答應他們的義務。這點你要自己留意着。」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請原諒我坦白——有點事情很違反我的本性，譬如說我一定要……同每一個人……」

「我懂得你的感覺……假使客人有額外的要求，要騷擾你。我們會給他看這裏印好的警局章程。這種措施我們祇爲了體諒我們這裏最出名最漂亮的姑娘纔給予的。」

「我一定好好地做去，謝謝你的好意。」

「好極了，」愛瑪點一點頭。「但請再回答我一個問題——你究竟是爲了什麼才到這裏來！想賺一些容易錢嗎？對那一個人報復？還是爲了瘋狂的好奇心？」

「啊，太太——我的動機可以說是很瑣碎的，」這個客人肯定的回答。「我可以告訴你，但是請你替我守秘密。簡單地：對於男人的不能厭足的慾望。不是對某



一個人，而是對任何一個男人。不過我相信，這並不是性的變態。大部份的男人對於女人也有類似的慾望。既然生活在社會上，周遭有着許多認識你的人，要滿足這種慾望就很困難。要去戀愛一個人，事先先要有人介紹。要經過段很久長痛苦的時間，被壓制着的情緒才得解放，結了婚，接着就是一天天的機械單調的生活，到頭來的結局總是妒忌，吵架，恐嚇，眼淚。離婚，自殺。我不要這樣的戀愛，既費時，又無聊。所以到你這裏來。在你這裏，事情就簡單，並且有變化。不過，我對於那種病倒又很擔心……」

「不要自尋煩惱！在我們這裏比在城裏更難得受傳染。還有，我得告訴你，」她用做生意似的聲音說：「我真真的已經喜歡你了。現在你回去，去考慮一下。說不定變了心？明天四點鐘再來，我把你介紹給我們尊敬的女主人。還有一點，你在外面不要有什麼情人——即便在你將來的客人中，你也不要特別對那一個好些。要一視同仁——好了。」

「我正希望這樣去對待客人。你將來會看到的——你會滿意的。」

「希望我們雙方都能滿意。」

「請允許我再講一句話，我親愛的……」



「愛瑪、愛德華芙娜。」

「我親愛的愛瑪·愛德華芙娜，我剛在對你承認的事——我渴求着各個不同男人的事——希望是我們兩人間的秘密。」

「哦，像棺材在墳墓裏一樣地秘密，對你我兩人都是有利的。好罷，假如你不變心的話，我們明天見。」

「我不會變的！」

第二天，這個女人搬了進來，做了安娜·麥可夫娜妓院裏的寓客。安娜對她亦很喜歡。祇有伊薩亞起初對她看不上眼：

「她是受過教育的，高貴人家的女兒，」他會這樣說。「紳士人家出來的女人多是沒有用的：做起事來沒有常心，不能忍受，小事情又不肯做。」但是他馬上也就停止了他的不平之鳴，對她習慣了。

新姑娘替她自己取了個名字麥達——麥黛玲的縮名。

起初，別的姑娘們都要取笑她，折磨她，小言小語的護笑着她。這種事情發生於每一個機關裏，體育場裏，軍事學校裏，兵營，監獄裏。老資格的前輩對新來者



總要加以嘲弄和取笑的。是一種普通的習慣。

但是在麥達的眼神的聲音中，有着一種不可捉摸的鎮靜的力量，足以使那種嘲弄變得無力和淡薄。她和她的同伴從來不吵架。她很大方，但不謙遜有些自傲，很難跟人家成知己。這樣，無敵，無友，慢慢的在這奇怪的小世界中生活着。有一點必須要說的，逢到別人有困難的時候，她總毫不遲疑的幫助，調定，借款給人家。但人家對她總是毫不感到興趣。雖然她們時常在一起，她們總會遺忘掉她，好像根本沒有這樣一個人存在着似的。祇有搭馬拉偶而也會到她房裏去，跟她談上十幾分鐘話。然後很不滿意的走了開去：

「你好像並不是一個人類，」她會這樣說，「亦不像一條魚，一棵樹，你根本不像有靈魂的人！」

大管家愛瑪忠實地履行了她的諾言，從未把麥達的性秘密告訴人家。但是，過了一陣，她亦對於這個女人感到奇怪和焦慮起來了。是的，麥達時常被客人選中，她是成功了。她富于引誘力，給客人們極好的影象。那些苛求的，精細的老客人時常會予她高度的企慕與注意。

但是，很奇怪的，雖然都在口頭上讚美她，但沒有一個客人會第二次再選上



她，「我真不明白，」愛瑪——這偉大的淫業的鑑定家開始私下盤算了。「她究竟在幹什麼呀！又漂亮，又聰明，一個健談家，又有極好的品性，知道怎樣灌迷湯，慫恿客人多化錢，客人又在稱讚她，——怎麼又不再第二次要她了呢？」

她試試去問幾個跟她已經有友誼而可以絕對信任的老客人。要他們解釋爲什麼麥達俘獲一個客人很容易，都馬上就遺棄她了呢？

她得到的回答是完全朦朧的：

「假使要是說這個姑娘的壞話，真是要遭天譴的——她可愛，和善，愉快，幽雅……、但是，——我怎麼說才好呢？……她太謙虛，太自尊，這是不容易使男人着迷她的，我想她很有力量使人向她屈服，但是她不這樣做或者她不願意這樣做。」

還有那些富有經驗的放蕩不羈的色魔簡單的回答道：

「很嫵媚動人，但像條魚——要用醬油煎過才好吃。」

最後愛瑪決計親自去和麥達談一談。

「你現在覺得我們這裏怎樣？滿意嗎？」

「絕對滿意！假使穆罕默德所謂的天堂是爲女人設計着的話，我可以說我是生

活在穆罕默德的天堂裏了。」



「但是你知道客人們對你覺得滿意嗎？」

麥達開始笑了。

「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祇忠實地履行我的義務，我不去想客人們的情感的。」

管家嚴肅的反攻：

「這是利己主義者，麥達——專門爲自己着想。男人所要的是女人的嘆氣，喃喃的聲音，叫喊、咬、抓、說些淫猥的話。性交的時候女人不能像座石像。你至少要偶而叫一兩聲呀！」

麥達蹙了一蹙眉梢。

「謝謝你！有一次我聽到我隔壁房裏這種假裝出來的情感——很有趣，但是我覺得這很討厭。我不能這樣做……」

「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管家用着平順而熟練的聲音說。「既然不願做一個將軍，你就祇好做一個小兵了，對你的包涵，善待已經停止。從現在起，無論是妖怪中的妖怪，無論是最醜陋最卑污的客人選中了你，你就得跟他睡覺。」

「但假使我不要呢？」麥達眼裏閃着光。



「那就要強迫你了。」這大管家狠毒的，噤噤地，「是的，強迫你做。」

「那個來強迫我？」

「薛蒙。你還沒看到他的牛皮鞭子罷？你就要嘗它的味道了。不要自討沒趣。我們的鞭鞭施起來是很惡毒的！」

「我會去告訴！」

「誰？」

「到警察局去——到市政府去……」

「市政府很遠，警察局我們已收買了。你連一封信都寄不出去。你現在已經在嚴厲的監視之下了！」

「那我就逃走！」麥達憤怒地叫出來。

「根本就逃不到什麼地方去，我最親愛的，逃走是不可能的。我們不願意殺掉你。我們祇要使你服服貼貼。最好——憑我的良心來說——最好馴服些。這對你自己有好處的。現在——到客堂裏去！」

三天之後，一件驚異的事發生了。剛剛中午的時候，一個穿着上尉制服的官員出現在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走進了客堂。緊緊跟在他後面的是穿得很整齊的



蒲克許。整個雅瑪街上的人還從來沒見到蒲克許這種抖抖的瑟縮的樣子過。

「我要看這院子裏的女主人。」上尉很有禮貌的說。

「她現在不在這裏，」薛蒙膽怯地報告，「她還要過半個鐘頭才來。」

蒲克許謹慎地走近了上尉。

「官長，」他用尊敬的高音說，「請您准我讓我來處理這件事吧。您實在犯不着全這種淫婦談話。而我們當警察的却兩樣了，我們對於這種卑劣下賤的事情已經習慣，我是天天要全他們接觸的呀！」

「那就由你做吧！」官長說。

「把管家去抓來！」蒲克許凶暴地喊着，窗上的玻璃，因他的大聲而顫慄，懸燈上的晶體物也搖盪起來。

愛瑪恐怖地將頭在那半開的客堂門口透了一下。嚇壞了的姑娘們，還穿着昨天晚上的襯衣，在另外一個窗洞裏偷瞧。

「馬上來，馬上來，」管家口吃地說着，兩隻手在腦後整理着頭髮。「請你們原諒——我還沒有穿好衣服，我求求你們再等一分鐘。」

「一秒鐘也不等！」蒲克許怒吼着，手指恐嚇地指着她。「我們不是來嫖你



的，你這老傢伙！」

上尉用手阻止他。

「稍爲客氣一點，」

「官長，這種母狗是不曉得好歹的，不給點威嚴給他們是不能做事的。假如你願意上尉先生，」他低聲的加一句，「假如你願意——就請進這房間吧。」

他們走進了那間廂房——那間在三一節蒲克許親密地全女主人喝着朋尼酒的廂房。女管家還在房裏匆來匆去，收拾着這裏一塊破布，那邊一支針的，蒲克許很快的把她抓住：

「你這老妖精，醜陋的女魔！你看到這個東西嗎？」他把他手裏的一張紙在她鼻子下面攪了一攪。這張紙上有着世界上的有權力的人——政治警察的首領——簽的字。「你認得這個女人嗎？」他繼續下去，說明這張紙上的內容。

「對的，先生。」

「第一，先把存在你們這裏的她的登記證拿出來。哦，上尉先生，還是就在這裏把它扯碎，還是讓我交給您老人家。」

「給我好了。」



「第二，她在這裏用的什麼名字？」

「麥達，先生。」

「第三，你們這裏的淫婦中間誰最有禮貌最聰明？」

「待我想……塔瑪拉。」

「塔瑪拉？好！」

他走到房門口喊道：

「叫塔瑪拉出來！立刻！什麼？你沒有打扮好？就這樣出來好了！出來！」

塔瑪拉用急速的步伐走上來。

「你馬上到……嗯……麥達太太那裏去。幫助她穿衣服——她自己的衣服——

盥洗，等等。然後你全她一同來。其餘的妓女都回到她們房裏去。不要讓我看到她們一絲影子，否則我就一起帶她們到局子裏去。」

麥達來了——一點也不慌張，鎮靜地走了進來。官長立刻站起來，鞠了一躬，吻吻她伸出來的手。蒲克許像木頭一樣的豎着。

「有一小點帳目還未……」女管家微弱地說。

「不准什麼賬不賬的，閉起你的狗嘴！」特別討好的蒲克許狂吠起來；但是這



位官員却叫他不要說。

女管家的賬單非但完全還清，上尉還另外給她點錢。一輛華美的馬車在大門口等着他們，蒲克許恭敬地送官長和麥達上了車。

當塔瑪拉幫助麥達穿着的時候，她們倆人曾談了些有趣的話。

「這樣看來，麥達，你跟本不是什麼蕩婦？」塔瑪拉問。

麥達笑笑：

「我根本不是。」

「那麼你是受人尊敬的人了？」

「不是，親愛的，我恰巧是尊嚴的故人。」

「那麼，爲什麼——爲什麼你要跑到這裏來呢？難道你在外面還少男人服待你嗎？」

麥達又笑了一笑，隱藏起憂鬱的陰影。

「啊，塔瑪拉，塔瑪拉——假使我告訴你，直到現在我還是個清白的女子，你不會相信的罷。」

「塔瑪拉發出縱聲的笑。」



「你這廢話。你一晚上有五六個客人——多麼出色的清白女子呀！」

麥達的面孔變得嚴肅起來，她靠近了塔瑪拉，安詳地問道：

「塔瑪拉，你是個聰明的女人。告訴我……假說你是個年輕的女孩子，是個你們所稱爲「清白」的女子……於是，某一次，一個下流的酒鬼強姦了你。你說，你還是不是個處女？」

「你越來越奇怪了。儘是些廢話。當然不是處女了。那已經不完整了。」

「好，那麼，在上帝面前，或者在一個完全明瞭你而憐憫的丈夫之前——甚至在你自己面前——你是有罪？還是清白的？」

「啊——當然是清白無辜的。」

「我的情形正是這樣。你很難了解我的……」

塔瑪拉沉默了一下。於是，靜靜地問：

「這個官長？是你的丈夫？情人？還是兄弟？」

「一樣都不是。他是我的伴侶。」

「麥達，我覺得你一點都不說慌，我還是不能了解你。你真有點愚蠢。我感覺得很久——你是個太太。但爲什麼——爲什麼自由自在的却要到我們這種泥淖裏來



呢？舉例來說，就說我罷——坦白的說，我曾經一度受過很高尙的教育。現在我還記得兩種外國語。我在這裏說的話並不是我的本國話，我是故意這樣說的。我是個放浪的人，沒有棲止的島。我從來不知道我的靈魂會飛到什麼地方去，會歸宿何處。但是你！你！却爲什麼要到這兒來？」

麥達面上突然變得嚴肅，冷酷。

「是的。」她平淡冷漠地說，「我也注意了你好久了。……你既然對我的事發覺興趣，我就直截了當的跟你說了吧。我是個作者——我想寫一篇關於妓院裏的風俗習慣，爲了想使我的作品充實而有力起見，我決計自己跑來經驗經驗。」

塔瑪拉這時已把她的裙子整理好，立直起來，說：

「嗯。我相信你的動機，至於你說的著作品的話，我絕不相信。我們兩個人中間的談話——我罰誓不宣揚出去。」

「隨你的便，」麥達冷酷地說：「謝謝你。」於是突然的，似乎由於憐惜心，她緊緊地抱住了塔瑪拉的熱烈地吻着她，在她耳朵邊輕輕地說

「我會給你寫信的。」



這樣一件事發生以後的八個月。全俄羅斯總罷工，小憲法事件，接一踵二的來。到處可以嗅着革命的氣味了，俄國充滿了政治暴動，拘捕，騷亂。

有一天，夜已深了，幾個憲兵，由警察陪伴着突然闖進安娜·麥可夫娜的妓院裏。所有客人都被拉起床來，軟禁在廂房裏。整個屋子，從閣樓到地窖，統統被搜查，他們在尋求小冊子，宣言，和炸彈。當然沒有找到什麼。姑娘們一個一個地被引到另一個廂房裏，由憲兵隊長時軟時硬，威脅利誘地詢問關於麥達的事情：她以前做些什麼事情？她以前說些什麼話？她以前有沒有朋友來？她跟那幾個人通信？她有沒有給姑娘們什麼小冊子？

這些年輕的姑娘們對於他的詢問，一點也摸不清頭腦。惶惑不知所措，漲紅了臉，汗珠從額上流出來，最後向隊長跪下去：「如果我殺了人，或者偷了東西，我遭雷打擊……」她們一個個被放了出來。

搭瑪拉可能講出不少事情——特別她與麥達最後一次的談話。要是她說出來的話，也很容易在這院子裏出一些風頭，她的地位也可因此而抬高到很高。

但是她不。她僅僅用譏諷的語氣回答：

「我所曉得的是，她是一個極下賤的蕩婦，隊長先生，一只淫惡的野獸。她覺



得外面的男人還不夠，纔到此地來的！」

憲兵和警察們走開了。從此以後也沒有再來。

但是有一天搭瑪拉驚恐地聽到（嚴格說來，是竊聽到）關於麥達的故事。勇敢的，藍眼的蒂克許在廂房裏飲着酒，告訴女主人和她的丈夫和女管家的：

「你們還記得你們的麥達嗎？她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敢說。她有好幾十個名字。愛瑪拿到警察局裏去掉換黃色的妓女營業證的身份證上的名字祇是其中的一個。那上面用的是叫奧爾加、拉文斯卡雅——一個尊貴的音樂教員。你們知道她爲什麼要躡入你們的院子嗎？這真是一件出神入化的事情哩！她第一步是到你們這裏來，像進初等小學一樣，得到些做妓女的初步知識。你們不要嚇呆！不要喔呀嚶呀的！接着就更妙了。她學會了到她可以冒充一個妓女而不致被旁人看出她本相的地步之後，你們猜她怎樣？她就到南方一個叫撒陪斯特耳的地方去。起先她進了一個專門做水手生意的娼窩。然後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直到所有敖德薩和尼古拉夫的碼頭都被她跑遍了。告訴你們——多是些海軍軍港。她到那裏，在一紙黃色證掩護之下，儘量的推動激烈的，反政府的宣傳，召喚人民起來推翻統治階級，屠殺反動份子，粉碎既得利益階級的陰謀——特別是地主。經過她的手，在所有這許多



城市裏，她散發了幾百萬份富有煽動性的宣傳品。他們捉不到她，無論他們怎樣努力。到處都有朋友和同志幫助她。你們還記得來帶她走的那個上尉嗎？他祇是個大學生穿上了一身軍裝而冒充的！這魔鬼！他那次假借着市長假名義來到警局裏，公文上印着假的圖章，假的簽字！虧他想得出來！現在，好了，沒有了——他們已捉住了，把他送到西伯利亞去開鑛去了。這樣的懲罰其實是不夠的，這流氓！」

「那麼麥達呢？」安娜、麥可夫娜問。

「她在市長出巡的當兒擲了一個炸彈，他們把她絞死了。」

## 六

窗子迎着芬芳的黑暗的夜晚打開着。絹綉的窗帘隨着看不見的左右飄蕩。大門口有幾棵因慶祝三一節而放在那裏的百合和樺樹的樹枝，傳進來陣陣的草香。穿一件緊身露胸上身的露芭全打扮得像小孩一般的穿着紅粉色裙子的露娜這時正互相擁抱着，靠在窗檻上，和聲地唱着一只關於醫院的歌曲。這只歌在妓院裏是很流行的。露娜唱着高音，露芭用生硬的中音。和着：

星期一已經來到了，



他們預備把我接出去，

克拉索夫醫生不讓我去。

啊，這惡鬼……

所有妓院的窗子裏都照耀着燈光。每個大門口都掛着紅燈籠。這兩個姑娘注視着街對面的莎菲亞院子裏面的——暗黃色的地板。栗色門窗帘，黑色大鋼面的側面，鍍金的鏡框，穿着各式衣服的女人，在窗前掠過，一下子又不見了。莎菲亞右隔壁的特萊普耳院子大門前浮雕的尖頂上，閃爍着耀眼的電石燈。

夜是平靜而暖和。在這溫柔的空氣裏，在這夜的香味裏，散漾着春末夏初特有的隱秘，甜蜜悲哀，難以捉摸的情調，隱隱約約傳來的城市裏的喧鬧聲，哀感的手風琴聲，牧牛哞哞聲；不知那個故意在石板路上叮叮的踱着沉重的步伐；馬車的輪子懶洋洋的在雅瑪街上滾過去。種種的聲音交織着混合着發出美麗的，軟和的夜聲。遠處有紅綠燈標識着的鐵路上的火車偶而也發幾聲長嘯。

「普洛科，伊凡尼區！」甯娜突然喊着貨鋪的侍者，他穿了件黑衣服，正在逃過街心。「喔，普洛科，依凡尼區！」

「你這討厭的東西！」那個粗魯的叫起來。「什麼事？」



「你一個朋友託我向你好。我今天看見他的。」

「什麼樣子的一個朋友？」

「一個漂亮的小夥子！金黃色頭髮，……你爲什麼不問我——我在什麼地方看到他的呢？」

「好，那麼，是在什麼地方？」普洛科·伊凡尼區停了步。

「你猜罷；掛在上面，第五個架子，裏面有耗子……」

「吡！去！去你媽的！你這混蛋！」

甯娜尖銳地對着雅瑪街上大笑。把身軀撲在窗檻上，兩隻穿黑絲襪的腳向後踢着。過了一會，停止了笑，她突然回轉身去，眼睛膨得大大的，低聲地說：

「你知不知道，就是這個普洛科，前年他曾割斷一個女人的喉管的，就是他呀！我的天！」

「真的嗎？那女人死了沒有？」

「沒有。她被救活的，」甯娜說。「在她醫院裏躺了兩個月。醫生說，假使再割得些微高一點，就沒有命活了！」

「他爲什麼要殺她呢？」



「我怎麼會曉得呢？或許她有錢藏在他處，或許她在外面找野男人。她是她的情人——她這淫婦。」

「那麼，他坐了多少天牢呢？」

「一天都沒坐。根本沒有什麼證據。她自己也向警察承認：她並不懷疑這是他幹的。倒是後來普洛科自己向人誇口：「我那一次沒有把她做掉，但是她逃不過我的手，總有一天會再幹一次的。」」

露芭背心上打了個寒噤。

「這些亡命的傢伙……這些淫婦！」她靜靜地說，聲音有些發抖。

「可怕的事還多着呢！你知道，薛蒙跟我相交已足足三年了。以前我身上一點斑點都沒有的，現在我却是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我亦不知道爲什麼。事情是這樣的——他早上全我到一個房間去。把門鎖上，開始就折磨我了。他搯我的手臂，刺我的胸脯，又緊我的喉嚨。不讓我呼吸。否則就是吻我，我於是咬他的嘴唇，血濺到我一臉……我開始叫了——我一喊就惹怒了他。他像野獸一般的跳上身來——渾身在發抖。他拿走了我的錢——最後一個子兒都給他拿去了。我現在身上連買包紙烟的錢都掏不出來。他是節儉的，拿去的錢多存在銀行裏。他說積滿了一



千個盧布——他就要進修道院去了。」

「繼續講下去呀！」

「真的。你去看看他的房間，聖燈晝夜不熄的在聖像前照耀着。他是很相信上帝的，他很虔誠……照我想來，他的罪孽太重，所以不得不如此了。他還是一個殺人犯呢。」

「你說什麼？」

「我們再不要談這些罷，露芭，我們繼續來唱：

「我要跑到藥店裏，買些毒藥

我要親手把自己藥死」

窈娜開始用尖銳的聲音唱着。

琴尼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手臂交叉在胸前，走的時候搖搖擺擺看看鏡子裏的自己。她穿着一件短的橘色的緞服，裙子有深的褶襞，走路的時候這褶襞就左右的牽動着。小曼加——紙牌的老主顧，現在跟波莎面對面的坐着玩「六十六分」。爲了便利起見，牌總是散在各人的裙子上。小曼加穿一件櫻色的上身和黑的裙子，這身衣服對她小小的頭和瘦削的身軀很相稱，使她看起來要年輕些，好像一個高級中學



的肄業生。

波莎是一個很奇怪，不快樂的女孩子。她有着一種特殊的苦惱的精神病，很早就到精神病院去的人。然而她却在這院子裏耽得很久了。即使是一個最卑鄙的最難以接近的客人選中了她，她亦會以極不正常的，變態的熱誠跟他到房間裏去。關於她，有一個謠言傳布着，說她的到妓院裏來，並不是受引誘，並不是受人家遺棄，也不是必要的，而是由於她那種可怕的本能而自願投進來的。院裏的女主人和管家們也就竭力利用她精神上近于瘋狂的弱點，慫恿她，鼓勵她多接客人。波莎有一種無休止需要男性的病態。她比任何一個姑娘要多賺四五倍錢。在假期或星期日，她甚至沒有功夫再去到會客室去接客，有時候還要推說她在生病以欺瞞她的常客。因為有些客人聽到自己喜歡的姑娘，正在跟旁人睡覺是會忿怒的。波莎這樣的常客有一大羣；有的倒是真實的愛她，沒有多久以前還有兩個客人想把她帶出去成一個家的；一個是酒廠裏的職員，還有一個是十分驕傲但是十分窮苦的鐵路管理員。波莎自己呢，隨便什麼多是無所謂的，隨便那個客人要帶她走，她馬上就可以跟了走，但是這裏的女主人，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無論如何也不肯讓她跑掉的。她美麗的面容上已隱隱的浮現着精神病的病態——半開半閉的眼睛，時常在舐着的柔



軟潤濕的嘴唇，短促的幽靜的笑聲。但是——她——社會拆磨下的犧牲品——在日  
常生活中表現着很好的脾氣，馴服，絕不妒忌什麼，有時候對她自己反常的情感很  
覺得羞恥，她很喜歡全她的同伴們接吻，擁抱，喜歡跟她們睡在一張床上。但她們  
總對她多少有些嫌惡的。

「曼加，甜蜜的，親愛的，」波莎輕輕地用手去碰一碰曼加，「你替我算算命  
看，我的小心肝。」

「噢——好的，」曼加小孩似的鼓起了小嘴，「讓我們玩一二付。」

「曼加，我的小美人，我的小狐狸，我珍貴的，甜蜜的，心肝……」

曼加迫不得已，把牌洗了洗，抽幾張攤在手裏，兩張紅心，兩張金錢一樣的鏟  
刀中間一張金花菜皇帝。

波莎愉快地拍着手。

「啊，這是我的列文！是的，他答應今天來的，一定的，這是列文。」

「你那個南方人！」

「是的，是的，我的小南方人。嗚，他多麼好呀！我要叫他在我身邊，不讓他  
走。你們曉得上次他告訴我的事麼？他說「假使你再逗留在這種妓院裏，我先殺死



你，然後我再自殺。」他說的時候眼睛還向我瞪着呢！」

琴妮，這時剛走近來，聽到了這話，傲然的問道：

「誰說的？」

「什麼，我的小南方客人，列文。」我先殺死你，然後再自殺。」

「你這笨蛋！他根本不是南方人，他是亞美尼亞人！你這瘋狂的傻瓜。」

「啊，不，他不是——他的確是南方人呀！我很奇怪你爲什麼！……」

「我再說一聲——一個普通的亞美尼亞人，笨蛋！」

「你爲什麼要罵人，琴妮？我並沒有罵你呀！」

「你想是在想罵我的！傻瓜！他是隨便什麼地方的人與你也沒有相干，難道你

在愛他嗎？」

「是的，我確實是愛他，」

「好罷，你這傻瓜，還有一個帽子上扣着勳章的跛子——難道你亦在愛着他

嗎？」

「跛子有什麼關係？我很尊敬他，他是個有德氣的人。」

「這樣說來，那麼那書店老闆，那營造廠老闆，那山芋頭的湯尼，那胖戲子，



鳴——鳴鳴，你這無恥的傢伙！」琴妮突然喊了出來。「我真不屑再看你一眼了，你這母狗，假使我處你這種地位，我早就在廁所裏用條繩子吊死了。你這寄生蟲！」

波莎睫毛間閃爍着淚珠，曼加想幫他忙。

「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她，琴妮？你對她生什麼氣呢？……」

「呃，總是你們自己不好！」琴妮截斷對方的話。「一點沒有自尊心的人！那些壞人跑了來，像買豬肉一樣的買了你們，雇車子一般的雇了你們，一個鐘頭好多錢，你們還口口聲聲的：「啊，我的心肝呀，小愛人呀的！究竟算什麼情感！吓！」她輕蔑地吐一口痰。

她憤怒的把身體背轉了她們，繼續在房裏踱來踱去，屁股搖擺着。顧盼鏡子中的自己。

這個時候，鋼琴師伊薩克，達維德維區，正在向不聽指揮的伴奏者勸告。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伊薩亞，薩維區，你把提琴先擱在一邊。聽聽我的聲音。」

他用一隻手指彈着鋼琴，用着差不多所有樂隊指揮都類似的難聽的，山羊般的



聲音：

「刺，頓，刺，頓，刺，頓，頓。好，重新練習第一樂章。來：一，二，：」  
他們在練習的時候，旁邊有二個人注意的在傾聽着：灰眼，圓臉，彎了眉毛的左烏面上滿是便宜的白粉和脣膏，手肘擱在琴上。還有一個是維拉，穿一身騎裝——闊邊的小圓便帽，藍白相間的絲製茄克，緊直的長褲，黃鹿皮小蠻靴，確實，維拉真像一個騎士，狹長的臉上嵌着一雙晶瑩蔚藍的眼珠子，正中一個很美麗的，神經質的高鼻子。過了一會，兩個音樂家經過相互的努力，終於能夠合奏了。維拉像煞有介事地用男人的姿態走到左烏身邊，滑稽地鞠了一個躬，挽着左烏的腰。在房裏跳起舞來了。

敏捷的鬻娜——她總是第一個人曉得什麼新聞的——突然從窗檻上跳下來。興奮又匆忙地叫着：

「一輛華貴的馬車……來了，……到特萊普耳去的……電石燈……：……嗨，姑娘們！……我願意死在那電石燈的下面……：……」

除掉驕傲的琴妮外，所有的姑娘都擁到窗子跟前去了。特萊普耳的門前真的停着一輛馬車，新上的髹漆，護輪板前面有二只小電石燈閃着黃色的光。鼻子上有點



粉紅色斑點的大白馬，搖着牠的頭，嘶着氣，耳朵聳起着；車夫滿臉胳膊鬍子，坐在前面駕駛者的板上，兩隻手伸着擱在膝蓋上。

「喂，讓我們搭搭車罷！」甯娜叫道。「喂，老叔叔！你這漂亮的車夫呀！」身體又掛在窗欄上。「讓我們可憐的女孩子搭搭車罷！」

漂亮的馬車夫笑了笑，手指在韁繩上稍爲動一動，於是那隻等待着的馬，頭昂一昂，踏了一小步，美麗的轉了一個彎，用着適當的速度馳過去，不一會兒，那闊肩膀馬車夫的背影連同他的車子消失在黑暗裏了。

「噓！無恥的東西！」愛瑪大管家暴怒的聲音在客堂裏傳出來。「那有好好的姑娘好透在窗外向街上亂喊的？醜事情！這祇有甯娜，祇有這無恥的甯娜！」

她是個龐然大物，穿着黑衣服扁平的圓臉；眼睛下的肉下垂着，肥碩的下顎顫動着。姑娘們一聽到她的聲音，立刻四散的走了開去，各自找一個位子坐下了。琴妮却還在鏡中顧盼着自己，對面莎菲亞院子的前面又到了兩輛馬車，雅瑪開始有生氣了。終於，另一輛馬車的得得聲在安娜的院子前面停住了。

薛蒙在前廳幫那個家人脫外套，琴妮兩隻手扳着房門看了他一看，馬上回轉身來，聳一聳肩，搖搖頭。



「不認識他，完全是一個生客，」她低聲地說。「他從來沒來過這裏。像個爸爸，胖胖的帶了副金邊眼鏡，穿一身制服。」

愛瑪命令着，像軍隊裏的集合令：

「姑娘們，到會客室去！姑娘們！見客！」

一個跟一個，心不在意的步法，走進了客堂間，塔瑪拉赤露着手臂和背心，頸上圍了一付假的珠項圈；四方臉的胖凱蒂亦穿了一件無領的長衣，粗糙而泛着紅色的肉抖動着；塌鼻子的尼拉穿一身綠色的長服；還有一個叫大曼加；最後一個是猶太姑娘桑加，醜陋的黑臉，典型的猶太大鼻子，典型的猶太大眼睛。

## 七

社會救濟部年老的穿制服的客人緩緩地不穩定的走着，每走一步便要彎一彎身體，擦一擦手。每個姑娘都靜悄悄的在客堂裏坐着，並不去招呼他。他就橫過客堂，在露芭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謙恭地，有禮貌地看着她！

「你好，小姐？」他說

「你好？」露芭粗暴的回答。



「你在這裏生活得怎樣？」

「謝謝——謝謝你，請我吸支烟吧。」

「請你原諒——我不吸煙的。」

「喔。一個不吸煙的男人！好，那麼請我喝杯檸檬水吧。我頂喜歡喝檸檬水。」

他不作聲。

「多麼吝嗇的老爸爸呀！你現在做的是什麼事？政府裏的職員嗎？」

「不，我是個教員。我教的德文。」

「但是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爸爸，你的相貌很熟。你記得起我在什麼地方遇見你的嗎？」

「哦——我不清楚，真的。除非是在街上。」

「大概是在街上，不錯……你至少也得請我吃只橘子呀！你肯不肯？」

他又靜默了。眼看鼻，鼻看心，臉紅漲了起來。他其實覺得隨便那個姑娘都好的。但是現在這種靜默却困惑了他，和這貪得無厭的露芭已沒有什麼好講的了。胖凱蒂的面孔是那樣的醜，他決定不要她。他看過去，外貌像小孩一樣的維拉很使他



興奮，她堅實的小腿裹在緊緊的褲子裏；小曼加看起來像天真的女學生，琴妮有黎黑，漂亮的面龐。在短短的一個時間裏，他想要琴妮的，他已經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接着又坐了下去，他不敢要她——她那種一無所謂，旁若無人的態度，她從來就沒有看過他一眼，他私地裏決定她是這裏的佼佼者，她一定是最能使客人化錢的姑娘，她手腕最辣。

這個教師是一個銖輻必較的人。他子女很多，妻子已被他強烈的男性的需要弄得精疲力盡，患着很嚴重的婦人病。他在一個女子中學和一個學院裏教書，時常有隱隱的性的需要。他懦弱地，吝嗇地抑制着自己。但是一年中間總要有二三次，從他微薄的收入裏掏出六七个盧布來，馬車也捨不得乘的，秘密地跑到妓院裏去。儘量的想多延長些在女人身上的時間，藉以增加他那可憐的盧布的價值。而同時又懼怕傳染着疾病。他希冀着他長時間的撫摩和調情能使他和妓女都可以得到最縱情愉快的結果。他想用最低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歡愉。

無論如何，所有的男人——甚至最最卑賤的妖怪似的，殘廢的，毫無能力的男人，都有着這種類似的想像的，同時久遠的古老的經驗，也教會了女人用不自然的聲音和不正常的動作以及火樣的情感在最最亂暴的霎那間得到宣洩的快樂。



「那麼你至少也得叫，那音樂家奏一只曲子，讓我們姑娘們跳一次舞呀」露芭粗聲粗氣地請求。

這配上了他地胃口了。在音樂聲中，喧嚷的舞步中，他就比較容易衝動起來，於是，可以領着一個姑娘走出會客室了。

「那麼要好多錢呢？」他謹慎地問。

「半盧布，好不好？」

「好罷，當然好的……假使你喜歡……我不吝嗇這個，」他同意了，假裝着慷慨。「那麼向誰說呢？」

「什麼，——自然向那個音樂家。」

「好吧，那末，音樂家先生，請奏一隻輕音樂」說着，把銀幣放在鋼琴上。

「你要什麼曲子？」伊薩亞·薩凡區問，順手把銀幣拿起來放在袋裏。「華爾滋？還是要波加曲？」

「嗯，……奏隻……」

「華爾滋，華爾滋！」最喜歡跳舞的維拉喊起來。

「不，我要波加！……我要華爾滋！……我要波加！……」別的都叫了起來。



「就讓他們奏一隻波加吧！」露芭決定地說。「伊薩亞·薩凡區，請奏只波加。這是我的丈夫，他已經看中我了，」她加上說，擁抱着教師的頸項：「是不是？我的老爸爸？」

但是他掙扎着從她臂灣下脫了身。露芭若無其事的過去同寧娜跳舞。地板上另外還有三對姑娘在旋轉着。

在這喧擾的聲音掩蓋之下，他跑向小曼加。

「我們走吧？」伸出了他彎着的手臂。

「好的。」她笑着回答。

她帶他到了她的房裏，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級妓院的房間，一只衣櫃，上面鋪了塊檯布。一面鏡子，幾束紙花，一只粉匣，一張白眉長睫的年輕男人的照相，還有幾張名片。床上鋪着一條粉紅色的毯子。牆上釘着一小方土耳其的毛毯作為裝飾品，幾幀像演員的照像，天花板的中央用鍊子掛着一只粉紅燈籠；房中間有只小圓桌，三只簡便的木椅。床背後有一隻塘瓷的便盆，一只瓦壺。

「親愛的，請我喝瓶朋尼酒罷，」小曼加要求着，一面在解胸衣上的鈕扣。

「事後再說，」教師一本正經地回答。「完全要靠你的工夫了！再說——你們



這裏還會有什麼好朋尼酒嗎？泥漿水！……」

「我們有好的。」姑娘抗辯着，「兩個盧布一瓶。但假使你捨不得的話，就請我喝瓶啤酒。好嗎？」

「啤酒是可以的……」

「幾個橘子，可以嗎？」

「說不定我會請你喝香檳呢！完全在看你怎樣努力了。以後再說！」

「那麼！老爸爸，我要四瓶啤酒和兩瓶檸檬水？一塊巧格力糖。好不好？可以嗎？」

「兩瓶啤酒和一瓶檸檬水。再也沒有多！我不喜歡這樣的做買賣。我要是願意的話，我自己會給你的。」

「那麼我可以請一個朋友來一塊兒喝嗎？」

「不，不要叫任何人躡進來！」

曼加靠着房門，頭伸出走廊裏，大聲地喊。

「管家。親愛的！給我兩瓶啤酒和一瓶檸檬水。」

薛蒙托了一隻盤來了。習慣地，迅速地開了瓶塞。後面跟着小管家茶西亞。



「哈哈，你們在這裏成了家了，多麼合法的婚姻呀！」她慶祝他倆。

「老爸爸，請這小管家喝些啤酒罷？」曼加懇求他。「喝吧，親愛的小管家。」

「好的，那麼祝你先生身體健康，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先生的。」

教師也喝着啤酒，舐舐他的鬚鬚，不耐煩的等女管家走開。但是她喝完了啤酒，謝過了他，說道：

「請你把錢交給我罷。房間的錢和啤酒錢。給了我，於你於我們都要方便些了。」

女管家要求付錢的事激怒了這教師，減低了他的情操，忿忿的說：

「多麼無聊的事啊！我又不想逃走。難道人們之間竟這樣的互不信任嗎？你看我穿着制服，是多麼有地位的人。我又不是騙子。真討厭！」

女管家退了一步：

「你不要生氣，先生。當然你會把房間錢交給姑娘的。我絕對不會想到你會對她做什麼錯事，但是我一定得麻煩你付這啤酒錢和檸檬錢，我也好去向女主人繳賬。兩瓶啤酒一個盧布，檸檬水三十個戈貝克——一盧布三十戈貝克。」



「我的天哪！半盧布一瓶的啤酒！」這德國人暴怒起來。「隨便什麼啤酒店裏都是十二個戈貝克就夠了！」

「你要便宜，那麼就到啤酒酒店去好了！」茶西亞也冒火了。「但是你到我們這種上等的院子裏來，總是半盧布一瓶。我們不要什麼小費的。好的，你拿出來就好了。二十個戈貝克的找頭還要給你嗎？」

「當然，當然要找還給我的，」德文教師着重的說。「我還請你再不讓人進房來了。」

「好，好，好，沒有人進來了，」茶西亞走出門口。隨便你怎樣好了，祝你好胃口。」

曼加把房門關上，把鉤子鉤牢。回轉身去就坐在德國人的膝上，用赤露的臂膀擁抱着他。

「你在這裏多久了？」他問，吮吸着啤酒。他隱隱地感覺到假如男女兩人心理上先要有了接近，然後纔能發生愉快的性行爲。就爲了這點，暫時壓下他的難堪的性急，開始這樣的差不多每個嫖客和妓女單獨在一塊兒時的談話。這種問題往往引起妓女的機械式的沉悶的，傳統的謊言？



「還來了不久，祇三個月。」

「你多大年紀了？」

「十六歲？」小曼加從她的年齡上減去了五歲。

「啊，這樣年輕！」德國人覺得驚異。彎下身去脫了鞋子。「那麼你怎麼到這兒來的呢？」

「一個軍官奪去了我的清白……在他的房裏。我的媽媽是最嚴厲的一個人。假使被她發覺了，她一定會親手把我絞死的。所以我逃離了家，到了這裏……」

「那麼你現在還愛不愛那一個軍官呢？——那個第一個……」

「假使我以前不愛他，我也不會到他房裏去。他起先答應跟我結婚，這兒棍，後來又遺棄我了。」

「你第一次的時候覺不覺得難爲情呢？」

「當然要的，就是你也免不掉……你喜歡有燈光的還是沒有燈光的。我把這燈旋暗一點，好嗎？」

「好的，你在這裏覺得厭煩嗎？你叫什麼名字？」

「曼加，我厭煩死了。我們過的多麼討厭的生活呀！」



德國人重重地吻了吻她的嘴唇。問道：

「你喜歡男人嗎？那一個客人能使你愉快？」

「怎麼沒有呢？」小曼加笑了，「我特別喜歡像你一樣的人——好好的小胖子。」

「我嗎？呃？爲什麼？」

「我就這樣喜歡你。」

德國教師沉默了幾秒鐘，啜着啤酒，於是他像每一個嫖客在暫時佔領一個妓女的肉體以前的一樣的告訴她：

「我也很喜歡你的，小曼加，我願意帶你出去，成立一個小家庭。」

「你已經結過婚了，」這姑娘反對着，摸摸他的婚戒。

「是的，但是你要明白，我是不跟我妻子同居在一起的，她有病，不能儘妻子的義務。」

「可憐的東西，要是她知道你到這裏來，她準會哭起來的。」

「不要談這些。你知道，曼加，我時常在找一個像你這樣的女孩子，這樣謙虛，這樣漂亮，我是一個沒有多少收入的人。但我會替你找一間有煤氣燈的房子。」



大概四十盧布一個月，你願意去嗎？」

「爲什麼不——我願意的。」

他猛烈地吻她。但是一種隱秘的不安在他心中掠過。

「你沒有病吧？」他反悖的顛顛地問。

「當然沒有，我是健康的。這裏每星期六要檢查一次的。」

五分鐘後。她離開了他，把賺來的錢塞到襪子裏，接着，由於迷信的習俗，她吐了一口痰。那種毫不出乎本心的談話再也沒有繼續下去。德國教師對小曼加的陰姿沒有感到滿足，吩咐叫女管家來。

「親愛的管家，我的丈夫叫你來，」曼加一邊走向會客室，一邊用手整理她的頭髮。

茶西亞走開去把波莎帶到走廊裏來，然後她一個人又回到會客室。

「是怎麼樣一會事呢？曼加，你沒有使你的伴侶快樂呀！」她笑着問。「他埋怨着你，他說：『這姑娘根本不像一個女人，祇是一塊木頭，一塊冰，我已經把波莎送給他了。』」

「哼！多討厭的人！」小曼加做了個怪臉。吐了口痰。「笨拙的談話。他問：



「你覺着我在吻你嗎？你覺得興奮嗎？」一只老狗。他還說，「我要帶你出去，另外成一個家。」」

「他們總是這麼說的，」左烏跟着說。

但是琴妮，從今天早晨起心境一直非常惡劣，突然叫起來了。

「喔！這小竊！他這卑劣無恥的小竊！」她說，面孔漲得通紅，手向外伸着。

「我要把這東西的耳朵拖着，拖他到鏡子前去讓他看看他的好相貌。呃，他的好相貌。他那口水在嘴角邊流，眼睛突出，喉嚨裏發着怪聲，就憑他那個盧布，就要爲所欲爲了嗎？哼！對準了他的鼻子上打去，這賤種，鼠輩，就在鼻子上，直到他出血！」

「琴妮！不要再說！噓！」敏感的愛瑪大管家出來阻止她。

「我不願意停住！」她粗魯地回答。但是她漸漸地安靜了下去，帶着他膨脹的鼻子和含有火焰的，烏黑的美麗的眼睛，忿怒地走開了。

## 八

逐漸地，客堂裏開始熱鬧起來，雅瑪鎮上客人皆知，綽號叫奶油捲的也來



了。——一個高瘦個兒，紅鼻子的灰癩老人。他穿着一身森林救護隊的制服，長統靴，褲袋裏永遠插着一根木棒。他成天的時間都是在小酒館裏，彈子房裏，妓院裏消磨掉的。嘴裏老是不空閒地哩呀喂的說些笑話山歌，俚語之類的話語。同那些侍者管家姑娘等都混得爛熟。院子裏上自女主人下至傭婦伙子都看不起他，時常藐視地但沒有惡意的嘲弄他。但他有時候也有些小用處。他會替姑娘們送些信給她們的情人，也會跑到街上去替他們買一些零食或藥品。他非常喜歡說話，又沒有什麼自尊心，所以他不斷的湊和着有錢的客人，慫恿他們多喝些酒，再把妓院裏給他們的個個除掉剩些紙烟錢外，再化在女人身上。雖然，他畢竟算是個好人。

「奶油捲來了，」當他在會客室門前正想和薛蒙親密地握手的當兒，甯娜就宣布他的到臨。』好，奶油捲，滾進去！』

「我很光榮的能見到——」奶油捲開始做着怪相，把手放到軍帽的邊沿上行了個軍禮，「能見到你們這院子裏的尊敬的常客，哦，王子們，公爵們，候爵們，——悲多汶先生，曉邦先生！」他對鋼琴師和伊薩亞歡呼着，「請你們奏一曲華格納的大歌劇罷，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專家茶西亞你好，啊！哈！聽說你祇有在復活節才肯跟人接吻？我會把這記下來的。哦——是你，我親愛的搭瑪拉，我頂可



憐——憐的小鼯鼠！」

嘴裏說着這種笑話，他在姑娘門前一個個地轉着過去，最後就在胖凱蒂的橫頭坐下了。她就把腳踩在他的腳上，手托着下顎，密切地看他在捲一支煙。

「你怎樣對於捲烟永不會疲倦的呢？奶油捲，你捲的這種棺材釘？」  
奶油捲眉梢揚了一揚，頭皮動了一下，開始用韻語說：

「親愛的捲煙，我秘密的友誼，

我怎麼能夠捨得你？

促進我的生命，增加幻想，

完全是你。」

「但是你吸了煙，喉嚨裏就會咯咯的響的，」凱蒂無可無不可地說。

「那是理所必然的。」

「奶油捲，你再說一些有韻的有趣的話呀！」維拉懇求着。

馬上，他做了個有趣的姿勢，服從地唱起來了。

「天際許多明亮的星星，

但是毫無辦法數清，



微風在竊竊地私語，

真真數它不清，

牽牛花正在開放，

遠處傳來了鷄鳴。」

「我還唱一個有情感的短詩給你們聽。」用着顫動的高音，他唱：

「一個官員正想動身走開，

一個女郎在後面力追，

因為他唯一的命運：

是要她停停，等等，

向她求愛，跟她結婚，

但是這軍官，已經使君有婦，

把鞍子放上他的神駒，

摸摸鬚子，疾馳了去。」

這樣地談談笑笑，奶油捲會在這會客室內從夜晚坐到天明，由於心理上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觀念，她們會當他是自己人，院子裏的一員，不時的給他些零碎的事做



做，有時候還自己掏出錢來請他吃瓶啤酒或伏加。

奶油捲之後跟着來的是一羣理髮匠，他們愉快地喧譁着，談論着新開的戲院，他們的老板和老板娘，這些人都已經墮落到相當程度，成天說着謊，夢想着做公爵夫人的情人。他們想把他們困難地賺來的錢好好地利用，所以想在整個雅瑪的妓院裏，多轉一個圈子！在安娜處，他們馬上吩咐奏一只舞曲，紳士樣的把大姆指插在背心鈕孔裏立了一會。就推說等一會再來，又一窩蜂的往別的院子巡視去了。

接着客人來的來，去的去；政府的公務員，穿紙皮靴的青年，幾個學生；好幾個恐懼在女主人或旁的客人面前失去尊嚴的官員。漸漸地客堂裏喧譁起來，各人自由自在地談着話。

桑加的愛人也來了。他是個常客，每天都來，來了就靜悄悄地坐在桑加的旁邊，用憂鬱的眼光凝視着她，腦海裏想像着幻景：想着她在妓女內悲慘的生活，想着她以前逃離了家，逃離了偉大的希伯來教堂，違反了正統的希伯來習慣偷偷地吃豬肉，所以上帝要這樣懲罰她。

這一對猶太人——桑加和尼門——都有着他們上帝特別創造着的柔和的多慈善感的個性，互相深深地愛着。尼門費了很大的力氣和困難在一爿藥店裏找着了



低級職員的位置。他是個真真正正的希伯來教徒，對於他們的上帝有很虔誠的信仰。他知道桑加是被她的母親當活商品賣給那些人肉販子的，她恥辱地忍氣吞聲地由這些人肉販子的手裏輾轉地被賣到這個院子裏，他一想到這些，他希伯來式的靈魂裏就會戰慄着，但他還不由自主地每天跑到這裏來和她坐在一起，假使他在他低微的薪水，或者什麼個佣中省下了幾個盧布，他也會把桑加帶到她房間裏去，然後，在片刻的歡愉之後——他們會哭起來，彼此用猶太話責罵着爭吵着，桑加總是帶着紅腫的眼睛跑到會客室去。

但是他沒有錢的時候多，在這種情形下，他總是一整晚靜悄悄地坐在桑加旁邊。桑加要是有了客人，他動也不動的在焦急地等待着。桑加出來了以後，他就低聲的責備她逢到這責備，她漂亮胆怯的希伯來式的眼睛裏常常有一種謙遜的殉道者表情浮露了起來。

一批鐘錶店裏雇用的德國人來了。另外還有一批鮮魚店和冷藏庫的職員也來了。其中有二個是雅瑪鎮上有名的人——兩個都是禿頂，會計員尼蓋和歌手密許加。這兩個跟鐘錶店的卡爾和魚店裏的伏魯加幾個人一碰了頭，總是嘻嘻哈哈的狂笑，接吻，擁抱，活潑的甯娜一看到他們進來，就跳到休息室去報告消息，還興奮



的和琴妮說：

「琴妮，你丈夫來了！」

或者：

「小曼加，你的情人來了！」

那根本不會唱歌的歌手密許加，一踏進門，就用發抖的破碎的山羊叫似的聲音

哼起來：

「他們……們……曉……得……這真……真……相……相……了！」

你……你……你們……走……走……走……過……來……」

他每到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這兩句老是掛在口上的。

他們無休止地跳着各式各樣的舞。

塔瑪拉的情人孫加也來了，與往常不同，他今天並不生氣，並不進房間裏去

「墮落」，也並不請姑娘們吃巧格力糖……不知爲什麼緣故，他今天似乎垂頭喪

氣，跛着一條左腿，盡量的想不引起人家的注意——說不定他的職業碰到什麼不如

意的事情了。他走路的時候腦子裏好像專心的在想着什麼，叫塔瑪拉陪着走出會客

室去了。



大門裏又走進來一個獲得整潔的高高的伶人粗鄙傲慢的愛蒙脫。

冷藏庫的職員們用着年青的充分的精力跳着舞，在音樂聲稍爲停止一下的時候，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衣巾揮扇着。接着又熱烈地再跳，汗珠子像泉水一樣的從額上流下來。

附近院子裏起了兩三響鎗聲。幾個滿身是血的人毫不在意地在街上跑來跑去找尋他丟失的帽子，在暗淡慘白的月光下面，完全是血漬的面龐看起來像黑色的石塊一樣。在小雅瑪街上，幾個政府的書記跟一羣水手打了一仗。

力竭的鋼琴家和提琴家還像在夢中似的機械地彈奏着，夜漸漸深了。

突然，有七個大學生，一個助教，和一個回聲報的新聞記者一同走進了安娜。

麥可夫娜院子的大門。

## 九

除掉新聞記者，其餘八個人從那天早晨起一直就和他們的女朋友們在一塊兒玩着。那天是五月節五月一日，他們在突尼伯河裏划船；在河灘後面密生着的灌木叢中煮野餐吃；男女們輪流着在急流而溫暖的水面游泳；飲着噴香的家釀白蘭地酒，



唱着高亢的小俄羅斯山歌；他們玩着，玩着，直玩到星星雲着眼睛，月光倒印在河中。當他們跨上岸的時候，手掌已因多搖了櫓而發燒，手臂和大腿多已酸痛，他們渾身感覺着痛快而健康的疲乏。

他們把女朋友們一個個地送回她們各自的家裏去。在花園裏或大門口戀戀不捨地親熱地向他們告別。

整天就在愉快而喧鬧之中溜過去，稍爲有一點覺得疲倦，但充沛的活力使他們對於這一點毫不在乎，他們中間沒有什麼芥蒂或猜疑存在，日光，青艸，流水，游泳或划船時候那種發揮活力的感覺，還有那些聰明和善，純潔漂亮的女游伴所產生的影響，使他們得到親切而和善的心情。但是在他們潛意識下面，並不自覺的埋藏着少年男子所特有的單純健全而本能的敏感性，由於他們白天的那種活動，這種敏感性便被點燃起來了：偶然碰着女性的纖手的時候，攙扶他們女朋友跳上或跳下一隻船的時候；還有那女性裝飾所散發出香柔的氣味，那種在跳到水裏去時女性所發出尖聲的叫喊，在那種野宴時郊游時女性嗅着吻着大地，花草，情不自禁的奔馳跳躍歡呼時的姿態，深深地激發了他們的感官。

時間已是午夜，他們八個人吃了點酒和多量的晚餐，走出了烟霧籠罩的學生飯



店，踏進了安靜芬芳的夜晚，空氣很溫馨而暖和，不知那裏的花園或花房裏飄出來一陣陣的香味，每個人頭裏都在燃燒，心裏却回味着白天的游耍。經過飯店裏片刻的休憩和充實後，現在又感覺到骨節裏又增加了新鮮的力量，肺葉裏又充滿了空氣，血液在血管裏奔馳，沒有話語，沒有思想，沒有意識，毫無目的地在大地上走着嗅着艸上的露水。

他們現在要分開去是很困難了。整天在一塊兒玩着的伙伴已變成習慣的牢固的一羣。好像祇要一個人離開，這隊伍就會失去平衡，以後再也不會恢復了。他們就這樣地在街心上走着，干涉着別個單身野行人的道路。他們開始討論着如何去消磨過這個夜。有人提議到鐵凡里花園去，別人就說那裏票價太貴，路又太遠，並且裏面的戲已經散場了。伏路亞，伯夫洛夫提議到他家裏去，他家裏有一打啤酒和一點葡萄酒，但其餘的人都以為這麼深夜跑到人家去，既要躡着足尖走上樓去，又要偷偷摸摸的講話，不大好。

「告訴你，弟兄們，我們最好到妓院裏去。那就和我們的希望相近了，」一個名叫列康甯的老學生斷然的說，他是個高個子，背微駝，有些絡腮鬍子。理論上他信仰着無政府主義，實在生活上他是個彈子，賽馬，紙牌的熱愛者——一個大手面



的賭徒，昨天他還在商人俱樂部贏了一千盧布，這許多錢現在還在他衣袋裏擁塞着。

「好的！好的！」不知那一個人在響應他的主張，「我們去，同志們！」

「這是值得的嗎？這是全夜的事情呀……」又有一個說。語氣裏有虛偽的謹慎和不真實的疲倦。

第三個假裝了一個呵欠。

「我們最好回家罷，紳士們，……啊！啊！啊……再會吧，……今天玩得已經很夠了。」

「你這想睡覺的人是做不出什麼事的，」列康甯譏笑地說。「喂，教授先生你去不去？」但是這剛愎的副教授却真的冒火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他的靈魂的罅縫裏在爬行着。

「讓我安靜些，列康甯，照我看來先生們，這簡直是下流的卑鄙事情——你們預備去做的事。我們一直愉快地把時候消磨了一整天——不，你們絕對不要像喝醉了的牛跑到那種污水坑去，我不去！」

「假使我記得不錯的話，」列康甯鎮定而自信地說，「就在去年秋天，我還記



得我們和蒙遜教授一塊兒把冰塊放到鋼琴裏，你還跳着惡形惡狀的舞，難道你已經忘掉了嗎？」

列康甯說的是真話。在做學生的時候，甚至做了助教以後，凡是有什麼放肆荒誕的事，雅欽科總是居于領導地位。所有小酒店，夜總會，和其他的娛樂場所裏，他這個小胖子，頑皮粉紅的面頰，晶潔潤濕的眼睛是每個人所熟識的。他的匆忙的語調和尖利的笑聲也被人家記得的。

他的同學始終推測不出來他那有功夫研究書本子。他成天的玩着，但他考試每樣功課都能及格，筆記也做得很好，在他一年級的時候教授們就很看得起他了。現在他自己做了副教授，却逐漸地和他以前的同志和游伴疏遠了。他開始踏進了教授們的圈子裏；來年羅馬史論文已決定由他宣讀；他時常在談吐中露出那副教授們最拿手的話：「我們——學者！」問學生們的友誼，積極的參加什麼集會，提抗議，發宣言等等的事情現在已于他不利。但是他也明白和學生們過份疏遠也足以動搖他的前途，所以有時候學生邀他出去玩玩，也不嚴然拒絕。無論如何，列康甯的話惹怒了他。

「我的天哪！我們年輕時做什麼壞事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偷白糖，我們把泥



土撒在人家頸項裏，我們把甲蟲的翅膀剪掉，」雅欽科惱起來了，涎沫飛濺着。「但是這種事情都要有個限度。並不是說，我現在要來教訓你們，但一個人做事總要合理些。我們承認，娼妓制度的存在是人類的一大恥辱。這些女人是完全無罪的。有罪的是我們男人，男人的需要產生了這種制度。所以，我雖然多喝了些酒，仍舊不能到妓院裏去的。在那些不幸的愚蠢的女人面前，用錢去買最下流的奴役，我就是最卑鄙的人了。在人道的立場說，爲了可憎的慾望去暫時雇用一個女人，良心上和意識上都是犯罪的。還有在邏輯的立場說……」

「噓！噓！」列康齊撮嘴作了一聲長嘯，頭向下低着，用沉鬱的聲音讚美：

「我們的哲學家又在說費話了：『一條繩——是一根索子。』」

「當然，要做個大呆子是最容易不過了，」雅欽科回答。「不過我的意見是：

在俄國現在這種悲慘的生活中，最可怕的現象還是這些腐敗的，缺乏批判力的思想。今天我們對自己說：噫！我們到妓院裏去一次，對於世界是毫無影響的。過了五年，我們會說：受一點賄賂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呢？但是你知道——小孩……：青年……：於是再過了十年，我們這批智識份子就要嘆息着自由的喪失，卑躬諂媚地在那一字不識的大人先生們前面低頭鞠躬，在他們的會客室裏等冷了腳跟。「因







並不是性的飢渴，不過是一種非非之想，一種微弱的縱容。我來告訴你們一件故事罷。是一個親眼看見它發生的人告訴我的。有一個高加索的山間旅行者，有一次他到一個風景幽美的療養地區。是一個溫暖的芬芳的夏夜，他聽到了音樂聲音，他循聲而往，到了一個四面是格子籬芭的跳舞場，音樂奏着華爾滋。有一個穿得差不多全裸的女人在跳着舞。

「她旋轉着，旋轉着，沿着那格子籬芭旋轉，籬芭外面站着高加索人，每次她轉到他的旁邊的時候，短裙差不多碰上了他。

「突然一聲驚叫。高加索人從籬芭後一跳就跳了進去，把那女人的舞伴推在一邊。一下子就把那女人所穿的極少的衣服扯個粉碎。接着就把她捺在地上。舞客們用手杖或傘柄打擊他，無效，有一個人放了一鎗，一個軍人——一個步兵軍官——用刺刀刺他。他在整個最高尚的舞客面前，強姦了這個女人。後來，警察來了以後，他冷靜地說：

「把我馬上送到牢獄裏去——把我殺頭。我應當被殺頭的，但是爲什麼她穿了那麼少的衣服在跳舞呢？」

「故事這樣結束，我對於這瓠瓜的解釋是：我們祇好埋怨我們本質上的衝動。



也就是你們所說的需要。嗨！我們這批大頭腦的傢伙祇是喜歡幻想，我們不是男性，我們祇是手淫家呀！」

「教授，你的靈魂是，」鮑烈斯說，「算正常的，但是在心理上，你却是個假冒偽善者！」

一個名叫藍賽絲的人出來調停了。這是個黃臉大鼻的小個子，前額廣闊，漸漸削瘦下去，一個尖下巴，整個頭部像一個三角形。他過着很奇怪的學生生活，與那種專門從事於政治活動，談戀愛而不大讀書的同學兩樣的，他整天的鑽在書本子裏研究着上訴和訴訟的條款，他背誦着財產法，遺產法，以及各種的土地法商業法等，他並非沒有錢，但由於自己的意志力，他曾經在一個地主那裏當過一年職員，做過一次法庭裏的書記，在他最後的一學期中，他還在本地報館裏當一個採訪市政新聞的記者，兼着一個糖商的秘書的助理員。

雖然他還相當年輕，許多有名的民法學者却很尊重他那確實而崇高的意見。許多認識藍賽絲的人都不懷疑他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他自己也自信他在三十五歲時會是一個出色的民法律師。他的同學往往選他做級長或主席，但他對於這種光榮往往推辭掉，他沒有時間。但每逢同學們組織了實習法庭，他總用那不能駁倒的辯論，



雙方和平地結束案子，使兩造都覺得滿意。像雅欽科一樣，他知道要在學生間樹立地位和勢力，所以即使有他看不起的人，他面上從不露出絲毫藐視的神氣的。

「我親愛的雅欽科，沒有人一定要拖你去丟臉，」藍賽絲和解地說。「事情很簡單，何必這樣生氣呢？一羣年青的俄國紳士想愉快點過這個夜，作點樂，唱點歌，喝幾加侖啤酒，但除掉妓院之外，其餘的店子都已關了門，因此……」

「因此，我們要到那賣身體的女人那裏去尋樂？到蕩婦身上去？到妓院裏去？」雅欽科接着他的話，摸倣地。

「就是去也是無所謂的！有一個哲學家到別人家裏去做客，主人故意要侮辱他，把他排在末一位上，坐在一個音樂師的下首，他坐了下去，說「末位與首位同喫飯是不發生什麼聯繫的。」他泰然的吃飯了。我再重複一句：假使你像剛纔所說的要受良心譴責的話，你到那裏去，然後再可帶着你清白的身子走的。」

「你太過份了，藍賽絲，」雅欽科不高興地反對。「我記得有一羣布爾喬亞，在刑場上看殺人，說：我們實在愛莫能助，我們竭力反對極刑，這都是審判官與法官弄出來的事。」

「你說得很有修養，雅欽科，但祇有一半的真理。對於我們，這種比較是不適



用的。一個患有惡病的人，你不去看他的本人，就無從診斷了。我們現在在街心裏蕩着，這羣人，說不定將來就要從事於做消滅這娼妓問題的工作的，我們俄國的娼妓問題——列康寧，我，鮑烈斯和伯夫洛夫是法律學家，伯屈洛斯基和托必金是讀醫的。還有維脫門有統計的天才。假使你想消滅一個妖怪，你就得先親身去看看他。還有最後，你——你自己，死文字的專家，可以去看一看現在的妓院制度，回頭再把它和古羅馬的娼妓制度做一個比較。對你並不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說得好！藍賽絲，漂亮！」列康寧喊着。「同學們，不要多講了：把教授脅下癢起，把他塞到馬車裏去！」

這羣學生，亂笑亂吵着圍住了雅欽科，兩個人癢住他的手臂。這件複雜而不愉快的事情終於在笑聲下解決了。雅欽科抵抗着，一會兒忿怒，一會兒笑，想掙出他們的包圍。就在這時，一個高高的絡腮鬍子的警察向着這羣喧嘩的學生走了過來。

「我請求你們學生們不要這樣喧鬧。這是不准的！繼續走罷！」

他們擁擠地走了過去，雅欽科一點一點的軟化下來。

「先生們，我準備跟你們去了……不要以為是藍賽絲說服了我……我是不願意離開這個團體……但我有個條件：我們祇好少飲一點酒，少笑一點，等等……」



！……少做些下流的事情，要想到我們是俄國智識份子中的光榮的花朵。」

「我發誓！」列康甯手伸到空中。

「我自己担保自己！」藍賽絲說。

「還有我！還有我！上帝在上，我們要保證自己……：雅欽科是對的，」別的人跟着說。

他們二個一排，三個一排地坐在已經跟在他們後面好久了的馬車裏，馳去了。列康甯怕副教授跳下去，緊緊地用手圍住了他的腰身，叫他坐在自己的膝蓋上，旁邊坐的是年已二十二歲面孔上尙有孩子氣的托必金。

「到特羅盛科站！」列康甯在車子剛駛動的時候說。

他們在終夜開放的特羅盛科餐館前停下來，走了進去，擠在櫃檯旁。每個人肚子裏都飽飽的，既不想吃又不想喝。但靈魂的深處都隱藏着一些感覺：他們預備去犯一種無恥的罪了。他們站了一會，內心裏，罪惡與正直交戰了一陣。他們必須借藉酒精的力量才会有勇氣去做那不平凡的事。

他們正在喝着啤酒和伏特加的時候，藍賽絲一直在注意到最遠的屋角落裏坐着的兩個人——一個穿長茄克的龐大的灰色老人，他對面坐着一個背向櫃檯的人，兩



肘攔在抬上，頭埋在手裏，是一個強苗的紳士，穿一身灰色上裝。那老人輕輕的稍有一點粗糙的聲音唱着：

「喔我的山谷，我那可愛的小山谷，

廣……：廣……：廣大的田畝……：」

「那是我們的同志！」藍賽絲說着，就走過去和那穿灰色上裝的紳士寒暄起來。過了一分鐘，他領着他跑到櫃檯邊，把他介紹給同學。

「我很光榮地介紹這位報人，伊凡諾維契·伯拉托諾夫。最最懶惰而最最有才幹的新聞工作者。」

各人都喃喃地說出自己的名字。

「所以，讓我們飲一杯，」列康賓說，但雅欽科開口了，用着訓練過的溫和的口氣。

「請原諒我，請原諒我，我想我曾經看到過你的。那次普林斯基教授的博士論文，報紙上的報告是不是你做的？」

「是的，」這記者說。

「那真好極了，」雅欽科謙恭地說，用力握着伯拉托諾夫的手。「我後來讀過



你那篇東西的，很切實，客觀，聰明而精美……你願意飲一杯嗎？……祝你健康！」

「那麼也請你們喝我一杯，」伯拉托諾夫說。「喂，老闆，給我們倒……」

一、……二、三、四、……九杯葡萄酒……」

「喔，不，你不能這樣做的……你是我們的客人，老前輩。」列康甯抗議着。

「我怎麼能算是你們的前輩呢？」記者和善地笑了起來。「我祇讀了一年半——旁聽生。好！你拿來了，老闆。先生們，我請求你們……」

他們融洽地談着，半個鐘頭以後。列康甯和雅欽科已把他當做他們團體裏的一員，拖着他到雅瑪去。他也沒有拒絕。

「假使你們不嫌我討厭，我就跟你們去。」他簡單地說。「再則，我今天剛賺了外快。突尼伯箴言報剛採納我一篇東西。原諒我，我馬上就回來……」

他走到他以前坐的地方，偷偷地拿些錢給那老人，靜靜的向他告了別：

「老爸爸，我現在要去的地方你可以不必去，明天我們再在這裏碰頭，再見！」



邊：

他們走出了餐館，在門口，傲慢不遜的鮑烈斯，叫住了列康甯，把他拖到旁邊：

「我很奇怪，列康甯，」他低聲地說。「我們這樣一個緊密友好的團體，你却徧徧拖一個不相識的人進來，天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廢話！鮑烈斯。」列康甯和善地回答。「他是個善良的人。」

## 十

「紳士們，這裏對我們是不大適合的，」在安娜、麥可夫娜的大門口，雅欽科抱怨着說。「假使我們一定要到這種地方來的話，至少也得到比較高尚清潔一點的地方。最好讓我們到特萊普耳家去，無論如何，那邊總要整潔些。」

「請進，請進，好先生，」列康甯堅持着。對副教授滑稽地鞠了個躬，手向門裏直伸着。「請進去。」

「但這是一個醜陋的……特萊普耳那邊的女人至少要好看得些。」

在後面跟着的藍賽斯放聲乾笑起來。

「倒看不出你，教授先生，你對於……」



「無論如何，隨便到那裏去對我都是一樣的，」雅欽科打斷了他的話。「我們進去！」

「不要多說了，進去罷！」列康甯讓副教授先進去；「進去罷，這所院子裏還埋藏着許多歷史的遺跡呢！同志們！一代一代的學生們的外套都是掛在那掛衣鈎上的，我們的老前輩還在那裏看着我們呢！還有，像普通的公共場所一樣，孩子和學生祇要半價就行了。是不是，我的好朋友薛蒙？」

薛蒙很不喜歡客人成羣結隊的來；尤其討厭學生——講的話又聽不懂，他們輕佻而無價值的笑話，他們不信神的態度，還有他們時常向官方作對，違反章程，引起警察們的干涉。他最喜歡尊貴而年老的客人，走進大門先向客堂裏望一望，怕碰到什麼熟人，幹完了事就匆匆地離開，小賬給得多。他叫這種人「老爺。」

所以，當他替雅欽科脫那灰色的外套的時候，他陰鬱而若有其事的回答列康甯剛在說的笑話：

「我不是你的好朋友，我是這裏的門人。」

「我很光榮的能認識你。」列康甯有禮貌的對他鞠一個躬。

客堂裏有很多客人。職員們已跳了很多的舞，靠近着姑娘坐，面紅腦漲，用手



帕很快的當扇子揮着；渾身發着羊騷氣。歌手密許加和他的好朋友書商面對面的坐着，手肘都撐在他們之間的一只小大理石桌子上，用顫動的聲音試着合唱：

「他……們……曉……得……這真……真……真……相……了！」

愛瑪和茶西亞兩個管家在此叱喝着姑娘們沒有禮節的舉動。奶油捲頭低着，左腿擱在右腿上，兩只手抱住那瘦削的膝蓋，靜靜的睡着了。

有幾個姑娘在這羣學生裏發現了她們所認識的人，奔了過去迎接他們。

「塔瑪拉，你的丈夫來了。啊還有我的！——伯屈洛斯基！」甯娜尖聲地叫着，大鼻子的瘦長的，投向伯屈洛斯基，兩手圍着他的頸子，身體懸空掛了起來。」

「哈囉，親愛的伯屈洛斯基。你爲什麼好久沒來了？真把我等得心焦死了。」雅欽科有些人地生疏的感覺。看看這裏，看看那邊。

「我們喜歡……你明白嗎？……一間小房間，」他對正在向他走過來的愛瑪有禮貌地說。「給我們一種紅酒……還有，請預備一點咖啡……你知道嗎……」



雅欽科挺潔的服裝和謙恭有禮的紳士式的語句，總能有效地立刻獲得僕役或侍女們的信任。瑪已被他征服，像馬戲班裏的老馬一樣，願意地點了點頭。

「紅酒沒有……沒有紅酒……這邊走，紳士們，到客堂裏——這邊走……紅酒嗎？……我們沒有紅酒……祇有朋尼酒……朋尼……好嗎？朋尼酒是有的……那麼叫姑娘們進來嗎？」

「好罷！假使這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好罷！」雅欽科兩手一伸，嘆了口氣。

立刻，一個接一個地姑娘們就擁到這灰色傢俱和藍燈籠的客堂裏來了。一個個地低聲叫着自己的名字——曼加、凱蒂、露芭……有八個學生是常客，她們就在他們的膝上坐下來，擁抱着他們的頸項，開始強求：

「小學生，你是多麼漂亮的學生呀！請我喫橘子罷！」

「伏羅夫，請我喫塊糖！好嗎？」

「我要巧格力！」

「小胖子，」穿着騎裝的維拉慫恿着副教授，爬上了他的膝蓋，「我有個朋友病了，不能跑到會客室去。我要帶些蘋果和巧格力給她。你答應嗎？」

「老調！總是一個朋友在生病！還有，不要來灌我迷湯，好好的下去，坐在我



旁邊。把你的手鬆了。」

「我偏要這樣做，你把我怎樣！」維拉賣弄風情般的扭着身子，眼睛對他白了  
一白……：「你多好看呀！」

列康甯對於這種職業性的求乞，僅僅點了點頭，摸做着愛瑪的德國口音：

「我這裏沒有，我這裏沒有，我們沒有紅酒……：」

「那麼我就去吩咐侍者，親愛的，叫他拿些糖菓和蘋菓給我的朋友？」維拉繼續騷擾着。

這種強求的事情好像已變成她們的習慣了。在姑娘們中間很奇怪地流行着一個感念：就是他們不應當替客人省錢，她們儘量把客人的錢袋放鬆，但她們却並不能分到額外的利益的，充其量祇得到一句管家的稱讚而已。她們每有客人總要騷擾着請吃這樣請喝那樣的。在她們可憐而單調的生活裏，她們半孩子氣一半神經質的以這種強求戲作爲她們的遊戲。

薛蒙拿進來一壺咖啡，幾個杯子，一瓶朋尼酒，水菓、和蓬蓬糖，習慣地開去了瓶塞。

「你爲什麼不喝酒？」雅欽科問記者伯拉托諾夫。「那麼請允許我……：哦，



伯拉托諾夫？我說得對嗎？」

「對的。」

「請允許我請你喝一杯咖啡，伯拉托諾夫先生。這是提神的。或者讓我們喝一點啤酒罷？」

「謝謝你，我實在是想要喝我所喜歡的一種……薛蒙，給我拿瓶……」

「葡萄酒！」甯娜急急地叫出來。

「同一隻梨！」小曼很快的跟着說。

「我聽到了，伯拉托諾夫先生，馬上就來，」薛蒙慢吞吞的回答，接着就聽到那開軟木塞的聲音。

「第一次我聽到雅瑪街上有葡萄酒買，」列康甯驚異地說。「以前我無論怎樣要這種酒，他們總是拒絕了我。」

「或者伯拉托諾夫用什麼隱語叫的，」藍賽絲說着笑話。

「或者他們祇是給他們最尊敬的客人預備着的，」鮑烈斯鄭重的插着嘴。

這記者無精打彩地看着鮑烈斯說話。看着他穿的敞開的白色的夏天茄克上的扣子，慢吞吞的回答：



「我從來不飲得酩酊大醉，從來不在這裏吵過一架，也從來未曾和那個姑娘發生過關係。這裏的人對我這種好的一方面的品性都很清楚，就因為這點，她們信任了我。」

「你真是個好傢伙！」列康甯愉快地宣稱，他對於這記者的簡短而富於自信心的話起了好感。「你的葡萄酒能分一點給我嗎？」

「當然可以，」伯拉托諾夫可親地看着列康甯，臉上泛浮起一陣光輝而好像孩子氣的微笑，這樣美化了他的面頰。「當我第一次看到你——在特羅盛科的酒店裏——我馬上就曉得你是個和善的人，你並不和你面孔那樣的粗糙。」

「那麼，從現在起，我們就可以愉快地談話了，」列康甯笑着。「以前我們怎麼沒有在這裏見過面呢？很明顯的，你是常常到這院子裏來的？」

「我確實常常來。」

「伯拉托諾夫是我們最重要的客人！」甯娜質朴地笑着說。「他像我們的兄弟一樣的！」

「笨坯！」塔瑪拉阻止她。

「我很奇怪，」列康甯繼續下去，「我也算是常客。但這裏每個人祇對你表示



懸篤。」

「地頭蛇！」鮑烈斯嘴唇向下彎曲的垂着，低聲地說。伯拉托諾夫大概很清楚聽見了的，但是他假裝沒聽到。

自從會見了伯拉托諾夫以後，鮑烈斯心裏一直有着盲目的好像刺痛着的激動和忿怒。第一，他不是他們這羣學生中間的一員，特別是因爲鮑烈斯對於偶然混進他們學生圈子的「平民」，總覺和他們合不來，有點格格不入的。他們——平民——一有機會和他們在一起，總是向他：喋喋地說着學校以外的事情，拍拍他們的馬屁，對於他們的冒險活動表示出過分的驚奇，對他們的談話時常縱聲大笑，訴說着他們自己在學生時代是怎樣怎樣的，嚴格的說起來，鮑烈斯是有點討厭「平民」的。但是這記者一點也沒有這種習氣，並且相反的，他給任何人的印象是心不在焉，鎮靜，有禮貌。

還有，鮑烈斯看到所有在這裏的人多很尊敬着這記者，使他又妒忌，又忿怒。真的，每一個姑娘，甚至那門人薛蒙都慇懃而親切地看待着這記者。而他又毫不經心若無其事的接受着她們的慇懃：塔瑪拉替他斟酒，小曼加誠懇地替他削梨。沒有一個姑娘向他要求巧格力或水菓，祇誠心誠意地爲他做些小事。他又沒有穿好的衣



服，却像煞有介事的威嚴的坐在那裏。「妓院裏的主人！」鮑烈斯脫口而出，心裏惡毒地。

伯拉托諾夫又假裝沒有聽到這個學生的侮辱的語句。祇把一塊食巾輕輕地用

手指揉皺了。又輕輕地把它掉在一邊，眼睛又往鮑烈斯坐着的方向閃了一閃。

「真的，我確實是這個家庭裏的一員，」他繼續着說，用手把玻璃杯慢慢的在抬上畫圈子。「你們想一想，我就在這屋子裏，一天一天地，連喫過四個月的飯。」

「不會罷，當真？」雅欽科不信地笑了。

「當然完全是真的。這裏的飯菜不壞，烹煮得很入味，就是稍爲油膩了一些。」

「但是你怎麼這麼久的……」

「因爲我曾經在這裏做過女主人安娜、麥可夫娜的女兒的家庭教師的，我當時就要求在這裏喫飯。我甯願少拿些薪水。」

「多麼奇怪的幻想！」雅欽科說。「你那個時候難道你……請原諒我，我實在想不出適當的話句來……或者那個時候……一定要在這裏吃的嗎？」



「絕對不是。安娜、麥可夫娜收我比學生餐廳裏貴上三倍的錢。我祇是想在這小天地中生活一點時候，同她們一起過過她們的生活。」

「啊，啊，我想我明白了！」雅欽科微笑着。「我們的新朋友——請恕我用這個稱呼——顯然是想採集些生活的資料。或者，過了一兩年，我們就可以讀到……」

「一個妓——妓——妓院裏的悲劇！」鮑烈斯高聲的插嘴進來。

當記者正在回答雅欽科的時候，塔瑪拉輕輕地從她座位上立起來，轉過桌子，彎着身向着鮑烈斯耳朵竊竊地說：

「親愛的，甜密的！你最好不要去碰這個紳士。老實說來，這對你有益處的。」

「什麼！」這學生傲慢不遜地看着她，用兩只指頭調整他的無腳眼鏡。「他是你的情人嗎？還是你們的主人？」

「我發誓，在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跟我們這裏任何一個姑娘發生過關係。但是，我再重說一遍：不要去惹他。」

「好的！當然好的！」鮑烈斯譏笑地說着。「他是你們妓院裏的皇帝，你們多



保護着他。雅瑪街上的人多是他的稔友！」

「不，不要這樣，」塔瑪拉還是輕輕的在他耳邊說。「他會拿起你的領圍，把你像塊木頭一樣地擲出窗外去。我曾經看見他這樣摔過人的。你千萬不要碰在他手上。這是件丟臉的事，同時對你的健康也有妨害的。」

「給我滾開去，你這髒東西！」鮑烈斯叫起來，用手肘向她揮舞着。

「我就走，親愛的，」塔瑪拉微弱地回答，輕輕的走開了。

每個人都回轉頭來看這學生。

「規矩些，你這紈袴子弟！」列康甯伸起手指對着他。「好，請你繼續下去罷，」他請求着記者；你所說的多有趣呀！」

「不，我不是在這裏採集什麼，」這記者鎮靜而端莊地說。「但這裏的確有多多絕對可怕而駭人聽聞的材料……並不是那種報章雜誌上或官樣文章上寫的什麼金錢買取肉體呀，什麼奴隸呀，什麼娼妓是社會的淵藪呀等的老套話。我所說那可怕的事是發生在她們生活的本身上的；她們日常的生活，每天像商店裏的算計着收入，幾千年前古老的傳統教會她們爭取着青春，年愈老就愈賣不到錢，就是這些生活觀念消除了她們的忿怒心，也抹去了她們的羞恥心。她們做着一種平淡乾燥的



職業，像百貨店一樣誠實地做着買賣。你們可懂得我的意思，紳士們，可怕的事就存在於她們生活本身。此外就沒有什麼悽慘的事了！完全是商店裏的工作。此外，像教育機關裏的氣氛一樣，這裏給予人們一種特有的回味——天真爛漫，粗爽，喜歡摹倣，富予感傷。」

「這是對的。」列康甯承認。

記者繼續說下去，眼睛注視着酒杯。

「我們在報紙上，在有名的雜誌上時常會看到許多呼籲着拯救這種可憐的靈魂的文章。還有女醫生，女的社會工作者也在喊着：啊，管制！啊，取消！啊，活商品！簡直是奴役！啊，這些姑娘，社會的蠹蟲，青年人的靈魂破壞者！人道的退化！這些娼妓！……他們喧嚷着，結果沒有一個姑娘得到拯救，也沒有感化那一個，老古話說得好：會叫的羊兒不產毛。這些人道主張者！我就說這裏的薛蒙——這裏的門人，舉個例罷，在你們看來，他是低微卑劣到極點的人罷？一個妓院裏的門人。一只野獸，一個殺人的罪犯，他和這裏的姑娘睡覺之後，馬上把她打得頭青眼腫。但是你們曉得他爲什麼跟我這樣親近而友好呢？這是因爲他跟我多是神的子民。他相信上帝，他是個狂熱的宗教徒，我時常領導他往宗教的路上走，我指導他



我們共同的信仰，他有時候會熱淚盈眶的唱着讚美歌。你們想想看：多麼矛盾而質朴的俄羅斯靈魂呀！」

「對的。有些人是會先禱告着，禱告着，然後去割斷一個人的喉管，又跑回來洗洗手，在聖像前點枝蠟燭的，」藍賽絲說。

「正是這樣。我對於這種一面是真摯的宗教虔誠而另一面本能地傾向於犯罪的心理，我認爲是最不可思議的事了。要我再說一件事嗎？我和薛蒙有時總一談就要談上好幾個鐘頭，有一次我正在和他談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一種迷信的恐懼！他在虔敬地跟我談着宗教。我突然想到：照他這樣虔誠，他總有一天會捨身入寺院做修道士的，他在寺院裏，很可能由於本能或由於一時的衝動，會瀆罵聖像或做出類似的事情，他靈魂深處確實有這本質的！」

「你從不放鬆你觀察的對象的，」雅欽科說。眼睛看着那些姑娘。

「現在不大察看他了。我們間的關係現在很淡薄了。」

「爲什麼？」伯夫洛夫問道。他剛聽到最後一句。

「爲……：這事值不得告訴你們……：」記者爽朗地笑着說。「爲了一點瑣事

……我們來喝一杯罷，雅欽科。」



但是從來不肯空着不說話的甯娜，突然用急速的語調射出來了：

「是因為伯拉托諾夫打了他一頓……爲了甯加。有個老年客人要甯加……」

住夜……甯加剛好有月經……老年的客人還纏着她不肯放，折磨她……甯加

就哭喊着逃了開去。」

「不要講了甯娜；多討厭，」伯拉托諾夫聾蹙着。

「閉起你的嘴！」塔瑪拉嚴厲的說。

甯娜一經打開話匣子，便無法停止了。

「甯加哭着說：『就是他把我扯成粉碎，我也不願意跟他睡覺了，他把口水唾

了我一身……』年老的客人就去告訴薛蒙，薛蒙就去毒打甯加。那時候拍拉托諾

夫正在替我寫一封信寄到省裏去，當他聽到甯加號哭的聲音……」

「左烏，把她的嘴閉起來！」伯拉托諾夫說。

「他馬上擲開了筆，跳出來就……啊啾！……甯娜嘴上被左烏打了一巴

掌，她的急如流水的聲音才算停住了。

每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祇有鮑烈斯帶着不屑的神氣鼻子裏哼了一聲。他酒已

喝得差不多了。歪歪斜斜的倚在牆傍，神經地嚼着一塊烟艸。



「那一個是甯加？」雅欽科好奇地問。「她在這裏嗎？」

「不，她不在這裏。她是個矮小的塌鼻子的女孩子。天真無邪而容易發怒的。」

「記者突然誠懇地發出了笑聲。」請你們原諒……她是這樣的……在我的印象裏的，」他笑着解釋道。「我對那年老的客人還留着鮮明的印象呢：他手裏搶出了他的外衣和鞋子，驚恐地從走廊裏逃走出去，……一個像教師般的老人；我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做事的。嗨，你們也都知道他的。最可笑的是當他逃出了危險以後，就在客堂裏找一張椅子坐了，穿着他的襯袴，把右腳伸到左面的褲管裏，大聲的叫喊着：「你們迫害我！好！你們這下流的狗窠！我要給顏色你們看！……明天我限你們在廿四小時內搬家！……」這種脅嚇的叫喊把那沉悶的薛蒙都惹笑了。這種雜亂無章的生活！好，我們繼續談下去罷。我再舉個例：這裏的女主人安娜·麥可夫娜。這人家想像中的吸血者，毒蛇，母狗，却是個最慈愛的母親。她有個現在正在讀中學五年級的女兒——波莎，她對他女兒愛護得無微不至。她有着出乎你們意料之外的溫柔和關切的性情。她要是有一點的东西，那都是爲她女兒預備着的，她不敢些微地拂逆她，她卑恭地爲她女兒服役，像個老傭人，像個護士，像個笨拙而忠實的鬆毛狗。她已經很有錢，她的事情又瑣屑麻煩，同時她已經上了年



紀，照理說她可以退休了。但是她不；她還需要一千盧布，還要一千——要多爲波莎賺些錢。所以波莎有馬，波莎有英國女管家，波莎每年假期要到國外去游覽，波莎有價值四萬的鑽石——天知道這些鑽石的錢是那裏來的。我相信，她爲了波莎的快樂，不要，讓我們假說波莎小手指上有了一根刺——爲了要使這根刺毫無痛苦的去掉——請你們靜想一想這事的嚴重性——安娜、麥可夫娜很可能眼睛霎也不霎地叫這裏的姑娘拚命找客人，減低她們的價錢，因而使她們傳上渾身的花柳病，再叫我們也傳染到。你們也許要說她是個妖怪。但是我却以爲這真是我們所說的偉大的盲目的母性愛的發揮。」

「一直在說些彎彎曲曲的話！」鮑烈斯牙齒縫裏流了出來。

「請你們原諒，我並不是拿旁人來作比較，我僅僅普通地從情感的出發點上講。這種母性的不自覺的情感在其他動物之中也可以找到例子的。我想我正在說着一連串討厭的事情，最好不講下去罷。」

「不，你講下去，」列康甯抗議着。「我覺得你有個龐大的腦子。」

「同時是個很簡單的思想者。有一天一個教授向我在這裏觀察是否有文藝上的目的，我回答說我祇能說在看這裏的生活，而說不上觀察。我剛纔已經說了關於薛



蒙和女主人的例子，不知道爲什麼，我總覺得他們生活中，總有些不平凡而可怕的事，把它發揮而歸納起一種淺顯易懂的真理，要使讀者們張口結舌地發覺日常生活究竟會有如許嚴重的真理存在，這種文筆是需要極大的才能的。一般讀者喜歡看緊張的字眼，看冒險或者有姿勢的句子。舉例說罷，我們喜歡看一本關於虐殺猶太人的描述，一幕監獄裏的絞殺案，或者平定了一樁暴動等等的書，裏面描摹着那人民公僕的警察滿身是血，爲鎮壓叛亂而受傷，當然很聳人聽聞的，但是這祇能使我們心裏感到點什麼，而不能使意識發生作用。有一次我從街上走過圍着一團人，中間有一個五歲的女孩子——不知是迷失了路途，還是她母親故意遺棄了她，她坐在地。旁邊蹲着一個警察在問她叫什麼名字，從那裏來的，她爸爸叫什麼，媽媽叫什麼，他努力地問着，滿頭是汗，帽子已歪戴在腦後，于思于思的臉上顯得那麼仁慈，聲音又是那麼溫柔，——最後，你們猜一猜看，這女孩子被他問得急了，眼淚盈眶快哭起來了，這警士——這刑事警把兩隻手指撮在嘴裏，發出啾啾的羊子聲音，想引她不哭，還唱了一個美妙的搖籃歌給她聽！……我在看這幅美麗的畫面的時候，我想到或者在半個鐘頭以後，就是這個富於同情心的警察說不定會在警察



局裏用力抽打着一個他素不相識的犯人，他也壓根兒不知道這犯人究竟犯的什麼罪名，而他会毫無憐憫心的打着——你明白！——我一想到這裏，不禁覺得這世界原是怪誕而悲慘的。我意識着些什麼，但心裏却空空洞洞的。這樣混濁的生活。我們喝一點葡萄酒罷，列康甯？」

「我們以後就稱呼你和我，不必再叫名字了，好嗎？」列康甯突然提議。

「好的。但是我們却大可不必親密到彼此擁抱接吻。這杯酒祝你健康，老朋友……我再說個例子……我讀過一本法國小說，描述一個被判死刑的人，臨刑前的感覺和思想。著者深刻而有力地描述着。我讀完以後，根本沒有什麼印象，既不衝動也不腦子脹——祇覺得無聊。但前幾天我看到一張報紙上有節簡短的新聞，報告某地有個兇殺犯被執行死刑。在執行前，一個牧師跑進囚室看見那犯人正彎着腰在把他的赤露着的脚套進鞋子裏去，牧師就問他：「那麼你的襪子呢？」犯人頭抬起來，看他一眼，深思地說：「何必再穿襪子呢？」你們明白，這兩句簡短的問題，却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一個快走上刑場的犯人的影子明顯地在我面前呈現出來……我再告訴你們一件事……我有一個當過步兵上尉的朋友死了，他是個酒徒，是個流氓模樣，但具有世界上最好人的靈魂。我就住在他的附近，所以就替他穿



入殮前的衣服，他們知道，那軍官葬服上是有一根絲縲要穿過右邊的一排鈕扣再從左邊的一排鈕扣裏穿上去的，我把它穿好，露出了一長一短的縲頭，就把它打了一個活結，我正在忙着這種事情的時候，突然我腦海裏襲來一個念頭：簡簡單單的打一個死結不是要便捷得多嗎？——因為，那完全是沒關係的，「再也沒有人去解開那個結了。」那時我才體驗到死的存在，轉過頭去看：那老朋友的冰硬的臉，我意識到我們活着時候的一切話語，事業，情感，多要隨着不可避免的死去而消滅的；還有那些在戰場上作戰的士兵的心理……我可以枚舉幾百件這樣雖然瑣屑然而能激發思想的事情……我要把我的話語彎一個灣了。我們每天碰着許多有特性的瑣屑之事，但我們毫不對它注意，讓它輕輕的在腳下溜走。祇有那種大藝術家把我們所不經意的事情檢了一些出來，巧妙地把它織在他的作品裏面，我們看到他的作品才喊起來：「天哪，我自己也親身經歷過這種事的，但我那時怎麼會絲毫不曾去注意它呢？」但是我們真摯而有正義感的俄國作家，好像世界上其他的作家一樣却讓這妓女與妓院的題材擱在一邊，不去碰去。爲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確是很困難的，或者因爲他們有着潔癖，爲此是怯懦，怕人家說他是色情文學家，怕輿論指摘他的私生活。他們也許沒有空暇來觀察這種生活，也許根本不敢把頭伸進來。



他們要沒有徧見，不用聳人聽聞的話句，不用假惺惺的可憐她們的看法而客觀地寫出一本她們簡樸和平凡的妓院生活的書，那一定會是本沉重，堅實而真理的書！」

「但是，的確有這種書的！」藍賽絲不由自主地說明。

「有是有的，」伯拉托諾夫說，聲音裏有點倦困。「但不是謊話，便是用戲劇效果去騙騙年青人，再不然就是用狡滑的象徵的語句預備給將來的聖人看的。沒有一個人曾接觸到妓院本身的生活。祇有一個大作家——一個有純潔的靈魂和具有描述天才的人——曾經有一次接觸到這個題目。（大約是指契訶夫——譯者）但他也祇有把表面的生活反映到他像鏡子一樣的靈魂裏去。他僅僅看到像這裏門人一樣的粗糙的頭髮，就用他的靈魂反射出來」但是，他也有一個母親的呀！他凝視着看妓女的面孔，然後記在心裏。但是他所不曉得的事情便不敢寫。他的良知不允許他說謊的。這個著名的作家也會用他真實和誠懇的眼光，仔細地去看過農夫們的生活，但他始終不大了解他們的一切言語舉止和他們的靈魂，於是他轉變了方向，開始探索城市裏人民的靈魂了。我是故意說起他的。其餘的作家也像他一樣，祇好寫些偵探，律師，收稅員，紳士，推事，警吏，官員，浪漫夫人或者工程師了。他們對於



這種小市民的生活描摹確實很聰明而深刻。但這種生活，是祇可算是現代文明下社會的垃圾堆，一種亂七八糟的混雜品而已。但是世界上還有像人類一樣古老的兩種原始職業存在着：娼妓和農夫。關於上二者的事情，除掉在文學作品上看到些虛飾的不真實的敘述外，我們實在是一無所知。我問你們：俄國文學作品上究竟有些什麼關於娼妓的生活情形？除掉桑妮契加，麥眉拉杜伐之外，還有誰呢？（陀思退夫斯基所著罪與罰中的女主角——譯者。）這種能令人張口結舌顫慄動人的悲劇，全世界却祇有個把人敘述過。你們知道可懂得我所說的意思……」

「小的腳爪已深深地陷入泥地……」列康甯靜靜地說。（一句俄國的俗語：「小腳爪已深深地陷入泥地，這整個的鳥快要死了」——譯者）

「對了，」記者回答着，和善而感謝地看着那學生。

「但是桑妮契加——祇是一個抽象的典型，」雅欽科想替記者的話下個註釋。「可以說，是一個幻想中的人物……」

伯拉托諾夫改變了一向低沉的聲調，突然興奮起來了。

「你這種意見我聽到過一百多次了。但實際上是不對的。桑妮契加，麥眉拉杜伐現在還是活着——生活在粗魯而淫褻的職業中，生活在可厭的酒徒的掌握之中！



俄國娼妓的命運是一條悲劇的，可憐的，愚蠢的，血污的狹路。這條狹路上堆置着俄國的上帝，俄國的缺乏同情心，俄國人的愚魯，俄國人的忍耐，俄國人的缺乏羞恥心——她們就在這條路上走着。她們都是——你帶她們到房間裏仔仔細細的看一下——她們多是孩子呀！多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呀！命運把她們擲入這火坑，從此以後一直就過着奇怪的好像玩偶似的生活，不再發育去，不再看到世界，質朴，互信，而又浮動地生活着不曉得半個鐘頭以後她會做什麼事情——完全像小孩一般。即使最年老的妓女，我看到她還有童稚的天真。沒有一個姑娘已經失去了我們社會人士所認為愚昧而可笑的同情心和憐憫心的……舉例來說……」

伯拉托諾夫把房間裏的人一個個都看了一回，突然，無精打彩地揮揮他的手，又帶着疲乏的聲音說道：

「哦……不說下去了！今天我已經把我十年來所想說的話……我並不是故意這樣說的。」

「但是，伯拉托諾夫，爲什麼你不自己把它描摹出來呢？」雅欽科問。「你的注意力完全是集中在這上面的。」

「我曾經試過！」伯拉托諾夫乾笑了一聲。「但是寫不出什麼來。我開始一



寫，便被各種不同的「爲什麼，」「那一個人，」等等思想纏住了。渾名綽號一到紙上便變得索然無味，字眼也變得冷冰冰的，看起來使人反胃。有一次，一個有修養的作家在這裏來過……很著名的一個，我走上前去告訴他很多很多關於這裏生活的故事，——我怕你們討厭，關於這裏的故事我一點也沒有告訴你們——我請求他利用我的材料。他靜靜地注意地聽着我的話，他回答我的話我至今還記得，大意是：「你剛在說給我聽的材料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是真實而難能得到的。但是我怎麼能下筆呢？要把你心裏的東西拿出一本書來，把所有的字眼用光都還不夠的。即使你每天坐在這裏，手裏拿着本筆記簿和一枝鉛筆，把所觀察到的一舉一動都記上去。一個人總要對於這種生活完全習慣而熟悉。還要不受外來思想的干擾，才可以寫一本真實的書出來。」

「他的話使我失望，也可以說充實了我的希望。自從那次以後我深信——就說五十年內罷——總會有個天才作家潛心地廁身于這種生活中，給我們鑄出一個個的簡單，精細和活生生的影子來。那時我們會叫起來「我們也很熟悉這種生活呀，但我們從未想到它竟有如此的嚴重呢！」我衷心希望有一個這樣的作家。」

「亞們！」列康甯鄭重的說。「讓我們爲他預飲一杯酒。」



『看上帝份上，』小曼加突然宣稱，『假使有人把我們真實的生活寫出來，我們這種悽慘的妓女……』

有敲門聲。琴妮穿着一身燦爛的橘色衣裳，走了進來。

## 十一

她以瀟灑超然，毫不窘困的姿態走了進來，招呼了每個客人，在伯拉托諾夫後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她剛剛從那個穿社會救濟部制服的德國人那裏脫身出來。那德國教師最先選中了小曼加，對她不满意，女管家介紹他波莎。但琴妮的魅人而自傲的美麗影子却深深地侵襲着他那色情狂的心理。所以，他和波莎完了事後，不知又到那小酒店裏去喝了三個鐘頭的啤酒，鼓足了勇氣，又跑了回來，在客堂裏等着琴妮那個時候的客人——鐘錶店的職員走了以後，又立刻把琴妮帶到房間裏去了。

回答着塔瑪拉詢問的眼光，琴妮扮了個苦臉，點點頭：

『他已經走了……咕嚕——嚕——嚕——嚕……』

伯拉托諾夫把身子轉了個角度，密切地注意着琴妮。他一向對她是另眼相看



的。他差不多尊敬着她那魯莽，倔強而厚顏的性格。現在，她那發光而漂亮的眼睛，她那發着不正常的紅色粉頰，她那被客人親吻得最多的嘴唇吸引這位記者時時回頭看她。他覺得她內心潛伏得久遠的遺恨正在澎湃着，快要把她窒息了。他開始想到（以後他也時常回憶着）他從來沒有看到琴妮像今天晚上這樣光輝的美麗。他同時也看到，整個廂房裏的人除掉列康甯以外，有些坦白的，有些偷偷地多在看者她。有些人眼裏祇是好奇心，有些人却閃爍着秘密的慾望的偷瞧着琴妮。這個女人的無比的美麗，連同她和藹可親的態度，激發了每個人的幻想。

「人們多在看者你呢！琴妮，」伯拉托諾夫安靜地說。

她把手指移到她手臂上去撫摩。

「不要注意我。這是……我們女人的事情……不會使你們發生興趣的。」

她馬上轉向塔瑪拉，急促地說了一陣隱語，像是希伯來語小亞細亞語和羅馬尼亞語的混合品，還夾雜着些馬賊和慣竊的切口。

「不要欺騙那個聰明人，他什麼都懂的，」塔瑪拉把她的話截斷了。她的眼睛望着記者微笑。

伯拉托諾夫實在是懂的。琴妮忿怒地說着可憐的波莎在今天晚上已經接了十個



客人——十個不同的客人，她精神已支撐不住，終予昏倒了。但她還沒有完全甦醒過來，愛瑪大管家給了她喝些酒，又把她送到會客室去了。琴妮幫着波莎說了幾句話。大管家反而咒罵她幾句，威嚇着此後要處罰她。

「究竟是什麼會事呀？」雅欽科困惑地問，眉毛揚得高高的。

「用不着你管……不關你的事……祇是……我們的家庭瑣事……伯拉托諾夫先生，我可以喝你一點酒嗎？」

她倒了半杯葡萄酒，一口飲完，薄薄的鼻子噙着氣。

伯拉托諾夫沉默地站起來，向房門那邊走過去。

「這是值不得的，伯拉托諾夫，算了罷……」琴妮去阻止他。

「爲什麼？」這記者反對着。「我祇去做件很簡單的事——把波莎帶來，假使需要的話，我就付錢好了。叫她在這長椅子裏休息一下，祇要一些……甯娜，快點去拿個枕頭來！」

那披着灰色上裝的廣闊肩膀還沒有完全在房門口消失的時候，鮑烈斯馬上恢復了他輕蔑的口音：

「先生們！我們究竟爲什麼要在街上把這麼一個「好人」拖進我們的團體呢？」



有這種下流人在我們中間，我們連話也不好說了！天曉得他究竟是誰——說不定他是個密探？誰又能證明他是怎樣的人？你總是喜歡多事，列康甯。」

「這不關列康甯的事，是我把他們介紹給各位的，」藍賽絲說。「我知道他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並且是個絕好的伴侶。」

「噫！無聊！一個絕好的伴侶要喝別人化錢的酒。你還不知道嗎？妓院儘多這樣的典型，跟人家搭訕，喝人家的酒。照我看來，他還是這裏的老闆之一份子呢！我們喝多少酒，他就抽多少回佣。」

「閉起你的嘴，你這笨蛋，」雅欽科責罵似的說。

但是鮑烈斯一時閉起嘴。他有個特性——喝酒不會使他的腿部或舌頭麻痺，而祇是使他有種不豫的心境，專門想跟人家吵嘴。伯拉托諾夫的存在使他在這小房間裏不大受到人家的注意。還有在他們談話的時候他插進去的兩句惡毒的話，那記者假作不聽見地不予反應，這件事更激怒了他。

「還有，聽他那談話時的腔調！」鮑烈斯繼續激昂地。「那像煞有介事的假懇勸的聲音，像煞我們教授的訓話……一個無恥的文乞！騙白食的販子！」

琴妮一直在注視着這個學生，黑眼裏閃爍着忿怒的光，突然拍起手來了。



「對的！好呀！小學生！好的，好的，好的……多麼丟臉的事呀！他來了，我把你的話一句句地告訴他。」

「你——你喜歡的話，你——你告訴他好了！」鮑烈斯囁嚅地說道。「我自己也要向他重復一遍呢！」

「這樣才算是好漢，你這樣做我才喜歡你！」琴妮惡毒地笑着說，手重重的在桌子上擊了一下。「英雄說話。說一句，算一句！」

小曼加和塔瑪拉看到琴妮的眼睛裏閃爍着惡意，鼻子神經似的抖動着，她們明白她的意思，都笑了。

每當有什麼爭吵的暴風雨發生以前，琴妮騷動着的靈魂總能預先感覺到，同時她面上就會有那種怪樣子顯露出來的。

「你不要夢想得到人家的幫助，鮑烈斯，」列康甯說。

甯娜拿了個枕頭進來，把它安放在長椅上。

「這算什麼呀？」鮑烈斯對着她狂叫，「馬上把它拿走。這裏又不是什麼寢室。」

「你不要管她的事，親愛的。你究竟要怎麼樣呀？」琴妮一變而為很甜蜜的聲



音說。同時把枕頭藏在塔瑪拉的背後。「你等一等，親愛的，我來跟你坐一會。」她打桌子邊繞過去，迫着鮑烈斯坐下，她自己也就跨上了他的腿。擁抱了他的頸額，把她的嘴唇湊上了他的；長久地猛烈地吻着他，幾乎使他透不過氣來。他不由地注視着這一對大的，黑得發光的，不轉動的女人的眼珠子，銳利中深埋着仇恨，他有些怕。費了許些氣力纔把她纏得緊緊的手臂扳開，推她走開，臉色通紅，呼吸有點不暢地笑着說：

「你有種特別的氣質！……你琴妮是不是叫？你真是個美麗的小流氓！」

伯拉托諾夫和波莎走了進來。波莎臉上很可憐而難看。額際上有條隱隱的血痕，而頰蒼白，眼睛半閉着，咧開的嘴唇像兩片褪了紅色的潮溼的破布，還在笑着。一種微弱而空虛的笑。她用着膽怯和不穩定的脚步走了進來。溫順馴善的走到長椅邊，把頭靠到枕頭上，嘴角上還掛着那種疲乏而神經質的微笑。她冰冷地毫無生氣地躺着。

「請你們原諒，紳士們，我預備脫衣服了，」伯拉托諾夫說着，就脫去了外套，把它投在波莎的身上。「塔瑪拉，給她拿點巧克力和酒來。」

鮑烈斯又在牆角邊站了起來，靠着牆壁，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的前面，頭抬得



高高的，在衆人靜默之中，他突然用一種極浮誇的聲音，對伯拉托諾夫說：

「喂……聽着……你叫什麼名字？……那麼，這個一定是你的太太了？」抬起他的一只腳來，向着那橫臥着的波莎點了一點。

「什——麼？」伯拉托諾夫拖長了聲音問，眉心打起結。

「否則你是她的情人——一樣的……他們叫什麼的？姑娘爲他們綉襯衣的那種人？那種剝削她們私蓄的人？……是什麼名稱的？……」

伯拉托諾夫沉重地看着他。

「你聽着，」他安靜而有力地一個個字的說，「這你並不是第一次來向我挑釁了，但是第一，我是看到你這種可憐相已喝得大醉，第二，爲了你的同學們，我才饒了你。不過我警告你，假使你再講這種話，那麼先把你的眼鏡拿掉了再說。」

「什麼東西？」鮑烈斯聳一聳肩，鼻子裏哼了一聲。「什麼眼鏡？爲什麼眼鏡？」他不由自主地用兩只手指把那無邊眼鏡扶一扶正。

「我預備打你了，免得碎片到你眼睛裏去，」記者冷談地說。

對於這樣的爭吵，沒有人在笑。祇有小曼加驚異地喊了聲「啊呀」和拍着她的手，琴妮變得不耐煩了，眼珠子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



「好罷！」鮑烈斯粗魯而孩子氣似的叫出來。「祇是我犯不着和你那種人交手，你那種……」他本來想加上一個新的譏諷的字眼，但又想不出，「你這種……並且，我也不願意再在這裏呆下去了。我的教養和智識值不得和你這般人計較。」他傲慢地匆匆跑向房門口去。

他一定得打伯拉托諾夫面前經過才能進到房門那裏。這記者正用眼稍虎眈眈地看着他每一個舉動。鮑烈斯本來想出其不意的擊他一拳然後再逃開——他的同學們一定會把他們分開來不讓他們打下去的。但是他意識到那茁壯的手正擱在桌子上，意識到他敵人警覺而有力的身軀，隨時在準備着予打擊者以打擊，他就放棄了他的初衷，氣沖沖地走出房門，把房門拚的一聲帶上。

「上帝清除了這種廢物，」琴妮，譏諷地說。「塔瑪拉，倒些葡萄酒給我。」但是瘦小的伯屈洛斯基立起來了，他想迴護他的同學。

「諸位紳士們，你們有你們的看法，但我要跟鮑烈斯一塊兒走了。他儘有不對的地方，但我們可以詰責他。他既然受到了侮辱——我也不能再留在這裏。我走了。」

「我的天哪！」列康甯神經地抓抓頭皮。「鮑烈斯做了極粗魯而愚蠢的行爲。」



你和他這樣合作，究竟能得些什麼光榮呢？這裏又不是什麼工廠或政治集團，用不到這種同盟罷工的，我們不是軍官，不會阻止任何一個士兵的愚笨的行爲的。」

「我有一種團體裏休戚相關的感覺而走的！」伯屈洛斯基莊嚴地說着，走了出去。

「地獄之門爲你打開着呢！」琴妮在他後面追上一句。

多麼彎曲而黑暗的人類的靈魂呀！他們兩人——鮑烈斯和伯屈洛斯基都借憤怒的藉口而離開了這房間。鮑烈斯雖然多喝了點酒，但他心裏還是很清楚的。他想借此機會偷偷的單獨的叫琴妮出來，全她到她房裏去。伯屈洛斯基也懷着這同樣的心思而出來的，他想追上鮑烈斯去向他借三個盧布。在前面會客室裏，他借到了錢，全時和鮑烈斯商量了一會。十分鐘後，女管家茶西亞的狡猾粉紅的小臉在小房間的門口捩了一捩，接着就向琴妮點了點頭。

「琴妮，」她叫着，「他們給你買了塊亞麻布，你去看一看。還有賽娜，有個演員想和你喝些酒。」

伯拉托諾夫與鮑烈斯爭吵的問題，一直被這小室裏的人討論着。記者每達到這種事情發生，總覺得羞慚不舒服，受到良心的譴責而悔恨着。雖然其餘的人都站在



他這一面，他還是覺得不安。用疲乏的聲音說道：

「紳士們！我最好立刻走。爲什麼我要伸進你們的圈子來呢？當然我們都有些過錯。我預備離開這裏了。不要擔心賬單，我出去帶波莎的時候就付給薛蒙了。」

列康甯突然抓抓頭髮，站了起來。

「啊，不要，不要走！我把他去拖來。憑我良心說，他們倆個都還算好人。但他們年輕，不懂得什麼，像小狗般的對自己的尾巴瞎吠亂叫。我去找他們，我保證鮑烈斯一定會道歉的。」

他走開了。五分鐘後就轉了回來。

「他們在睡覺，」他陰沉地說，做了一個毫無希望的手勢。「他們倆個。」

## 十二

正在這個時候，薛蒙托着一只盤走了進來。盤上放着兩杯啤酒和一碟很大的名片。

「這裏那一位是雅欽科先生？」他看看廂房裏所有的人。

「是我，」雅欽科答應。



「有個演員叫我把這送來的。」  
雅欽科拿起名片看了一看，高聲念着：

大都市戲院演員

愛 葛 蒙 特

「有一點很特別，」巴夫洛夫說，「俄國的演員都是這種怪名字。」

「還有，愈是有名，則名字愈難念，佶倨聲牙的，」記者又加上一句。

「是的，但是最特別的一點是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戲院裏的演員。啊，這反而還寫着字呢！從他的筆跡上看來，這個傢伙大約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我祝你健康，俄羅斯科學之花的雅欽科先生，我在走廊裏走過的時候看到了你，希望能和你碰一杯。假使你記不起我，請想一想在國家劇院上演「貧窮並不是丟臉」一劇中一個飾非洲人的演員。」



「是了，那是對的，」雅欽科說。「有一次人家堅邀我去參觀國家劇院的悲劇演出。碰到了一個薙得很光滑的人，但是……我們應當怎麼樣？」

列康霄好心地回說：

「把他拖來。說不定他很有趣的。」

「你怎麼樣？」副教授轉詢伯拉托諾夫的意見。

「隨便。我稍為知道他一些。他一見了人，總是先喊「來呀，香檳！」接着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訴說着他老婆的事情，最後則講一篇愛國的大道理，增加人家多付一點酒錢。無論如何，他還不失為一個有趣的人物。」

「叫他來，」巴夫洛夫在坐在大腿上的凱蒂後面伸出頭來說。

「你的意思怎樣，維脫問？」

「什麼？」這個學生吓了一跳。他正背向着他的同學坐在波莎那長椅的旁邊，正在友善而同情地替波莎敲敲背，敲敲腿。她時而對他的愛護微笑着。「什麼？究竟什麼回事呀？好——好的，是不是要讓那演員進來？我不反對。隨便你們怎樣做……」

雅欽科叫薛蒙去請他，那演員來了，馬上就發揮他的演戲天才。他在門口就停



了下來。穿着身長長的外套，手臂上挽着一頂高頂禮帽，像戲裏一個銀行董事一樣的，放在胸膛的前面，面對着房間裏這麼許多人，演戲了。

「你們，紳士們，能不能允許我踏進你們友好的團體呢？」他熱情而和善地問，同時向着一邊彎了彎腰。

他們請他進來，他就開始介紹他自己。握手的時候他把手臂伸得太高一點，以致坐在那裏的人不得不把手伸得很高。現在他不再是個銀行董事，而像個聰明而漂亮的運動家的姿態了。但是那粗濃的眉毛和沒有眼睫的臉上却充分顯出他是個典型的酗酒放浪而兇惡的人。跟着他來的有兩個女人：安娜院子裏年事最大的享立塔，一個仍舊相當漂亮而啞喉嚨的女人，已經看過任何東西的並且已經習慣于任何環境的人。另外一個是曼加。享立塔自從昨天晚上起就沒有和這個演員分離過，他昨晚把她帶到旅館裏去住的。

他在雅欽科旁邊找個坐位坐下了。開始換了一個角色——他變成一個有善良靈魂的大地主，表示出他以前也在大學裏做過學生，帶着一種安靜的像父親一樣的情感。

「請你們相信我，紳士們，在這紛煩喧鬧的世界裏，祇有學生的靈魂才是最安



定的靈魂，」說的時候，他那生硬而粗糙的面上表示出十分被學生們純潔的靈魂所感動似的，「他們想信着最崇高的理想，最誠實的感情！……在我們俄羅斯，有誰能比學生更高尚，更純潔呢？來呀！香檳！」他出乎意外地大聲的叫道，同時還用拳頭重重的在桌上一擊。

列康甯和雅欽科不願意虧待他，他開始濫飲了。還有天曉得不知怎的，歌手密許加和書商尼蓋也闖了進來，馬上唱着他們和聲的顫音：

「他……他……他……們……們……們……知道……那……真理……理……理……了。」

「你們……們……們……快……快……快……些……些……來……來……罷……」不知是什麼時候醒來的，奶油捲也跟着來了。他那乾皺的吉訶德式的老臉乾笑了一會，就用求乞似的聲音說：

「紳士學生們……你們應當請一請我這個小老人呀。我最喜歡教育了！……允許我！」

列康甯是很喜歡看看這些衆生相的，但是雅欽科祇把他的小而短的眉毛揚得高高的，帶着詫異而質朴的神氣看着他們。廂房裏漸漸擁塞起來，衆人喧嚷着，煙霧



迷漫着，姑娘們送走了一個客人，或者在跳舞的間歇時間，也跑了進來，坐在男人的膝蓋上，吸吸煙，唱唱歌，喝些酒，跟學生們接幾個吻，然後再走了出去，隔了一會又再走了進來。客堂裏的客人，看到姑娘們特別對廂房裏的人親熱氣沖沖的跑來想和學生們講理尋事，但薛豪用二三句有力的說話就把他們鎮服下去，走到廂房門口又跑回去了。

賽娜在她房間裏回來了。過了一會伯屈洛斯基也跟了進來。他用了很嚴肅的態度宣佈他一直在街上散步，想想剛在所發生的事情，承認確實是鮑烈斯的不對，同時他自己也有些小錯誤，他把它歸咎于啤酒。琴妮後來也來了，是她一個人來的——鮑烈斯已經在她房間裏熟睡了。

演員繼續表現他毫無窮盡的才幹，他摸倣一只蒼蠅在玻璃窗上飛不出來的嗡嗡聲，鋸子鋸木塊的聲音；一個神經質的女人在打電話時的談話，留聲機唱片的唱歌聲；最後，他十分酷似的摸倣一隻訓練過的小猴子。他把一只手伸到空中握着，好像攀條鎖練一樣，把牙齒嘻着，像猴子般的牽動着下顎，眼睛不停地在霎着，另一只手一會兒去抓他隣近的人，一會兒抓抓自己的頭皮。嘴裏哼着單調而粗糙的猴子聲音。咕咕……咯……咯——



他的天才證明他的在這間廂房裏確實有他的價值，他博得許多彩聲，發軔了大的喧譁，使這羣興趣正逐漸在低落的學生又提起了精神。他每一分鐘總要用震耳欲聾的聲音喊一聲：

「來呀！香檳酒！」——但薛蒙已經聽慣了，對他這種叫喊根本就不理睬。

喧鬧而無意思的場面開始了。紅面孔鬚頭髮的托比金在鋼琴上奏着「卡門」歌劇裏的插曲，奶油捲依了這個音調跳着土風舞。他狹窄的肩膀高高地聳起，前身向前欹斜着，兩隻五指散開的手掌高高地伸向半空裏，一面尖聲尖氣的唱着：

「喔！跳舞吧，馬太，

不要節省你的靴子呀，你！……」

「咳，總得要兩杯白蘭地纔能唱得出這麼一句歌呀！」他還要加上一句，搖搖他長而灰白的頭髮。

「他……他……們……知……知……知道！那……那……真理……理……」

「了！」那兩個好朋友也暴哮着他們的和音，困難地想舉起他們那沉重矜矜的眼皮。

演員又開始滔滔不絕的講穢褻的故事，姑娘們很注意地聽着，臉上都露出快意



的感覺，有些笑得彎下了身，有些笑到直挺挺的靠在椅背上，一向在和波莎竊竊私語的維脫門，乘人們不注意的當兒，悄悄地溜出了廂房門，一二分鐘後，波莎也就跟了出去，臉上還浮着那安靜神經質的微笑。

除了列康甯外，其餘的學生，有的推說某種藉口，有的一聲不響多悄悄地溜了出去。巴夫洛夫表示要到外邊客堂裏去看看跳舞；托必金推說有些頭痛，請塔瑪拉帶他出去散散步，伯屈洛斯基偷偷地向列康甯借了三個盧布，走了出去，叫小管家萊西亞把小曼加叫了出去。即使謹慎而苛求的藍賽斯的情緒也被那活潑迷人的琴妮激動了起來。他當衆宣佈說明天早上他有件極重要的事情得處理，想早一些回去，以便睡上一二個鐘頭。但是他向同伴們說了聲再會在沒有走出廂房門之前，他深深地看了塔瑪拉一眼，然後再轉過去看看房門。塔瑪拉懂得他的意思，她深長的睫毛慢慢地閉了一閉，表示她的同意，跟着就惡毒而輕視地看着那正在走出去的藍賽斯的背影。伯拉托諾夫眼睛不經意地掃了一掃，已經完全明白他們這種無言的對話。過了五分鐘模樣，塔瑪拉站了起來，說「我要離開一會兒馬上就回來，」擺動着她那橘色的裙子出去了。

「喂？現在輪到你了，列康甯？」記者開玩笑地問。



「不，朋友，你錯了！」列康甯說。「作爲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深信世界上一切壞的事情，都祇是好的現象的根源，我是個賭徒，所有的錢和精神都化費在賭博上面。但是對於這種女人的事情，我却毫無感覺。我很奇怪，我們倆個人的思想，竟有許多地方是吻合的。我正想問你一點事情——」

「我——絕對不。有時候十分疲倦了，我也在這裏過夜的。我向伊薩亞，薩凡區要了他房間裏的鎖鑰，就在那裏面長椅上睡下了。所有這裏的姑娘對於我這種脾氣都已經習慣，她們認爲我既不是陽性，也不是陰性，而是屬於第三性的人。」

「真的，……絕對沒有？……」

「從來不會。」

「是的，他說怎樣就是怎樣的！」甯娜說。「伯拉托諾夫是個聖潔的隱君子。」

「五年以前，我也曾經有那種感覺的，」伯拉托諾夫繼續着說。「但你明白，這實在是太討厭而令人憎惡的一會事。有點像剛在那位演員所表演的蒼蠅一樣，牠們在玻璃窗上碰到了，就駝在一起，用它們的後腳抓抓肚子，幹完了事，就飛了開去，永遠不再會碰在一起了。你想我到這裏來談戀愛嗎？……關於這一點，我不是



一個小說裏面的英雄。我並不漂亮，和女人在一起總覺得畏葸，不舒服。我謙恭有禮地對待她們。而她們所需要的是狂熱的情感，熾烈的妒忌，眼淚，毒藥，拷打，犧牲——總之一句話，她們要歇斯的里的浪漫。這是很明顯的。——姑娘們需要愛情而客人們總是用酸溜溜無味的話向她們講着。她們覺得太平淡，乃不由自主的想在那樣的愛情裏放些胡椒。她們不再要求平凡的情感，她們要悲劇式的行動。於是慣賊，兇手，和下流的人便做了她們的情人。」

「還有最重要的，」伯拉托諾夫加上一句，「我一旦做了嫖客，我和她們之間的很好建立起來的友誼便馬上被破碎無遺了。」

「簡直像笑話！」列康甯不相信地反駁。「那麼什麼東西強逼你整天整晚的在這裏消磨日子呢？假使你是個作者——那就另一會事了。你可以解釋——你在搜集人物的典型……觀察實生活……有個德國教授也曾化三年功夫和猴子一同生活，去研究牠們的語言和習慣。但是你自己又說並不想寫些什麼文章出來？」

「並不是我不想寫，我簡直就不能夠寫。」

「好，那麼就算你不能夠寫吧。我再假設一種動機——你是想以一個傳道士的高尚而誠實的生活來拯救這批行將毀滅的靈魂罷。你知道基督教行道之初，很有些



聖潔的教父並不像旁人一樣在柱頭上立三十年或者穴居在巖洞裏，而身於骯髒的市場裏和淫蕩的院妓裏。但是你也並不像有這教父的傾向呀！」

「我沒有。」

「那麼爲什麼，你要留戀這種地方呢？我明顯的覺察到這裏的環境時常在壓逼着你，使你痛苦。跟鮑烈斯無聊的吵架，那種虐待姑娘的管家——你看不慣這種淫褻，獸性，狂暴，酗酒的生活。還有，照你自己的說法，你又不是好色之徒。你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記者沉默了半響。

「我是——」他慢慢地說出來，說的時候常有間歇，像是在理平他思索的線路，同時還秤秤他話語的分量似的。「我是被這種生活裏的……我應當怎樣說呢？……這種生活裏的無畏的坦白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這裏，一切傳統的假面具完全被揭開。沒有虛偽，沒有矯飾，沒有假裝的虔誠，不跟輿論妥協，不受良心的譴責。沒有任何的文飾，沒有任何的幻想！每個姑娘多是——「我！一個公共的婦人，一隻通用的器皿，社會上剩餘色情的溝渠，你們想來，就可以來——我不會拒絕你們，我忠誠地爲你們服務。你們可以用金錢或疾病來作爲這片刻之歡的代價。」這



樣坦白的生活。人類的的生活當中再不會比這種更坦白的了。」

「那倒不見得！姑娘老是像魔鬼一樣的說着謊的。你祇要去跟她們談一談，問問她們第一次墮落的情形。她們準會編着一大套謊話來騙你的！」

「那麼你就不要去問她們的過去。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呢？即使她們說謊，她們也祇像小孩子似的說着謊。你知道小孩子總是最動人最誠實的幻想家。他們和妓女一樣偶而也編織些幼稚而美麗的謊話來騙騙我們——男人——成長的男人。在她們中間，她們絕不說謊——祇交換真實的話語。她們之所以要在客人面前說謊，祇因為客人們用笨拙的問句想去掘發她們的靈魂，逼着她們不得不拿些假話去搪塞一下。她們隱隱的把客人當做大傻瓜和偽君子的。假使你願意聽的話，我可以數着手指來算一算，在何種情形之下，一個妓女一定是要說謊的。也好使你想信那完全是客人鼓勵她們這樣說的。」

「好的，好的，你說說看。」

「第一，她打扮自己，有時還不惜受點痛苦的打扮着。爲什麼呢？因爲每一個面上長着酒刺性機能已經成熟了的，春天裏懶洋洋的於是無措的軍校學生，或者政府裏和教區裏的小職員，或者一個有大腹便便妻子的丈夫，或者一個已經有了九個



子女的父母，他們到這裏來，並不完全是爲了要發洩他們過剩的情慾，他們是來找什麼享受；他們需要美麗，他們是批審美家，但是這些簡單純撲的俄羅斯的女兒們怎能懂得審美觀念呢？「唇膏甜一點的就好，香粉搽紅一點就漂亮。」這樣一來，鉛粉和鮮豔刺目的紅色的「美人」就可以騙騙那些審美者的客人了。」

「這是一點。第二，客人的要求並不就止於這種光輝燦爛的美貌——不，他們還需要類似於情愛的東西，他們撫摩着姑娘的身體，希望能點燃她們內心裏「瘋狂情感的慾火！」那麼你們要我們怎麼樣呢？姑娘就用她們的面部表情，聲音，嘆息，哀愁，以及身體的動作等去騙他們。客人也明明曉得關於這種職業上的欺騙，但是去你的罷！——仍舊自己安慰自己：「啊，我是個多麼漂亮的人呀！這個女人多麼愛我！啊，我竟能使她這樣神魂顛倒地傾心於我……」他們明知道那種動作是做作出來的，對之却深信不疑，聊以自慰。我問你：誰是這種騙局的發動者呢？」

「我再告訴你第三點，列康甯。你自己立刻可以得到答覆的。客人們老是問：「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但是你有什麼權利去問她這種話呢？她又不曾永久地跟你生活在一起！她們又不需要懂得你們所說的「神聖」的初戀，或者你姊妹或未婚



妻的好德性。你可以說，你給她們錢的？但是妓院裏的主人，警察，醫藥，以及市政府要抽掉她們拿你的絕大部份的數目，你想用錢去買她們的秘密嗎？那你真是在做夢！她們祇會告訴你——你自己就是這麼一個平凡的魯莽漢，你這嫖客——一件平凡的故事；一個軍官或一個店員遺棄了她們！肚子大了，被她們年邁的父親趕了出來。你這同樣也會遺棄人家女兒的客人聽了當然也就深信不疑。但是至於你，列康甯，我所說的客人並不適應到你；我很光榮地說，我覺得你有一個真誠而偉大的靈魂……讓我來祝你健康。」

他們飲酒。

「要我繼續講下去嗎？」伯拉托諾夫猶豫不決地說。「你覺得厭煩嗎？」

「不，不，一點也不，我懇求你說下去。」

「對喜歡在她們面前發表政治興趣的人們，她們也時常幼稚地說着謊。你對她們講隨便什麼東西，她們總是同意的。今天我去跟她們說……打倒那布爾喬亞的社會！我們要用匕首和爆炸彈去消滅那些大地主和資本主義者的寡頭政治家！她很熱烈的附和你的主張。明天一個秘密警察告訴她們：社會主義一定要消滅！我們要用皮帶抽打學生！我們要屠殺思想不穩定的份子！她亦會照樣地贊成他們，但假使你



用一點言語去激發她們的想像力，使她愛上了你，那她們亦會天涯地角的跟着你走——去放火殺人，去偷竊，去戰場，去受苦。她們會孩子般地順從着你的。嚴格的說來，她們真正是個小孩子，我親愛的列康甯……」

「她十四歲就被人家遺棄，十六歲時就是一個正式登記過而握有黃色娼妓證的妓女，說不定渾身都是花柳病了。外面那梁奇怪的灰色的牆就把她與外界完全隔離起來。她在牆內生活下去。你試去注意注意她每天所說的字眼——祇有那麼三四十個，就決不會多的——她完全是個小孩或者野蠻人——喫，喝，睡，男人，床鋪，女主人，盧布，情人，醫生，病院，印花布，警察——祇有這一點了。所以她的智力發展，她的經驗，她的興趣，一直停留在她襁褓的時候那樣，一直到死。好像一個十歲以後就沒有跨出門檻的老處女，像一個自幼就到修道院去的尼姑，總而言之，你祇要想像一棵喬木的種子被人們種在一個玻璃缸或者一個菓子醬的空罇子裏會成長到什麼樣子，你就可以體味出她是在怎樣的環境下生活的。而她們那種被強迫出來的幼稚的習慣的言語也就可以諉之於這種孩子式的生活了……一晚上多少錢的代價就賣出去；一個黃昏遭十個客人的蹂躪，遵行着父老們給她們印就的規則——每次要用硼酸水洗，渾身保持清潔；每個星期受醫生的檢驗；像傳染到傷風那



麼便當地不時受着花柳病的威脅，你能說她們所過的不是最樸實無華而真誠的生活嗎？雖然在這種可怕醜陋粗暴的不公平待遇之下，我可以担保她們相互之間雖然在客人之前，絕對沒有那種使人類道德由最高處下陷到深淵裏的虛偽和矯飾的態度。你試想一想，我親愛的列康甯，在數不清的勉乎其難的不正常的交合裏，她們累積着多少的苦惱和憤恨呢！她們神聖的母性本能又受到多少有計劃的盲目的，毫無憐憫心的摧殘呢？受過教養的人們設立許多職業：有秘密警察和政治工作者，有區長和官吏，有法官和推事，有獄吏和律師，有將軍和士兵，以及千百種其他的職業，從事於這些職業的人却小心翼翼地服伺着人類的貪得，卑怯，兇惡，無恥，懶惰

——變相的行乞！——是了，就是這個字！——他們都服伺着人類變相的行乞。但是他們口頭上又說些什麼呢？——祖國，基督教式的對隣人的和睦，繁榮與進步，聖潔的義務，神聖的財產，神聖的戀愛！嘿！我現在對於這種漂亮的口號一個字也不相信了。我深痛惡絕的嫌惡這些下流的說謊者，這些懦夫和爲虎作倀的人！還有那些女流氓！……人類一經存在，便要愉快地生活，無休止地創造；應當有一種深厚的，自由的，不受隨便什麼東西阻礙的愛——愛任何人，任何物，任何事；愛一棵樹，愛穹蒼，愛他人，愛一條狗，愛仁慈美麗的大地——它的親切的母性，它的



白晝和夜晚，它那宏偉瑰麗的奇蹟。但是人類徧徧不肯這樣做，徧徧要做個卑劣的乞丐，墮落到這種地步！……列康甯，我有些疲倦了！」

「我祇能懂到你所說的一部份，」列康甯深思地說。他的心上生平第一次覺得有些沉重。「但是有一點我還不明白，你既然對於人類這樣覺得厭煩，那麼你怎樣能在這裏——又是這麼長久的一段時候——這種——列康甯在桌上畫一個圓圈——這種人類所發明的最下賤的職業裏？」

「我自己也不知道，」伯拉托諾夫質樸地說。「你想，我是個游子，我熱烈地愛着生活。我曾經做過木匠，排字匠；我曾經種植煙艸，然後再賣出去，在亞迷夫海上一條船裏當過伙伕；里海邊上當做漁夫；我曾經在特尼泊河上裝卸西瓜和磚塊；跟着馬戲團跑過碼頭，做過一次演員——我甚至不能回想出其餘的事情了。我的動機並不爲了錢，對於生活我有無限的渴求，一種忍不住的好奇心驅使我去做那些事。我真想過幾天馬的生活，過幾天植物的生活，我想變成一條魚，變成一個女人去體驗產孩子時的滋味；我喜歡用內心去觀察生活，觀察每一個我所遇倒的人，觀察宇宙。所以我毫無目的地從城鎮遨遊到鄉村，我這隻帆船合着我心意地到處飄蕩着……也就是爲了對生活的愛好，我來到這妓院裏，我越往這種生活的裏面看，



我越警覺，越不明白，也越忿怒，我預備不再在這裏呆下去了。我所希望的事假使順利地發展，那麼到了秋天——離開！我預備到一個練鋼廠去。我有個朋友，他正在替我接洽……噯，列康甯……聽那演員……他要表演第三幕了。」

在他們談話的當兒，愛葛蒙特一直在表演他的口技，一只鴨子裝在麻袋裏的呷呷聲，一只貓和一只狗的談話，現在漸漸的模糊下去了。他試着想去吻雅欽科的手。他眼圈已經變得通紅，雍得光潔的唇邊窪了進去，像是要哭的樣子；人們可以從他的聲音裏聽出他的鼻子裏和喉嚨裏都已充滿了淚水和口水了。

「我現在在一個滑稽劇裏充任一個配角！」他用拳頭擊着自己的胸脯。「我是爲藝術而犧牲！我把我的光芒收斂起來，把我的天才埋葬在地下！但是從前呀！」他悲劇式的叫了起來，「從——從——從——前——前——前——前——呀！有名的劇團時常來擾着我，要我作每一個戲的主角，我走遍了各個城鎮！我那武士演得多逼真呀！我替馬克斯創造出多麼動人的性格——那是我的傑作！……那個人使那劇中的公爵出了名？我！那典型的……但是現在……」

他假裝悲哀的容貌，又想去吻副教授的手。

「是的！輕視我，污辱我，那些觀衆。我演個傻瓜的角色。我喝酒……我坐在



妓院裏同這些活商品尋樂。而我的妻子……她是個聖潔的處女，純潔，我的小孩子……啊，要是她知道我，要是她知道我在……她勤苦地工作，她經營着一片估衣店；她安琪兒般的手指已經被縫針毀敗了，但是我！啊，聖潔的女人！我——是個流氓！我怎麼去報答她呢？啊，可怕！」這個演員兩只手緊緊地插到頭髮裏。「教授先生，讓我吻吻你學士的手。祇有你纔能了解我。你到我那裏去，我替你們介紹，她是個多美的天使呀……她晚上不睡覺的，她在等我回去，她把小孩子的手合着，一同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呀？救救你的爸爸，把他保留着吧。」」

「你完全在說慌，你這蕩子！」已喝得醉薰薰的小曼加突然說，恨恨地望着那愛葛蒙特。「她不在輕聲的禱告，她正在你的床上和一個男人沉沉的睡着呢。」

「你這蕩婦！」演員叫罵着；隨手拿了一個酒瓶，舉得高高的。「你們快些來把我的酒瓶掉呀！否則我真要打破那臭死的腦袋了。你再敢用那惡臭的舌頭……」

「我的舌頭並不臭——我吃過聖餐的，」這個姑娘老着面皮回答說，「祇有你，你這笨坯，你這酒鬼！你自己成大價的往妓院裏闖，倒想你的老婆不偷人。你還要拿你的孩子混在一起，你這悲慘的爸爸！不要對着我鼓起眼睛咬緊牙齒。你嚇



不了我！你自己是個娼妓！」

雅欽科費了好些口舌和努力才把這兩個醉鬼安靜下來，那演員最後進出了許多眼淚，鼻子像老年人般的扇動着。他變得很衰弱了。亨立塔領了他到她房裏去。

每個人都覺得疲倦了。學生一個個地從臥室裏走了進來。他們的臨時妻子們也若無其事的跟着進來。這些男人和女人真真好像窗玻璃上的蒼蠅一樣，剛剛黏上了一會，隨即就各不相認的離散了。他們打着呵欠，伸伸腰梗，嫌惡而疲乏的神氣掛在他們那灰白不健康的臉上，他們相互道了聲晚安，預備走了。他們都是參加那污穢而不必要的罪惡的一份子，彼此的眼睛裏現在都隱約的閃出了予盾敵視的感覺。

「你現在預備上那兒去？」列庫甯低沉的聲音問記者。

「哦，真的，我自己也委實不知道。我真真想到伊薩亞、薩凡區的小房間裏睡。但這就要犧牲掉一個可愛的早晨了。我現在想去洗一個澡，然後乘汽船到一個寺院裏去跟一個我所認識的老僧談一談。」

「我希望你仍舊留在這兒跟我談到天明。我還有點重要的事情要同你說呢。」  
「好的。」

雅欽科最後一個離開這間廂房。他鄭重的說他很頭暈和疲倦。但是他走了不多



一會。記者突然捏着列康甯的臂膊迅速地把她抱到沿街的玻璃窗邊。

「你看！」他指指街上。

列康甯從那橘黃色的點點斑駁的玻璃窗裏看出去，看見那位副教授正在撒特萊普耳的門鈴。一分鐘後，那門開了，雅欽科也就消失在門裏了。

「你怎麼會知道呢？」列康甯驚異地問。

「一件小事！我看過他的面孔。他曾經在維拉的緊身上撫摩過一會。別的人同姑娘進去了一會出來，情緒就低落得很，而他則一直在激昂着的。」

「嗯，我們繼續下去吧，」列康甯說。

### 十三

廂房裏現在祇剩了兩個姑娘了——穿着睡服的琴妮，和在他們談話聲中蜷伏地熟睡在一只大圈手椅中的露芭。露芭鮮美的略有雀斑的臉上浮着一種溫順柔和像小孩子一般的表情，嘴角上掛着甜睡中的光輝平和的微笑。廂房裏充滿着淡藍的纏繞的煙霧；蠟燭吐着黃色的火燄；桌子上雜堆着空酒瓶，咖啡杯，和橘子皮。

琴妮坐在長椅裏，兩隻手抱着膝蓋。伯拉托諾夫又一次被她那深陷在睫毛裏的



眼睛所吸引住了。

『我把這獵炬吹息了吧，』列康甯說。

早晨水色朦朧曙光從窗櫺裏爬了進來。熄滅了的蠟炬吐出一縷縷的濃烟，煙斗裏冒出一圈圈青色的霧，冉冉地上升。

『這樣要好一點，』列康甯說着，坐了下來。『我們的談話會好簡短一些，但是……天曉得……怎樣講下去呢？』

他心不在意的看看琴妮。

『要我走開？』她不願意地問。

『不，你坐在這兒，』記者代列康甯回答。『她不會妨礙我們的，』他轉向學生，微笑道。『還是談娼妓的問題嗎？好不好？』

『是的……一種……』

『那麼很好。你可以留神的聽她說。她有異乎尋常真確的意見，並且是十分有力的。』

列康甯猛烈地用手掌擦擦他的臉，然後把手指彎起來，嘩喙地響了幾下，顯然他已抑制不住他的激厲了。



「啊，但是她畢竟兩樣的！」他突然火冒地說。「你今天跟我談着女人的問題……我聽着……對的，你沒有告訴我傍的東西。但是——很奇怪的——在我鬆懈的生命中，好像還是第一次面對了這樣的問題……我問你，娼妓問題的結果會怎麼樣呢？它會演變到什麼樣子？它是個大城市本身的病態呢？還是個外在的歷史現象？它會不會停止它的存在？還是要跟人類的毀滅一同死亡呢？誰又能夠回答我的問題？」

伯拉扎諾夫習慣地眯着他的眼睛，密切地在注意着這個學生。他在探索究竟是什麼主要思想在折磨着列康甯。

「什麼時候這種制度能夠消滅，沒有人能夠告訴你。或者在那些偉大堅強的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能夠使它具體化。那個時候，世界屬於任何一個人或者根本不屬於任何人，戀愛絕對自由，人類融合成一個快樂的大家庭，那裏沒有你的或我的分限，他們在地球上築起天堂，人們重新赤裸地，歡愉地，沒有罪過地生活。或者到那個時候就會……」

「但是現在？現在呢？」列康甯更激厲地問。「我可以這樣的攏起兩隻手，假裝熟視無睹嗎？」這不關我的事？」就當它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容忍它嗎？我爲它祝



「禱一次就夠了嗎？」

「這種罪惡並不是不能避免，而是難以克除的。你覺得這是一樣的嗎？」伯拉諾夫，冷靜的問。「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是不是？」

「我是多好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呀！喔，是的，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當我想

到生活的時候，我的理智總是邏輯的把我引導到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上去的。我是這樣想的：讓人們互相欺騙，打架，奴役罷！——讓他們做——暴動遲早總會去翦育這些怨毒的。讓他們毒打小孩子，讓他們把善良的思想放在脚下踐踏，讓他們有奴役，讓他們有娼妓，讓他們做賊，做强盜，流血：完全聽任他們做去！他們做得越惡毒，就越好，也可以早些了結這樣的社會。我想：勿論對物體或者對幾萬萬的人類生命而言，有一條定律永遠可以適用的——動力與反動力總是相等的。愈壞也就是愈好。讓人類的罪惡和仇恨堆積起來，讓他們生長，讓他們成熟，然後讓他們像成熟的濃瘡——一個地球大的濃瘡。他們要痛一些時候了。讓他們受那種不堪忍受的痛苦。讓那膿水奔注到整個的地面上。人類不是因窒息而滅亡，就是任這種病苦之中甦生過來，痛定思痛，洗心革面，創出下一代美麗的新生命來。」

列康甯貪婪地把一大杯冷的黑咖啡完全呷了下去，猛烈地繼續下去。



「是的，我和許多和我一樣的理论家們坐在我的房間裏，面前放着紅茶，白麵包和煮過的香腸，談着每一個單位生命的價值祇是數學上小數點下去的微量。但是假使看到一個小孩子被教養壞了，我的血便馬上衝到頭裏，使我忿怒起來。還有當我們看到一個農民或一個工人的工作時，我便覺得我那小數點微量的方程式是多麼的羞恥的算法呀！他們的工作時常——天曉得怎樣會的！——表現出某種不相稱的，不合邏輯的結果，而那種不合邏輯的結果却遠較人們的理解力強上幾百倍。就說今天罷，現在……爲什麼我現在有好像是槍劫一個老婆婆或者像欺騙一個三歲小孩的感覺呢？爲什麼我今天覺得這娼妓制度的存在好像是我的罪過呢？我究竟應當怎樣做去才好呢？伯拉托諾夫！」這學生的語句裏充滿了憂鬱。

伯拉托諾夫保持着靜默。他眯着的眼睛望着學生閃爍着。但是琴妮出乎意外的帶着譏諷的語氣說：

「你真像一個上次到我們這裏來的紅髮的英國婦人。她是個大人物，因爲她來的時候帶着一大批扈從……都是官吏，……但是在她來之前。我們這裏的區長蒲克許先生伴着一個什麼委員的來警告我們。那個委員向我們說：「你們這批賤婦祇要說出一個粗魯的字眼，或者做一小點越軌的動作，我就要把你們這裏的房子打到片



石不存，還要把你們這批淫婦綁在警察廳柱子上，結結實實的鞭笞一頓，然後再擲到監獄裏去，讓你們腐爛掉！」後來，那個貴婦來了。她急促地說些外國話，還用手指指天上。最後分發給我們每人一本值五個戈貝克的聖經，就走了。現在你也正好這樣做一遍，親愛的。」

伯拉托諾夫大聲的笑了起來。但是他看到列康甯質朴而憂愁的臉，他好像對琴妮的話並不了解，也沒有猜疑到她的諷刺，他就抑制了笑聲，端莊地說。

「你不會做成功什麼事的。有財產就有貧窮。婚姻制度一直存在，則娼妓也決不會消滅。你知道是那一種人在維護和滋養着娼妓？就是那種，所謂端正的人們，尊貴的家長們，無疵的丈夫們，可愛的兄弟們。他們小心翼翼地尋求一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去掩飾他們那種放蕩的行爲，他們很清楚知道，假使不用那種似乎是合法的正常的理由，那麼他們自己的寢室裏和育嬰室裏立刻就會被不合法的事情侵入了。娼妓的存在可以使他們藉口對他們的妻子兒女說那是旁的人發洩剩餘性慾的地方，其實一個最可敬的家長也決不會沒有偷偷摸摸的玩過一次放縱的行爲的。祇有一個妻子或者祇有一個侍女伺候着的男人。日子一久，總會感到乏味和嫌惡的。嚴格的講來，男人實實在在是種多妻的動物。要滿足他們像雄鷄樣的戀愛本能，那麼



這裏的特萊普耳和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就是最理想的園地了。當然囉，一對很平衡的配偶或者已經有六個成年女兒的父親，會對娼妓的可怖發出嚷嚷的聲音的。這種人甚至也許會發一次獎券或者主持一個慈善舞會募捐一點錢去拯救這些墮落的女人，說不定會去建造所救濟院，還會替它取個名字叫聖麥黛玲。但是這種措施反而會加強娼妓的存在。

『好一個聖麥黛玲救濟院！』琴妮靜靜的笑着，笑聲裏充滿了她昔日堆積到現在的忿恨。

『我明白，這種步驟祇是一種欺騙一種諷刺，』列康甯截斷了她的話。『我願意做一個可笑和愚笨的人，我不願像一個坐在涼欄底下看大火燒的那種假仁假義的人；』「啊，天哪，發生大火了，……上帝呀！還在燒哪！說不定還會燒死人呢！」——他充其量嘆幾口氣或者拍拍大腿而已。』

『好，那麼，』伯拉托諾夫粗糙他說，『那麼你是不是用一枝小孩子的打水鎗去把它救熄呢？』

『不！』列康甯熱烈地宣稱……『也許會——誰知道呢？——說不定我至少可以去救一個人出來？我正想要問起你這件事情，伯拉托諾夫，你一定得幫我忙……』



祇是，我懇求你，不要譏笑，不要冷酷……」

「你想帶一個這裏的姑娘出去？拯救她？」伯拉托諾夫。密切的注視着他。這記者現在才明白他們整個談話的趨勢了。

「是的……我不知道……我想試試……」列康甯惶惑地說。

「她要跑回來的，」伯拉托諾夫說。

「她會的，」琴妮相信的重複一遍。

列康甯向她走去，緊緊地握着她的兩隻手，開始用戰慄的聲音輕輕說道：

「親愛的琴妮……或者你……噫？我不會使你做我的太太……祇是一個朋友。

……這完全是種無足輕重的事，休息了半年……我們再去經營些什麼買賣，或者：

……我們讀些……」

「啊，和你一同到泥沼裏去嗎？」她差不多叫喊着說。「我明白你的意思！要我替你補襪子？在火油燈上煮東西吃？你跟幾個幼稚的朋友在夜間喋喋不休的談着話而叫我在旁邊守着你不睡？以後你做了一個醫生或者律師，或者什儂子的政府職員，就會把我趕出去：「你替我滾，你這個娼妓，你要把我的前途搞壞了！我是要和一個正當的女子結婚的，純潔，要好的血統！……」



「我意思是我們像個兄妹的樣子……我深信着……」列康甯惶惑地喃喃着。

「我懂得你那種兄妹樣子……你給我走開，不要再同我講這些無聊的話！我聽了都厭煩！」

「等一等，列康甯！」記者鄭重地說。「你在做一件你力所不逮的事情了。我曉得有些理想家故意的娶了一個鄉下女孩子。他們的想法是——天真，朴實，沒有受過外力的薰染……可是過了一年，最朴實的鄉下女子就會變成最肥胖的女人了，她整日躺在床上啃着餅乾，手指上滿戴着廉價的金戒指時時拿出來自己欣賞，同時也使人企慕，或者會在廚房裏跟馬車夫喝些甜酒談談戀愛。你想一想，事情豈不是更壞嗎？」

三個人都靜默了。列康甯面色灰白，時時用手帕揩着濕潤的前額。

「不，你們不要管我！」他突然執拗地喊起來。「我不相信你們！我不願意相信你們！露芭！」他大聲地叫着那熟睡在圈手椅裏的姑娘。「露芭！」

這個姑娘醒來。用手掌擦擦嘴唇，由右面擦到左面，打了一個呵欠微笑着。是一個有趣的孩子樣的微笑。

「我不會睡着，我聽見你們的談話的，」她說。「我祇瞌睡了一分鐘。」



「露芭，你願不願意跟着我一同離開這裏？」列康甯握着她的手說。「永遠跟着我走，且也不要回到這院子裏或這條街上來？」

露芭困惑地看看琴妮，好像想叫她解釋這一種玩笑。

「你，」她羞慚地說，「你再考慮看。爲什麼你要到這裏來娶一個姑娘呢？」

「不是娶你，露芭……我很簡單的想幫助你……我要使你得到在妓院裏所得不到的甜密的生活！」

「當然囉，我在這裏根本沒有什麼甜密的生活！我沒有琴妮那麼驕貴，沒有波莎那樣動人……我也不習慣這裏的生活……」

「好，那麼我們走，我們走！……」列康甯懇求着。「你當然知道一些工作的……縫紉綉花，剪裁……」

「不，我一樣都不知道！」露芭羞慚地回答。面孔紅了起來，臂灣掩着她的嘴巴。「你要是問我鄉下的工作，我還記得一些，其餘的我一概都不曉得。我稍爲懂點烹調……我在牧師那裏生活過——爲他煮過東西。」

「好極了！那就好極了！」列康甯愉快地說。「我會幫你忙，你去開一井小餐館……小小的餐館，你明白……我替你出去宣傳，做廣告……學生們都會來吃的！」



那是最好沒有了！……」

「你簡直在同我開玩笑了！」好像列康甯的話稍稍沖犯了她，又帶着詢問的眼光看看琴妮。

「他並不在開玩笑，」琴妮回答了她，聲音裏奇怪的震顫着。「他是誠懇的。」

「我可以發誓說我是誠懇的，上帝在我們的頭上，」他甚至在上身上劃了一個十字。

「真的，」琴妮說，「你把露芭帶出去，他是和我不同的，我好像是個老行伍，已經對這裏的生活習慣了。無論用什麼法子，你也別想把我改過來。露芭是個單純而善良的女孩子，她確實對這裏的生活還不會習慣。」她轉向露芭，你為什麼要對我瞪大了眼？現在我問你，你好生回答我。好嗎？你究竟要不要跟他去？」

「為什麼不？即使人家嘲笑我，我真的想……你，我親愛的琴妮，你能給我些什麼指示……」

「你這塊木頭！」琴妮冒火了。「當然要靠你自己決定——爛了鼻子躺在稻艸堆上靜靜的等待死去嗎？像隻狗在籬笆裏面天天叫兩聲呢？還是想變成一個誠實的



好姑娘？笨坯！你應當去吻吻他的手呢！」

天真的露芭真的聽了琴妮的話把她的嘴唇湊到列康甯的手上。這種動作引起他們三個人全都笑了。

「好極了！簡直是魔術一樣！」過分的喜悅傳遍了列康甯的全身。「你立刻就去告訴女主人，說你要永遠離開這裏了。拿一些隨身的必要的東西。妓院裏的姑娘總也有一天可以自由的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你不能就這樣幹的，」琴妮截斷了他的話！「她是可以跟你走的，但是你卻還有許多麻煩的事情要做呢！我來告訴你，學生。你捨得十個盧布嗎？」

「當然，當然……沒有問題。」

「叫露芭去告訴女管家說你今天要帶她出去過夜。規定的價錢——十個盧布。

以後，或者明天——要來拿她的登記證和旁的東西。然後再帶了這登記證到警局裏去申請，說你想雇用露芭做你的侍女，要他們發一張真真的身份證。露芭，你現在可以拿了錢到管家那裏去了。要快一些，否則那母狗會從你的眼睛裏看出這事實的真像的。還有不要忘掉，」她向着已經走到房門口的露芭喊着，「不要忘掉把臉上的胭脂擦掉，否則那馬車夫們會談論你的。」



半點鐘後，露芭和列康甯已經站在大門口一輛馬車的旁邊。琴妮和記者在邊道上站着。

「你正在做一件極愚蠢的事情，列康甯，」伯拉托諾夫無精神打采的說，「但是我尊重你內心的情緒——有什麼念頭，就做出什麼行動。你是個勇敢的傢伙！」

「記着，」琴妮笑着說，「不要忘記請我吃喜酒呀。」

「無論你等多久，你絕對等不到那樣的日子！」列康甯也笑着回答，揮舞着他的帽子。記者驚異地發覺琴妮溫柔的眼睛裏晶瑩地孕育着淚珠。

「天幫助他們，上帝幫助他們！」她輕聲的說着。

「你今天究竟怎麼啦？」他善意地問。「什麼事情？你受到什麼壓迫嗎？我可以替你做些什麼嗎？」

她轉了過去，把身體背向着記者，彎下了腰，倚伏在窗櫺上。

「假使有需要的話，我如何寫信給你？」她哽咽着問。

「那，那很簡單。回聲報編輯部。他們馬上會轉交給我的。」

「我……我……我……」琴妮想說什麼，但突然陷入於感情的潑泣，兩隻手掩住了臉，「我會寫信給你的……」



着。

她手捧着面孔，肩頭抽動着，她逃到階石上，跨進門去便消失了。大門迴蕩











第

二

部







## 第二部

列車輕快地從南方馳向北方，穿過黃色的麥田，掠過橡樹林，駛過明淨的河流上的鐵橋，發出隆隆的吼聲，後面拖着一條白色的蒸氣。

天氣真鬱熱，在二等車廂裏，窗子都已打開，但裏面仍然很窒悶，硫磺似的紙烟味刺激着人們的喉管，火車的震動和酷熱的空氣使旅客們都無精打采地昏昏欲睡。但其中有一個精力充沛而愉快的猶太人却不知道什麼叫做疲倦似的還儘在那裏喋喋不休的健談着，他穿得很體面，靠緊着他坐着一個年輕的婦人。顯然他們倆個似新近纔結婚的一對夫妻。每當丈夫溫柔地撫摩她或者用一種微小的動作去安慰他妻子的時候，她面上便會泛出嬌羞的顏色，怯怯地閃着她的睫毛，還看着他，眼睛便會溼潤起來，明亮得像星星一樣。她也是猶太人，有一張端莊和出奇美麗的面龐，——柔和的玫瑰色的雙頰，富有血色的嘴唇，眼珠像點漆一般的墨黑，整個的



綫條顯示出天真和無邪。

這個丈夫不管坐在他對面的三個陌生的乘客，時常用手去撫摩他的伴侶，一會兒摸摸她堅實的小腿，一會兒在她面頰上輕輕的擽一把，一會兒用他那黝黑堅硬的鬚髭在她的粉頸上觸着使她發癢……他儘情地甚至有些粗暴的做着這些動作，好像在向全世界的人宣布：『看，我們是多麼快樂呀！對不對？』在他那一刻不停的在雲着的眼睛裏，雖然因為這種撫慰的動作而閃爍着愉快，有時却可以看出這種愉快祇是眼睛所表示的一部份，它同時還表示出它的主人，是一個貪得而十分機警的人。

坐在這一對夫婦對面的，有三個客人——一個乾淨的小老人，頭髮上搽着髮錯，是個退休了的將軍；一個魁梧的地主，已經脫掉了他那漿洗過的硬領，却還忍不住熱，還用一方手帕不住的扇着；另外是一個年輕的步兵軍官。好列曹（這便是那丈夫的名字，他早已自己介紹他的名字是叫雪夢，雅各列維契，好列曹）無休止的健談像夏天一只擾人不休的蒼蠅一樣，騷擾了其他的乘客，使他們對他發生討厭的心理，但是他很能適應這樣的環境，他表演了些小小的魔術，講些猶太民族的古老的傳說，語氣中充滿了幽默和機智，不多一會，他便贏回其餘客人的好



感，把他們的精神又提高起來了。當他的妻子走到外面站上去乘涼的時候，他講了些很有趣的笑話，使得那將軍和地主兩個人捧着肚子大笑起來，而那個剛離開學校還不到一年的青年少尉回轉身去望着窗外，恐怕人家會發覺他因為聽了這種笑話而漲紅了臉孔。

他的妻子情感地服伺着他；用手帕在他面孔上輕輕地揮掉些什麼塵埃，用扇子替他揮去熱氣，時時去校準他的蝶形領帶。在這種時候，他臉上便浮泛着傲慢的自滿，若有其事地享受着。

「我可不可以問你，」謹慎的瘦小的將軍有禮貌地問道，「親愛的先生，你究竟從事於何種職業呢？」

「啊！我的天！」好列曹坦白地回答。「你們想罷，一個可憐的猶太人在這種時代究竟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做一點零售商和推銷員的事情。這種事怎麼可以說得上是職業呢！現在我們正在蜜月——不要臉紅，我親愛的薩羅加。這是我第一次的旅行，我帶了我的妻子一同走，一方面算是婚期旅行，一方面也預備去做點生意。

我是代表S——城的兩個英國公司的。你們要看一看我帶的東西嗎？這裏就是樣品了……」



他很快的拿出一個像書本一樣摺疊着的黃牛皮匣子，熟練地打開了它。

「你們看啊！多麼精美的樣品：我們的東西那能比得上外國貨呀，你們請仔細比較一下看，喏，這是我們俄國的毛線，這種是英國貨，還有這裏，這是英國羊毛絨。這就可說明人家是怎樣的進步，這種完全是文化發展的結晶品。」

「我就是預備同我的妻子到各大城市去推銷這種東西，我們一路走，一路玩，享受一些異地風光，我們預備順着伏爾加河下去到T——市，再轉往黑海，然後再回到我們的家鄉奧得薩去。」

「真是一段美好的旅程，」少尉謙和的說。

「我承認這是一節美好的旅程，」好列曹同意少尉的話，「但是世界上從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玫瑰花的下面總是長着些刺的，商業一門，乍看起來是很便捷的，但實實在在却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它需要好多種類的知識，除掉普通的商業知識外，我們還要一點，——我應當叫它什麼呢？——還要一點人類情感的智識。有些人根本就不想向你定什麼貨，但你得費好多的力氣去說服他使他相信你的話確是對的，我就是永遠向主顧講實話的人，要叫我講一句欺詐的話，即使給我一百萬錢我都不幹的，你們到任何一個買布匹毛線或者買鈕扣的大商店裏，問任何一個人



說：好列曹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他們就會異口同聲的回答你：「好列曹這個人像純金一樣的牢靠，金鋼鑽般的誠實，你們可以深信他的。」說起鈕扣，我還代表着海立斯鈕扣公司的。」好列曹一面說着，一面已打開了另外一隻長方形的匣子，裏面排列着各種各樣不同顏色的扣子。

「有時候，有些推銷員祇會手舞足蹈，滔滔不絕的自言自語，根本不讓買主有插嘴的機會，這種人往往使得顧客不痛快，討厭他。但是我不會這樣的，我是好列曹。我自己固然要表示些意見，但也要使客人有選擇的機會，聽從他們的話。還有，有時候兩個推銷同樣商品的人，湊巧在同一個市鎮上，碰了頭，於是就要開始競爭了，在這種場合之下，就祇好玩一點技巧了，你得請他上酒吧間，灌得他爛醉如泥，或者要設法弄他出境。你們不要小覷了這種職業，並不是容易的呀！還有，有時候還得預備一套假的東西，但那種狡計很危險，容易被人看出，以致丟掉信譽，我是絕對不願意走那條路的，總而言之，我正想放棄這種行業不幹了，我明白，這種職業祇是年輕人幹的，他得精力充沛，纏着客人不肯輕易放手。但是有一個老婆的人，說不定馬上就要有子女出來的一個像樣的家庭的人……」說到這裏，他輕輕地拍拍他妻子的膝蓋，她臉孔就紅了起來。「上帝雖賜給我們猶太人許多不



幸，但却賜給我們豐盛的繁殖力……我們就需要住在固定的地方，弄一點自己的生意做做，這樣方可以添置自己的傢俱，自己的臥室，還有廚房……先生們，你們說對不對？」

「對的……唉——唉……是的，當然對的，」將軍順着他的意思回答。

「親愛的薩羅加還帶給我些嫁奩。那祇能算是一些嫁奩嗎？人們不值得一顧的嫁奩在我看來，却已經是很多了。同時我自己也已經積蓄了一點錢。但是我們還要省吃儉用，不要浪費。祇好在禮拜六才吃點鱈魚。」

「鱈魚確實是頂好吃的魚了！」地主緊握着手，說道。

「我們自己將要開一爿店，我已經替它取一個名字——好列曹父子公司。」薩羅加你說對不對——「父子公司？」你們紳士們假如來定貨，那便是我極大的光榮了。當你們看到有這麼一個「好列曹父子公司」的招牌時，請回想到你們曾經有一次在火車上遇到怎麼一對充滿着歡樂的新婚夫婦，就請你們……」

「當然，一定會來的！」地主說道。

好列曹馬上轉向他：

「我現在還在做着捐客生意呢。你想買一塊地皮或者想賣掉一幢房子，或老要



轉讓抵押什麼——你再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精明更便宜的人了。你假使有什麼事的話，我隨時預備着專誠爲你服務。」說着，他就把他的名片遞給那個地主，對他微微的鞠了一躬，順便再拿兩張分發給他的鄰座客人。

地主把手伸進褲袋裏也掏出一張名片來。

「約瑟夫，伊凡諾維契，維琴斯基，」好列曹大聲的誦讀那卡片上的字。「久仰，久仰，那麼，你是不是需要我……」

「可能有……」那地主鄭重地考慮了一會之後，說道。「是的：我很高興今天我們能夠碰在一起！我正預備到K——地去，想去賣掉一所鄉下房子，假使你順路的話，那麼你可以來看我。我總是住在K地的「大飯店」裏的。說不定我們可以做一次交易的。」

「啊，那好極了，我親愛的約瑟夫，伊凡諾維契！」驚喜的好列曹說，指尖微微的拍拍地主的膝蓋。「我可以保證你，假使好列曹替你做一件事，到事後你一定會由衷的感謝他的。」

半小時後，好列曹和那圓臉的少尉站在車尾的站台吸着煙。

「你時常到K——地去嗎，少尉先生？」好列曹問。



「這還是第一次！我們的團部是駐紮在C——市的。而我却是莫斯科人。」

「噯，噯，噯！那麼怎麼會到這樣遠的地方去呢？」

「事情是這樣的：我請准兩個月的假，預備回到莫斯科去一次。順便想看一看沿途的幾個城市。K——市以前沒有到過，所以這次想去上二三天，據說那是一個頂美麗的都會呢？」

「給你說着了！的確是個受人注意的城市。它完全近代化，有廣闊的街道，電燈電車，多麼漂亮的戲院！還有要是你看到那夜總會和酒吧間，你準會把手指含在嘴裏，捨不得離開的，真的，我告訴你，你一定要到那有名的「紅花總會」或者特伏里俱樂部去轉上一轉。那裏有些特別的東西，多麼漂亮的女人！多麼漂亮的

女——女——人——人——呀！」

少尉的臉孔開始紅了起來，眼光看着別處，用抖抖的聲音問道：

「我聽見人家說過的。她們真會像人家說的那麼漂亮嗎？」

「噯！在上帝面前，我不說謊話，我可以千真萬確的說，那裏簡直沒有一個平凡的女人的。」

「那麼——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我告訴你罷：那裏祇有出奇美麗的女人。燦爛的顏色，各種混血種！波蘭人、中亞細亞人、猶太人。我多麼羨慕你是個獨身而自由的男人呀。我要是處在你那種地位，我們非去嚐試一下不可的，奇怪的是：他們都有異乎尋常的情感！都是火一般的女人！你知道還有什麼你應當曉得的麼？」他鄭重的低聲問道。

「那麼是什麼呢？」少尉不知所措地問道。

「就是關於這城市裏的女人最奇特的一點，她們和男人睡覺時總不依照尋常的方式，而是採取最富於幻想的特別的方式的，一個曾經在世界各地玩過的人告訴我說，即使在巴黎和倫敦都沒有像這樣的女人的，你試想一想，祇是這一點，還不夠你發瘋嗎？」

那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青年少尉聽得出神，帶着急促的聲調問道。

「上帝在上！好罷，那麼請你等一等！你知道，我從前也是個單身漢，而單身漢總是要犯一點小罪的，現在我已經結婚，我當然要跟從前兩樣了，從前我曾經收集一些那樣的畫片，請你等一等，我馬上就拿出來給你。祇是有一點你要記牢：看的時候千萬要仔細，要謹慎呀。」

他狼狽地向左右望了一望，看到四周沒有人，就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長方形的像



名片匣子差不多的小匣子來，把它遞給了少尉。

「這裏就是了，祇是我請求你，你要十分小心呀！」

少尉把匣子打開，一張一張的看着，有些是普通黑白色的，有些是彩色的，各種不同的最最原始的野蠻的姿勢，以及最最不可能的違反自然的方式。人類蠻性的遺留，在性行爲的對面表現出來的，還遠較狒狒更爲低賤而無恥。好列曹立在少尉的後面，時時從他的肩頭望過去，用手肘觸觸他的腰際，同時輕聲的說：

「你看這個怎麼樣，好看嗎？這張是純粹的巴黎式！……這是維也納式！」少尉從第一張直看到最後一張。當他父還這個小匣子的時候，他的手發着抖，前額滿是汗珠，眼睛溼潤了，面頰像玫瑰一樣的紅豔。

「現在你懂得了罷！」好列曹愉快地說「我從前是一直沉醉在這許多東西裏面的。現在却要「洗手」不幹這一套了。早想把這些東西轉讓給別個人，我也並不想斤斤於價錢。你想要買嗎，軍官先生？」

「好的，噢，好的……我——未免……我想……好的……那麼你要……」

「好極了！我們認識了已經很久，可以說已經是老朋友了，那麼，每張就算五十個戈貝克罷，什麼，你還嫌貴嗎？嚟老天！我看你是個出門人，我也不想漫天討



價。那麼！就算三十個一張好了。什麼？你還認爲不便宜嗎？好，一言爲定。二十個戈貝克。噯！你是個多麼精明的傢伙呀！二十個！老朋友，以後你謝謝我好。了。還有一點你需要知道嗎？我到K——市去的時候，總是耽擱在赫密旅館裏的。清早和晚上八點鐘後我總是在那裏的。我熟悉每一個小巧的美麗的女人。我可以替你介紹。不過你要明白，她們是不要錢的。她們就是想和一個年輕美貌和健康的像你一樣的混在一起，過些快樂的時候。根本用不到什麼錢的。說不定她們自己還會掏出錢來付酒賬呢？所以你要記牢；赫密旅館；好列曹。我會給你許多幫助的。至於這些照片，我相信不會長久放在你袋子裏的。有些富有的老頭兒肯出三個盧布想找一張都很困難呢。還有你要明白——好列曹湊近了少尉的耳朵，一隻眼睛閉着低聲的向着他說——『你要明白，許多太太們都喜歡這些照片呢。你是個年輕人，又漂亮，你以後正不知要有多少羅曼史呢！』

好列曹收了錢，仔仔細細的數了一遍，把手伸到頭都不抬起來的少尉的胸前，和他握了一握，離開了站台，若無其事地走向車廂裏的走道去了。

這是個異乎尋常的會交際的人。他還沒有到他的座位的時候，便在一個美麗的、大約三歲光景的小女孩面前停下來了。他在地面前蹲了下去，先摸摸着小羊叫了



幾聲，然後學着小孩子不準確的字音問她：

『我可不可以問問你這個大小姐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噯噯噯！這麼一個大小姐，不跟着媽媽，一個人在旅行嗎？你自己買的車票嗎？噯，多麼出色的女孩子！你的媽媽呢？』

這個時候，一個高大美麗，富於自信的女人從鄰近的座位上跑了過來，鎮靜地說：

『離開這個孩子。騷擾一個陌生孩子是多麼無聊的事呀！』

好列曹馬上立了起來，慌張地想走開：

『太太！我實在不能自己抑制自己……這樣可愛伶俐的孩子！簡直像一個安琪兒！請你恕我，太太，我自己是個父親，我也有小孩的，但看到這樣一個可愛孩子時，我禁不住……！』

但是那個女人不理睬他，背向着他牽着小孩的手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剩下好列曹還在後面喃喃的說着抱歉的話。

在二十四小時的火車行程中，好列曹好幾次跑到二節不同的三等車廂裏。那一



節裏面坐着三個漂亮的女人，由一個黑鬚的，討人厭的男子陪伴着。好列曹跟他講着奇怪的切口和俚語。三個女人不舒服地看着他，似乎想向他詢問一點什麼，但是又不敢開口。祇有一次，在響午的時候，其中一個斗胆的說了幾句話：

「那是真的嗎？你說的那個地方……你曉得，我心裏老是有些不自在呢！」

「你的話算什麼意思，瑪格麗特？我說一句，就算一句，我的話就像國家銀行的紙幣一樣可靠。聽着，萊澤，」他轉向那黑鬚的男人。「馬上就要到一個站頭了。火車要停二十五分鐘，你下去買一點姑娘們喜歡吃的夾肉麵包。」

「我要吃牛肉湯。」一個頭髮像成熟的蕎麥，眼睛像向日葵的女人膽怯地說。

「我親愛的蓓拉，你祇要開口就行了！到站頭我就自己下車去買牛肉湯，豬肉和布丁給你們吃吃好罷，萊澤，不要你去了，我自己去。」

在另外一節三等車廂裏，擁塞着十三四個姑娘，由一個年老茁壯濃眉的婦人領導着。她們很明顯地表明着她們是屬於社會上一個特殊的階級的。

她們雜亂的坐在本板凳上，吸着煙，玩着紙牌——六十六分，飲着啤酒。車廂裏男子們時時去惹惹她們，她們也毫不留情的用粗糙的嗓子，惡毒的語句罵還過去。年輕的客人有時還請她們吃些酒和紙煙什麼的。



好列曹在這裏的地位則顯得好高超，那許多女人儘力想出好聽的語句去拍他馬屁，討好他。他巡視了一下這個羅馬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俄羅斯人的奇妙的集團，點一點數，發覺他們都不過分喧譁，吩咐那老婦人要買多少夾肉麵包之後，就神氣活現地走開了。在這種時候，他完全像一個牛羊販子，趕一羣畜牲由鐵路運輸到目的地去屠殺一樣，到了一個中途站，便來看看數目，餵一點食料然後走開了。回到他的二等車廂裏，跟他的妻子開開玩笑，猶太人的古老的傳說又從他的嘴裏流了出來。

正午，他預備到餐車裏去看他的那三位女賓了，但却對鄰近的客人聲言道：

『我就最喜歡那種清潔的猶太食堂。你們看一看這種車站食堂多麼髒！你化了三四個盧布去吃一頓，却要準備一百個盧布去看醫生。但是你，親愛的薩羅加——他轉向他的妻子——『你更不要到外面車站上去吃些什麼？還是我等一下帶點東西給你吃？』』

薩羅加對於她丈夫的傾注覺得很快樂，感激地看着他，拒絕了。

『你真好，親愛的，祇是我現在不想吃什麼。我肚子還飽着呢。』

於是好列曹從一只旅行籃裏摸出一塊鷄，一些煮肉，黃瓜，以及一瓶土耳其



酒，喝一口酒喫些東西，移到他妻子面前，她就用潔白的手檢一小塊吃了，他再拿了回來，把剩餘的鷄什，肉碎又包起來，慢吞吞地仍舊放到旅行籃裏。

在這大站上停了好一會後，車頭上煙囪裏發出些黑烟和火星，又準備向前駛行了。查票員走過二等車廂，向好列曹不經意地看了一眼，好列曹立刻跟着他走到外面站台上。

「稽查員馬上要來了，」查票員說道，「最好請你同你的老婆在這三等車廂的站台上立一會。」

「哦，哦！」好列曹同意着說。

「那麼請你把錢給我罷。」

「你要多少呢？」

「照通例好了，你們兩個人越等的錢，一共二盧布和八十個戈貝克。」

「什麼？」好列曹突然火冒了起來。「二盧布八十個戈貝克？你以為我是好說話的嗎，這裏是一個盧布。你還得謝謝我呢！」

「先生，請你原諒。這實在是不合理的——你不是先前已經答應我了嗎？」

「答應，答應你！……喏，再給你半個盧布，此外再沒有一個子兒了，多麼臉



皮厚呀！我會告訴稽查員說你無票帶客。你不要以為我是好惹的——我不是那種人！」

查票員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血絲。

「喔！喔！你這卑劣的傢伙！」他怒吼起來了。「我今天總算倒霉，遇着你這種耗子！你要在車輪下面輾死的！」

好列曹立刻像公雞一樣的撲向他。

「什麼？車輪下面輾死？你知道惡咒是會實現的嗎？你想謀害我！好，我馬上就去開那緊急開關，救命呀！」他好像很有決心似的想來伸手去開那緊急信號。查票員看着再也迫不出他的錢了，兩隻手一攤，做出一種絕望的神氣，吐了一口唾水，走開了。

好列曹把他妻子從二等車廂裏叫了出來：

「親愛的薩羅加！我們到站台那裏去立一會兒罷——那裏的空氣要清爽一些。啊，多麼美麗的景緻呀——完全是一幅逼真的圖畫呀！」

薩羅加順從地跟在他後面。手裏撩起她長裙的底邊，生怕碰到板壁和門檻，轉曲曲的走了出去。



在遼遠的天際，夕陽把晚霞渲染成鮮豔的玫瑰色。高高的聳立在山腰裏的白色而莊嚴的教堂圓頂和十字架，浮泛在那花似的穹窿裏，更顯出它的聖潔無比的姿態。幽峽的兩旁叢生着灌木林子。峻險的峭壁在河流邊濯着它的脚。一切像神仙故事裏所講的那麼富有詩意。那個古老的城市漸漸的移近了這個列車。

火車終於停止了。好列曹吩咐叫了三個脚伕把他的行李搬到車站會客室去。並且吩咐他的妻子隨着行李一塊兒去。他自己却倚靠在三等車廂的進口處料理他的兩個小團體的事。他對那個帶着十三四個姑娘的胖婦人簡捷地說：

『記好，柏門太太！美洲旅館，伊凡可夫卡雅，廿二號！』

又去找到了那黑鬚的男人，他說。

『不要忘記，萊萍，叫你的姑娘們去吃一頓晚餐，然後帶她們去看一場電影。夜晚十一點鐘等着我。我來跟你談一談。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嗎？赫蜜旅館。要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找我，你打電話來，假使我有事不在那裏，那麼你到萊孟咖啡館。或者到那對面的猶太餐館找我。我要到那裏去喫鱒魚的。好罷，祝你幸福！』



好列曹那一套旅行推銷員的故事完全是虛偽的謊言。所有他帶着的毛綫和鈕扣的樣品祇是用來作爲一種幌子，掩飾着他那販買女人的真正的職業的。十多年以前，他確實曾做過一個不知名的酒公司的推銷員。他學會了推銷員應有的靈活口舌。有一次，當他預備到頓河一帶去做生意的時候，無意中的勾引了一個極年輕的女裁縫。使她跟着他一同旅行。那時他還是個毛頭小伙子，以爲有了一個女人，便可以心滿意足過一輩子了。誰知還不到半年，她已把他拖得累死，如像一塊磨石般的掛在他的肩頭，使這個有精力，好前進的青年無形中給她絆得牢牢的。還有那種長時間共同生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女人那種婚後的特性如像妒忌，不信任，以及管制錢袋管制丈夫行動等等的行爲惹怒了他。他漸漸地用暴力去對付他的伴侶了。第一次她被打，她很驚惶，但是從第二次起，她已安靜下來，馴良地領受丈夫的鞭笞了。一般說來，女人是不懂得什麼叫做戀愛的。她們大抵可以分爲二類。一種是善於謊言，喜歡欺騙，歇斯的里的變幻不測的心理，有着時時想犯罪的靈魂的人。另外一種則是無限止的屈服在男人面前，愚蠢，對男子盲目的虔敬，毫無自尊心。



這個女裁縫便是屬於第二類的女人。不久以後，好列曹沒有費很大的力便說服了她，叫她跑到街頭上去賣淫。當她第一次把賺來的五個盧布交給他的時候，他便開始嫌厭她了。好列曹想盡方法去折磨她，無微不至地從她身上剝削，她却從無怨言，充其量默默地嘆一口氣，偷偷地潸泣一番，隨即跪在他的面前，吻着他的手。但這種無言的屈服更加激怒了他。他要叫她離開，不願意再看到她。而她不願意。他把她推到門外去；但是過了一二個鐘點，她又從凜冽的寒風裏瑟戰着回來懇求他收留。最後，有個卑劣的朋友勸告把她賣到妓院裏。他接受了他的提議。這對他以後事業的活動起了很大的轉變。

好列曹認識卡可夫地方一所妓院裏的女主人。他時常到那院子裏去喝酒，跳舞的。他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女主人。她滿口的答應了下來。他祇說服他的伴侶，這事就可以了結了。殊不料女裁縫再也不願意離開他，她尋死覓活，說甯可用硝鎚水把她自己的眼睛毀壞。好列曹一再脅逼她。她就說要到警局理去控告他以前所犯的罪。於是好列曹不得不變更策略了。他突然變成一個多情的，體恤入微的愛人。他和她卿卿我我，甜言蜜語的談着笑着。起先偶而透露一兩句話，說出他以前曾犯過極大的罪。接着就說這兩天警察似乎又在追蹤着他，他很可能被捉到官裏去，輕則



罰處勞役，重則要上斷頭台；他最好溜到國外去避上一二個月的風頭，同時還可以帶些違法的東西出去做賣買。可以得到鉅額的利潤。女裁縫聽信了這些謊話，由于母性的本能，驚恐地擔心着她丈夫的安全。然後他又說在路上帶着她走很不方便，會特別引起人家注意，同時把她留在家裏也不大安全。最後就說服她把她藏到一所妓院裏去。他和那裏的女主人是很熟悉的。她在那裏可以不受警察和偵探的騷擾，最妥當，最平安。於是一天早晨，好列曹叫她穿上一件體面的衣服，燙燙頭髮，上一點粉，搽一些胭脂，把她帶到妓院裏去了。那裏的女主人對她印象還算好。他的身份證隨即到警局去換了一張黃色證。好列曹和她作了長時間的擁抱和接吻，灑了幾滴眼淚之後，便離開了她。跑到女主人那裏，拿了她的賣身錢五十個盧布（他討價二百個盧布）。他對於這樣低的價錢並不覺得不滿意。他已經從這一次交易中得到了經驗。這種經驗是他將來事業發展的基礎，是他未來幸福的奠基石。

當然囉，他所賣出的女人便祇好在女主人強有力的手掌下討生活，也不再要想逃出去了。好列曹澈頭澈尾的遺忘了她。過了一年，竟連她怎麼樣的臉孔都記憶不起了。



現在他是整個南俄羅斯主要的女人販子之一了。他的經營伸展到地中海和南美洲的口岸。他經常轉運成批的姑娘；從奧得薩到基輔，從基輔運到卡可夫，從卡可夫運到奧得薩。他活動的地點通常是在第二流的城市裏。把大都市裏扔棄掉的或者因太露鋒芒而站不住脚的姑娘販到較次和較富的地方。他的委託人中有好多是社會上有聲望有地位的人，其中有行政長官，高級軍官，憲兵隊長，名律師或名醫師，有錢的地主，以及暴發戶的商人等。他還認識許許多多下層社會的人；妓院裏的女人，私娼的老鴇，介紹人，台基的主婦，跑碼頭的女戲子，以及舞女。他曉得這許多人，正好像天文學者曉得每一個星星一樣。他有很可靠的記憶力，用不到一筆一樣地記在日記本上，他心裏牢記着成千成萬的姓名，綽號，地址和特性。他記得任何一個顧客的癖好：有的喜歡奇形怪狀的女人，有的願付很多錢要一個處女，有的一定要沒有發育的女孩子。弄一個沒有發育的女孩子是極困難，並且極危險的事，但一旦覓到，他的主顧便會不惜給他上萬的錢買去。他要滿足各種主顧不同的悖理瘋狂的嗜好從而居間撈一筆可觀的利潤。有時候他也要在監獄坐幾天，但這種情形反而增加他的經驗，他一年比一年地大膽的和敢作敢為，也更機智警覺了。

他曾結過十五次婚，每次都挑選一個富足人家的女兒。等到妻子的嫁奩和財產



轉到他手裏之後，便逃匿得無影無蹤。機會好的話，便把妻子賣到一家私娼或妓院裏。有時候女人的家裏會懸賞或請求警察局緝捕他。但懸賞上或公家佈告上緝捕一個叫史普林名字的時候，他即用一個叫羅森斯坦的名字又到處在旅行了。他從事於這種貿易，常常要改換名字，甚至到後來連他這樣好記性的人都記不起究竟在那一年是用的納桑爾生，究竟爲了什麼事情他曾經用過培克萊的稱呼。到後來他竟把原名和化名都混雜起來，記不清楚了。

對於這種職業，他根本沒有想到是犯罪的。他以爲像販買木材，鱒魚，和牛肉乾之類的職業一樣，是一件正大光明的勾當。他對於宗教的態度很虔敬。他儘可能的到教堂裏去禮拜，遵奉每一個節日。他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和一個駝背的姊姊一同住在奧得薩的老家裏。他時常從各個不同的地方寄錢給她們。有時候錢的數目很多，有時候祇幾個盧布。這些錢已經積得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還時常在增加起來，他從不動用，連利息都不會妄用一文。他並不貪財。他祇是被這種職業所需要的冒險緊張的特性所吸引才去幹的。他對女人十分內行。好像一個好的廚夫一樣，知道那一塊肉應當怎樣燒，他毫不費力的可以引誘，拐騙一個姑娘，讓他玩弄於股掌之上；任何一個女人在他面前多會變得屈伏順從。像一只受過訓練的馬，馴伏地



聽從着騎士的每一個聲音手勢而動作。

沒有同伴的時候，他很少飲酒就是飲也飲得很少。對於食物，也沒有特殊的興趣。但是像每個人都一樣，他亦有些弱點：他喜歡穿着。他化在服裝和化妝品上面的錢是毫不吝嗇的。他時常買些時式的領帶，表鍊，以及鞋套之類打扮着自己。在裝飾上，他是個典型的正當商人。

好列曹從火車站就一直到了赫蜜旅館。綠衣紅帽的脚夫把他的行李放在客廳裏。他今天穿着一件寬廣的英國式的外套，頭上戴一頂闊邊的巴拿馬草帽，右手握了根鍍銀把手的手杖，左手挽着他的妻子；跟了脚夫走了進去。

「我們並不歡迎像你這樣沒有居留證的人住在這裏，」一個茁壯堅實的關人從頭到腳對他巡視了一番，然後說道。

「啊哈，我親愛的柴却！你又「不歡迎」我了！」好列曹愉快地笑道，一面抽出手來拍拍一個巨人的肩膀。「你這個「不歡迎」算什麼意思？每次我來，你總是說「不歡迎。」」我要在這裏住三四天，等到跟伊鐵夫伯爵把房租的事情談妥了以後，我馬上走。親愛的柴却，我給你從我的故鄉帶了一點小玩意給你。看一看罷！你一定會喜歡它的！」



他謹慎而熟練地將一個金幣塞到那閹人放在背後的手裏。

他選擇了一間寬大舒暢的房間。第一件事便去按那揷鈴，再從行囊裏取出六雙華麗的皮鞋，交給那應聲而來的僕歐：

「馬上把它擦好！要擦得像鏡子一樣地發光！你是不是叫鐵慕賽？你應當認得我呀！給我做事是從不會吃虧的。快去！要像鏡子一樣亮！」

### 三

好列曹在赫蜜旅館裏住了三天，晤面了三百多人。他的蒞臨頓時使這個城市充滿了生氣。傭工介紹所的老闆，小旅館的女主人，和那些經驗豐富的男女居間人都跑來看他。他銖銖必較的跟他們爭論着價錢。儘可能便宜的買進一個，儘可能昂貴的賣出一個。他倒並不在乎斤斤的多拿十個或十五個盧布，而是要設法使他的同行雅浦斯基妒忌他，使他以後不敢再跟他敵對地競爭。

第二天清早，他就把攝影師美柴找了來。替他全一個紅髮的姑娘攝取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姿勢的照片。每一張底片，他可以進賬三個盧布。照好以後，他立刻到巴沙卡伐那裏去了。



巴沙卡伐是個女人。嚴格的說來，她是個退休了的賣淫婦，既不是波蘭人，又不像小俄羅斯人。年紀已經相當老，靠了以前積蓄下來的錢，開了一小間酒吧間，養了一個漂亮的小漢子。好列曹和巴沙卡伐像老朋友似的碰了頭。他們的談話中間根本沒有廉恥，良心或者恐懼的觀念的：

「巴沙卡伐太太！我可以給你些特別的東西！一共三個：一個稍爲大一些的黑髮姑娘，很謙和；一個紅髮的，剛剛開花；還有一個最出色，成天價不大說話，祇會笑！」

巴沙卡伐太太不信任地注視着他，搖搖頭。

「好列曹先生！你究竟想在我腦子裏裝點什麼東西進去呢？你還想跟上次一樣的玩花樣嗎？」

「上帝在頭上。我還想活下去呀！怎麼敢欺騙你呢！但這三個還不是主要的事情。我手頭還有個出色的受過完全教育的女人。你要她怎樣，她便怎樣。你很容易找到一個識貨人的。」

巴沙卡伐有意思的笑了一笑，問道：

「又是你的妻子嗎？」



「不。不是，但她的確是高貴的家庭裏出來的。」

「那麼，又是警察跟她過不去嗎？」

「啊哈！天哪！話說回來，我不要吃你多，那三個一起就算一千個盧布好了。」

「爽快些，給你五百。我不願意嚙嚙嚇嚇的。」

「巴沙卡伐太太，那麼就依你的意思罷。我和你並不是第一次交易，以後我們也要來往。好罷，我馬上去領她們來。我們還是老稱呼好了；你是我的姑媽，我是你的侄兒。仍舊照上次那樣。我在這城裏最多不過耽擱二三天。我就要走的。」

巴沙卡伐太太搖動着那胖胖的身體：

「好，從此以後我決不哄騙你，你也不要欺瞞我。近來市面上女人的行情很俏呢！——怎麼樣，來一杯紅酒罷？」

「謝謝你，巴沙卡伐太太。」

「讓我們像老朋友般談一談罷。告訴我，你一年究竟能賺好多錢？」

「啊哈，太太，我應當怎麼說呢？大約，大約一萬二千的樣子。不過你想想成年的旅行，消耗也是很大的呀！」

「那麼你有沒有積蓄一點嗎？」



「噢，很微少的數目；二三千一年。」

「我想至少總有一萬，二萬……」

好列曹意識到這不是什麼好朕兆，謹慎而陰鄙地問：

「你對於這個爲什麼有興趣呢？」

巴沙卡伐按一按電鈴，吩咐進來的女侍者拿一壺熱騰騰的咖啡和一瓶菓子汁。

她很曉得好列曹的嗜好的。接着就問道：

「你知道有個叫塞洛維契的人嗎？」

「怎麼會不認得呢！他是個天才，是個神！」

他興緻被提高起來，忘記了他先前的謹慎，又滔滔不絕的講下去了；

「你猜他去年做了多少生意？他一次便從阿根廷運來三十個女人。每一個賣着

一千個盧布——太太，你算算看——一共三萬。還有其他生意。他一直來往于莫斯科

科，聖彼得堡，基輔，但是太太，你要明白，他祇是一個魔鬼。要是真正要談到做

生意的話，那他絕對比不上……」

巴沙卡伐輕輕地用手掌撫摩着他的膝蓋，她正在等待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我想向你提議了。我的——啊，我又把你的名字忘掉了……」



「好列曹……。」

「所以我想向你提議了。我的好列曹先生——你手頭究竟有沒有清水貨？我拆穿了和你講罷。現在在外面就是需要這批貨色。我決不跟你爭論價錢。」

好列曹眼光注向地上，擦擦額際，說道：

「我有是有一個……有一個妻子……剛才幾乎被你猜對了……。」

「好罷，爲什麼要說「幾乎」呢？」

「我覺得很羞恥，她——我怎麼說才好呢？……她還祇做了我幾天的新娘……。」  
巴沙卡伐快樂地縱聲笑了起來。

「我想不到你還這樣臉嫩。好罷。就把你的新娘給我好了。那麼就這麼定局了？」

「一千？」好列曹正色地問。

「啊，這是小事。就依你一千。那麼，我容易對付她嗎？」

「無聊！」好列曹自信地說。「你仍舊假裝是我的姑母，我把妻子寄放在你這裏。她目下正在熱戀着我。像隻貓樣的馴伏。你祇要告訴她說爲了我的前途什麼的，要她做這樣做那樣，她就絕不會違拗了。」



他們之間已沒有什麼話語好說了。巴沙卡伐取出一張期票，很努力的寫上她的全名。這紙期票是一種信用，是下流社會裏的尊嚴。每逢這種事情，他們是不會欺詐的。在街上，在牢獄裏，在妓院裏，都是這種全樣的一張紙。如果一方發覺這張紙是假的，那麼另一方的人短時間內便會死于非命的。

正好在這個時候，巴沙卡伐餵養着的翹鬍子的漢子像幽靈般的走了進來。於是他們一塊兒喝一些酒，講一些市面上的瑣事，嘆息着生意的不好做。於是好列曹打電話到他旅館裏，把他妻子叫了來。他介紹她認識他的姑母，還有他姑母的姨表兄。告訴她說有些特別的事故已經發生，逼得他非離開這個城市不可。他溫柔的和薩羅加吻了一下，流了幾滴眼淚。走開了。

#### 四

好列曹（天知道究竟他叫什麼名字：果戈理，吉達利維契，渥肯匿夫，羅明斯基……）總之，這麼一個人到達以後，任何地方都改觀了。雅瑪街上也不能例外。龐大的調動開始了。特萊普耳的姑娘貶到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安娜·麥可夫娜的貶到一個盧布的那種院子，一個盧布的被貶到半盧布院子裏。沒有昇遷，祇有



貶落。每調動一個姑娘，好列曹便可賺到五個到幾十個盧布。坐在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他抽着烟，眼睛斜眯着注視着噴出來的烟霧。一條腿擱在另一條上，搖盪着：

「問題是……你們把桑加留在這裏，究竟有什麼用呢？她已不值得在你們這樣尊貴的院子裏了。假使你們願意放到下水道，讓她余下去的話，你們可以得到一百，我自己得二十五個盧布。坦白的告訴我，你們究竟還要不要她？」

「沙士斯基先生，我真有點替她難過，她是個好姑娘呢……」

好列曹考慮了一會。他是在想一句比較恰當的成語，突然說了出來：

「落水狗就不妨再推一把！」她在這裏是再也沒有客人會要她了！」

伊薩亞，薩凡區那個病態的小老人在這種時候是很有決斷的，他支持着好列曹：

「這是很簡單的。確實再也沒有人要她了。親愛的安娜，你試想一想看，除掉她的本錢五十盧布外，沙士斯基先生拿廿五個。我們還可以賺五十個。好了，事情就此決定。我們再也不要桑加來妨害我們院子的名譽了。」

這樣一來，桑加便淪陷到半盧布的院子裏，整夜的受着最下流的客人任意的玩



弄和蹂躪。這種客人的體力和神經總是人類裏面最強壯的。有一次，在深夜裏，桑加聽到另一個姑娘全着一個客人到房間裏，向着外面的女管家嚷着『嗨，聽好，管家，這是第三十六個客人……不要忘記！』這時候，她不禁恐懼起來了。

## 五

一所鄉村俱樂部的進門處安置着一架紙花的花壇。各種顏色的小電珠從花朵裏閃爍出五顏六色的光芒。花壇後面是一個滿鋪着黃沙的方場。方場左邊是一個露天舞台，台旁有一具汽鎗射擊的玩意兒。方場後面是一個半圓形的樂隊演奏台，兩旁各有一個賣花和啤酒的櫃台。右面便是一個很大的餐館。矗立在一角的電桿上的明亮的電燈照耀着廣場。餐館裏的玻璃窗上有成羣結隊的飛蛾一刻不停的沖撞着。盛裝濃抹的女人雖則已經很疲倦，還一對對地在方場上漫步。她們的肚子裏很餓，但臉上還浮着傲慢的笑容。

餐館裏已告滿座。刀叉碰着碟子的鐺鐺聲和健飲的客人咕嚕咕嚕的喝酒聲，此起彼落。空氣裏充滿煙味和菜館的香味。中間是一個平臺。穿血紅襯衣的羅馬尼亞人正在那裏演奏。臉孔都是墨黑的，但是牙齒却很白，臉上滿是絡腮鬍子，頭髮



因身體不時的震動而下垂到頰際。樂隊的指揮正彎着腰在奏提琴，渾身搖擺着，時常向客人飛一個媚眼——一種男妓的媚眼。各種東西——那使人困倦的白熾燈光，客人身上散發出的汗氣，女人的妖媚刺鼻的香粉味，震人心弦的搖擺音樂——這許多色，香，味，聲交織着，形成一幅瘋狂惡劣，令人嫌惡的圖畫。

餐館的上面有圍繞成圓形的樓廊。那裏分隔成一間間的像包廂般的特別房間。內中有一間裏面坐着四個人——兩男兩女；一個人是俄羅斯頗具盛名的歌女羅紋卡雅，她是個美麗而強壯的女人，有淡藍色的眼睛，富于情感的紅色的嘴唇；另外一個女人是塔夫丁男爵夫人，她瘦小，溫雅而略帶灰白，常常全那歌女一全出現在交際社會上的；此外兩個男人，一個是名律師萊秦諾夫，還有一個叫却林斯基，是個歌劇作曲家，他曾寫了好幾首在當時極流行的歌曲。

這個房間的四壁髹作金黃色。桌上有很明亮的鍍銀燭盤，旁邊散亂地放着幾只高腳酒杯，裏面還有沒有飲完的餘瀝閃着淡黃的顏色。房間外面，一個侍者倚靠在門傍，準備一聽到裏面客人的使喚便進去。這餐館的經理來回地在走廊裏踱着，偶而把耳朵湊在一個房間的壁上聽聽；客人們在談論點什麼。他帶着一枚金剛鑽戒指的小指時常翹得高高的。



灰白的男爵夫人用一付長柄眼鏡看着下面餐廳裏的喧嘩擁塞的顧客。在那穿着五色繽紛衣服的女客中間，那些穿着制服的男客顯得像一隻肥矮的硬殼蟲。羅紋卡雅也在看着下面的音樂隊和吃客，她有時很注意的看着，有時却漫不經意的樣子。她臉上露出疲倦困乏的神氣。瘦長美好的手指攔在她坐位的絲絨靠手上。突然她笑了起來。

「看啊，」她說，「多麼滑稽的身材，你們看呀，那個在吹蘆管的傢伙。」每個人都順着她指的方向看下去。在樂隊的後面坐着一個高大的，絡腮鬍子的人，年紀已經很大，正傾他的全力在吹着一枝又長又粗的蘆管，頭左右搖擺着，汗珠從額際流到頰上。

「一種不容易的職業呀！」羅紋卡雅說道。「嗨，却林斯基，你試試把你的頭像他那樣搖搖看。」

却林斯基正秘密地在熱戀着這個歌女。聽了她的話，馬上順從地而妒忌地照着她的話做了。但還沒有搖上半分鐘就停住了。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說，「除非要受過訓練，或者有特別的能耐力才能做到這樣，我是委實幹不來的。」



這個時候男爵夫人漫不經心地把她前胸的玫瑰花摘下一朵來，把花瓣一頁一頁地投到一個酒杯裏，然後很困難地抑制了一個呵欠，顰蹙着臉說道：

「我的天哪，想不到K——市的人們會到這種地方來散心作樂，沒有歡笑，沒有歌唱，沒有跳舞，像牛羊一樣聚集在這裏，祇爲了餵飼自己的肚子。」

萊秦諾夫無精打采的舉起酒杯，吮啜一下。然後冷淡地回答道：

「到處都是一樣。難道說，巴黎或者威尼斯就比這裏好一些嗎？我們應當明瞭——愉快，青春，歡笑已經早就在我們人類生活中消失，說不定永遠不會再回來了，照我看來，對於我們的同時代的人，祇好忍耐一些。下面這些客人對於這種享受已經很覺得滿足了。」

「出色的辯論，」却林斯基鎮定的語氣插了進去。

但是羅紋卡雅迅速的回轉身來看看他。磁性的眼睛眯了起來。這是表示她非常激怒，任何一個王子在她這種眼光注視之下也會軟化了的。但她立即抑制着自己，不使她的鋒芒太露，無精打彩的繼續他們間的談論：

「我不明白你們在講些什麼。我也不明白我究竟爲什麼到這種地方來。不過，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傑出的消遣去處。就說我罷，我曾經在瑪德里看過鬥牛，



看過摔跤和拳擊，在森林中看過獵虎……你們知道，這些多是些使人厭煩的娛樂，野蠻、粗獷。在我這種亂哄哄七顛八倒使我一年年衰老的生活中……」

「啊，你在說什麼呀？」却林斯基溫柔的譴責着她。

「謝謝你讚譽我，親愛的却林斯基！我曉得我現在還年輕美麗，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好像已有九十歲，我的靈魂已經被折磨得夠了。好，我再繼續的說下去。我說，在我整整的一生中，祇有三次事情給我的印象最深，也祇有這三次，我的靈魂才深深地震撼，被深入。第一次發生于我還是個小女孩子時候，一隻貓眼巴巴的躡着腳走向一隻麻雀，湊巧麻雀回過身來，看見了貓，但是很鎮靜的站着，貓也仍舊一步步的走着，想到適當的距離再撲上去，那時四目注視，我不知道該同情那一個好。最後證明了麻雀比較勇健和迅速，它在最危迫的一霎那飛上了樹頂，然後向下面的貓喋喋不休的詈罵，而那隻貓的尾巴像煙囪一樣豎了起來，還好像並不是想去捉那小鳥似的仍舊照着同方向走了過去。還有一次是我和一個男高音在某一個歌劇院裏合唱的時候……」

「他叫什麼名字？」男爵夫人急切地問。

「名字有什麼用處呢？他唱得好極了。他是個天才，我們倆個的聲音多麼諧和



地神妙地融合在一起，那樣的合唱簡直就到了超乎自然的神仙的境界。我很難說出那時的感覺。我一生中祇有這樣一次的經驗，那個歌劇中本來需要我哭泣一場的。我那時會真摯而情感地流下了眼淚。散場以後，他走到我跟前，用那溫暖厚實的手撫摩着我的頭髮說，「你唱得好極了，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你這麼美好的合作」……我是個多麼自傲的人，那時我却情不自禁地吻了他的手，那時候的眼淚現在還在我面前晶瑩地閃着，閃着……」

「那第三次呢？」男爵夫人問，眼睛裏露出嫉妒的神色。

「呵，第三次，」這個歌女悲傷地說，「第三次再簡單也沒有了。去年秋天我在意大利南方的埠市裏。有一次看了舞台的「卡門」，那女主角茜賽兒，凱頓精湛的演技深深的感動了我，可惜她現在已經，」她虔敬地在額際畫了個十字，「死了——我真不知道她的死給予她是幸還是不幸？」

突然，她魅人的眼睛裏浮動着晶瑩的淚珠，像夏晚的明星閃耀着透明的光。她回轉頭去，手指神經式地在欄杆上抓動着。等她的頭回過來的時候，眼睛已經乾燥，嘴角又浮起一付燦爛的自然的笑容。

于是萊秦諾夫很有禮貌的用故作鎮定的聲調問她！



「這樣說來，那麼你的盛譽，你的觀衆的長久的掌聲難道對於你的神經不起一種作用嗎？」

「簡直可以說沒有，萊秦諾夫，」她聲音裏有些困倦。「你也許比我還明瞭那種掌聲究竟是怎麼會事。厚臉皮的記者爲了想多拿些稿費而來訪問我。初高中的男女學生隨衆附和地跑來求我簽個字。禿頂的大商賈在我唱抒情曲的時候大聲的吼着。討厭的信件，老臉地跑到後台的常客……一時也數不清楚。這樣盛譽有什麼用呢？這種觀衆就可說是我的朋友嗎？你的事務所裏不也時常有女客前來騷擾嗎？」

「有的，」萊秦諾夫肯定的說。

那麼你也有這種感覺了。還有更累贅的東西呢，盛名愈高，受累愈深。時時要擔心着別個人比你更傑出，更有名。擔心着倒嗓子。擔心着傷風咳嗽……」

「但是藝術家的名譽是不朽的，」律師說道。「刻苦自厲，還要有天才。」藝術家往往有一種真的道德力量，這種力量是遠非任何帝王用武力所能得到的！」

「是的，是的，你所說的當然是對的。但是名譽這樣東西祇好作爲一個人的夢想。離得遠遠的讓人們企求去得到它。一旦它降臨到身上，你便感到它祇能使你頭



痛了。名譽增加一分，痛苦也隨之增加一分。我還忘記說一點：我們這種行業還要受許多身體上的磨折呢。早上，要運動、要練習；中午要排演，一吃過晚飯，馬上就要演出。要抽出一兩個鐘頭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這裏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消遣也委實太平凡了……」

她不經意地用手指在欄杆上輕敲了一下。

却林斯基被她的談話所激動，突然問道：

「那麼請告訴我，羅紋卡雅小姐，你究竟要些什麼才能打發你的無聊呢？」

她用曖昧難解的眼光看着他，平靜地說：

「古時候的人們都活得很快樂，他們毫無徧見，從沒憂慮。我亦想過一過那樣完全的生活。啊，古羅馬！」

沒有一個人了解她最後一句話的意思，祇有萊秦諾夫，也不看她一眼，便像演戲的一樣，用他那慢吞吞的，軟滑的聲調背誦出一句古典的拉丁文：

『Ave, Caesar, Moritui te salvant!』

「對極了！我真喜歡你，萊秦諾夫，你真是個聰明孩子。你總能追蹤到別人的思想的；不過，我還得添一句，這種也不好算是心靈昇華的極峯，譬如說罷，兩個



朋友在昨天還好好地在一起進過午餐，一起辯論，但是到了今天，兩個之中，有一個注定要死了。我意思是——永遠向他的生命告別了。那個活着的人的表情便可算得宇宙間最真實最瑰麗的壯觀了。」

「你是多麼殘酷呀！」男爵夫人默默地說。

「我的祖先原本是盜賊出身的。好罷，再不要說下去了。我們走罷？」他們一起走出了餐館，走出了花園。却林斯基吩咐他的汽車夫把車子開過來。

那時羅紋卡雅正掛在他的臂彎裏，突然問道：

「告訴我却林，不和像我們一樣所謂正經的女人在一起的時候，你們通常到什麼地方去玩的？」

却林斯基含糊的噤了幾聲。不過他明曉得躲不過她這關口的。

「姆——姆——姆……我說出來恐怕會冒瀆你。譬如……夜總會裏……」

「還有？更低級一點的？」

「真的，你使我窮得受不住了。自從我深深地愛上了你以後……」

「不要談這種羅曼史！」

「那麼我應當怎樣說才好呢？」却林斯基喃喃的說着，覺得他自己在發燒，臉



上，額子上，背脊上都紅起來了，「姆——有時也免不了要到女人的地方去。不過，我自己却沒有去過……」

羅紋卡雅惡毒的把却林斯基的手肘更揪得緊一點。

「你意思是到妓院裏去？」

却林斯基不回答，她就接着說：

「那麼讓我們乘你的車子到那種地方去巡視一次。我是完全對它陌生的。不過你要保護我的。」

其餘兩個人心裏雖然不高興。但是他們知道羅紋卡雅想做怎麼，便非做到不可，要反對她的意思是不可能的，祇好勉強地同意了。

## 六

在路上，羅紋卡雅對却林斯基說道：

「你先帶我到最上等的院子裏去，然後再換一個中等的。再後還帶我到最下流的地方去看一看。」

「親愛的，」却林斯基溫和地回答說，「我準備爲你做一切的事情。你吩咐我



做隨便什麼事，祇要我有此力量，雖赴湯蹈火，亦不會使你失望。不過對於這一件事，我却有些不敢了……俄羅斯人的舉止是極端粗鄙無人道的。我生怕你會受到魯莽的冲撞，說不定一個客人會當你是……」

「天哪，」羅紋卡雅躁急地截止了他的話；「我在倫敦的時候，也曾到過類似這樣的地方，那時有兩個孔武有力的青年貴族陪我去的，他們都彬彬有禮，身體健康，從不使我受窘，每一次對快要臨到我身上的冲撞，都被他們機智地架開了。或者你，却林斯基，竟懦弱到不能和他們相比嗎？」

「啊，不，絕對不會的。我之所以預先警告你完全是爲了愛你的緣故。你祇要有命令我就替你去做。不要說是這麼微小的事，就是你叫我去死，我也會從容地向死神走去的。」

這時候車子已駛到了雅瑪街上最華麗的特萊普耳院子前面。萊秦諾夫微笑地用他那習慣的諷刺語調說：

「我們可以開始巡視動物園了。」

他們被引導進一間牆壁上糊着血紅色的花紙的小客廳裏。羅紋卡雅藝術的眼光立刻就看出這種顏色的花紙和那餐館裏的完全一樣的。



接着有四個德國姑娘跑了進來。她們都很堅實，黑髮，豐滿的乳房，也很大方，矜持。她們不先講話，坐了下去，像石像似的，竭力做作着顯出她們是高尙女人。甚至萊秦諾夫叫了香檳酒來給她們喝以後，她們還不作聲。倒是羅紋卡雅首先打破了這難堪的沉靜。她向一個最強壯的姑娘用德語問道：

「你是在什麼地方出生的？德國，我想是？」

「不是，太太，我是生在萊加的。」

「什麼事情迫着你做這種事情呢？不會是爲了窮困，我想？」

「當然是的，太太。我的未婚夫霍斯在一家經濟餐館裏充當下廚，經濟方面不允許和我結婚。我在這裏積儲一些錢存到銀行裏，他也這樣做。當我們積滿了一萬個盧布，我們就去開一升啤酒店。假使上帝賜福我們的話。我們希望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但是我的小姐！」羅紋卡雅驚異地說：「你這麼年輕、漂亮、又懂得兩種方言……」

「三種。太太，」德國姑娘驕傲地插嘴道「我還懂得拉丁文。我曾在市立初級中學畢業的。」



「那麼你——你……」羅紋卡雅好奇心熾熱起來了。「受過這麼的教育，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一個月入卅盧布的職業。譬如家庭裏的管家，店舖裏的高級職員，出納員……假使你的未婚夫……弗烈滋……」

「他叫霍斯，太太……」

「假使霍斯也能克勤克儉，努力工作。你們兩人不難在三四年內樹立你們的理想的。你說對嗎？」

「太太，你有些算錯了。你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一點。在別種職業中，充其量我每月祇能儲蓄十五個或二十個盧布。小心謹慎一些，一年也不過百來個盧布。還有，親愛的太太，你試想想看，一個女僕在一個家庭裏的位置是多麼卑微呀！時時要在主人們脾氣變易下討生活。要仰仗他們的慈悲。男生人總說你愚蠢得像隻豬，女生人總是妬嫉，挑剔……」

「我……我不明白……」羅紋卡雅並不直視着這個姑娘，眼睛看在地板上，慢吞吞地說。「我曾聽說過許多關於你們這裏的生活故事，你們……叫什麼的？……這種院子裏。據說這是極悲慘的生活。你們被強逼去和那最使人嫌惡的老頭子談情說愛，他們用最殘酷的方法處置你們，管家們無微不至的剝削你們……」



「啊，不對的，太太……我們每人有一本賬簿，上面記着每一筆支出和收入。上個月我賺了五百多盧布。通常這許多錢裏要有三分之二付給這裏的主人，作爲房間，煤炭，電燈，被單的消耗。我還剩下一百五十塊錢，是不是？我化去五十塊買些衣服及各種零用。還可以積蓄一百塊。那麼我問你，太太，這怎麼可以說是剝削呢？還有假使我不喜歡一個客人——有幾個真是極惹人厭的——我總可推說生病，叫新來的姑娘出去應付……」

「那麼……：請你原諒我還不曉得你叫什麼名字？」

「蘿莎。」

「據說，主人們對付你們很粗暴……時常鞭笞……脅迫你們做不願意做的事情？」

「從來沒有的事，太太！」蘿莎傲慢地回答。「我們像大家庭一般親愛的生活在一起。我們都是同鄉或者是親戚。雅瑪街上當然有像你所說的那種鞭打什麼的。但我們這裏決沒有這種事發生。那是在那種……：那種……：一個盧布的院子裏。那種姑娘成天祇想飲酒，總有個把情人。她們從不想到將來的。」

「你很謹慎，蘿莎，」羅緞卡雅抑制着情感說道。「那麼，請問你，疾病的機



會很多罷？傳染，甚至死亡？看你的運氣？」

「不會的，太太。客人不經過我詳密的檢查，是不允許讓他上我的床的……我自己很健康，至少有八成把握。」

「孽障！」羅紋卡雅興奮着，用拳頭在桌上擊了一下。「但是，你的弗列滋……」

「霍斯，」德國姑娘謙遜地校正她未婚夫的名字。

「請恕我說錯……你的霍斯當然很不高興你住在這裏，天天背棄着他？」

菱莎誠摯地，驚異地看着她。

「太太……我從未背棄他！祇有那些別的淫婦才這樣做。她們纔把賺來的血汗錢化費在她們情人身上。不過你還要繼續這樣說下去嗎？」

「我從未夢想到的神聖的墮落！」羅紋卡雅大聲的嚷着，立了起來。「先生們，請把錢付了，我們再到別的地方去。」

他們走出了門。却林斯基把她扶在臂彎裏，懇求地問她：

「看上帝面上，難道這麼一次經驗還不夠嗎？」

「啊！多麼粗鄙的想法呀！多麼粗鄙的想法呀！」



『所以我說，最好不再到旁的地方去罷。』

『不，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就非有一個結果不可。帶我到簡樸一些的中地方去。』却林斯基一直就做着羅紋卡雅的俘虜。就把她帶到相隔祇咫尺的安娜·麥可夫娜院子裏。

真好像她所謂強烈的印象，就在這個院子裏等待着他們。起先門人薛蒙不讓他們進去。萊秦諾夫塞了些錢才軟化了他。他們被領到廂房裏，比起特萊普耳來，這廂房就顯得破舊萎頓了。在大管家愛瑪的一聲叱喝下，姑娘們便像羊羣的擁進了房門。琴妮正在激動着，眼睛裏充滿了憤怒的火燄。謙遜安靜的塔瑪拉最後一個走進來，嬌羞的嘴角上露着聖母似的笑容。羅紋卡雅再也不敢問『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了。這許多姑娘們似乎對她很客氣。

她請求她們唱些她們常唱的歌，他們很願意地唱了出來：

禮拜一又到臨了，

他們準備帶我出去；

但是卡拉索夫醫師不答應，

這個魔鬼，老不死！



她們繼續唱：

可憐我，可憐我，可憐我這小東西

酒店裏，

已經關了門。我的腦袋裏呀，

像鷄啄米

——

飄泊者的愛

是芬芳，這深情；

但娼妓呀

你——冷于冰。

哈——哈——哈；

他們碰上了

門當戶對，

她是個娼婦



他這竊賊——祇會偷，

哈——哈——哈。

清晨來到了，

他在計謀幹一遭

而她躺在床上，

祇是笑。

哈——哈——哈

夜晚，這少年

被捉到官裏；

至于那娼妓呀

心在想，淚漣漣

哈——哈——哈……

還唱了隻獄中歌：



我是個墮落了的少年

永遠是墮落，墮落；

時時，刻刻，日日，月月，

光陰逝去渾不覺。

還有：

不要哭，瑪麗，

我總忘不了你，

祇要我有了枝棲，

我倆永不分離。

突然大家忽然驚奇地看到那平時不作聲的胖凱蒂忽然笑了起來。她是個奧得薩人。

『讓我來唱支我們家鄉的小偷和蕩女所常唱的歌罷。』

于是她便聲如洪鍾唱了起來，同時還做着不知所云的手勢。

『我跑進酒店裏，

坐在桌邊，



把我的帽兒

順手擲向櫃沿。

於是問一聲：

「要飲什麼東西

親愛的——你？」

但是她回答，慢斯條里！

「我的頭在痛，還痛入心肺。」

「我又不問你的身體，

祇問你——

要飲些什麼——

紅酒？黑啤？」

要不是小白曼加和差不多赤裸地闖了進來。她們還要繼續唱下去呢。她剛從一

個豪爽的客人那裏跑出來，已經灌了一肚子的朋尼酒。酒精已驅使她變成喋喋不休的人。她跌跌撞撞的跑了進來，突然礫礫地怪聲大笑起來。接着又不知在那裏絆了一絆，跌倒在地上。廂房裏的人跟着也笑將起來。但這種笑聲並不延續得很



久……：曼加突然爬了起來，坐在地板上，大聲喊了起來：

「我們這裏又新進了一個淫婦了！萬歲！萬萬歲！」

大家都沒有想到是這件事。男爵夫人尤其摸不着頭腦，她說：

「我是墮落女子收容所的董事。這是我的責任。我要你們告訴我這新來姑娘的歷史。」

但是琴妮立刻眉毛揚了起來，眼睛露出兇光：

「你跟我馬上滾出去，你這老混蛋！無恥的老蟹！……你的麥黛玲收容所比牢獄還腐化。你們那些管事的人對待她們比狗豬都不如。你們的丈夫們，父親們，兄弟們到她們那裏去，她們就把各種病傳染給他們……故意的……讓他們再傳染給你們。你們家裏的管家們自由在地和車夫門人談戀愛。而你收容的姑娘們祇要稍微高聲地談笑一句就要關進黑室裏去。假使你到我們這裏是來參觀的，你就得聽聽這些真話，當你的面說給你聽：！」

但是搭瑪拉平靜地阻止了她：

「不要講了，琴妮。我自己來告訴她罷……：男爵夫人，你是不是總是想我們這種人比所謂上流女人更壞嗎？一個男人跑到我這裏來，付兩個盧布臨時玩一次，



付五個盧布住一夜。我並不隱瞞，世界上每一個人都……但是男爵夫人，請你坦白地告訴我究竟有沒有一個家庭的女主人是清白的？她不是爲了情感而獻身于另一個年輕的男人，就是爲了錢而和富有的老頭子睡覺。我很清楚地曉得，你們所謂上流女人的百分之五十是有情人的，其餘一半年老一點的太太們也多藏着年輕小伙子。我還曉得很多很多的你們會和父親們，親兄弟們，甚至于兒子同居着，而你們把這神祕深深的隱瞞着而已。而我們之所以不同，就是在此！我們是墮落了，但我們不假裝，不說慌，而你們從頭到腳都是謊言。你靜心的去想——我們間的不同，究竟那一方面要好些？」

「說得好，塔瑪拉！這樣對付她們最好！」曼加叫喊起來，人仍舊坐在地板上，頭髮蓬亂着上身彎曲着，活像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

「好！好！」琴妮也附和着，眼光裏散射出兇燄。

「好嗎，琴妮？我還要說下去呢。我們裏面一千個人中間很難得有一個犯過打胎的。而你們每一個人都犯了幾次。難道是不確實嗎？你們並不是爲了貧窮或者絕望而實行這種罪惡。你們祇是懼怕生了孩子就會毀壞美麗的身材——那是你們唯一的木錢！或者你們貪戀淫慾，生怕妊娠剝除你們肉體的享受！」



羅紋卡雅覺得很奇怪，很快地用法語向着男爵夫人說：

“Faites attention, baronne, que dans sa position cette demoiselle est instruite.”

（『男爵夫人，你注意這個女孩子在她所處的地位中可算受過很好的教育了。』）

“Figurez-vous, qui moi, j'ai aussi remarqué cet étrange visage. Comme si je

l'ai déjà vu……est ce en rêve？……en demi-délire？ Ou dans sa petite enfance？”

（『正是啊，我亦正在注意這奇怪的面孔呢。但究竟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她呢……

難道在夢裏？……在糊裏糊塗的幻想裏？還是在她的小時候？』）

“Ne vous donnez pas la peine de chercher dans vos souvenirs, baronne,”

（『男爵夫人，不要挖空心思去想了，』）塔瑪拉突然傲慢地也用法語插嘴進去。

“Je puis de suite vous venir aide. Rappelez-vous seulement Kharkoff, et la Chambre

d'hôtel de Koniakine, L'entrepreneur Solo-vieitschik, et la ténor di grazzia ………”

（『我來幫你說了罷。祇要想一想在卡可夫的哥尼金旅館的一個房間裏，那劇場經

理索羅維去希克，還有一個唱男高音的……』）A ce moment vous n'etiez pas

encore même la baronne de ………（那時你還不是什麼男爵夫人呢……）好了，

我們不要再用法語談話罷……總之，你以前是和我一樣的在唱詩班裏服務的。』



“Mais, dites-moi, au nom de dieu, comment vous trouvez vous ici, mademoiselle Marguerite.” (『那麼，你是瑪格麗特太太了。告訴我，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每天有客人這樣問我的。我來到這裏，所以我在這裏……』  
同時她用了一種敵視的譏諷的語氣問道：

『我相信你會付清我們在這裏跟你們談話所化去時間的錢的？』

『不，不要拿她們的！』小白曼加突然從地板上立起身來從襪子裏掏出兩個金幣，擲到桌子上：

『拿去！……給你拿去做車錢。馬上給我滾，否則我就會把這裏的東西打得稀爛……』

羅紋卡雅立起身來，真摯溫暖的淚珠含在眼眶裏：

『當然我們要走的。瑪格麗特太太的故事給予我很大的益處。化掉你們時間的錢我們會給的——却林斯基，等會你把它付了。你們唱給我們聽不少的歌，請你們允許我也來唱一曲。』

羅紋卡雅走到鋼琴邊。先試了幾下琴鍵。突然唱出了那支著名的民謠：



「我們帶着驕傲而別離——

既少嘆息，也乏言語

我向你供呈妬嫉的譴責……

我們默契地分手

祇有在機緣巧合的時候，

纔能夠

再遇見你！

啊，祇有在機緣巧合的時候，

纔能夠，再遇見你！」

「我並不為訴怨而啜泣——

我祇向命運屈膝

不知道是否是為了你的愛

我犯下了這樣的過失？

祇有在機緣巧合的時候，



纔能夠

再遇見你；……

啊，祇有在機緣巧合的時候

纔能夠，再遇見你！」

這首柔情感傷的民歌，由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唱出來，有力地刺進了這許多姑娘們的靈魂；使她們重浮起久已失去的初戀；她們的墮落；和以前的愛人在一個春寒料峭早晨的話別，那時晨寒侵人，露珠欲滴，朝陽把樹梢染成紅色；她們記起了最後的擁抱，那麼纏綿，那麼親切，嘴裏還不由得喃喃自言：『再不會重逢，再不會重逢了！』嘴唇又冷又燥，讓晨霧飛上了頭髮……

靜穆攬住了塔瑪拉，也統治了小曼加。那最不容易馴服的琴妮，突然跑到這藝術家跟前，向她跪了下去，開始啜泣了。

羅紋卡雅也被自己的歌聲深深感動，用手臂把琴妮的頭繞得緊緊地，說：

『我的妹妹，讓我吻一下！』

琴妮用幾乎聽不出來的聲音向她耳語了幾句。

『不要緊的，這是瑣事，』羅紋卡雅說。『治療一下，過幾個月就會好的。』



「不，不，我不想……我要使他們都染上。讓他們腐爛，敗蝕！」

「我親愛的，」羅紋卡雅說：「要是我處在你的地位，我決不這麼幹的。」

琴妮——這一向心高志傲的琴妮——吻着藝術家的膝蓋和手心，同時說道：

「那麼，爲什麼人們要把我弄成這樣呢？爲什麼他們把我弄成這樣呢？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這就是天才的力量！

天才的力量所俘獲的並不是世俗的理智，而是人類的靈魂！

極富自尊性的琴妮的臉孔深埋在羅紋卡雅的裙子裏。小白曼加謙遜地坐在一張圈手椅裏，用一塊手帕遮掩住面部。塔瑪拉一隻手肘撐在膝蓋上，上身向前斜倚着，頭擱在掌心裏，靜悄悄地注視着地板。躲在門口準備應付任何事變的薛蒙則驚奇地把眼睛鼓得像銅鈴一樣。

羅紋卡雅安靜地湊着琴妮的耳朵低聲在說：

「絕不要失望。有時候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往往會使人愁得發呆，祇想自己吊死——但是，到第二天，生活會完全改變的。我親愛的妹妹，我現在正享着盛名，但是你從不會想到我每天要應付多少厭煩，忍受多少恥辱啊！所以，你得好好的；



忍受，期待。」

她彎下身去，親吻琴妮的前額。却林斯基興奮地在一旁看着這幅景象。他從來沒有看到這藝術家蔚藍的瞳子裏這麼深沉，這麼溫暖，這麼柔亮。

她們黯淡地分別了，但是萊秦諾夫落後了一會兒。

他走向琴妮，尊敬而輕柔地吻吻她的手，說道：

「假使可能的話。請你原諒我們這種游戲性質的行爲……當然以後我們再不會重做了。但是假使你們以後需要我的話，我可以竭力爲你們效勞。這是我的名片。藏起來，不要給旁人看到；請記牢，從今天晚上起，我已是你的朋友了。」

他，再吻一吻琴妮的手，他最後一個跑下了階石。

## 七

這天是星期四，一清早起，外面就飄着無休止的細雨。栗樹和白楊的葉子重新添上了一層新綠。但這種天氣往往使人們覺得厭悶，沉鬱，單調。

姑娘們都像平常一樣都聚集在琴妮房裏。琴妮今天似乎跟往日不同；她不說俏皮話，不縱聲朗笑，也不像平常一樣地誦讀她那本黃色封面的小說；她今天渾身被



憂鬱籠罩着，眼睛裏散射出憤恨的火簇。小白曼加數度想引起她的注意——琴妮却毫不理會她，所以也就沒有甚麼話談了。空氣很沉悶，好幾星期連綿的霖雨還淅淅瀝瀝地在窗外下着。塔瑪拉坐到琴妮的床上，輕柔地擁抱着她。把嘴巴湊到她的耳邊，微聲問道：

「究竟甚麼事呀，琴妮？我已經注意了很久，你這兩天有些奇怪。曼加也有這樣的感覺。你一個人不快樂，却連累了我們。告訴我，說不定我能幫助你？」

琴妮閉上了眼睛，搖了搖頭。塔瑪拉稍微離開她一些，但繼續溫和地輕擊她的肩頭。

「這是你的私事，琴妮。我不敢衝撞你的靈魂。我祇想問問你，因為你是我唯一的……」

琴妮突然下了決心似的跳出了床，用力緊握住塔瑪拉的臂膊，粗暴而命令地說：

「好！我們出去一會。我把一切事情告訴你。姑娘們，你們在這裏等一下。」

在走廊裏，琴妮把手放在她同伴的肩上。臉色變得偏歪而蒼白，說：

「好罷！我告訴你：我已染上梅毒了。」



「啊！我可憐的朋友！好久了？」

「很久了。你還記得那些學生嗎？那個同伯拉托諾夫吵架的那一個？我第一次在那個時候發覺。在白天看到的。」

「你曉得嗎？」塔瑪拉靜靜的說，「我已猜到了。那天你跪在那個藝術家的面前，和她低聲講話的時候我便猜到了，不過，我親愛的琴妮，你得自己小心呀！」

琴妮憤怒地躁着腳，把已經在手裏揉得稀皺的一方細麻布手帕扯做兩半。

「不！我不肯！我不會染給你們任何一個的。你自己也要留意一點。從上星期我雖然跟你們一桌上用餐，但我自己洗滌我的碗盞碟子。不讓它和你們的混雜。也是爲了這樣，我才不再和曼加斯混——你知道，我是很真摯地在愛着她的。但是對於那些無恥的客人，我要故意的傳給他們，每晚染十個，十五個。讓他們腐爛，讓他們再去染給他們的妻子兒女——是的，是的，甚至染給他們的母親父親，我們的女管家，讓他們滅亡，這批誠實的紳士們！」

塔瑪拉溫柔地輕輕擊着琴妮的頭。「那麼你總得有個限止呀，琴妮？」

「我絕不憐憫，不過你們用不到懼怕。我會自己選擇那一種人的。最愚蠢的，最漂亮的，最富有的，最有社會地位的……我會在他們面前裝得多麼有情感。你



們看到了也會失聲笑出來的。我咬他們，我抓，我叫，我渾身像瘋子一樣的渾身發抖——他們喜歡這一套的。」

「這是你的事情，這是你自己的事情，琴妮，」塔瑪拉眼看着地下，沉思地說道。「或者你是對的。但是，告訴我，你怎麼逃得過醫生的檢查呢？」

琴妮突然背過身去，把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突然迸出了酸苦晶瑩的淚珠——憤恨的深怨的淚珠——同時她顫顫地抽搭地說：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上帝賜給我特殊的運氣：我患着的地方很秘密，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發覺的。尤其到我們這裏來的醫生，那愚蠢，古老的……」

突然，由乎一種不平凡的意志的力量，琴妮收起了眼淚，正好像剛在突如其來的哭泣一樣。

「跟我來，塔瑪拉，」她說。「當然，你不喜歡談很多的話罷？」

「是的。」

兩個人都很整靜地抑制着回到了琴妮的房間裏。

薛蒙走了進來，他對琴妮總帶着幾分尊敬的。他說：

「琴妮，有人要凡達。請讓她出去應付十分鐘吧。」



凡達是個藍眼黑髮的姑娘，有一張大嘴，一付典型羅西尼亞的面龐。他詢問地看看琴妮，假使琴妮說一聲「不」，她就會留在房裏不出去。但是這時琴妮一點也不作聲，甚至閉上了眼睛。凡達順從走了出去。

這個客人是個將軍，每個月進來兩次，每兩星期一遭（茶西亞也有個尊敬的客人，也是按半月來一次的）。

琴妮突然把那本破老的小說擲向身後，她棕色的眼珠閃耀着金光。

「你們不要看輕這個將軍，」她說。「我還曉得還有比他更壞的客人呢。有一次我有一個客人——一個蠢貨。他每次定要在我乳房上箝上幾枚別針……還有一個天主教的牧師。他總要先叫我渾身披上白衣服，強迫我搽了粉，把我平放在床上。他再在我枕頭邊點上三支臘燭，叫我閉上眼睛像死人一樣。然後他就撲上了我的身體。」

小白曼加插了進去：

「琴妮，你說的是對的！我也有個老畜生。他叫我假裝是個處女，叫我哭呀喊的。但是琴妮，雖然你是我們中間最聰明的人，我敢打賭你絕對不會猜到他是誰……」



「牢獄裏的看守長嗎？」

「不，他是個救火員。」

凱蒂也笑着說：

「我曾經接過一個教員。我忘記他究竟是教數學還是什麼的。他要我假裝是個男人，而他自己裝做女人，叫我幹他……用力……多麼笨呀！你們想想看，他儘在叫着：『我是你的女人，我屬於你！把我帶走！把我帶走罷！』」

「都是瘋子！」藍眼的維拉極悅耳的說道：「狂人！」

「不是的！」謙和的塔瑪拉反對地說。「他們並不是瘋子，像所有的男子一樣，都是色魔。他們對妻子覺得厭煩，平淡，就跑到這裏來化錢儘量作樂。這是很明顯的，是不是？」

本來靜靜躺在床上的琴妮這時也用一種很快的動作坐了起來。

「你們多是笨！」她叫了起來。「爲什麼要饒恕他們？以前我也是這樣愚蠢的。現在可不了；我叫他們用手放在地上走路，叫他們吻我的脚跟，他們很開心的做着……你們知道，我並不愛錢，我祇喜歡想盡方法的作弄他們。這批禽獸拿給我看他們妻子兒女的照片……你們總看到了，就是我把它黏在廁所裏壁上的那些照相？你們想想罷……他們的妻子一生祇愛着一個男人，殊不料她們所愛的男人



却把她們的照片拿出來作踐……他們的不忠實固不必說，他們對妻子竟會這樣毫無一些感恩憐憫的感覺！我聽說年青人中間還有幾個純潔的人，但是我自己從來沒有遇到一個。我所看到的祇是些流氓，禽獸般的無恥之徒。不久以前我讀過一本描寫悲慘生活的小說。就跟我現在和你們說的完全一樣！」

凡達回來了。她慢慢地留神地坐到琴妮床沿上，剛巧坐在燈光照不到的陰影裏。像已判死刑或被罰苦役的囚犯的類似的心理，房間裏沒有人敢於有勇氣去問她究竟怎麼渡過這麼一個半小時的。她突然把二十五個盧布擲在桌子上。說：

「給我去買瓶白酒和一個西瓜來。」

接着把手臂曲放在桌上，把頭埋在臂灣裏，她開始咽泣了。還是沒有人敢於動問她什麼。祇有琴妮憤怒得臉色發白，牙齒緊緊地嚙住下唇，使下唇變得灰白無血色。

「是的，」她說；「現在，我才了解塔瑪拉了。你聽着，塔瑪拉，我當你的面向你道歉。我時常嘲笑你和你那個竊賊孫加的事。現在我纔覺得人類之中，最誠實正直的人，要算竊賊和殺人的兇手了。他從不隱瞞他愛上了一個姑娘。假使需要的話，他會爲了她而去偷一次東西或殺一次人。至於其餘的人呢？完全是欺騙，說



言，狡詐和腐化。那些禽獸都有四五個家庭；又把女管家沾污了送到外國；大小姐第一次結婚的時候，便已生了一個孩子留在娘家……我要告訴你們，我在十歲半的時候便被我的生身母親賣到一個醫生那裏去了。我吻着那醫生的手，懇求他饒了我，我對他哭着說：「我還小」，但是他回答我：「那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還能長大的。」接着是痛楚、哀叫、那種禽獸不如的行爲……事後他還當一隻故事一般地到處告訴給人家聽。我靈魂的絕望的呼喊！」

「好罷！既然我們說開了頭，我們就說下去罷。」茶亞鎮靜地說道，嘴角上掛憂鬱的笑痕。「我的清白是被一個教堂所辦學校裏的一個教師沾污了的，那天正是聖誕節，他的妻子到街上去買東西去了。他把我叫到他房裏，拿了些糖菓給我吃。然後對我說：你祇有兩條路可走；完全順從我，否則就以品行不好而把你開革。你們明白，女孩子當然都懼怕教師的。教師的地位就等於沙皇或上帝。我是個學生，我應當順從他。殊不料他竟……」

她嘴巴還張開着，儘向着房門口望着。琴妮回過頭去，朝着她看的方向望過去，也不由得下意識的把兩隻手搓絞着。

房門口站着露芭。她變得瘦弱了一點，深黑眼圈圍繞的眼睛毫無光彩，像夢魂



病者用手在摸索房門上的把手，想找一個支撐她的地方似的。

「露芭，你這笨蛋！你究竟怎樣了呀？」琴妮高聲地叫了起來。

「老故事，他帶了我出去，又把我攆回來了。」

房間裏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琴妮用手矇住了眼睛，急促地呼吸着。從她的面頰上看去，她的上顎的肌肉也劇烈的在運動着。

「親愛的琴妮，我的希望都靠你了，」露芭說的時候，深深地表示着疲乏和絕望。「每個人都尊敬你。勞你神請你和安娜，麥可夫娜或者薛蒙去談談看……讓我再回到這院子裏來。」

琴妮伸伸直她的身軀，用乾燥發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露芭，問道：

「今天你吃過東西沒有？」

「沒有。昨天也沒有吃過。沒有。」

「琴妮，」凡達靜靜地問：「我給她些白酒好嗎？再叫維拉到廚房裏去拿點肉來？好嗎？」

「就依你的話去做罷。當然這是很好的。還有，姑娘們，你們看看她的身上完全是溼的。落湯雞！自己把衣服脫掉！小白曼加，或者你，塔瑪拉，到你們房裏去



拿乾衣裳和厚襪子來。好了，」她轉向露芭，「告訴我們；你這笨坯，究竟有些什麼遭遇呀！」

## 八

列康甯出於他自己意料之外的突然從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帶走了露芭的那一天恰巧是在盛夏。樹木濃綠，花艸芬芳。這個學生看看那上帝爲人類安排好的大自然，那麼的整潔，可愛和恬靜。樹的倒影在池塘和河流中安靜地休息着，剛剛甦醒的太陽羞怯地溜到那似乎新近才打掃得一塵不染的天空邊。

他意識到他的存在。這麼美麗的早晨，這麼清醒的空氣，振奮了他整晚沒睡的精神，瀟清了昨晚在滿是烟霧的房間中窒息着的肺腑。他的生命在昇華。尤其是他那崇高的舉動感動了他。

是的，他的行動充滿了人性——至高的人性！直到現在，他還是覺得所做的是對的，他並不反悔。他要讓人們——讓那種祇是坐在咖啡館裏啣着雪茄煙吸着香檳酒而談論着娼妓問題可怖的那些人們看看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同僚中究竟還有誰除掉談論之外會對這些墮落在火坑裏的姑娘們採取更真實的步驟嗎？到現在爲止！



他們充其量也祇會跑到窰子裏去對着姑娘詭言聳聽的講些做妓女的可怕的结果，這樣那樣地引出了她們的眼淚，他們自己也擠出幾顆來，安慰她，拍拍他的背，先親她的頰，再吻她的嘴，接着就幹那盡人皆知的下文！那批無恥的傢伙。但是他，列康甯，有一個思想，馬上就有行動去貫徹。

他挽着露芭，和善和愛戀地看着她，心裏把自己作爲她的父親或者是她的哥哥。

露芭很困乏，疲倦侵襲了她。她的眼睛支撐不住地閉了，又勉強地睜開；唇邊還露着天真無邪的笑意，偶而掉出了一絲口沫。

「露芭，我親愛的！我最勇敢最受苦的姑娘！看哪，這麼美好的早晨！我已經足足五年沒有看到日出了。不是打牌飲酒，便是匆忙地趕到大學裏去。看啊，我最親愛的，這最嫵媚的清晨。那瑰麗的太陽！露芭，這象徵着你，這曙光。你的新生命開始了。你可以無懼地倚在我壯健的臂彎裏。我會領導你走向一條正確的路，面對面勇敢地向生活挑戰，奮鬥！」

露芭不懂似的睨了他一眼。「他腦子裏究竟在想些什麼呀，」她自思道。「不過這是小事——他面貌是善良的，祇是太老實一點。」她像是在睡夢裏笑了一笑，



溫柔地譴責他說：

「是——的！你在哄我——叫我不要懼怕。所有的男人都是這樣說的。你弄到一個女人，得着痛快，得着歡樂，於是——就丟開不管！」

「我？什麼？我會這樣嗎？」列康甯用他空着的手指指自己的胸膛，溫暖地說：「那麼你看錯我了！我是個規矩人，絕不會欺騙一個無力的女子的。絕對不會！我要用我的靈魂，用我所有的力量來培植你的心靈，擴張你的眼界，使你忘掉過去生活所給予你的創傷。我會像父親或哥哥一樣地照顧你！我會保衛你！假使有一天你真誠意的和一個人發生了純潔的神聖的愛，那麼我今天把你從地獄裏救出來的一件事也就可以得到報酬了。」

這節長篇大論的談話在露芭身上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她意識到列康甯在生她的氣，他們還沒有同居，而他已幻想出一個情敵而在說些醋意的話了。他的語氣又是那麼的大聲而激動。她想到這裏，就完全警覺地清醒了。她不了解而又順伏地睜大了眼轉過身去看列康甯，輕輕地按着他的右手。

「不要發怒，親愛的。我永不會再丟掉你去跟傍人的。上帝在上，我可以發誓。我鄭重宣誓我將來永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你以為我不需要你的照顧嗎？你以為



我不明白嗎？不，你是那麼的漂亮，那麼年青。就說假使你是個老頭兒罷……」

「啊！你完全纏錯了！」列康甯喊了起來。接着他又告訴她男女平權，勞工神聖，關於人道的公允，關於自由，應當怎麼和惡勢力奮鬥等的道理。

他的話露芭一個字都不懂。她仍舊覺得自己有些什麼過錯，憂鬱地低下了頭。過了一會，馬車漸漸駛近了列康甯住的地方。

「到了，我們到了家了，」這學生說。「停下來，車夫！」

他付了錢。挽她踏上階石，戲劇式地用手向門裏一伸：

「走進我的屋子，鎮定地，無畏地，

好像主婦踏進廚房；」

馬車夫的臉上掛出了深不可測的微笑。

## 九

列康甯住的地方是在五層樓與六層樓之間的一間擱樓，小得像鳥巢一般，冬天

像冰一樣的冷，夏天像火爐似的炙熱。露芭艱困地爬了上去，東歪西斜地，好像隨

便那一步都可以使她跌到在地上呼呼睡去的。列康甯在旁邊鼓舞着：



「我親愛的！我看得出你是很困乏了。不過這沒有關係。靠緊我。我們正在爬向高處！一刻比一刻地高！這就是人類理想的象徵。我的同志，我的妹妹，靠緊我的臂膀！」

終於他們到達了列康甯的房間。門上沒有鎖鑰。這裏是從來不鎖的。列康甯推開了門，他們進去了。裏面窗簾沉沉地垂着，顯得很黯黑。它充塞着鼠屎味，火油味，隔夜的菜湯味，還有陳臭的煙草味。在一個陰暗不明的角落裏，有一個人很響的在打着鼾，不時的在轉側着。

列康甯扯開了窗簾。裏面的陳設正合乎一個窮學生的身份：一張傾斜的床，上面雜放着凌亂的毛毯和枕頭；一只不平的小桌子，上面祇有燭盤而沒有臘燭；地板上散放着幾本書；到處都是香煙蒂；在床的對面靠着牆邊有一張破老不堪的長椅，鼾聲就在那上面發出來的，他是個黑髮黑鬚的年輕人，正在熟睡，嘴巴張得很開，他的襯衣敞開着，露出了胸脯上一撮撮鬚曲的像波斯羊一般的黑毛。

「尼拉滋！嗨，尼拉滋，起來！」列康甯大聲叫着，在這酣睡者的肋骨上敲了一下。「嗨，公子！」

「姆——姆——姆……」



「嗨，起來！你這死豬！起來，你這阿剌伯的駱駝！……」

但是出乎列康甯意外地，露芭突然出來干涉了。他攔住了他的手，膽怯地說：

「親愛的，爲什麼要去折磨他？或者他疲倦了，他需要睡覺？讓他睡一會罷！

我可以回去的。你可不可以給我半塊錢作爲馬車費？你明天再可以到我那裏來的。

好不好，親愛的？」

列康甯忽然變得驚異起來。他想不到這麼一個緘默的亟想睡覺的女孩子會出來干涉的。他也沒理會得這是她本能地，下意識地可憐着一個沒有充分睡眠的人，她的職業使她對於睡覺的人總要在可能範圍內予以關切的。但是他的驚異不一會便沒有了。他把那垂在地板上手指裏還夾着一個熄滅了的烟蒂的手拿了起來用力的搖了搖，用嚴厲的聲音喊着：

「聽着，尼拉滋，我正正經經的和你說。明白嗎？你這死東西？我並不是一個人，還有個女客在這裏！豬獠！」

好像奇蹟似的，這個沉睡的人突然跳了起來，像有一股超凡的力量刺入了他腦袋似的。立刻他又坐了下去，急速地用兩隻手掌擦擦惺松的眼睛和前額。等到看清楚楚了面前真有一個女人，又匆忙地扣好了褲子上的扣子，含糊地說道：



「是你嗎，列康甯？我在這裏等待你，等着等着便睡倒了。請這位陌生的女同志轉過身去一會兒，好嗎？」

他急促地把那件天天穿的學生灰外套披上，用兩隻手插進他豐盛的鬚髮裏梳了幾下。露芭像一般女人的本能地走到牆上掛着的一片破碎了的鏡子面前，整理她的髮飾。尼拉滋望望她的背影，又回轉來詢問似的看着列康甯。

「沒有什麼。不要這樣大驚小怪，」列康甯徧徧高聲說道。「不過無論如何，馬上同我一塊兒出去，我會詳細告訴你一切的。露芭請你原諒。我們出去一會兒。祇一分鐘便可回來。把你安頓好，你就好酣然暢睡了。」

「啊，不要這樣麻煩，」露芭轉過身來回答：「我睡在這長椅上，你自己關在床上了。」

「不好，這樣不雅觀的，我的天使！我這裏有個同事，可以去跟他睡的。我一分鐘便回來。」

兩個學生到門外走廊裏去了。

「究竟算怎麼回事呀？」尼拉滋問，眼睛鼓得大大的。「這個祇穿一條襯裙的美麗的孩子？」



列康甯深沉地搖了搖頭，臉孔也顰蹙了起來。那新鮮空氣，那早晨，那日出都已成了過去。他現在要面臨那每日平凡的習慣的生活了。他靈魂深處隱約地浮起一層畏懼的感覺：不該做這種多餘的事。他已意識到他們在一起生活時他要負擔很重的預感。他要多費心力去照顧她，不必要的支出，經常的麻煩。他要忍受同志們的訕笑和無聊的詢問。還有，他將來去投考政府舉辦的考試的時候，還會受些無謂的阻礙。但是當他和尼拉滋開始講話以後，先前那種意識已不復存在，他對於這種怯懦的想法感到羞恥，又驕傲於這種神聖的行爲了。

「公子，」他低了頭，眼睛看着地上，手整了整衣襟，像是在理平他的情緒，「她——她是我的同志……我同幾個同僚到雅瑪街上，偶而走進了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

「同那幾個？」尼拉滋精神煥發地問。

「你一定要曉得名字嗎，公子？托必金，藍賽斯，一個助教叫雅欽科的，鮑烈斯，還有別的……我記不起了。我們昨天划了一天船，然後在餐館裏喝得醉醺醺地像豬一樣擁到了雅瑪。你知道，我是個有節制的人。祇同一個我所認識的記者坐在那裏像海綿般的吸着酒。旁的人却一個個的幹事情去了。我却在體味那種過着悲



慘可憐生活的姑娘。同時也想起我們的姊妹們怎麼地受着我們的關注和保護，我們的母親們怎麼受着人家的尊敬。隨便誰祇要向她們說句粗暴的話或者些微的冒犯了她們；我們就恨不得把他們的喉管咬斷！你說對不對？」

「姆——姆？……」尼拉滋附和地斜視着列康甯，希望他繼續下去。

「我接着想：任何流氓惡漢，小人老者多可以在這種姑娘整個生命過程中買到一分鐘或一晚上的青春，污辱天賦於她們最聖潔的愛情……你明白——把它踩在腳底下。他們去一次，蹂躪了她，付了錢，然後兩隻手插在褲袋裏，哨着走了。最可怕的是他們把這件事當作了習慣；姑娘們接任何一個客人，客人挑選任何一個姑娘。他們的感覺已經遲鈍，靈魂已被掩蓋。看得很平淡。是不是，你說？照我想來，每一個姑娘的受到恥辱，在人類中就少掉一個嫻靜的妹妹或一個聖潔的母親。唉，你認為我的話對嗎？」

「啊？……」尼拉滋喃喃地不知所云，又瞟了他一眼。

「我繼續想下去：光是話語是無用的。會議席上偽善者的滔滔不絕的演說於事實又有什麼力量呢？那種制度，條例（他突然記起了記者的話），麥黛玲收容所，那種在妓院裏散發聖經又有什麼結果呢？我要做一個真真的人，所以從這個陷坑裏



搶一個姑娘出來，把她移植到健康的土地上，使她生長。我要安慰她，鼓勵她，善良的對待她。」

「嘿——嘿——，」尼拉滋含糊地露齒一笑。

「喂，公子！你心裏總存着輕佻的念頭。你要明白：我並不是帶出來一個娼婦，而是帶出一個人類；並不是肉體，而是靈魂。」

「好的，好的，靈魂，再說下去看。」

「我的行爲便是我思想的具體化。以後，祇要上帝允許我的話；我要先教她讀書寫字，再替她開一片小餐館或者小雜貨店。我相信凡是我的朋友，都決不會拒絕幫助我的。每一個充滿道義的心理總是需要友誼纔能予人溫暖的。你等着瞧罷！過一年或二年，我就可以把一個善良，勤奮，聖潔的女人交還給社會……我之說她聖潔，是因爲祇有她的肉體受到沾染，而她的靈魂却仍然是無辜和純潔的。」

「得，得，得，」這位公子啞着舌頭。

「這是什麼意思，你這驢子？」

「那麼你要不要替她買架縫衣機呢？」

「爲什麼要特別說起縫衣機？我不懂。」



「小說裏總是這麼描寫的，我的朋友。男主角拯救出一個窮苦的女孩子後，就立刻替她買一具縫衣機的。」

「不要說無聊的話，」列康甯火冒地揮舞他的手。「小丑！」

這個喬治亞人尼拉滋突然興奮起來了，黑眼閃耀出光亮。聲音裏有濃重的喬治亞鄉音。

「你纔無聊呢，我的朋友。這件事可能有兩種看法，而結果則完全一樣。或者你跟她搭上，同居過了三五個月把她趕到街上去，她祇好重回到她的妓院裏或者就在街上拉客人。再不然你不和她同居而沒頭沒腦的把勞力或勞心的工作加到她身上，她那愚昧暗黑的個性會擔當不起而逃走，也祇好重回到妓院裏或者在街上拉客人。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性：你像哥哥或武士般的照顧她，而她却偷偷地愛上了別人，我的朋友，請你相信我的話！一個娼婦總歸是個娼婦。別人玩弄了她二三個月以後，也照例一脚把她踢到街上或妓院裏去。」

列康甯深深地嘆了口氣。在他心靈裏深深的某一角，下意識的覺得尼拉滋的話是對的。但是他馬上控制着自己，不讓那種思想繼續下去，搖了搖頭，把右手伸給公子，自信地說，



『我保證，半年以後，你得把你現在說的話收回去。你得向我道歉。請我喝十瓶葡萄酒。你這隻老山羊！』

『好！就這麼辦！』公子也伸出手來，用全力握住了列康甯的。『但是假使我的話實現了，那麼你得同樣的受罰！』

『同樣受罰，好的。無論如何，我們向你說再會了。說起來，公子，你現在和那一個同住在一起？』

『就在這樓上，同索羅維夫一塊。但是你真的要像中世紀的武士一樣的不去碰那美麗的落難的公主嗎？真的？』

『無聊！好罷，我晚上再到你那裏去。現在我要到街上去一遭，買些零星東西，再會，公子！』

『等一等！』他走了幾步，尼拉滋在後面叫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巴松被捉去了！』

『爲什麼？』列康甯奇怪地問，同時打了個深長的呵欠。

『他藏着幾冊違禁的書和小冊子。不過這是不要緊的，最多坐一年。』

『那還好；他是個小伙子，他忍受得下。』



「他忍受得下，對的，」公子同意着說。「再會！」

「再會，喬治亞的山羊！」

「再會，中世紀的武士！」

## 十

祇有列康甯一個人了。黝黑的走廊裏迷漫着火油燈的燄煙和陳腐發霉的氣味。陽光祇從走廊兩端屋頂上的兩塊明瓦裏散射着無力的光線。

澈夜未眠和興奮過度使列康甯覺得軟弱和疲乏。他的生命在充實也在融化。它融化：因為他覺得身體好像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他已超越了人類正常生活的形態，軀幹祇在虛無飄渺間存生。它充實：因為他的思想是平和與清澈，情感是豐碩而堅貞。不過嚴格地說來，充實的心理却無補於疲乏的身體，他已衰弱得像個醉鬼一樣。

他站在自己的房門口，全身倚靠在牆壁上。他想像着現在究竟有多少人還在貪婪地酣睡着——嘴巴張得很開，粗魯地打着鼾，嘴角上掛着流涎，面色焦黃——比死人還要難看的活人的睡眠。他突然記起了露芭。他那在迷惘中的，神祕的第二個



『我』湊在他耳朵邊叫他走進他的房間，假裝去看看那個姑娘是否睡得舒服，或者假裝進去替她預備早茶而可以隨便去欣賞……但是他的『自我』立刻控制了這個怪念頭。振作起來，跑到街上去了。

他走着。好奇而無目的地看着任何一樣映入他眼簾的東西。但是他的眼睛是那麼無力。街上的景物在他看來好像是一幅圖畫，他都可以用手去觸摸似的……有一個鄉下女人走了過去。她背上揹了一付犁，犁的兩端各掛着一壺牛乳。她的臉孔並不十分年輕，額上和鼻子兩旁順到嘴角上都有明顯的皺紋；但是她兩頰却還呈着粉紅色，眼睛裏還有青春的光輝。她走路的時候，肩上的犁一會左一會右的搖擺着，身體也隨着有韻律地擺動。

『一個鄉下女人，她整日在勞動中討生活，』列康甯腦海裏反映着。突然，出乎他自己的意外地，一個不可抗拒的念頭侵襲了他——他渴想地要這個女人！她並不年青，還帶着鄉下的粗鄙和醜陋。但是他却把她比做一個蘋果，雖然被蛀蟲蛀掉一些並且已經掉在地上一些時候了，但她還保留着顏色和芬芳。不過這個念頭祇在他腦海裏一閃，突然地來，又突然地消逝了。

他走近一個正在排列的葬禮行列。兩隻馬並排地站在最前面。另外兩隻拖着柩



車，拿火把的和掘墳墓的人散亂地立着，他們顯然已飲過多量的酒，臉上紅噴噴的，頭上戴着歌劇院裏褪色的古舊的帽子，不時哼着粗鄙的曲調。「這些愉快的傢伙，怕從不曉得世界上有悲慘的事的，」列康甯反映着。他隨即走到一條大街上，就在人行道邊一個休作綠色的小木凳上坐了下去。兩排濃盛的栗子樹筆直的伸展開去，最後混成一行綠色的綫。滿是針刺的綠色的栗實已經纍纍地掛在樹上。列康甯突然記起在初春的時候他曾到過這條大街，並且就在這張小木凳上坐過的。那是個恬靜的夜晚，一枝枝下圓上尖成錐形的栗樹那時正是最美麗的時候，粉紅色的花朵密密地像聖誕節小臘燭似的嵌在濃綠的樹葉裏。突然，帶着非常強烈敏銳的感覺——每個人內心矛盾衝突的時候所常有的——列康甯覺得現在的栗子已替代了昔日粉紅色的花朵。

每年的花開花謝，而人們却從無能力把逝去的光陰追回來。

他注意到情感的熱淚快在他眼裏突眶而出了。

他立起身來繼續走着。敏銳地同時鎮定地注視每一件東西，好像第一次在看這上帝創造的世界。他照相似的濾過他內在的透鏡反映出每樣事物。一羣石匠從他的身傍擦肩而過，那個工頭有紅色的鬍鬚和湛藍的眼珠；一個十分年輕的小伙子，



左眼上被人家打了一拳，從額角到下頰完全呈青藍色；還有一個老人氣急吁吁地從後面趕上來，插進了這個隊伍；他們沾着石灰的衣服，他們的鏟和鑿子——在他照相底板似的眼睛裏都變得毫無一絲生氣。

他走過一個市場。一陣噴香油膩的味道使他的鼻子膨脹了起來。列康甯突然想起從昨天晚上起還沒有沾過任何東西，立刻覺得餓了。他向右轉一個彎，進了市場。

以前他每逢最窮的時候——他好幾次都不名一文餓得束緊了褲帶——便跑到這個市場裏，掏出費了很大的勁才想法到的微數的錢買些麵包煎香腸充飢。那裏有個女攤販成天守着一大鍋的香腸，又長又香。他總是在她那裏買的。一根香腸十個戈貝克，麵包二個戈貝克一片。

今天的市場裏很擁擠。列康甯一踏入進口便聽到音樂聲音。前面有一大堆人圍成一個圈子；大多數是主婦，此外便是小餐館裏專門說長道短的女老闆。邊上有一個小小的樂隊——兩隻提琴和一隻手鼓——正在奏着活潑的急旋律的搖擺音樂。在圈子中心的一塊鋪得平整的石板地上，一個苗壯的女人正在迴翔地搖擺着身子跳舞，腳跟和趾尖有韻律地在石板上踢躑着。她看起來已有四五十歲，但是還有紅厚



的嘴唇，溼汪汪的熱情的眼睛在細緻平整的睫毛下閃耀着。她的舞藝總是脫不了把頭向前一伸，然後閉起眼睛猛地向後一仰，手向兩旁一攤；前俯後仰的時候，豐碩巨大的乳房便隨着在紅色的襯衣內震顫。她一面跳着，一面還唱了起來：

「提琴在街上演奏，

它的和音多麼甜柔；

我媽把我鎖進攔樓，

以致不能和我親愛的碰頭。」

這個女人正是列康甯認識的一個攤販。在他以前窮困的當兒，她時常接濟他，讓他欠賬吃她的香腸麵包的人。她突然發覺列康甯站在那兒，她便分開了衆人擠了出來，熱烈地把他緊緊的抱着，用她溼潤厚實的嘴唇吻他。於是就散開了她的雙臂，諂媚他賣弄風情：

「我的小主人，我親愛的，甜蜜的愛人！你把我忘掉了。」她湊上去又想去吻他的手。「好了，我不埋怨你，你不像一般大人先生一樣地無情。我親愛的，把你的手給我；讓我吻上一吻！我請求你，請求你！」

「這是件無聊的事，葛萊茜拉姑媽！」列康甯說着，突然變得很起勁。



像剛才那樣的接吻好了。你的嘴唇多麼甜蜜呀！」

「啊，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小太陽，我的天堂裏的小蘋果，你，」葛萊茜拉好像快融化了，「那麼把你的嘴唇湊過來！把你的小嘴唇湊過來讓我吮啣！」

她緊緊地把他抱在碩大豐滿的懷裏，又用那涇潤厚實的嘴唇亂啣了他一通。然後，拖了他的衣袖，把他帶到圈子裏，讓他站着，她就在他身邊，彎着腰獻媚地轉圈子。嘴裏熱烈地唱起：

「我更惦記着他，更要順從他的癖好，

我心悸的時候，

他深情地撫摩我的胸膛！」

由於那些樂器的陪伴，她繼續唱小俄羅斯最輕快歡樂的「哥拍克」舞曲：

「啊，甜心，那是太多，太多，

你外衣上的泥跡太多。

你也不要激怒，

假使你淋了雨，揮掉就沒有！

拉拉拉，拉拉拉……」



周圍的主婦們嘩啦啦地哄笑了起來。列康甯觀了個空，做作出像突然想起什麼要緊事似的，對葛萊茜拉姑媽說道：

「請等我一會，姑媽，過三分鐘就來！」一面說，一面迅速地從人叢中竄了出去。

「我的小主人！我的小主人呀！」姑媽躁着脚叫道：「不要走，回來呀！我還有一小句話和你說，……」

走出了市場，在轉角上站了一下，輕敲自己的頭想一想現在該做些什麼事。他得了個結果，向着回家的路繼續走去了。

太陽已掛得很高，大約有九十點鐘了。清道夫用橡皮管在街上灑水。賣花姑娘在方場角，通衢邊擺着五彩十色的各種花束的攤頭，這個光輝燦爛的南方城市又開始活潑起來了。邊道上矗立着一隻鐵籠，裏面滿是各種顏色，各種品類，各種年紀的狗。旁邊坐着兩個捉狗人，注視着街上有沒有無主的野狗隨時準備把牠捉進籠子去。

「她差不多可以醒了，」列康甯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露芭：「假使她還沒有醒，我可以在長椅上打個瞌睡的。」



走廊裏的火油燈仍舊半明不滅地冒着煙。天窗裏透進了混濁水色的陽光。房門照例沒有上鎖，列康甯毫無聲息的打開了它，進去了。

微柔的青光從窗簾的罅縫裏透了進來。列康甯在房間的當中站住了，不自覺的細心地聽着露芭勻淨的呼吸。她不時用舌頭伸出來舐着乾燥而熾熱的嘴唇。

「我去問問她看她需要什麼東西罷，」他腦海裏突然闖進這麼一個念頭。他呼吸急促地，張着口，蹣跚地走到床邊。

露芭仰天睡着，一隻手順在身軀旁邊，另外一隻攔在胸上。列康甯彎了腰去，幾乎湊近了她的臉。她均勻而深沉地呼吸着。由於她年輕和壯健的體格，這種呼吸顯得純靜而芬芳。他小心地把指尖輕輕在她的胸部敲了一下。「我究竟在幹什麼了呀？」他的理智突然使他恐怖地默叫了起來；但是另外一種聲音替列康甯辯證了：「我並不在做什麼，我祇想問問她究竟睡得好不好，或者問問她要不要一杯茶。」但是露芭突然醒來了。張開了眼睛，霎了幾霎，便睜開了。她先伸了一個懶腰，然後掛上了一個善良的笑容，用強壯的手臂圍繞了列康甯的頸項。

「親愛的！甜蜜的！」這個姑娘撫摩着他，嗓子因睡覺初醒而有些瘖啞。「我等待你，等待你，等待得疲倦了纔睡着。夢裏看見的都是你，你！靠近我些，我的



孩子，小心肝！」她把他拖近，胸脯壓着胸脯。

列康甯沒有拒絕；不過像受寒似的渾身發抖，嘴裏吐出毫無意義的繼續的輕

語：

「不，現在，露芭，不要……真的，不要這麼做，露芭……啊，你放開了我，

露芭……不要折磨我。我自己不能保證我……：：：：：看上上帝面上，露芭，讓我單獨

地……」

「我！我的小東西！」她愉快地叫起來。「來呀，我的幸福！」——她的嘴唇

湊上了他的，猛烈地溫暖地吻他——真實地，也就是她生命中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的吻了他。

「啊，你這壞蛋！我究竟在做什麼呀？」這個誠直謹慎的學生矛盾地說。

「你？現在舒服一些嗎？」露芭善意的問他，最後一次的吻吻他的面頰。

「你，我的小學生！……」

## 十一

靈魂上受着創傷，嫌惡自己，嫌惡露芭，甚至嫌惡這整個世界，列康甯衣服也



不脫，就向那張破舊的木長椅上躺了下去。他不能入睡，儘是思想着，他愚蠢的舉動——把露芭從妓院裏拖出來的舉動——一種戲劇化的事情。『不過這是攔不掉的，』他重複的對他自己說。『既然開了端，我便要看到結果。祇是這麼一次，當然以後決決不會再去做這種類似的事情了！誰都免不了，因一時神經的刺激而會做出無聊的舉動的。從前有個哲學家曾經說過一個深沉而顯著的真理：他說人類靈魂的價值可以從行爲的無聊或堅定作爲標準。雖然如此，我怎麼會糊里糊塗的聽信了伯拉托夫的話。突然做出這種義俠的舉動呢？天哪，等一會，我用怎樣的眼光去見她的面呢？』

他腦袋裏滿是火，眼皮沉重，嘴唇乾燥。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煙捲，不時的立起身來跑到桌邊去就水盂裏飲幾口冷水。忽然由於某種意志的力量，掃開了紛煩的思想，撇除了錯覺與幻視，沉沉地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已是下午二三點鐘，一時還懶着不想起來，嘔嘔嘴唇，抬起沉重的眼皮向周圍掃視着，好像已經忘掉昨天晚上所發生的事了。但是，看到了露芭低着頭正靜靜的坐在床沿上，他煩燥紊亂的思想又開始活動，他記起了每一件事，意識到昨晚的衝動已犯了嚴重的後果。



「你醒了嗎，親愛的？」露芭善良地問。

她從床上站起身來，走到長椅邊，挨着列康甯的腳邊坐下，小心翼翼地拍拍蓋在毛毯裏的腿部。

「我已經醒了很久，怕驚醒了你。所以一直坐在床沿上。你睡得真甜呀！」她上身伸了過去，吻他的雙頰。列康甯顫慄一下，輕輕地推開了她。

「露芭，我不要吃你這樣。你要明白——我絕對不需要你對我這樣。昨天發生的事——一件意外，但是，我不要吃你做我的太太。祇要你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妹妹，做我的同志……你漸漸就會習慣的。最要緊的是：一個人的精神斷不可墮落的，現在，請你跑到窗口去看一會，待我整理一下服飾。」

露芭撇起了嘴唇走到窗口去，把背對着列康甯。她簡單的腦筋和純樸的靈魂毫不懂得他所說的友誼和同志等等字眼。她更不明白這麼一個讀書人——說不定會成一個醫師，一個法官或一個律師的人——會帶她出來，而帶了出來以後又毫無恆心的冷淡地對待她……他們都是一樣的，男人！

列康甯急急的起身，捧了滿手的水對着臉上澆了一下，用塊陳舊的食巾揩乾。然後把百葉窗和玻璃窗都打開，於是金黃色的陽光，蔚藍的天，菩提樹和栗樹濃重



的綠蔭，馬車的鈴聲，以及市街上的雜聲和灰塵，一齊擁進了這個小房間。列康甯走到露芭的身邊，友誼地拍拍她的肩膀。

「不要放在心上……已經做了事情便不能當作沒有做。祇可算是一個教訓。你還沒有飲茶罷，露芭？」

「還沒有，我一直在等着你，同時我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燒煮。你很好！和你的朋友出去以後回到房門口來站了一會，我那時還沒睡着，聽到你脚步聲的。不過你當時沒有向我說再會。對不對？」

「第一次，鬥嘴！」列康甯想。

窗外明亮澄藍的天色映着露芭質樸動人的面部的輪廓，一種不自覺得的非非之想又侵入了他的腦中，但隨即理智地把它收斂了起來，他走到門前，把門打開了，朝着黝黑的走廊裏大聲喊道：

「亞歷——山大——莉亞！亞歷山大莉亞！兩隻麵包乳酪，香腸！還要一小瓶伏特加！」

走廊裏傳來一陣拖鞋聲。一個蒼老的聲音濃重地說道：

「狂叫什麼？你狂叫什麼？呵，呵，呵！看起來你已經不小了啊，還像個街上



的玩童似的亂叫！好罷，你要些什麼？」

一個小老婦人邊說着邊走了進來。眼皮通紅，羊皮紙似的面孔上矗立着一個長長的鈎形鼻子。她就是亞歷山大莉亞：學生公寓裏的女僕；所有住在這裏的學生的朋友與債主；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太婆，多話，暴躁。

列康甯又重說了一遍，遞給她一張一個盧布的鈔票。但是老婦人不願意走開，她向前移了一二步，鼻子裏濃濁地吼着，咬着嘴唇敵視地看着坐在窗邊的女人。

「你怎麼回事呀，亞歷山大莉亞，直挺挺地站在那裏！」列康甯笑着問。「你在羨慕她的美麗，是不是？好吧，我來介紹：這是我的表妹，我的表妹——露芙」  
（英語中愛的同音字——譯者。）他想了不到一秒鐘便繼續下去：「露芙 樊黎夫娜。但是我總叫她露芭的。她這麼高的時候，我們便時常在一起玩的，」他說着，順手在桌子的腳上比了一下。「我看她不乖，總要拉她的耳朵或者打小屁股教訓她……時常捉各種小蟲給她玩……不過，你……走罷，你這埃及的木乃伊，老古董！快些給我拿來！」

但是這個老婦人並不急速的走出去。她慢吞吞地回轉一半身軀，眼稍尖銳地向露芭一瞥，痞啞的喉嚨喃喃地說道：



「表妹！我知道是怎麼樣的表妹！街口轉轉角上有的是！花花公子可以一手抓幾十個！」

「你這老東西！不要亂咬！」列康甯對着她的背影嚷道。「否則我會像上次那個學生一樣把你塞到廁所裏關你一整天！」

亞歷山大莉亞悻悻地走了出去，踢躑踢躑的拖鞋聲和喃喃自語聲，在走廊裏迴盪了好久才隱去。她在這所公寓裏已經服務了四十年。對一代一代的學生總是善良地對待着。雖然她有嚴厲的臉孔和喜歡暴哮的嘴巴，但她的心地永遠是善良的。她饒恕臥酒，饒恕賭錢。她容忍學生們各種大聲的高歌喧嘩，可惜她是個老處女，她寬厚的魂靈絕對不容忍一件事——色情。

## 十二

「啊。這樣纔像個樣子……整齊，文雅，」列康甯把破桌上的茶具整理了一番之後，說道。「我好久沒有痛痛快快的飲過一次茶了。飲茶總得像基督教家庭裏一樣，要有茶具，要有環境。坐下來，露芭，坐下來。就坐在長椅上好了，不要客氣。你早上大概不喝伏特加的，不過我，假如你允許的話，想喝一點……它有振奮



腦神經的作用。對不起，請遞片檸檬給我。啊，還有什麼能比一隻美麗的女性的手裏倒出來的茶更有味的東西嗎？」

露芭傾聽着他的話語，柔和地微笑着。但是她對於這飲茶這件事並沒有多大修養。在她的樺木的林子旁邊鄉下的老家裏，喝這種飲料的人家很少；那裏的小康之家在節日或者有什麼尊貴客人的時候纔會沏上一點茶葉。後來她到二個省城裏一個牧師家裏去做僕役的時候，那個有黃疸病的嫉妬的牧師太太祇把喝剩的冷茶給她一些。再後來，她轉到一家業務保險商人的家裏（就是這位主人把她賣入妓院）那位肥胖惡毒的太太根本連餘瀝都沒給她喝過。所以，她之對於飲茶一事，真好像一個襁褓嬰孩弄不清楚究竟那一隻是右手一樣的完全陌生，列康甯在忙於安置茶具，適足增加她的困惑。

「我親愛的，煮茶是一件大藝術。莫斯科有專門教授煮茶的地方。第一先要把茶罐外面烘暖，裏面烘乾。於是把葉茶放進去，沸水隨即澆將進去。馬上把這水倒掉；第一次的沸水祇是用來激發茶葉的香味的。然後第二次把沸水注進去，不過不要注滿，祇要注一半。把它放在茶盤上，上面用塊毛巾蓋好，隔上三四分鐘，再把沸水注滿，蓋好，隔一會兒，就變成一種上好的飲料；芬芳，醒神，滋養。」



有幾顆雀斑但還是很好看的露芭的臉，像杜鵑的蛋一般，伸長了一些，同時也更灰白一些了。

「啊，看上帝面上，請你不要對我火冒，凡西耳，——我就叫你凡西耳，好嗎？不要生氣，親愛的凡西耳。我要是學一樁事情，我相信很快便能學會的。還有，你好像同我還很生疏似的，同我講起話來還這麼循規蹈矩？難道說我們還是陌生人嗎？」

她和善地看着他。今天早晨她本想很乎自願出把她的身體獻給列康甯——並不像平日一般地爲了錢，爲了各種威脅或強制而屈伏於一個男人之下，而是爲了憐憫他感恩他而完全自願的想獻給他的。一變她以前凋萎的被動的心理，她實在是好像向日葵的朝向太陽，她的心理是純潔和自動的。

看着她善良溫柔的目光，聽着他叫自己凡西耳，列康甯突然感到一陣刺痛的羞恥的恐懼心理。「家庭的樂趣開始了，」他不由自主地想着；同時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露芭面前用自己的手握住了她的，另一隻拍拍她的肩頭。

「我親愛的妹妹，親愛的妹妹，」帶着動人但是虛偽的聲調，他說：「今天早晨所發生的事情，以後決不會發生了。剛才每件動作，都是我的過失，我本想預



備在你面前跪下求你饒恕的。明白嗎？——你要明白，我剛在的舉動是突然不由自主地違背了我的意志而做出來的。我自己從未想到我會那麼做呀！你要明白，已經好久了……我的了解女人又不很透澈……有一匹討厭的無韁的野蠻在我內心理騷擾着……還有……天啊，我的罪竟是這麼重嗎？聖人，隱士，苦行僧，修道士，他們在精神上一切比我堅定——但是也免不了受了誘惑而受肉慾的魔障所嬉弄。雖然如此，我可以虔誠的罰誓，這類事情以後再不會重復了……好不好？」

露芭執拗地想把她的手從列康甯的掌握中拉出來。她嘴唇稍為突出，眼睛不時霎着。

「好——好的！」她像一個小孩賴着不肯穿衣服一樣地嗚喘着說。「嗯……我看你並不對我發生什麼興趣。你不妨明白地對我說，給我一些車錢……隨便給多少……住夜錢你已經付了……我祇要乘一輛馬車……回去。」

列康甯兩手抓著頭髮，躁急地說：

「啊，不是，不是，不是那樣，請了解我，露芭！再照早晨那幕戲演下去——那是……那是野獸，不人道，不是個有自尊心的人幹的事。戀愛！戀愛——是心智，思想，靈魂，興趣的混雜品。戀愛是一種抽象的，偉大的情感，像宇宙那麼有



力，決不是擁抱身體爬在床上就算的。露芭，我們之間不要有這種鄙薄的戀愛。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生命的道路上忠實的同志。這就夠了，你將來就會……雖然我也有人類的弱點，然而還不失為一個誠實的人。」

露芭似乎衰弱下去了。「他想跟我結婚呢。我却絕對不需要這種事，」她憂鬱地想。我們這樣生活下去不好嗎？好多人就這樣同居着的。並且據她們說，簡單的同居比在教堂裏結過婚的還要好些呢！有什麼壞處？平和，恬靜，舒適……我替他綴補襪子，洗地板煮東西……煮簡單的菜餚。當然囉，他以後當然會再跟另一個富有的女子結婚的。但是他也決不會把我赤裸裸的趕到街上去的。他有點愚蠢，有點嚙嚙，但還不失為一個規矩人。他總會替我預備些什麼的，說不定還能逐漸喜歡我的。我是個謙和簡單的姑娘，絕不會瞞着他與別人瞎纏的……祇要讓他看出我的本性，他就不會嫌惡我，爬到我床上……說不定就在今天晚上。一定的！」

這時列康甯也正浸淫在沉思裏。他漸漸安定下來，平靜而憂鬱地在想；感覺得這件偉大的舉動實在非他的力量所能擔負的。他正在想的時候，房門上忽然有人敲門，他叫道「進來！」索羅維夫和尼拉滋絡續走了進來。

索羅維夫是個已經發育完全的人，一付寬廣紅潤的面孔上有一撮象徵着純樸愉



快和善良的小鬍子。他不上課，成天價的不是呆在啤酒館裏，便是到處漫游；彈子房，打紙牌，戲院子，讀些報章雜誌，逛逛馬戲班，除此之外，他祇有吃和睡覺，偶然也會拿些針線縫綴自己的破衣服。和廚娘或年輕的女僕打情罵俏以打發掉他的日子。和許多他的同學們一樣，他也自命為前進的革命份子，但是他認為那些理論的紛歧繁複以及討論時紛爭和相互責罵是毫無什麼用處的，所以從不去參加什麼政治論爭的集會。但一旦有什麼實際的事情交付給他要去執行的時候，雖然他不大弄得明白那件事的實質而却能意識到有危險性，他却仍能不顧一切，忠實而迅速地把事情辦妥，從來沒有畏縮過。他隱匿起被政府通緝的同志，桿衛着祕密印刷所和被禁的書籍。傳遞不合法的護照。他是個本性單純，態度溫順而體格特強健的人。他遼遠的家鄉裏時常寄來一筆筆相當可觀的錢，但是他往往在二天之內化掉，而第二天仍舊穿着唯一的一件破外套，穿着自己設計修補過好幾次的皮鞋。

這個老資格的學生除掉這些質朴感人，毫無計謀的性格之外，還有一種傑出的經濟的能力。他會向小餐館裏投資或者向酒啤間裏賒賬。所有附近當舖店或借貸店的夥計，祕密放高利貸的人，以及估衣店的老闆們經常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友誼。

再退一步講，即使那些借貸店裏的人們不和他來往的話，他還是有他的辦法



的。他的朋友都是些貧窮不堪的人，他總覺得對他的朋友負着經濟上的救濟責任的。他會向對面走道上一個揹着大包袱的韃靼人做一個神祕的手勢接着就跟着他在一條小巷子裏隱去了。他出來時候，身上一件天天穿的外套已經不見，在寒瑟的朔風裏坦然自若的把賣得的錢交給了餓着肚子的同學。

同學們，僕人們，女人，小孩子都喜歡他。每個人都跟他很親密。那些揹包袱的韃靼人特別和他要好。他們會送給他一瓶烈性的酒，或者請他上咖啡館裏小酌。而他却回送給他們幾本富有煽動性的禁書，他若無其事的告訴他們：我給你們的是一種聖書，裏面所說的是關於全能的上帝；或者是先知摩罕默德；地球上充滿了貧窮和罪惡，人類都應當相愛相助……」

「他還有兩種特別技能：念起小說來聲音很好，還能出色地下棋。他是個下棋的天才，能輕易贏取第一流的棋國手。他能很有力地攻擊對方，防禦起來卻十分謹慎而聰明，他能看破對方最陰險的一着，從不依照傳統地予攻擊者以兇猛的還擊，出奇制勝。

雖然他的動作粗暴一些，但還是有許多人想跟他交手，有時候還賭一筆不小的輸贏。索羅維夫毫無例外地贏得了錢，立刻給那些窮困的同學們了。但是他從不



高興參加公開的棋賽——那種可以使他在世界的棋界露頭角的棋賽。『我不高興幹這種無聊的事，』他會說。『我祇想得些樂趣，勝不會驕，敗不會餒，我不願意把它當作職業。』

索羅維夫就是這麼一個人。至於尼拉滋呢？他是索羅維夫的好朋友，這並不是說他們兩人之間便一向相愛相親，和好無間。他們也時常互相譏笑，爭論，甚至相罵的。這個喬治亞的公子——尼拉滋——生活得像謎一樣，他說他有一種駱駝的本領：能夠在肚子裏積儲將來的營養——接連着吃幾頓飽餐以後，便可一月不再吃東西。他從喬治亞的家裏接到的接濟很微少，並且大部份還是食料而非金錢。每逢聖誕日復活節或他的生日，他家裏總會由他的同鄉人，帶給他許多的羊肉，葡萄，香腸，乾菓，有味的糕餅以及強烈芬芳的佳釀等等食品。他接到這些東西以後便邀了他的同居者（他從來沒有自己的房間的），好朋友，以及同鄉人等，開一個盛大的宴會：唱着喬治亞山歌，跳着土風舞，他自己總卽席做幾首詩。

他很喜歡談話，有時談得興起，他一分鐘能說三百個左右的字眼。他的語調是以旺盛和富于幻想著稱的。濃濁的高加索口音非但不能說他的談吐遜色，反而奇特地加重了效果。無論說到什麼事情，他不變易地總要讚揚起他的家鄉喬治亞——最



美麗，最肥沃，最前進，最興盛，但是最受到人們的歧視的一塊土地。他還時常背誦他家鄉一個詩人所做的詩篇，說它比莎士比亞和荷馬的作品要好上一千倍。

有一點，朋友們最不滿意他——他的關於女人誇口，他毫不動搖地想自己是世界上稀有的美男子；男人們都妒忌他，女人們沒有一個不愛他，……：即使在睡覺的時候，這種誇大的自欺心理還纏繞着他不肯放鬆。每逢一塊兒上街閒逛，他每分鐘都要碰碰列康甯或者索羅維夫或者其他朋友的手肘，同時向和他們交肩而過的女人霎一眼，嘔嘔嘴巴說道：「得，得，得，……：喏，喏！一個漂亮女人！她對我在做媚眼呢！假使我要的話，她馬上就屬於我了！……：」

他就是有這麼一個有趣的短處。不過亦僅止於誇口而已，他對於一切女人，都感到很淡漠，決沒有實際地玩弄她們的意思。女裁縫，女職員，接線女郎等在他那好作誇大之辭的腦海裏是沒有一角地位的。

「一進這間不藏着罪惡的房子，一個人便覺得不由自主地覺得正直，覺得平靜，覺得……：」索羅維夫喧鬧地讓着踏進了列康甯的房間。突然驚異地瞪着眼，喃喃地撇開了後半截的笑話。「什麼，這是……：這是……：啊，魔鬼……：這是桑加，不，我錯了，娜亞……：啊，對了！安娜，麥可夫，娜院子裏的露芭！……：」



露芭面紅着，眼淚快突眶而出，急忙用手掩沒了面部。列康甯注意到這種情形，意識到這是露芭靈魂忿激的表現，立刻幫助她脫離這個窘境，他嚴厲地，差不多有些粗魯地對着索羅維夫：

「完全對的，索羅維夫。是雅瑪街上的露芭。以前是個娼婦。甚至昨天晚上還是個娼婦。但是從今天起——是我的朋友，我的妹妹了。如果隨便那一個人尊敬我的話，請同時的尊敬她，否則……」

碩大沉重的索羅維夫真摯地有力地急忙擁抱了列康甯。

「好了，我親愛的傢伙，好了，夠了……，我匆忙中犯了笨拙的錯誤。以後再不會了。嗨，我的白面孔的妹妹。」他轉過身去，把手橫掃過桌面遞給露芭，和她細小的，柔若無骨的指頭握了一握。「好極了——你竟會到我們這種茅艸小屋裏來。你能使我們清醒，而我們也能給你一個安靜正常的環境。亞歷山大莉亞！啤——酒！」他大聲叫着。「我們有些粗獷，魯莽，我們熟悉下流的言語，酒醉，懶惰，和別的粗鄙的動作；這完全是爲了缺乏女性有禮貌的和平的影響所致。請再讓我握一握你的手。你嫵媚，小巧的手。啤——酒！」

「來了。」亞歷山大莉亞不痛快的聲音在另外房裏傳進來。「我就來了。你叫



些什麼？你要多少？」

索羅維夫走到走廊裏吩咐去了，列康甯朝着他的背影感謝地微笑！而那個喬治亞人却在他的寬厚的背上善良地拍了一下。兩個人都了解索羅維夫豪爽而不失精細的性格。

「現在，」索羅維夫回了轉來，找了一個古老的椅子謹慎地坐了下去，「現在讓我們來定一個今天的計劃。我能夠替你們做些什麼事情呢？假使你們能讓我離開半個鐘頭，我就可以奔到咖啡館裏去把棋客們袋子裏的每一個錢都掘來了。你們的意思怎樣？」

「你是多麼有趣的一個傢伙呀！」露芭已恢復了正常，笑着說道。她並不明白這個學生所說的談諧的聲調裏含些什麼意思，但有種莫名其妙的原因，使這個簡單的姑娘對她表示好感。

「不需要這麼幹，」列康甯插嘴進去。「我現在還很富有。我們最好到一個小酒店裏去，同時還想告訴你們幾件事。你們是我的知己朋友，到了那裏，你們不要同露芭像陌生人一樣，免得引起人們注意。我則要去料理她身份證的事。你們在那裏等着我。不要好多時候的……總之，你們得了解這是件什麼性質的事情，不要過



份的儘講些訕笑的話，我，」——他情感地，但是做作地發出顫抖的音調——「我希望你們能幫我些忙，照顧她一些。可以嗎？」

「好！可以！」公子叫着說，不知爲了什麼理由，他莊重地看着露芭，鬚髭微動着。列康甯睨了他一眼。至于索羅維夫則率直地說道：

「當然可以的。你已做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的開端，列康甯。公子在上午告訴我的。這算什麼！年輕人總喜歡犯些神聖的蠢事的。把瓶子給我，亞歷山大莉亞，我自己來開。……祝你新生，露芭，原諒我……露芙……芭芙……」

「就叫我露芭好了。」

「好的，露芭。公子，來一杯！」

「啊嗨——嗨，」尼拉滋答道，拿起杯子同他的碰了一下。

「我還應當說，我的朋友列康甯，我對你感到喜悅，」索羅維夫繼續說，把杯子放下舐舐鬚鬚。「喜悅，還要向你致敬。祇有你，纔能夠做這麼一件英雄的事，並且謙虛地不講廢話，想到就做！」

「不要談了……什麼叫英雄？」列康甯顛蹙着臉。

「你看，」尼拉滋插嘴進去，「你成天責罵我說話說得太多，現在別人也在嫌



你喋喋不休呢！」

「那是兩樣的！」索羅維夫說道。「那是兩樣的！我有說話的天才，而你却老是說些廢話！好，作爲一個兄長，我現在宣佈露芭爲我們中間尊敬的一份子，她得享受充分的權利！」說着，他便站了起來，兩隻手向前一伸，背誦台詞似地說：

「走進我的屋子，鎮定地，無畏地，

好像主婦踏進廚房；」

列康甯鮮明地記起今天早上他也曾同樣戲劇式的念過這兩句詩的，順帶回想到早上的一幕，他眼睛羞怯地霎了霎，隨即說道：

「我們鬧得夠了。紳士們，我們走！你打扮一下，露芭。」

### 十三

從公寓到「麻雀」餐廳並不遠，祇有二百步路光景。索羅維夫和尼拉滋走在前面。露芭不被人家注意地牽着列康甯的衣袖，把他拖向她的身邊。

「那麼你是當真的了，我親愛的凡西耳？」她善良的，黑亮的眼睛看着他。

「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



「這怎麼能開玩笑的呢，露芭！假使我開這種玩笑，那我便是最卑鄙的人了。我再重複一遍：我是你的朋友，你的哥哥，你的同志。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了。還有一點，今天早上所發生的事情，我可以保證你：以後再不會發生了。從今天以後，我會給你預備個單獨的房間。」

露芭嘆了口氣。並不是列康甯聖潔的決定冒犯了她，實在她愚昧狹窄的心裏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一個男人對於女人除了發洩性慾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用處？接着她就懷疑列康甯所說的話的真實性，以為他完全在在假裝着。最後想到了索羅維夫，雖然他也像大多數她所認識後的學生一般地講些她所聽不懂的，不能理解的話語，但是由於直覺，她已經存心地願意相信他了。他那歡愉的，閃爍的灰色眼睛中有一種簡單明淨的光亮。

在「麻雀」餐室裏，列康甯顯得很鎮定，和善，大方。他指定一間私室——在學生之中，這是件豪奢而值得誇口的一件事了。不過房間裏的玻璃窗高高地狹窄地，在靠近天花板的牆壁上安裝着，外面陽光透進來得很少，所以煤氣燈終日的在燃燒着。

他們在未進門之前碰到另一個學生薛曼諾夫，不得不招呼他一同進了餐館。



『這算什麼意思呀？難道帶我出來任人展覽嗎？』露芭想着，覷一個空，向旁邊的列康甯問：

『爲什麼要這許多人呀，親愛的？我覺得有些羞怯，我是不習慣周旋於人羣中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親愛的露芭，』列康甯急速地向她低語，在房間門口耽立了一會。『沒有什麼，我的妹妹，這些都是好人，善良的同學。他們會幫助你的，切不要把他們的玩笑和瘋話當作真的，他們都有一顆黃金般的心。』

『但是我覺得很恐懼；我覺得羞恥。他們都已經知道你把我從什麼地方帶出的。』

『那沒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啊，就讓他們曉得好了！』列康甯抗辯着。

『爲什麼儘在耽憂你的過去！爲什麼不讓人家知道。過了一年！，你便可以勇敢地正視着他們，對他們說：『從來沒有跌交的人，是永沒有機會站起來的。』來罷，來罷，露芭！』

菜餚一盤盤地上來，除掉薛曼諾夫，每個人都儘情地吩咐自己所喜歡吃的菜。

薛曼諾夫是個長髮的人，戴着夾鼻眼鏡，頭老是向後昂着，嘴角上一成不變地掛着藐視一切的表情。在同學中，他是沒有一個比較密切知心的朋友的。但是他的意見



和判斷却常常折服別人。他有高度的自尊心，但除掉那掛在嘴角上的輕蔑一切的表情外，大體說來，他還是裝得很羞怯很謙遜的。

露芭一直保持著緘默，充其量也祇回答一聲「是的」或「不是」，也不喫什麼東西，給她預備的菜端上來以後，又原封不動的端了下去。其餘的人在吃得一半的時候，話語便絡繹不斷的吐了出來。其中以列康甯，索羅維夫，和尼拉滋講得最多。列康甯努力地將有真實意義然而又不方便或不好意思說出來的話，用各種可能的替代字說出它的原意來。索羅維夫帶着小孩般的喜悅做出粗獷的姿勢，時常用拳頭打擊桌子。尼拉滋好像在顧忌什麼的說着話，好端端地說了半句，却把下半句隱住了不說出來。他們都全神貫注他對這個姑娘奇怪的命運發生興趣。每個人在表現自己的意見之後，都情不自禁的回過頭去看一看薛曼諾夫，但是他偶而才說幾句，頭昂得高高地從夾鼻眼鏡裏看看他們的臉。

「喔，喔，喔，」他總于開口了，手指在桌面上輕敲着。「列康甯勇敢而輝煌地走了第一步。公子和索羅維夫在半路上迎了上去，亦可算是很好的舉動。至于我呢？祇要力量及得到的話，我也準備和你們密切的合作。不過，假使我們能在她的特長方面領導她的話，不是更易于見效嗎？告訴我，親愛的，」他轉向露芭，「你



懂些什麼，你能做些什麼？我的意思是說某種工作，或某種事情。縫紉，織毛線，刺繡等等。」

「我一件都不會做，」露芭低聲的說，眼簾低垂下去，手指在桌子下面纏繞。

「我一樣都不懂。」

「真的，」列康甯插嘴了；「我們真是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去。當了她的面說這類的話祇能使她窘困。你看——她已經窘得連舌頭都不能動了。我們走，露芭，我把你送到家裏讓你去休息幾分鐘。同時我們可以趁你不在的當兒討論些好的方法出來。好嗎？」

「我隨便，」露芭的聲音細微得幾乎聽不出來了。「你要叫我做怎樣，我就怎樣做去，凡西耳。不過我不願意回去。」

「爲什麼？」

「一個人就在家裏怪寂寞的。我可以大街的轉角上找張凳子坐着等你。」

「我明白了！」列康甯想到了：「亞歷山大莉亞把你嚇得這等模樣，是不是？」

不過那沒有關係，我會把這隻老壁虎壓得服服貼貼的。我們走罷，露芭。」

她膽怯地把手伸給其餘三個人，然後在列康甯護送之下走了出去。



幾分鐘後他回來了，仍舊在老座位上坐下。他意識到在他離開的時候；他們已經談論了他什麼話，不安地向三個人掃視一番。然後把手擱在桌上，開始說：

「先生們，你們都是我親密的好朋友，」他迅速地對薛曼諾夫斜睨了一眼，「我忠誠地懇求你們援助我。我須得承認，這件事是我匆促中幹下了的，但是却是本乎一個真摯純潔的心幹的。」

「我相信你的話，」索羅維夫插嘴道。

「無論我相識的或不相識的人對我講什麼誹言，我都一概置之不理。我的意思是要拯救——請恕我用這麼一個愚蠢的字眼——不，不是拯救，而是要鼓勵和支持這個姑娘。我絕不退步。當然囉，我祇能爲她租一間小小的房間；把她安頓下來再說；至於將來呢？——這便是我現在感到的主要困難。我的意思倒並不在乎錢，經濟方面總可以設法的，而是儘讓她吃了睡，睡了吃，成天不做事——這樣就會把她慣壞，使她懶惰成性；你們當然明白這會引起多麼可怕的後果的。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到她將來的職業問題。這就是要我們現在用用腦筋設法解決的事。想想看，先生們；給我些提議。」

「我們一定先要曉得她適合那一方面的工作，」薛曼諾夫說。「她在未進妓院



以前總做過什麼事情的。」

列康甯做出一種毫無希望的神氣，攤開了兩隻手說。

「完全沒有。她祇能像鄉下女人一樣稍爲動動針線。她十五歲的時候便已被一個公務員遺棄了。充其量也祇會掃掃地，洗洗襪子，燒一碟素菜湯之類的事情。除此之外，決不能再做旁的了。」

「太少了。」薛曼諾夫啞着嘴唇說。

「還有，她也認不得字。」

「但是這一點是無足輕重的！」索羅維夫溫暖地辯護。「假使我們要對待一個受過完全教育的姑娘，或者一個稍爲懂些字眼的人，那麼結果一定會很糟的，可惜的是橫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純潔的未開懇的處女地。」

「嘿——嘿！」尼拉滋雙關似的嘶道。

索羅維夫真的火冒了，咆哮着對他說：

「你聽着，公子！無論什麼聖潔的思想或善意的行動都可以被人家扭歪而變得使人嫌惡的。做這類扭歪工作的人既不聰明也不值得。假使你不尊重我們的討論，那麼，房門就在那裏，你替我滾！」



「好的，但是請你仔細想想看，難道你過去沒有踏進那種齷齪的……」公子狼狽地反唇相譏道。

「是的，我有過的，」索羅維夫立刻軟化和冷靜了下來。「我愚蠢地吐出了這種話語，覺得懊悔了。不過，我忠誠地承認列康甯是個好人；我預備盡我的力去幫助這件事情的。同時我還重復說一遍：讀和寫的本領是次要的很容易把它學會的一件事。一個人要是誠心向學的話，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完全學會的。話說回來，除掉勞心之外，世界上還有成十種勞力的事，可以獲得糊口，獲得一已的生活，而這樣勞力的事情大半在兩個星期內便可以學會的。」

「譬如？」公子問道。

「好罷，譬如……譬如……好罷，譬如做紙花。還有，更好一點的，做賣花生意。一種動人的職業，清潔而富有詩意。」

「個人的嗜好也是要緊的，」薛曼諾夫毫不在意的插進來。

「和才能一樣，嗜好並不是天生的。你說來，天才祇能在高級社會中產生；藝術家生下來便是藝術家，而實際上決不是如此的。不過無論如何，我不想辯論。假使不做賣花女郎，她還可以做別樣事情的。舉例說罷，不久以前我在一爿店舖面前



走過，看見櫥窗裏有幾個女郎踏着一架機器在繡着什麼。」

「啦！又是一架機器！」公子說着，微笑地看看列康甯。

「不要講了，尼拉滋！」列康甯平靜而嚴厲地回答。「你還不覺得羞恥嗎？」

「蠢貨！」索羅維夫也罵了他一句然後繼續着說：

「這輛機器的脚板上下的轉動着。上面有塊木板，木板上鋪着一方薄帆布，那個女郎引着一枝金屬的針在繡着各種顏色。她已經繡好一個滿是蓮馨花的湖面；白花黃梗，周圍還有綠葉。我不懂得我是什麼原理，但是好奇心引着我，便去問一間價錢。那知道比一具普通的縫衣機還要便宜，並且可以分期付款。據那女郎告訴我，祇消一個鐘頭便可學會怎樣使用了。」

「這樣說來，這也可算是一種職業，」列康甯同意着，沉思地捋捋鬚鬚。「但是我得承認我是想替她開一片……：開一片小餐館。開頭的時候當然祇要最小的規模，但是食品要便宜，清潔而有味。祇要適合學生的胃口便好，學生食堂太小，有的時候簡直找不到坐位，所以祇要拉攏我們的朋友和認識的人來喫，我就可以成功的。」

「這是對的，」公子說，「但是還不切實際；我們最好讓客人欠賬，你明白，



我們學生當然不會賴債的。爲豫防萬一起見，我們可以雇一個地痞似的賬房或者一個露牙齒的女人。用不到你自己站在櫃台上目不交睫地看着那些喫完便想溜走的客人的。」

列康甯蠻橫地直看了他一眼，但祇咬了咬嘴唇，沒有作聲。

薛曼諾夫用手指把夾鼻眼鏡校準一下，語氣裏滿是力量：

「你們的顧慮是無懈可擊的。不過，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事實的陰暗面呢？開一爿店，先小規模營業——開始的時候需要資本，援助，以及什麼的靠背。錢是沒有問題了——對的，我了解列康甯的爲人，你們也很自信的以爲每一個步驟都已準備好了，於是開張營業，滿以爲能漸漸欣欣向榮，實現理想了。不過，事情的發展却朝着所希望的相反方向走去，因而到頭來所有計劃完全成爲畫餅，你們也曾考慮到這一點嗎？一個嬰孩不跌過五十次，是決不會走路的。假使你們誠心要幫助這個姑娘，與其一開頭就叫她做小餐室裏一無所事的主人，還不如使她先立定了腳頭再說。是的，初學一件工作的時候要能忍受重負忍受磨練，不過，假使她能渡過這一關，她便能渡過任何難關了。」

「那麼，照你的意思說來，她應當先做——洗碟子呢？」索羅維夫不相信地問



道。

「是的，正是這個意思，」薛曼諾夫鎮靜地回答。「洗碟子的，洗衣服的，先學會煮菜再去做廚子。勞工能使人類進步。」

列康甯搖搖頭。

「話是不錯的。你的舌頭上總沾着智慧的，薛曼諾夫。洗碟子的，廚伙下手，侍女，管家……但是問題是她能不能做那種事情；還有，她已經做過侍女，嚐盡了主人們的牙齒和針錐。你難道不承認百分之九十的妓女是從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侍女嗎？所以，假使再叫她去學習什麼或伺候那個，她一受到一句詈罵或不公平的待遇，她便會更快的逃回妓院去的。她心理上對於主人們有一種恐懼駭怕的成見，同時她已有逃跑的經驗，所以一旦受到些微的訓責，便會加速跑掉。請想一想，我們既然把一個人從奴役中拯救出來，不好好的替她想辦法，便又糊里糊塗的讓她跑回去。我——我們全體，又何苦去自尋這個煩惱呢？」

「對的，」索羅維夫同意地說。

「那麼，就隨便你好了，」薛曼諾夫輕蔑地，囁嚅地說。

「至於說到我呢，」公子說，「我已準備好像一個忠實的朋友，參加你們的試



驗。我的見解還是像今天早上我警告過你的話：在我們所曉得的以前的例子中，這種試驗沒有一個不失敗的。不過無論如何，你既然已經開頭做了這件事情——那麼你就做下去。我們是會幫助你的。」

列康甯用拳頭重重地在桌上擊下。

「我決不會失敗的！」他倔強地叫着說。『不過我承認薛曼諾夫剛在所恃的理由有一部份是對的——一開始就叫她負責一爿小店是件危險的事是對的。不過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我先把她的食宿問題解決了……找些很輕便的事情叫她做，給他買些必需的簡單的原料叫他做，隨便她做得好不好！同時我們就想盡方法去培植教育她的心靈，我可以保證：她的心和靈魂是美麗的。尼拉滋！不要儘做着歪臉！』他粗魯地叫出來，面色也灰白了。『你好些次做出那種談諧的臉孔，我竭力的忍住了不說什麼。到現在為止，我還把你當做一個有良心感覺的人。但你要是在再做一些這種不適當的滑稽表情，我就要瞧不起了；永遠瞧不起你了！』

「啊，我不是故意這樣……真的，我……爲什麼這麼生氣，我的朋友？你不像我一樣是個樂觀的人，好的，我不再作聲了。把你的手伸給我，列康甯，我們來飲一杯！」



「好罷！以後別惹怒我，祝你健康！祇是不要再像個小孩子了，你這倒蛋鬼！好了，我繼續下去，先生們。假如以後我發覺薛曼諾夫剛才所說獨力工作的重要性是對的話，那我就改變我的方針；我便教她各種基本知識，帶她到戲院裏，展覽會裏，演講會以及博物館等地方去；大聲的讀書給她聽，使她聽音樂，我一個當然沒有力量做這麼許多事情。希望你們能幫我的忙。」

「啊，好的，」薛曼諾夫說，「這是件新鮮的工作。我參加一個。」

「還有我！還有我！」其餘兩個人，也說道，接着，他們四個人就立刻擬好一個教育露芭的廣泛計劃。

索羅維夫擔任教文法和寫字。爲了不讓對她予尋常的教科書發生討厭，他準備淺顯易懂的俄國小記朗誦給她聽。列康甯自己則担任教授數學，地理，和歷史。

公子這時候也不說滑稽的話了，他單純地說：

「我知道的東西很少；就算知道的也不十分懂得。但是我會把我喬治亞家鄉偉大的詩人所做的詩篇一行一行地念給她聽。除此之外，我便不能再做什麼了。我。向你們承認：有一次我去做家庭教師，上了一課，第二次就被家長趕出來了。」

尼拉滋說的時候臉孔很莊重，列康甯和索羅維夫不由得笑起來了。但是完全出



乎意外地：薛曼諾夫突然，支持着公子的話語，他說：

「公子說的話是對的。詩篇能夠啓發精神的昇華。至於我呢，先生們……我提議把馬克斯的資本論和人類的美術史讀給她聽。同時我還預備教她化學，物理，天文，以及政治經濟等書籍。」

要不是他說話的時候面孔上鄭重其事的态度，其餘三個人真會對準了他大聲笑起來的。但是他們祇呆視着他，眼睛都鼓得大大的。

「是的，」薛曼諾夫不被激動地，沉着地繼續下去，「我還要給她預備幾套可以在房間裏做的化學實驗給她看，這種實驗往往能增加興趣，啓發心智，還可以根絕偏見，同時在適當的時候，我會解釋些世界怎麼構成以及物質的性質等給她聽。至於馬克斯的資本論呢，那是一本偉大的書，非但有高深學問的學者它奉爲圭臬，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鄉巴老，祇要有人明細地對他解釋，也斷不致於不會領悟的。」

列康甯在大街旁邊走道上一張凳子上找到了露芭。她委曲地和列康甯一同回到家裏。正如列康甯所猜到的：她很懼怕去看到那暴哮的亞歷山大莉亞。還有：列康甯不把她的出身隱瞞起來的一件事更加使露芭感到壓迫。但是她在安娜，麥可夫娜



的院子裏已經磨練得很久，已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個性也早被剝奪了，她已養成一種隨便那個陌生人叫她走的時候便一聲不響地跟着走的心理。所以，她對上面二件事情雖然感到懼怕和壓迫，仍舊默默地跟着列康甯回去了。

陰險老練的亞歷山大莉亞已經跑到公寓的總管那裏去報告了一切：說列康甯帶了一個姑娘回來，已經在房間裏住了一晚；說她不知道那姑娘叫什麼名字，列康甯祇說是他的表妹；還附帶的報告說她並沒有身份證。這是公寓裏的規矩；凡是裏面的房客帶什麼人進來過夜，一定得詳盡地報告總管的。這個總管是個粗暴橫蠻的人，他之對待房客，正好像一個征服者對待俘虜一樣，傲慢而不講理。祇是對於老資格的學生，他却有些害怕，因為他已經受過好幾次挫折了，列康甯沒有費好多口舌便替露芭借到一間祇有一扇窗子的小房間，離開他所住的房間祇有幾步路，並且是通向同一個走廊的。

『但是列康甯先生，請你明天把她的身份證帶來，不要忘記，』列康甯正要回頭走的時候，那個總管還堅持着說。『你是個受人尊敬的人，我和你也認識得很久了，同時你也從未欠過房錢，所以我馬上就答應租給你，要是換了旁人，我是不肯的。不過你要知道，近來查得很嚴。假使一旦被查出來我收留無身份證的人，



那我祇好到監獄裏去了。現在真是嚴緊得很呢！」

晚上，列康甯同露芭到王子公園散步，聽了些貴族俱樂部演奏的音樂，很早便回去了。他送露芭到她的房門口，像父親一般的在她額上吻了一下，互祝晚安之後纔分別。不過十分鐘後，他已經脫了衣服睡在牀上看政治新聞，忽然聽得房門上像有一隻貓似的在抓着，抓了一會，房門開了，露芭走了進來。

「親愛的，甜蜜的！請你原諒我來打擾你。你有沒有一只針和些線？不要對我生氣；我立刻就走的。」

「露芭！我請求你在這一秒鐘內走開。我命令你！」

「親愛的人兒，」露芭抑揚有致地發出歌似的調子，「好，我問你，你爲什麼老是對我叫呀嚷的？」突然，把蠟燭吹滅了，她纏上了他的身體，在黑暗裏格格地笑着。

「不要這樣，露芭，切不要這樣。這樣下去不對的，」十分鐘後，列康甯像西班牙的沒落貴族披着肩衣一樣渾身裹在一條毛毯裏站在房門口說。「明天我要爲你另外去租一間房子了。總之，不要再有這種類似的事情發生！上帝祝福你！晚安！還有，請你對我誠實地說一聲：我和你的關係永遠僅止於朋友，你說呀。」



『我說，親愛的，就算我說了罷！』她孩子氣似的微笑着說，然後在他的嘴唇上啣了一聲，還吻一吻他的手。

這最後的一個動作是露芭出於自己意料之外的。在她的生命中，除掉吻過一個牧師的手而外，她從不曾吻過任何一個男人的手。或許是她對於列康甯表示感謝，再不然就是在一個高超的人的面前，表示着自己的渺小了。

## 十四

俄羅斯智識階級中間好多人都有着極正直美好的品德。他們是文化和大地底真實的孩子；他們能英雄地眼睛裏都不霎地面對着死亡，也能爲了一種理想而忍受下不堪想像的折磨；但是他們卻會在一個司閹者面前侷促地不知所措，在一個洗衣婦惡罵之下變得瑟縮；也會在一個警察面前感到驚惶失所。列康甯就是屬於這一種人。第二天（本來他打算昨天去的，但昨天是星期日，同時他們在酒館裏又討論得那麼久，耽擱得很遲了）一早便起來，想到要爲露芭去換身份證的事便不禁怔忡了一下，由於以前的經驗，他覺得這次會像小學生一般地到警察面前去受考試，一定要失敗的。他感到劇烈的頭痛，手和腳都不像屬於自己了；外面在下着雨。『總是這



樣的！心裏不痛快，老天還要開玩笑，下點雨使人更加心煩，『列康甯』一面穿衣服，一面如此想。

從他的寓所到雅瑪街並不十分遠，祇有一公里的樣子。他對於這段路並不生疏，以前，在夜晚也時常走的。不過今天是第一次白晝經過這條路。他覺得似乎每一個行人，馬車夫，或警察都向他投來詫怪，驚奇，和瞧不起的眼光。他祇好低下了頭尋思。到院子裏應當說些什麼話。到警察局裏又應當說什麼，他想了幾十遍，但每次說出來的話語都完全不同的。直到後來，他開始對於這種思念覺得討厭了，便不時對自己講道：

「啊！你不要再想了，不要再預備這勞什子的話去對付他們了。到時候自會有適當的話語說出來的……」

但是隔不了好久，腦子裏便又充滿了想像中的對話：

「你沒有理由違反這個姑娘的本意而把她留在你家裏。」

「是她自己願意的。」

「那麼你怎麼證明是她自己願意的呢？」想到這裏，便又努力不再想下去了。

走着走着，周圍漸暹鄉村景象，乳牛在幽閒地嚼草，竹籬邊透出幾朵野花，小



溪和溝渠上架着滿是裂紋的搖顛的木橋，接着他就蹣跚進雅瑪街。安娜·麥可夫娜院子沿街의百葉窗都緊閉着。其餘的院子也都一樣沉沉地矗立在兩旁，好像這條街上剛經敗兵洗劫過似的，冷靜得毫無生氣。懷着沉重的心情，列康甯按了按門鈴。

一個赤腳的下女出來開了門，她的裙子翻紮在胸前，手裏拿了塊破布，面上滿是齷齪——顯然正在揩拭地板，聽到門鈴纔出來開門的。

「我想看琴妮，」列康甯膽怯地請求。

「琴妮正和一個客人在忙着呢，他們還沒有起床。」

「那麼塔瑪拉？」

下女懷疑地看着他。

「塔瑪拉小姐——我不知道……或者她也有客人。但是你向她們幹甚——想玩一次呢還是？……」

「都一樣的！就說要玩一次罷。」

「我進去看一看再說。你等一會。」

她走開了。讓列康甯一個人留在黝黑的客堂間裏。百葉窗的罅縫裏透進來一條



條光線。褪了漆的傢具像野獸般蹲在地上，壁上掛的油畫在朦朧中蒙着臉。空間漾盪着隔夜的煙味和酸氣。偶而還飄進一兩陣城市裏傳來載重車的軋軋聲，一隻掛鐘單調地在的搭着。列康甯不安地在室中踱來踱去，兩隻手神經式的搓揉着。時而覺得有些寒冷，把背拱了起來。

「我悔不該當初做下了這麼一個把戲，」他憤懣地想着。「現在弄得全校都知道。一定有什麼魔鬼在暗中慫恿着我！就是在昨天要挽救也還不遲呀，她不是向我說要我給她些車錢讓她回來嗎？給她一些錢，打發走了，我現在又是一個獨立自由的人，不致于受這勞什子精神上的折磨了。但是現在已經太遲，明天更遲，後天就不堪設想了。但是今天難道真的太遲了嗎？她是個笨坯，既未開智，又有些神經質。她是個畜生，祇配被按倒床上去的。啊？魔鬼啊！」

他閉上了眼睛，兩手用力擦着面頰。「還有，我還是逃不掉那種尋常的肉體的誘惑！你自己想想看，」他一直是對自己在說話，「已經發生了兩次；說不定以後還要繼續下去……」

但是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念頭也竄進了他的腦海：

「可是我是個人。我是個遵守諾言的人。我做這件事的動機是純淨崇高的。我



依稀還記得當時實行我那思想的時候是多麼的興奮多麼的喜悅。我的確感覺到靈魂在昇華。難道這種感覺也全是酒精紙烟所能刺激的嗎？」

于是露芭在他面前浮現了；仍舊是那付膽怯嫵媚的面龐。

「難道我竟是個懦夫，竟想撕毀我的諾言嗎？」列康甯內心在叫喊，他使勁搓了搓手。「我懼怕誰？我會在誰的面前低頭？我不是自許爲自己生命的主宰嗎？再退一步說罷，說算我這次把一個人類靈魂做的一次試驗失敗了——這是一個稀有的試驗，什麼總要失敗——難道也委咎于旁人嗎？列康甯！你是個卓越的人，應當做些榜樣給別人看看呀！」

琴妮走進了客堂，蓬着髮，睡眼惺鬆：一件白襯衣外面套了件寢服。

「呵——呵！」她邊打着呵欠，把手伸給了列康甯。「我的好學生你好！你的露芭怎麼樣？幾時請我到你家裏去玩一趟。預備靜靜地度過你們的蜜月嗎？證婚人也不請一個？」

「不要談這種廢話，琴妮。我是爲了她的身份證纔來的。」

「原來如——如此。爲了身份證，」琴妮想了一想，說道。「不過這裏是沒有什麼身份證的。你得向管家討一份申請書。你明白嗎？就是一張所謂娼妓從良申請



書；你拿了這張東西到警察局去，他們就替你換上正式的身份證。不過，親愛的，對於這件事，我却愛莫能助。要是我去跟她們說，她們會把我打得半死的。我來教你：你叫個下女去請管家，說有一個常客要看她談些關於營業方面的事情；說你急急乎想看她。但是你必須原諒我——我是不能在場的，千萬請你別火冒。你得顧慮我所處的地位。說起來，你爲什麼要在這麼黝黑的房間裏耽着呢？你最好到廂房裏去。假使你喜歡的話，我預備些啤酒給你送過去。你喜歡啤酒還是咖啡？」她眼睛裏閃着羞慚的光芒，「還是要個姑娘？塔瑪拉有客，甯娜和維拉怎麼樣？」

「不要儘說些廢話，琴妮！我正正經經來辦事；而你……」

「好，好，我不說，我不說，我看確實你很忠實。好，我們走罷。」

她領他走到廂房裏，把百葉窗打開，白晝的光線輕柔地爬了進來，散在金黃色的牆壁上，散在燭座上，散在紅色絲絨的傢具上。

「就是在這個房間裏開始的，」列康甯懊悔地想道。

「我走了，」琴妮說。「不要在她們面前顯得臉嫩，還有薛蒙。多化錢——儘量還價好了。現在是白天，她們不敢把你怎麼樣的。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可以告訴他們說你立刻就到市長那裏去訴說。威嚇他們把這所院子封閉起來。你要比他們



兇，他們就比絲都軟了。祝你成功！』

她走開了。十分鐘後，穿着一件藍絲睡衣的愛瑪大管家走了進來；她那像南瓜似的肥碩的頭平穩地擱在肩膀上，沒有睫毛的小眼睛炯炯發着敏利的光；薄薄的下唇則緊密地下垂着。列康甯立起身來握一握她伸上前來滿戴着戒指的肥手，突然想道：

『可怕的魔鬼！假使這個毒虫有一個靈魂的話，那上面又不知隱埋着多少直接或簡接的謀殺案呢！』

這理得附帶說一聲，就是列康甯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除了錢而外，還順手帶着一枝手鎗的，在路上時常把手伸到褲袋裏去碰一碰那冰冷的金屬品。他準備着萬一有什麼侮辱他或侵犯他的時候便可拿出來應用。但是現在却驚異地發覺他的顧慮是多餘的。這件事情辦起來雖然使他有些嫌惡，但是遠較他所想像的來得平凡，簡單。

『Ta, Mein Herr (我的先生)，』大管家埋身坐在一張低椅子裏，點燃起一支紙烟，冷淡地說。『你祇付了一晚的錢，卻帶走了姑娘一整天。你還得給廿五個盧布。我們讓姑娘出去一晚，取費十盧布，一整天則取費廿五個盧布。這是規定的價



錢。你要抽支煙嗎，小夥子？」她把煙匣遞過去，列康甯不由自主地拿了一枝。

「我想和你講些旁的事情呢。」

「哦！你不要說出來了：我已經明白你的意思。你這個年輕人是不是想和露芭成立一個小家庭？是的是的，一定是的。我在妓院裏生活了二十二年了，我明白每樣事情，這些都是你們這些年輕人幹的玩意兒。不過我可以擔保，你得不到什麼好結果的。」

「得不到好結果——那是我的事情，」列康甯垂視着在發抖的手指，陰鬱地說。

「哦！當然是你的事情，年輕的學生，」她的肥滿的雙頰和碩大的下顎露出了一絲不容易覺察出來的笑容。「我誠心地祝你們相愛相親；但是麻煩你替我去轉告那個淫猥的畜生，那個露芭，叫她以後別再到這個院子裏來，假使她再敢把鼻子在這裏拱一拱，她馬上會像隻小狗一樣地給摔到街上去，讓她在籬笆下面餓死或者到半盧布的院子裏受兵士的蹂躪！」

「我敢于担保，她決不會回來的。我請求你把她的證明書給我，請你快一點。」



「證明書？啊，好的！馬上就可以拿出來。不過我得麻煩你先把她在這裏欠的賬還清。你看一看，這是賬簿。我剛在出來的時候故意帶在身邊。我早就知道我們的談話會談到這上面來的。」她在睡衣袋裏掏出一本黑封面的小書，上面有這麼一個標題：「姑娘姓名：伊玲，伏海珂伐小姐；妓院主持者：安娜，麥可夫娜；地址雅瑪街××號。」她把這本書遞給了他。列康甯打開第一頁，讀了幾節印好的章程。裏面簡單的記着，說這樣的賬簿共有兩本，一本由女管家保存，另一本則由娼妓收執；每筆支出或收入都分載在這兩本書裏；娼妓須把所賺來的錢的三分之二給女主人作為房間伙食，燈煤床褥被單等的費用，其餘三分之一的錢由姑娘自己支配，但她的衣服穿著必須整潔，並且不得少於兩套；所取得的錢須立刻繳給管家，每月結算一次。最後還說明姑娘可于任何時間內離開妓院，但離院之前須將賬目結算清楚，如姑娘尚欠若干而不循例償還時，妓院主人得根據普通民法起訴。

列康甯用手指着最後一項，把小冊子顛倒過去讓大管家看，愉快地說道：

「哈哈！這裏，你看看：她有權利離開這個屋子的。她可以於任何時間內離開你這個墮落，卑劣的娼窩的……」他輕快地說下去，但是大管家冷靜地截斷了他的



「哦！我並沒有說不能呀！讓她走，祇要付清賬項。」

「期票可以嗎？她能付給期票。」

「期票嗎！第一，她是個不識字的人；第二，她的期票能值幾何呢？廢紙！她可以找個有資產的保證人，我倒可以通融的。」

「不過這小冊子裏可沒有關於保證人的條例呀！」

「沒有記載的東西還多着呢！那裏亦沒有客人可以把姑娘帶出去的條例。」

「無論如何，你得給我張申請書呀。」

「我才不做這樣的傻事！你得帶個有地位的人和一個警察同來，待警察斷定你那個朋友確是一個上流人，確能保證你並不是帶着這個姑娘去販賣或把她轉到另一個妓院裏，然後纔可以把申請書給你！」

「惡魔！」列康甯喊道。「不過假使保證人就是我自己！假使我立刻簽一張期票給你……」

「年輕人！我真不知道你們在學校裏念些什麼書，難道你以為我是個道地的傻子嗎？將來你到一月餐館裏喫了幾支香腸，你也祇要說——我簽張期票好了！你究竟當我什麼人呀？」



列康甯火冒了起來。他從褲袋裏把皮夾掏出來，拍的一聲放在桌上。

「既然這麼說，我付現款好了，立刻付！」

「那是另外一會事了，」大管家雖然還有些不相信，但立刻和顏悅色的笑着說。「你再翻下去看一看你的愛人究竟還欠多少賬。」

「鎮靜些，你這臭貨！」

「我是鎮靜的，你這笨蛋！」大管家靜冷地回答。

規則之後有面對面的兩頁，左面記着收入，右面是支出。

「四月十五收現款，」列康甯讀着，「十盧布；十六日——四個；十七日——

十二個；十八日——病；十九日——病，二十日——六個；廿一日——廿四個。」

「天哪！」列康甯看到這裏，嫌惡而驚懼地說。「一晚上十二個客人！」

月底；

「共收三百卅盧布。」

「我的上帝，難道這是真的嗎？一百六十五個客人，」列康甯算了一算，繼續看右面一頁。

「紅色絲織品裙子連同掛帶八十四盧布，裁縫陀馬伐。鑲邊晨服卅五盧布，裁



縫陀馬伐。絲襪六雙廿六盧布，」等等。「支馬車費，支糖菓費，支香水費，」等等，等等。「共支二百〇五盧布。」三百三十個盧布中須付給女主人食宿等費二百二十。餘剩一百十個盧布，而還要付出衣著化粧品等費用。結賬的地方記着：

「伊玲，伏海珂伐小姐本月淨欠九十五盧布，連同前欠四百十八盧布——共欠五百十三盧布。」

列康甯心寒了下來。他本想對於這種過分昂貴的消費斥責一番的；但是大管家不等他發作便連忙聲明；說妓院裏所希望於姑娘的就是要衣服整潔，無論姑娘的收入怎麼壞，主人總是希望她以後的生意有起色，不得不放款給她們添置衣著的。

「她是隻狐狸，是隻蜘蛛——你們的裁縫！」列康甯叫道。「你們同她勾結的！狼狽爲奸！好狠心的人！你們究竟有沒有良心呀？」

他愈是憤激，愛瑪大管家愈是冷靜，她譏笑着：

「我再重複一遍：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事。年輕人，要是你再說出這種話來，我就會把守門人叫來把你擲到街上去。」

列康甯耐着性子和這個殘忍的婦人爭論，一直講得頰子都紅了起來，結果她同意了拿二百五十盧布現款和一張二百盧布的期票。列康甯被迫得保證他自己今年畢



業，下半年可以做律師，她才同意要他的期票。

她出去拿申請書，列康甯在廂房裏踱來踱去。壁上掛的油畫已經在昨天看過了：莉達和鵝，美人在海灘洗澡，以及森林的神播着全裸的水神等；不過他忽然注意到有一個小鏡框，半被窗帷遮掩着，上面印着什麼字。他走近了去，把窗帷拉過一些，驚奇而嫌惡地讀出印着的呆板的官樣文章。上面說的各種惡病的預防法；每週的檢查制度；妓院的房屋必須至少離開教堂，學校，和法院一百步；妓院的主人必須是女性；女主人的女性親戚纔可以和她同住在院子裏，其年齡且不得超過女主人七歲；女主人連同管家妓女等待客人必須安靜端莊，彬彬有禮，客人均不得隨意酗酒對誓，使性謾罵；妓女喝醉後不得接待客人，亦不得讓喝醉之客人撫摩交接。最後一條是嚴禁妓女墮胎。「多麼嚴肅而道德的條文呀！」列康甯想着，嘴角露出了一絲訕笑。

和愛瑪大管家商洽的事情終於完畢了。列康甯把錢和期票握在手裏遞過去，大管家也同樣把申請書遞過來；互相交換的時候，兩個人都密切地警覺地注視着對方的手和眼睛。很明顯的他們從頭至末都未曾有過互信的。列康甯將紙放在皮夾裏準備離開了，大管家一步步緊緊地送他到門口。當他已走到街上，她站在階沿上向前



衝着身子喊他道：

「學生！嗨！學生！」

他停了脚步，回過頭來。

「什麼事？」

「還有一件事。現在我得告訴你一聲：你的露芭是個蕩婦，是個賊，還患着梅毒！好客人都不要她的，即使不帶她出去，我們也馬上就要把她摔出去了！我還告訴你，她跟馬夫警察，鬧人慣竊等都有來往的。祝你們合法的婚姻！」

「喔——喔！毒蟲！盜賊！」列康甯吼着說。

「你蠢貨！」大管家也還罵了一聲，把門碰的一聲闔上了。

列康甯雇了輛馬車到警察局去。在路上，他突然想起還沒有仔仔細細看過那張已經聽過好多人說過的「黃色證」。所謂「黃色證」，其實是張白色的卡片。和明信片一般大小，一面寫着露芭在家裏的名字和她的職業——「娼妓」；反面印着剛在他看見掛在壁上的各種官樣文章，如行動要有禮貌以及身體內外要保持清潔等等條文。不過還多了一條：「每個客人，」他讀了出來，「都有權利要求查看妓女最近的一張健康檢查證。」他心裏又浮起了一陣淒涼的憐憫心。



「可憐的女人！」他憂鬱地想着。「你實在被他們折磨得夠了！你真像磨坊裏一隻被縛紮了眼睛的馬，祇好一步一步跟着人家的命令走！」

到了警察局裏，他便被警察局區長蒲克許接見。他昨天晚上出去巡查，沒有睡得舒服，所以現在正在發怒。他的右頰上還紅紅的露出油布枕頭上的紋路。但是他冷酷發光的藍眼却還像一片藍瓷般地明淨。問了一通姓名，事由，發了一陣牢騷以後，他便躺倒在一個長椅上，兩隻手襯墊在腦後，同時把那碩大，壯茁的身體伸一伸，骨節裏發出了礫礫的響聲。然後，像看一樣無生命的東西似的看着列康甯問道：

「那麼你預備怎樣呢，學生？」

列康甯簡潔地申述他的目的。

「所以我需要，」他直截了當地說，「帶她出去……在你們這裏，要用些什麼名稱才恰當呢？……叫她做一個傭婦，或者可不可以說是我的親戚，或者另外什麼……應當怎樣聲請呢？……」

「就說要她做女主人或妻子罷，」蒲克許把一隻煙匣放在掌中，用另一隻手旋轉它，冷淡地回答。「不過我這裏却無能為力……至少現在是無能為力的。假使你



想和她結婚，那就得你們學校當局出一張證明書。假使你帶她出去純爲了要使她生活——那麼你想想看，世界上有這種道理嗎？說不通的！」

「那麼，就算是傭婦罷，」列康甯說道。

「要說是傭婦，我得麻煩你叫你的房東出張證明書——我想，你不見得自己有房屋罷？對的，房東的證明書證明你確實需要一個傭婦；還有，再要一張你學校裏或所住地方的區長之類的證明書，證明確實是叫她做傭婦而並不是把她轉讓給旁人的。我相信，你是有居住證的？或者你現在，哦？……還沒有登記過嗎？」

「我登記過的！」列康甯暴躁地說，忍耐心漸漸在消失。

「那就很好。但是你所關心的那個姑娘呢？」

「沒有，她還沒有。但是我有她的申請書，我希望你能換一張身份證給我，於是我就可以去登記居住。」

蒲克許把兩手向外一伸，彎回去就繼續玩弄他的煙匣。

「你不把那些證明書拿來，我是無能爲力的。至於那個姑娘，既無居住證，當然沒有居住的權利，你最好把她送到附近的警察局去，否則也得送回到她本來的地方去。我想我們可以再會了。」



列康甯把帽沿向下拉一拉，向門邊走過去。他的手插進了褲袋，忽然手指觸到了皮夾，他腦子裏靈敏的轉了一轉，於是又回轉身體，走向桌子邊，若無其事的說：

「原諒我，區長。我忘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我有個朋友欠了你的錢，託我順便帶來還給你，我幾乎忘掉了。」

「哦！欠我錢的？」蒲克許碧藍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我記不起是。……」

「巴……巴巴索夫。」

「巴巴索夫？哦，對了，對了，我想起了！」

「那麼，就請你把這十個盧布收了罷？」

蒲克許搖了搖頭，也不拿這一點點錢。

「你的巴巴索夫——我們共同的朋友——是隻豬糞。他不止欠我十個盧布，並且已經欠了我二三十年了。這個流氓！廿五個盧布，還有些零星的款項。當然囉，我也不去計較那小數目，那些零款就算送給他了罷！一筆討厭的債，老是討不回來。他真是個混蛋，還要玩花樣……所以，年輕人，再拿十五個出來罷。」

「你真是個惡漢，區長先生！」列康甯掏出了錢，說道。



『老實說，』蒲克許變得很和氣了。『老婆，孩子……你知道我們的薪水多麼菲薄……身份證你拿去，年輕人。寫張收條。再會。』

夢！他意識到身份證在他扣袋裏。但是不知怎的，他腦海裏又在活動了。

『好了！』他加速了步伐在街上走，一面想着，『這事情的開頭總算很順利，最困難的一部份已經解決了。列康甯，你要好好把握住，千萬別退縮呀！你過去做的是件光輝，崇高的事。你得獻身於這件事——整個的身體隨時爲之犧牲！做了好事而想得到酬報是最羞恥的想法。祇是要去啓導教化她是一件艱難煩重，甚至有點愚蠢的事。不過生活並不是停滯着不動的，一個人做了件沉重艱困的工作；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事過境遷。事後回想起來，也祇會當做瑣事的。』

列康甯勝利地向着露芭指着她的身份證，但是她對於這個倒並不顯得快樂。她祇覺得能夠又看到列康甯，倒是件高興的事。她要想撲上去和他擁抱，但是列康甯阻止了她，靜靜地湊着她耳朵問道：

『露芭，告訴我……無論如何，請你坦白地告訴我……她們院子裏說你患着一種特別的病……你明白，人們稱它做惡病的。假使你信任我，那麼，親愛的，告訴我，究竟是不是？』



她臉孔紅了起來，兩手掩沒了面，投身於長椅上，哭着說：

『我親愛的！凡西耳！上帝在頭上！我確實沒有這種勞什子呀！我一向很小心的恐怕會染上。我總是仔細地預防着的。我愛你，不會和你說謊！』

她攫取了他的手，把它壓在她面頰上，像一個沒有做過錯事而遭媽媽斥責的小孩，委曲地告訴她的確沒有這種病。

列康甯立刻相信了她的肺腑之言。

『我相信你，我的孩子，』他安靜地掬着她的頭髮。『不要生氣，不要哭。我錯信了人家的話，這是我的弱點。好了，已經發生的事情——就讓它過去罷。我以後再不這樣做了。』

『不要緊的，』這個姑娘又恢復了先前的神態，吻吻他的手，吻吻他的衣角，和顏悅色地說。『假使我做錯了事，或者使你有點懷疑的話，你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了。』

這天晚上，像昨天一般的肉慾的誘惑又重臨到列康甯的頭上，並且以後一直繼續了下去，直等到他已習慣於這種誘惑，不再於事後悔恨了。



列康甯盡力設法，使露芭能於恬靜的環境中生活。她住在那麼高高的五六層樓上，實在很不方便。同時那個老婦人亞歷山大莉亞一天比一天兇暴，時常冷言冷語的對她謾罵。他決心要爲她另外租一間房子。東找西覓，終於在近郊找到了一所，有兩間房間和一個廚房，房租也不十分貴，每月祇九個盧布，但是沒有煤氣供給。列康甯跑去教授她雖然嫌遠一些，但他却毫不在乎，深信自己的忍耐力和健康，時常說：

「我的腿是自己的。我不願意不去用牠。」

他的確是個健步家。有一次跟人家打賭，他在胸衣袋裏袋了一隻步程計，一口氣就走了二十公里，祇代三個鐘頭。他到露芭那裏去本來可以乘馬車的，但是他囊中已不十分充裕，祇得節儉些了。露芭護照所化費的錢以及替她新居裏買了些傢俱及日用品已經用罄了他那次在紙牌上贏來的一筆數目。他又去試了幾次，先作小數目的輸贏，但運氣不好，始終沒有贏過。

現在，他和露芭的關係已成了公開的祕密，但是他，還在旁人面前裝得是她的



哥哥一般。他明明知道假使把他們倆人的關係公開出來，說不定對於他更有利些，但是他不肯這麼做，他不願意人家譏笑他以前說的大話，或笑他言行不一致。至於他們倆人的親密關係，他則時常處於被動地位的。把情感挑撥起來，最初的嬌語溫柔，以及動手撫摩之類的事情總是由露芭先發軔的（她還是叫露芭，列康甯已把她申請書上的真名字——伊玲——忘掉了）。

不久以前還每天被動也接幾十個客人的露芭，現在却以她女性的本能主動地愛慕列康甯了。她愛慕他的身體，愛慕他的感覺和思想。她對公子祇覺得他俏皮，對索羅維夫祇覺得有趣，對自命不凡的薛曼諾夫覺得有些恐懼，但對於列康甯，精神上覺得他有威勢和尊嚴，而他的肉體則是她愉快的根源。

據古老的傳說：一個男人假使愛過一個色情狂的女子以後，便再不會以他純潔強烈的愛去愛第二個女子了。但對這種傾向是不會在女人方面發生的。露芭便是個明顯的例子；她每天要受到不少色情狂的男人的摧殘，却並不因此而失去她對男人的強烈純潔的愛情。她忠誠地愛着列康甯，願意像奴隸一般的爲他服務，同時也希望他能更實質地更熱烈地愛她。但是列康甯對於她所需要期望的主動的行動却極感缺乏。他的情感總是先被撚撥出來，然後便情不自禁地引伸着，以致泛濫於愛河。



之中。不過這種情感的波浪一經超越了最高峯，便又會立刻衰退下去，到了這時，他便又苦惱地自思着：

「每天晚上我做她的俘虜，什麼時候我才能脫離這樣的桎梏呢？」

還有一件使列康甯覺得不自在的事：成羣的同學和朋友，時時跑進他那扇不能下鍵的房門，他們談起露芭的時候便津津有味，語氣，手勢等都含着雙關的意味。他們非但把她當作列康甯的愛人或者妻子，而且總是帶着些輕蔑的口吻在談論着，使列康甯意識到他們沒有說出來的意思：

「她是個妓院裏出來的人。妓院裏還會有什麼好東西嗎？她已經獻身於成千成萬的客人；現在雖然離開，但仍不失為一個娼婦，她腦子祇是錢錢錢。假使我有錢叫她跟我出去過夜，她還不是一聲不響地跟我走——她是隨時準備跟人家走的！」

他還過敏地意識到那些朋友對他的態度也不像從前那麼真摯，而把他和露芭放在一塊兒想提並論了。

他對露芭已隱隱地起了一種祕密的敵意。開始在腦海裏做出許多精巧的計劃使他能永遠脫離她的羈絆。其中有幾個計劃極為兇狠，甚至在第二天回想起來便覺得自己的無恥惡毒，竟會一至於此而感到極度的羞恥。



「無論在道德上或智力上，我正在墮落下去！」有時候他會驚恐地想着。「我曾經記得，不知在書上讀過的還是聽人家說的，說假使一個智力較高的男人和一個較低的女人結了婚，非但不能把她的智力抬到和他一樣高，反而那個女人倒能把男人的智力往下拖，直拖到和她一樣為止。」

過了兩個星期，她對他已使不出什麼誘惑力了。她的行動和肉體已不再能刺激他的想像力。她的一仍不變的撫摩和情愛的表示已失去了使他屈就的效用。

但是露芭自從過了正常的生活以來，外貌在異乎尋常的速度之下改變着，正好像一枝行將凋萎的嫩芽，經過一陣盛雨之後恢復了生氣一樣。雀斑已在那柔軟的臉上消失，眼睛裏以前那種不可理解的困惑的神氣也已隱去，現在變得光潤明亮了。身體逐漸強健，嘴唇又掛上了紅色。但是天天看見她的列康甯却沒有注意到這種改變，也不相信這是由我親手灌溉所招致的結果。「愚拙的笑話，」他皺着眉自言自語道。「同學在戲弄我。」

作爲一所屋子的主婦，露芭委實是太平凡了，她做的羹湯總是濃厚得可以把調匙樹立在裏面，碩大無罔的餅子做得毫無樣子，並且有時軟得舉不起來，有時硬得難以下咽；但是有一件事她却做得比較好一點，那便是在列康甯指導之下，她學會



了偉大的煮茶藝術；除此而外，她不肯再學旁的技術了。那一種人做那一種事情，並且祇能做到某一步，要她學得更好一點，便是用最大的壓力也是徒然的。不過，她很喜歡洗地板，一天總要洗上幾次，以致房間裏時常是溼漉漉的。

列康甯有一次在報紙上看到一個買織襪機的廣告，可以分期付款，並且假如努力一點的話，每天可以賺得三個盧布，他便去買了一架。使用這架機器的技術是很便捷的。列康甯，索羅維夫和尼拉滋都在幾個小時內把它學會了。列康甯並且還織了一隻非常堅厚的襪子。祇是露芭却始終學不會。每一次機器發生纏繞或其他的失靈，便祇好去叫他們來幫忙了。但是過了不久，她却很迅速的學會了做紙花，並且做得很有興趣，也很精美，一個月之後，帽子店和紙花店便來定她的貨了。最使人驚異的，她的學做紙花，祇向一個專家學了兩種方法，其餘的完全是她自己別出心裁地想出來的。不過她一星期內祇肯做一個盧布的紙花，再多就不肯做了。她對於這樣賺來的錢覺得非常驕傲，把第一次賺到的半個盧布替列康甯買了一枝紙烟咀。

過了好幾年，列康甯纔懊悔地，悲哀地承認這一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恬靜，最舒適的時候。露芭雖然不能上進，無法教誨，甚至有些太笨拙，但却有一種本能上的特性：能夠不容易被人發覺地佈置出一個恬靜舒適的環境。她把列康甯的房間佈



置得很動人而安靜；使那些終日爲生活而掙扎得很疲乏的列康甯的窮朋友們，還有列康甯自己，都能在這房間中找到適意的休養，享受些家庭趣味，暫時遺忘掉外界的窮困與飢餓，讓靈魂安息一會。列康甯以後也一直記得她的慇懃的，謙恭的態度，默默地守在茶壺旁邊留心着替他和朋友們斟茶，而他們則縱情地在圍着談話，辯論。

他和露芭在一塊兒的時候，總對她發生了惡毒和殘酷的念頭，但是自從他們分離了以後，這種念頭便也隨着煙消雲散，祇記得她的優點了。

在學習一方面，事情的經過很爲棘手。他們幾個負責教授的人都認爲智力的教育，和靈魂的撫養必須要學習的人自發自覺纔會有效。而露芭却恰巧完全沒有這種最緊要的，不可或缺的精神。

譬如舉個例來說罷，列康甯對於她那種奇怪的，野蠻的，孩子氣的原始計數的方法總是無法使她改過來。她充其量祇能以一，二，三，和五作爲計數的單位。譬如算起十二這個數目，她祇知道是二個二乘三；十九便是三個五和二個二；她這樣地可以算到一百。超過一百，便不能算了。一百以上的數目似乎對她沒有需要的。列康甯費盡力氣要她學指數計數法，但是沒有成功。他教得不耐煩的時候，便忿



怒地對着露芭使性亂喊一陣，而她則驚異地靜悄悄看着她，眼睛睜得大大的，眼眶裏含着一顆顆晶瑩的淚珠。他祇得按下一肚子氣，暫時不去折磨她的腦筋。過了不久，由於她那浮動的不易了解的心靈，她又突然會算加減法了，並且進步相當快，但是乘法和除法則始終學不會。有時候她却能以很快的速度和智力回答出那種非常難猜的謎語。她還記得很多她家鄉盛行的啞謎，往往說出來要她的四個教師猜，但他們猜的速度却遠不如她。對於地理，她完全不懂。不知是不是古老農民的本能在她的血液裏刺激她。她能夠在街上，在花園裏或者房間裏很快地辨別出東南西北，比列康甯要快上一百倍，但是她執拗地不肯相信地球是圓的。當他們告訴她說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是一刻不停在轉動的時候，她便嗤之以鼻，笑起來了。在她眼裏，地圖是一張五顏六色的圖畫；但是却能真確地記清楚各個單獨的國家和地形。『意大利在那裏？』列康甯問她。『就在這裏，一隻靴，』露芭便笑着用手指戳戳那亞配尼半島。『那麼瑞典和挪威呢？』『這隻想跳到屋上去的狗。』『波羅的海？』『一個寡婦跪在地上。』『黑海呢？』『這一隻鞋子。』『西班牙？』『一頂大帽子』……等等。她對於歷史也並不見得有什麼興趣。這或許是列康甯的教授方法不好所產生的結果；他教慣了四五年級的學生，仍舊用那教學生的方法要她死記人



名和日期。他從未考慮到用各種有趣的英雄故事去配合她孩子氣的渴求着聽故事的心情。還有一點，他沒有耐性，動不動便會發怒；還有他對於露芭有一種祕密的憎恨——這種憎恨一直在增漲着——時時刺激他的情緒，在上課的時候又發覺她太笨拙，太難教誨，所以講不到多少時候，不是發怒，便是疲倦，結束了教授。

教得比較成功的是尼拉滋。他的吉他和曼陀鈴老是掛在露芭的餐間裏牆壁上。兩者之中，更喜歡吉他的優揚柔和的音調，她認為曼陀鈴琤琮琮的金屬聲音有些刺耳的。尼拉滋每個星期來三四次，通常總是晚上來的。她一看見他來，便連忙把壁上的吉他拿下來，仔細地用塊手帕拭拂一下，遞給了他。他校準一番音調以後，兩條腿相互架起着，身體向靠背椅後一躺，便唱起來了，聲音雖然有些粗糙，但還不失其真摯，中聽：

「這引人消魂的接吻聲音，

在深夜恬靜的空氣中迴盪；

牠加深了兩個熾熱的心，

在愛的渦流裏埋葬。

X  
X  
X  
X  
X  
X



祇有片刻的歡聚，

我可憐的心裏，苦痛而擁擠……」

唱到這裏，他便假裝被歌詞所感動，閉上了眼睛，腦袋微微搖了幾下，好像是在追憶戀愛的情景。他記得很多很多的短調，俚曲，和老式的談諧歌詞。最使露芭喜歡的是一首很流行的亞美尼亞民間歌曲：

「卡拉彭有一個食物棚，

食物棚上有個蓬蓬糖，

蓬蓬糖上掛着一個大畫像——

大畫像裏畫着一個卡拉彭。」

這類的民間歌曲（在高加索山區裏，這種歌曲是稱爲販夫之歌的）公子曉得很多，但是他祇知道一個結尾，每一隻歌曲之後老是唱這同樣的一節；

「勇敢！勇敢啊，堪士加，

堪士加，伯屈洛娜，

不要吻我的雙頰，

請你吻我的肩胛。」



尼拉滋唱到後來，便減低音調，臉孔上還表示出適合各句歌詞的表情，引得露芭大聲笑了起來，甚至笑出了眼淚。有一次，當公子唱到一半的時候，她也情不自禁的和着一同唱下去，他們的合唱是很諧和的。漸漸地，她對公子一天天的熟悉了，這種合唱也便一天天地增加。露芭有很柔和的女中音的喉嚨，她以前不正常的飲食起居絲毫沒有影響她的聲帶。不但如此，她還有一種本能的或者可以說是天生的唱第二部音的本領。她會在別人唱了半句的時候準確地美妙地把自己的聲音插了進去。到了後來，弄得她並不去請求公子唱歌而是公子去請求她唱了。她對於民間流行的歌曲，也知道得很不少。她把手肘撐在桌子上，兩隻掌心托着面龐，謹慎地柔和地伴唱着：

「啊，夜漸深，我變得焦慮，疲乏；

要和我的親愛的分離了，我那伴侶！

啊，是不是我做錯了一樁笨拙的事情——

我激起我親愛的人兒的忿怒：

叫了他一聲可憐的酒鬼！……」

「可憐的酒鬼！」公子和她同時重複了最後的幾個字，將頭向後面一昂，



撈去掉在前額上的鬚髮。然後他們兩個唱着把這隻歌結束，拖長了最後一個音，漸唱漸弱，跟着吉他震顫的絃線向着下降，唱聲和琴聲混成一個音，微弱，微弱……直到聲音停止，靜寂開始。

但是尼拉滋想用喬治亞著名詩人的作品去激發露芭心靈的一件工作是完全失敗了。詩篇的美，完全在於組成字句的鏗鏘和韻律，但是那裏面很多是喬治亞的土語，別處的人是很難欣賞的。當他嘶啞的喉嚨還沒有唱出幾句短句，露芭便笑得直發抖，他一節詩還沒讀完，房間裏便完全被她的持續的狂笑所充滿了。於是尼拉滋便怒冲冲地把他所崇拜的詩集闔上，直對着露芭罵，叫她是隻驢子，是隻駱駝。不過，他們很快地又和好了。

有時候，尼拉滋會做出各種近乎淫猥的惡作劇。他假裝着要去擁抱露芭，眼睛裏假裝射出情慾的火燄，輕微地，像演劇似的向她說：

『我的靈魂！上帝花園裏最美的玫瑰花。你嘴唇上滿是蜂蜜和乳酪，你的呼吸是多麼的芬芳呀！讓我飲着你嘴唇的酒杯，沉醉在幸福裏罷，啊你，我最好的小白鴿！』

她會笑起來。但隨即便發怒了，敲敲他的手，說要去告訴列康甯。



「哦！」公子便攤開了手。「列康甯是誰？列康甯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知己。不過，你知道什麼叫做獅子嗎？你們這些北方人會知道世界上有獅子這個東西嗎？我們喬治亞人纔懂得，你看，露芭！我馬上表演給你看！」於是他緊握了拳頭，眼睛兇惡地睜得圓鼓鼓，嚙着牙齒格格作響接着便吼出獅子的聲音。露芭明明知道這是個玩笑，但她那孩子氣的幼稚的心靈還是被吓嚇得很怕，趕忙逃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了。

話又得說回來了。公子雖然對於各種浪漫的事情看得很平淡，却仍舊有道德上的節制的。他曾經吮吸過他喬治亞母親的乳，也知道那裏純朴的傳統道德，認為朋友的妻子是神聖的。並且他很直覺地意識到假使他和露芭發生了一次超過友誼的關係，他便不能再在列康甯的房間裏享受那舒適恬靜富於家庭趣味的夜晚了。他已經習慣於那種享受。他在學校裏既無好友，而對於這個城市又是這麼陌生，列康甯的房間便是他唯一的去處了。

索羅維夫在教授露芭的過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樂趣。這個高大強實的漢子漸漸地屈服於女性的微妙的魅力，結果學生支配一切的課程而教師却順從了她的意思。露芭憑着她那原始的，簡單的心理，老是不肯聽任一人教授她的方法，而別出心裁



地用她自己奇怪的方法學習着。舉一個例來說，她——像啓蒙的小孩子一般，——總是先學寫字，再學讀音。讀音的時候，她執拗地不肯把一個母音和着一個子音同時讀出聲來。至於寫字，她從不高興依照初學者的斜體寫法，而照她自己的意思隨便亂寫；寫的時候，她上身彎得很低，時常用嘴在吹，像是在想吹去一些灰塵似的；同時還時常伸出舌頭往頰上舐，一會兒舐舐左頰，一會兒又彎過來舐右頰了。索羅維夫並不去阻撓她，聽任她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過了一個半月，她的讀寫雖然沒有好大進步，但是這個龐大有力的人却已經被柔弱的露芭所俘獲了。他大度地，細心地但有些不可思議地愛着她，好像一隻和善的巨象愛着一隻懦弱的可憐的小雞。

索羅維夫常常讀書給她聽，這件事使兩個人都很快樂。書籍的選擇總是順着露芭的興趣而定的。譬如說，她並不喜歡聽「唐、吉訶德」，聽了幾節便覺得厭煩，後來便不要聽下去了。但「羅賓遜飄流記」却很使她受感動，當讀到書中的主人翁和他的親戚晤面的時候，她不禁流出了眼淚。她喜歡英國文學家狄更斯的作品，很能把握住這個作者幽默的筆調，但是對於書中那些英國的風俗習慣却完全不懂。他們也不止一次地讀契訶夫的短篇，露芭能毫不困難地順着故事中的情節臉上露出



歡愉或悲愁。兒童故事感動得她最深刻。有一次，索羅維夫讀給她聽一篇契訶夫的小說，「癩孽」，他描寫一個學生初次被人帶到妓院裏去；到了第二天，這個學生纔感到敏利的心理上的折磨和意識到前晚的罪惡，索羅維夫不會預料到這一段故事對她却發生了嚴重的影響，她哭喊，詈罵扭絞着手，不停地叫着：

「天哪！他這種東西是從那裏去尋覓來的呀！這樣深刻！真是我們每天生活情形呀！」

有一次，他帶來了一本叫「迷孃」的書，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讀過。但是露芭却也受了感動，大大的頌贊了一番。這本書沒有曲折，平鋪直敘，故事質朴，情感洋溢，同時體裁也很老式。她非但用眼睛表示出她的愉快和憂愁，她的幼稚質朴的心靈顯然也起了共鳴。

「我們的婚禮不能在聖·突尼斯教堂裏舉行，」索羅維夫彎下了他的上身，看着書上讀出來；「我們就違背了傳統的教堂，不加任何考慮，就結了婚……」

「那麼他們到那裏去的呢？這是說，他們自己的意思嗎？沒有教師？就那樣嗎？」露芭推開那正在做的紙花，掛念地問道。

「當然囉。他們稱做什麼的？自由戀愛！對了，就叫自由戀愛，像你和列康翁



一樣！」

「哦，我嗎！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你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把我帶出來的。而她却是個清白溫和的小姑娘。他做這種事情是太下流了。我可以保證他一定會遺棄她的。啊，可憐的女孩子。好……讀下去。」

但是過了幾頁，露芭又把她的同情心轉向了那受欺騙的騎士了。

「不過，竊賊的屢次光臨却使我陷入困惑裏了。我回想起迷孃上次買了不少飾物，而我們絕對沒有這種財力的。難道她真的會有一個慷慨的情人嗎。『但是不會的，不會的，』我反覆地說，『迷孃決不會欺騙我的！她明明曉得我祇是爲她而活着的，我是深深地愛她』。」

「啊，這個小笨蛋，傻瓜！」露芭叫道。「你難道還不明白她已經搭上了一个富翁嗎？這種淫婦！」

故事繼續展開下去，露芭在隨着增加了興趣和情感。女主角每一次欺瞞她丈夫，她便發怒一次，同時便更加同情那勇敢的騎士。有一次她問道：

「索羅維夫，親愛的，這本書的——著者是誰？」

「他是個法國的牧師。」



「那麼不是俄國人了？」

「不是，我已經告訴你了，他是個法國人。你還沒有聽出嗎——人名和地名都是法國字？」

「他是個牧師，你說？那麼他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的呢？」

「哦，他過去曉得的，他本來是個普通人，是個貴族，後來纔做了個牧師。他對於生命看得太深刻。後來便又不做教師了。他在這本書的序言裏寫着呢。」

他於是就把作者的序言，也可以說是自傳，讀了出來。她仔細地聽着，有時候搖搖頭，聽不懂的地方便插着嘴問，他讀完了以後，她沉思着，慢吞吞的說：

「原來是這麼一會事！他寫得太好了。但是我不懂她爲什麼怎樣下賤呢？他用整個生命去愛她；而她却時時背棄他？」

「那麼露芭，你處她的地位又怎樣呢？她也很愛他的。祇是她生性淫賤而已。」

露芭悻悻地把拳頭互相擊着。大聲叫了起來：

「我恨不得把她捏成粉末，這下賤的淫婦！她那種也算是愛嗎？假使你愛一個男人，那你就得始終如一的愛着他。他要是被捉進牢獄，你也得跟着進去。他要是



一個賊，你得幫他守風。他是個乞丐，你也得跟着行乞。祇要有愛，就是每天啃一塊黑麵包也得心甘情願。她是個淫婦，下賤坯！假使我處他的地位，我便會和她離開，或者給她一頓痛打，叫她一個月走不得路，這隻雌狐！」

費了很久的時候纔把這本小說讀完；她聽得感動的時候，便會有溫暖的眼淚流下來，這樣便阻遲了讀的時間；最後一章便使她哭了四次。

男女主角在牢獄裏受的磨折和災難，迷孃之被判押解出國，以及騎士的自願跟着和她同去等等情節震撼了露芭的靈魂，使她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讀到迷孃在一個荒郊中安靜的死去的時候，她並不怎樣激動，祇把手握在胸前，眼睛看着燈光出神，但是一聽到那個騎士在他親愛的迷孃屍身旁邊躺了兩整天而最後用劍柄在掘一個墳墓的時候，她便哭起來了，並且哭得很傷心，弄得索羅維夫祇好跑去拿冷水來使她鎮靜下去了。但是她仍舊繼續啜泣了很久，並且用那顫抖腫脹的嘴唇吐出了些話：

「啊！他們的生命竟是這麼可怕呀！多麼悲慘的命運！索羅維夫，是不是像他們一樣的一個男人愛上了一個女人，上帝便要這樣的懲罰他們嗎？親愛的，請你告訴我，上帝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安排呀？爲什麼呀？」



## 十六

假使說喬治亞人和那個善良的索羅維夫對於露芭靈魂和心智的教育採取着姑息態度，而列康甯的作風完全是像迂腐的老夫子的話，那麼薛曼諾夫對於她的教授法則完全是加于她身上的一種重負與磨折了。他每個星期總是切切實實的跑去上課，教得非常認真而負責，比起任何一個良好的家庭教師來，決不遜色的。

他有無懈可擊的意見，鎮靜沉著的聲調，道貌岸然的學者風度。他以這許多特質在大學裏的集會上影響了膽怯的新學生，在公共集會上壓倒了猶豫不定的與會者；也仗着這種特性，他攝走了露芭的意志力，也麻痺了她可憐的靈魂。他在集會上總要發表些演說，是學生伙食團的重要幹事；他記錄演詞，發刊雜誌；他老是被選為級長，在學生的財務會裏亦很活動。一走出教室，他便是各種團體的領導者。他仲裁糾紛，排除爭執！他是個無時無刻不參加活動的人。

對於教育露芭心靈的道路，像對於任何事情看得很透澈一樣，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要用化學和物理先引起露芭的興趣。

『這麼一來，』他申述他的理由，『可以使這個久受矇閉的姑娘的心裏大吃一



驚，于是我便可以獲得她的注意力。從那些小玩意兒，小戲法裏，我便可以引伸譬解，領導她走向宇宙智識的中心去。這兩門功課都可使她廢去迷信，淘汰掉徧見，在這個試驗自然現象的廣泛基礎上，就可以使她改變她的觀念了。」

不過在他的教授過程中，他顯得是個很無定見的人。他把所有可以獲致的或借得到的東西都拖了來使露芭驚異。有一次，他帶來了一條用紙板做成的蛇，裏面滿藏火藥，他把引線點燃，這條蛇便僻僻柏柏地在地上亂跳，從飯室跳到寢室，使屋子裏充滿了火藥味。露芭對之絲毫不感到驚奇，說這是普通的花爆，說她曾經看見過的，吓嚇不了她。她平淡地走過去把窗子打開了。以後他又帶來了一隻玻璃瓶，一柄馬口鐵的刀片，一些松脂和一條貓的尾巴。做了一次萊頓瓶的實驗。結果電花是放射出來了。但是很微弱。

「啊，這是魔鬼做的事情呀！」她用小手去感受一點刺激之後喊起來了。

接着他又找來了一些過氧化鉀和一個從藥店裏借來的玻璃瓶，再找來了一根灌腸器上的皮管，放一臉盆水，再加上一隻菓子醬的灌頭。他在過氧化鉀下面加熱，於是就得到了純粹的氧氣。錳和炭質在罐頭裏燐燐地閃出青色的光芒。露芭喜悅地拍着手叫道：



「教授先生，再燒呀！請你再燒一會，這光芒多麼好看呀！」

他把純氧從皮管裏通到一個空的酒瓶裏，再小心翼翼地在空酒瓶外面裹着一塊毛巾，然後把瓶子遞給露芭，叫她把它湊向臘燭火的火焰上去。她毫不在意地照着他的話做了。只聽得轟然一聲——這純氧燃燒時所發出的爆炸竟把天花板上的石灰震得掉下來——只嚇得她渾身發抖，縮手不迭，隔了好久纔恢復了神志。她顫慄地，但是很鄭重地對薛曼諾夫說：

「請你饒恕了我罷。我現在自己已經有了兩間房間，我不再是一個淫婦而是一個正正經經的女人了，我請求你再別在我的房間裏胡作胡爲了。照我想來，你是個精明強幹並且受過教育的人，什麼旁的好事情放着不去幹，却徧徧要做些這種愚蠢的玩意兒。看他們把你提到牢獄裏去！」

薛曼諾夫這個人，雖然慣於用虛空的理論去贏得那些年輕人的信任，實際上却是個道道地地的笨人，不過能把他的弱點隱飾起而已。像露芭這樣一個活的實驗品給他實踐他的理論，他却顯得不着邊際，毫無辦法了。

應用科學的試驗失敗了以後，他立刻轉到形而上學的一條路上。有一次，他很自信地對露芭宣佈，說根本就沒上帝這麼一個東西，並且說可以在五分鐘之內證明



這句話。露芭聽了，連忙從凳子上跳起來，虔誠地對他說，雖然她是個娼妓，却仍舊深信着上帝，也不允許任何人在她的面前說侮辱上帝的話，要是他再這麼講下去，她便要去告訴凡西耳了。

「我還要告訴他，」她哭喪着臉說，「說你非但不好好的來教我，却專門做些無聊的事，還要用手來摸我的膝蓋。」說了這些話，她一變以往怯懦的個性，逕自離開了他，走向寢室裏去了。

受了這些挫折，薛曼諾夫却仍舊剛愎地幹着啓發露芭心智的事情。他試着爲她解釋物種原始的理論，從阿米巴變形蟲一直說到拿破崙。露芭像是很注意地在傾聽，但是眼光裏却露出希望的表情：「你究竟什麼時候纔能講完呢？」她偶而用手帕掩着嘴打呵欠，接着就不好意思地解釋：「請你原諒，這是我神經不好的緣故。」

「馬克斯的理論也不會成功——貨物，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勞工等名字都是用代數方程式表示的，露芭聽來祇是些空洞的聲音在空氣中響着而已。她一聽見煮的開水已經沸了或者有人來打門的時候，便興高采烈地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這不能就說薛曼諾夫對於女人是毫無辦法的。他鎮定的態度和斬釘截鐵的聲音總能贏得簡單的人們，尤其是質朴的，容易信任別人的女性靈魂的。但是却贏不了



露芭。她本質上不肯接受訓導，却還裝得靜心地聽他的教授，這一件事深深的激怒了他。

「無聊！」他又反過來想。「或者咎不在於她，說不定我的聲調和教授法不好，對於這麼一個特別的姑娘應常用異乎尋常的方法纔對。她一直慣於屈服於暴力之下的，她屈服於客人，女主人，門人。祇有加上一點分量纔可以使她就範。」他一天天地增加分量，也一天天地變得冷酷和嚴厲了。

露芭忍不住，便去向列康甯訴冤：

「他近來對我太嚴厲了一點，凡西耳；他說的話我一個字都聽不懂，我不願意再上他的課了。」

列康甯費了各種方法纔把她憤怒的情緒壓平；同時也向薛曼諾夫去解釋一番。薛曼諾夫回了他一張便條：

「就照你的意見辦理好了，我親愛的朋友；假使我用的方法使你和露芭都不滿意，我是隨時準備不幹下去的。我的想法是要在教育她的過程中使她先明瞭各種道理的本質。假使她說一個字也不懂，那麼我便強制她叫她死死的讀熟。這一個過程是學習任何東西都不能避免的。請你回想一下看，列康甯，我們從算術到代數的一



個過程中，先生硬要叫我們用符號去代替數目字，而我們却不懂得爲什麼要那樣做。還有，先生叫我們不寫故事和詩篇，而硬生生的教我們文法，我們不是也覺得是件想不通的困難的事嗎？」

第二天，在燈光下面，他彎着腰湊近了露芭，一面嗅着她的胸脯和腋間，一面對着她說：

「畫一隻三角形……是的這樣，這樣。底邊上寫個「愛」字，兩邊寫「男」和「女」。對了，這樣就是：「男女之愛」了。」

於是，正正經經地亂說了一通關於戀愛的事情，但出乎意外地作了結論：

「所以你看，露芭。人需要吃，需要飲，需要呼吸空氣，也需要戀愛的。」說到最後一句，他緊攥起她的臂膊；而她聽不懂他這結論的意思，又不想冒犯他，輕輕地從他緊握之中掙扎開。

「你的姊姊或母親或你的丈夫，在家裏爲了某種緣故而沒有喫到東西的話，不是要到餐館裏去果腹的嗎？戀愛也正是這樣，完全和飲食一樣的。是一種生理上的享受。說不定比飲食的需要還要強烈，還要敏銳。譬如舉個例罷：你算是個女人，而你……」



「啊，不要講下去了，先生，」露芭不等他說下去，困惑地說。「你爲什麼盡是這麼嘮嘮叨叨地對着我呢？你試說點別種東西看。我屢次對你講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你難道還聽不出我的意思嗎？我是永遠不會不忠心的，凡西耳是我唯一的保護者，我也真心的崇拜着他……而你卻儘做些無聊的事來使我討厭。」

有一回，薛曼諾夫應用着他固執的理論，使露芭受到了一次極大的心理上的創傷。

學校裏一直在傳揚着列康甯在什麼什麼地方帶出來一個姑娘，又是怎麼怎麼地在教育着她，這種流言傳着傳着便傳到了女同學的耳朵裏去了。於是有一次薛曼諾夫便帶着兩個女同學來了。這兩個人，一個是學歷史，另一個還是個一年級生，讀文學的。他作了最鄭重其事的介紹：

「你們，」他伸出了手臂，一會兒指指客人，一會兒指指露芭，「你們，同志們，我希望你們能彼此了解。你，露芭，希望你能同這兩位獨立的，聖潔的客人做真真的朋友，她們能引導你走向光輝的前途；而你們，你們可以把她當做長姊看待，她剛從這社會爲女人們安排的最可怕的地獄裏掙扎出來，你們可以向她討教些社會知識。」



他用類似這樣的態度和語氣替她們介紹。露芭臉色緋紅地把手指迸得緊緊的手遞給那兩個穿着五顏六色外衣和束着腰帶的女學生；然後拿出來些點心和茶款待她們；爲她們預備紙烟，替她們點火，但是始終不肯坐下去。一個學生偶而不小心把手帕掉在地板上，她便慌忙趕上去把它拾了起來。

一個紅潤堅實的女生用她一付像葡萄乾似的眼睛盯着露芭，從頭到腳的打量着。露出了輕蔑的表情。『爲什麼老是這樣盯着我呢？我又不曾搶走過她的愛人，』露芭自思道，另外一個卻更不知趣了；她儘是騁着露芭問爲什麼要做娼妓等等的問題，在她生平第一次問這種話，而露芭卻已經聽得耳朵裏起繭了。這是個很美麗而略現灰白的女人，頸上有顆紅痣，頭髮鬆得像吧兒狗。

『告訴我，那個流氓是誰，他……他第一次把你……你明白我的意思？』

露芭的心理正在想着以前的伴侶琴妮和塔瑪拉，比起這面前兩個客人來，琴妮和塔瑪拉是要強上幾百倍了。正在想的時候，忽然聽到這種詢問，她便不加思索地尖利地說道：

『有許多人呢！我記都記不起了。珂加，密加，伏羅加，求日克，彼加，還有珂澤，蓋沙，一大羣人。可是你爲什麼要問這種事情呢？』



「哎……不是的……我……我是想問你究竟有沒有什麼人同情你的。」

「但是你自己可有情人嗎？」

「原諒我，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嗨！我們走罷。」

「你不懂嗎？我的意思是你有沒有同一個男人睡覺過？」

「薛曼諾夫同學，」這隻吧兒狗嚴厲地說，「我沒有料想到你竟會帶我們到這

麼一個地方來。謝謝你。你這個正人君子！」

一個平素膽怯容忍的人，一旦不能再事容忍而爆發起來的話，那麼這一種情緒上的爆裂便會一發不可收拾的。露芭便是這麼一種人，她跳起來嘶喊着：

「我明白的！」她激動得很厲害，銳聲叫了起來。「我明白的，你們正是和我一摸一樣的人！你們也有爸爸媽媽；但是他們餵養着你；而你們還不知自愛，貪圖肉慾，幾次三番的實行墮胎。假使你們處在我的地位，嘴裏沒有東西喫，既不會讀，又不會寫，而週遭的男人又都像一隻隻的公狗——你們也會到妓院裏去儘人玩弄的。你們卻還裝模裝樣的對一個可憐的女人發氣！」

薛曼諾夫進退維谷，祇好陪着笑臉，以情理作爲根據地雙方說了幾句慰藉的話，領着那兩個女人走了。



但是他在露芭的一節自由生活的時間裏，還做了一件最無恥最卑劣的舉動。

她已經好幾次在列康甯面前訴說着薛曼諾夫對於她是一種心理上的壓迫的話；但是列康甯對於這些女人瑣屑的話語毫不在意。他低相信着薛曼諾夫空洞無稽的理論，要除去她先天的低能性，是很困難而幾乎不可能的。還有一點，他時常覺得和露芭的同居是一件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重負而想擺脫掉。他常常自思：「她正在敗毀我的前途，我逐漸變得平凡和愚蠢了。現在我是在極端矛盾的思想中生活着，已經嚐遍了甜酸苦辣，將來則免不了要和她結婚，進了稅局或普通小機關做個職員，或者終身做個教師，終日閑談，有機會便接受些賄賂，變成一個不死不活的極平凡的人。但是我昔日的夢，以前偉大的抱負，美麗生活憧憬，對於人類的愛，以及聖潔的事業等都到那裏去了呢？」他本來是在默想着的，想到這裏，不禁高聲喊了出來，還抓了抓頭髮。爲了這個念頭，他便毫不注意去傾聽露芭的訴怨，反而發了一陣脾氣，頓着腳，於是柔弱的露芭祇好不再說下去，跑到廚房裏去安安靜靜地痛哭

了。  
他們兩個的吵架一天天地增加了。在言歸於好以後，他便對露芭說：

「我親愛的露芭，我想你和我兩個人彼此都很合不來，明白嗎？我這裏便給你



一百個盧布，你走罷。跑到你親戚那裏去住一陣，自己照顧着自己。這樣便可以把這城市裏的髒東西一掃而空，而開始你獨立的生活了！」

一個女人生平第一次真正的愛着一個男人，肯這樣地隨隨便便離開他麼？

他在薛曼諾夫堅決的話句裏，隱約覺察到他對露芭很有些不正當的企圖，同時他又急於想擺脫這不堪負壓的重担，於是想着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薛曼諾夫對他很有興趣；而她呢——她對我和對一個第三者還不都一樣的？我想最好快些把這事情解決一下，祇要把他說服，到他拿了去便完事了。不過，他不是個笨蛋，會把事情張揚起來的。」

他現在要隔上好幾天纔到露芭那裏去一次了。去了之後，又免不掉連續不斷的女性的質問，眼淚，吵鬧，然後又是一套道歉和撫摩，接下去便是列康甯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他墮落一次，總是痛苦地說一次：「我向你宣誓——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暴露動物的弱點了。」

他走出這個房子的時候，露芭便祕密地悄悄地跟他出去，看他究竟是到那裏去的。假使發覺他不逕回他的學生公寓去，那麼等他下次來的時候便會哭着責罵他，甚至跟着他一直哭到街上。她截獲了他的來信，自己又不會念，又不便去找公子和



索羅維夫，祇得把它藏在碗櫃裏，凌亂地和糖，茶，檸檬及其他的零星物件雜放在一起。有一次，她發怒的時候，竟威嚇他要用硫酸來澆在自己的頭上。

「讓我被魔鬼攝去罷！」列康甯默默地籌畫他的計劃。「就讓薛曼諾夫和她親近些，不過我總要措手不及地給他們一個顏色看看的。」

接着又幻想着到了那個時候應當說些什麼話：

「哦，原來如此！……我真誠意的對待你們，而你們竟做出這樣的事來！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還有你，我的好同學，却奪去了我唯一的快樂！……喔，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你們就這麼的下去好了；我可以噙着眼淚走的。我不反對你們的戀愛，等等，等等。」

這完全是他的夢想，他的希冀和計劃，但是這種幻想却道道地地的實現了。

這一天是輪到索羅維夫上課。使他驚喜的是露芭今天很順利的讀了一課書：「密益有一個好的犁具，雪索也有一個好的犁具……一隻乳燕……插翅一飛……孩子們都愛上帝……」索羅維夫爲了要鼓勵她，讀給她聽一篇叫「伊凡第四的衛士」的小說。露芭聽得開心地拍着手，身體在圈椅裏聳動。那種英雄的行爲大大的激發起她的喜悅。但是索羅維夫還有個約會，來不及把它講完便走了。他走了以後還不到



一分鐘，薛曼諾夫便蹣跚進了她的房間。她本來很愉快的臉即突然拉得長長的，嘴唇也蹶起來了。

他開始發表了一陣演說。題旨是說人類根本無須受到法律，權利，義務，榮譽等的牽制。人是一個能自給自足的動物，是能獨立地生存的。

「人可以不靠上帝而生活，正好像人是並不靠腸胃裏的蛔蟲生活一樣的。」他預備從這上面講到戀愛情感的理論上去的。但是不知爲了什麼，突然等不及了；他擁抱了露芭，把她拖近了身邊，粗暴的緊絞着她。「撫摩了她一陣以後，她便會衝動而獻身的！」薛曼諾夫在算計着。他想用嘴唇湊上去吻她一下，但是她尖聲喊了起來，還在他面上唾了一口痰。她再也不能容忍，發瘋似的叫着：

「滾出去，你這假裝着人的惡魔，笨坯，豬糞，卑劣的傢伙。我要敲掉你那個豬鼻子！……」

所有在妓院裏常用的下流字句絡繹在她的嘴裏滾了出來。但是已經落掉夾鼻眼鏡的薛曼諾夫還歪扭着臉用曖昧情慾的眼光對着他喋喋不休的說着：

「我親愛的……這完全是一樣的……祇要一分鐘的歡娛！……你便不肯放棄我了！……沒有一個會知道……給了我罷！……」



就在這個時候，列康甯走進了這個房間。

籌思已久的希望已經實現了。但是他臉色還是變得很蒼白，他預先意識到悲劇性的話句了。

「好的！」他黯淡地像演員似的說道，手虛弱地垂下去。「我希望任何事情發生，但絕不會想到會是這麼一件事。你是我能原諒的，露芭——你本來是個原始的人猿；但是你，薛曼諾夫……我一向很尊重你……直到現在我還相信你是個好人。但是據我個人的經驗——我曉得情感是要比理智強得多的。這裏是五十個盧布——是我替你留給露芭的；我深信你將來當然會還給我的。設法好好的替她安排！……你是個聰明和善而又誠實的人，而我是……（一個賤種！不知那一個人罵別人的話突然在他腦海裏一閃。）我忍受不了這種痛苦，我走了！祝你們快樂。」

他從褲袋裏掏出了錢袋，準確地把它擲到桌上；然後抓抓頭髮，衝出房門去了。在門口，他還喊了一句：

「你的身份證是在我書桌的抽屜裏！」







第

三

部









## 第三部

露芭靠在琴妮的肩上，一面抽搐着啜泣，一面斷斷續續地訴說上面一節的遭遇。不過，照她單純的語句，當然不可能把這幕悲劇的全貌，闡釋得完全真實而清楚的。

依照她的說法，列康甯的把她帶出這個院子，完全是爲了想儘可能地利用她的愚蠢而誘惑她以實行他奇怪的肉慾需要，然後在玩夠了以後，便遺棄了她，一脚把她踢開。她自己却是個傻瓜，真的會愛上了他，因而便妒忌他那兩個穿五顏六色外衣和束着腰帶的女同學；使他丟了臉，終於做了這麼一件下流的事：他故意叫他的同學先來向她糾纏，然後他若無其事的闖了進來，詐作發覺，就把她趕了出來。

她接着就詳細地講她被趕出後的遭遇。她孑然一身，既無男性的保護，又無任何人的憐憫，祇好在一條冷落街上的一家下等旅館裏租了一個攔樓房間，不過在第



一天便有個流氓來和她搭訕，想把她賣掉；她連忙搬到一所下等公寓去，那裏的房客大半是貧窮的女人，其中有一個專做性的中間人的老年女人。露芭差一點便上了她的當。

她雖然勉強在那所公寓裏安靜地生活了幾天，但是她的面容和她的談吐；總免不了有種奇怪的特別的表示，旁人偶而看她一眼，便能覺察出她以前是怎樣的出身的人了。

但是她和列康甯的一段簡樸真摯的愛的歷史已在她心中發生了一種力量，使她竭力想迴避第二次的墮落。她甚至勇敢地在報紙上登了幾則小廣告，申述她的環境，希望能做些她能夠做的事情，但是結果一無所獲，沒有人來要她。於是她便到傭工介紹所去；那些女老闆用職業的，老於世故的惡毒的眼光打量了她一番，並不介紹她到正當的人家去，祇把她推薦給那些手上滿載着金戒指，說起話來喉嚨嘶啞着，眼睛裏露出兇光的壯健婦人。露芭很有經驗地立刻看出這些婦人不是最下等妓院裏的女主人，便是私娼的女老闆。她祇好失望地回到公寓去了。

至於回老家的一件事，她從來沒有想過，她知道想也是沒用的。她的老家離開這個城市祇有十五公里。她做娼妓的一件事早就由那些同鄉人傳到村子裏去了。她



的同鄉人多半也在這城市裏做伙子，茶房以及馬車夫等的職業，其中免不了有人在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看到過她，當然會在口頭上或書信上提到她的情況。她明明知道，與其回到那種死沉沉的鄉村裏成天受鄰居們白眼，還不如在目前的窘況中忍受下去的好。

他對於金錢一類的事情，正好像和一個五歲的小孩子一樣，是不經濟和不實際的。沒有好多時候，袋子裏已經不存一個戈貝克了。要回到妓院裏去罷，她又懼怕那女主人。於是她羨慕那些街妓了。在黃昏後的大街上，老資格的街妓一下便認出了露芭以前的職業。有一次，一個街妓走到她身旁，嬌聲嬌氣地對她說話了：

「怎麼樣呀，年輕的太太，怎麼一個人在走路呢？我們交個朋友罷。讓我們一塊兒走，也好方便些。男人們總是喜歡檢兩個在一處的女人搭訕的。」

「還有，你和我一塊兒走有一個好處，我是認得每一個稽查員的面孔的。」  
「什麼稽查員？」露芭問。

「喏，就是那些專門提無照「私貨」的巡迴警察——你明白，就是那些還沒有黃色營業證的游妓。他們又都穿了便衣，誰又那斷定他是警察？他們又怎麼會看得出你是有營業證的呢？給他們捉了去，要是你拿得出就算好，要是拿不出呢？他們



就會把你的身份證拿去，給你一張黃色娼妓證，於是你就每個星期到警察局去受醫生檢查了……再退一步講，即使你已經有了證件，便衣警察還是會把你捉將進去讓你在禁閉室裏硬木板床上過一夜的。他們可以說你已經喝醉，或者你在硬拉客人，爲害良好的公民，於是不管你究竟是不是這樣，審判官便判你兩個星期的徒刑——你就祇好坐在裏面，暫時失業了。不過，要打發這些警察也是容易的；你祇要塞給他們一個盧布，或者和他到旅館裏去睡一晚，當然他也不會給你什麼的……

「所以，小姑娘，我們還是一塊兒走比較妥當些。我懂得任何事情，必要的時候能幫你忙使你脫身。不過，最好你能跟我到我的房東那裏去——我們祇有三個人，但是有四張鋪——假使你高興，就可和我們住在一起。」

接着，這個有經驗的街妓。先是隱隱約約地，到後來便公開地顯得很誠懇地稱贊她房東那裏的許多便利的地方——膳食好，身體自由，以及房東抽錢也抽得很少等等的優點。她順便還用了許多惡毒的語句詈罵私娼的不好。露芭對於這種語句很明白，因爲妓院裏的姑娘也極端蔑視街妓，而罵她們是「游魂」或「花柳病的傳佈者」的。

當然囉，必然發生的事情終於是要發生的。露芭餓了好幾天，對着不可知的將



來懷着極度的恐懼，她逼不得已，第一次接了一個道貌昂然的小老人。事畢以後，他給了她一個盧布，她不敢抗議他給得太少：過去在院子裏的生活已經把她的機動性和勇氣剝蝕得乾乾淨淨了。第二次，這個小老人一個戈貝克都沒給。他祇說：『我去兌換一張大鈔票。』走出了房門，便永遠沒有回來。

有一次，她找到了個年輕人。他很漂亮，態度亦很瀟灑，頭上斜帶着一頂時式帽子，穿了一身絲織品的上裝，把她帶到了旅館裏，神氣地叫了些酒和點心吃將起來；同時告訴她說他是個公爵的兒子，並且是全城打彈子的名手；說任何一個見他面的姑娘都喜歡他，還說預備把露芭娶回去。於是像上次那個小老人一樣，他藉口出去有些私事，一去便永不回來了。粗眉大眼的茶房便關上房門，一隻手按住了露芭的嘴使她喊不出聲，另一隻手便結結實實的痛打了她一陣。順手還拿走了她裏面有一個盧布和些零錢的錢袋和她的一頂帽子，以及一件外套作為房錢酒錢的押抵品。

另外一個穿得很時髦的大約四五十歲的人蹂躪了她兩個多鐘頭以後，給了她八十個戈貝克。她向他訴說嫌少，他便扮出一股兇惡的臉色，把滿長着紅毫毛的大拳頭伸到她的鼻子跟前，惡聲地說：



「你敢再向我嚕嚕嚇嚇的說……我就……我就去喊警察來，說你乘我睡着的時候搶走我的錢袋。你要我這樣做麼？是不是好久沒到警察局去就覺得皮在癢？」

他走了。

這樣的情形發生得很多。

一天，她公寓裏的房東不允許她再繼續住下去，把她的破破爛爛的行李向天井裏搬了出去；她祇好整夜不眠地在雨中的街頭上彷徨，又恐懼着便衣警察——逼不得已，她便決定再去求助於列康甯了，但是列康甯已經不在城裏——據說，自從那個不要臉的露芭私自掉了以後，他也就不知去向了。到了早晨，她腦海裏纔起了一個孤注一擲的念頭——回到院子裏去請求饒恕。

「親愛的琴妮，你這樣的聰明，勇敢，你這樣的好心腸；替我去向愛瑪大管家懇求一下罷——小管家也聽信你的話的，」她吻着琴妮的兩肩，眼淚簌簌地流到她的肩上，請求她去說項。

「她不會聽信隨便那一個人的話的，」琴妮黯淡地回答。「你也確實是個笨蛋——會跟那麼一個下流的東西去黏在一起。」

「親愛的琴妮，但這是你的意思，勸我去的呀，」露芭膽怯地說。



「我勸你去的？……我從不曾勸過你說什麼話。爲什麼老是這樣當我死人一般的說謊呢……好罷，那麼——我去一次。」

愛瑪早已曉得露芭回來的一件事了。當露芭慌慌張張進來的時候，她正坐在客堂裏，並且也會對她渾身打量過一番了。在她的心裏，她也未嘗不願意讓露芭回來。她的放露芭離開，也無非是爲了她的一筆錢，列康甯付出的錢的一半是她到手的。還有，她以前算計着把得來的錢又可以買進幾個新妓女以應付當時客人的需要，殊不料來的姑娘毫無有什麼吸引力。無論如何，她現在決計讓露芭回來了。但是爲了威信起見，她不得不給露芭一次大大的恐嚇。

「什——麼？」她還沒有見到露芭的人，便故意大聲喊了出來。「你又想要我收容你麼？……你在街頭籬笆邊拖着天知道的什麼下等客人；而現在，你這下賤的蕩婦，又把鼻子拱進我們這所高貴的院子裏來！……吓，你這俄羅斯的豬糞！滾出去！……」

露芭想湊她的手上去吻一下，但大管家粗暴地把手抽了開去。接着，她顰蹙着怪臉，咬着顫動的下唇，對準了露芭的頰上用力打將過去；打得她禁不住彎下了腿，但隨即就立了起來，抽搭地啜泣着。



「最親愛的，不要打我……啊，我親愛的，不要打我……」  
結果她終於倒了下去，蜷縮在地板上。

這種有計劃的惡毒的敲打繼續了兩分鐘。琴妮起初還是用那慣常的毫不在意的眼光在看着，終於也忍不下去了。她野蠻地喊了一聲，便撲向大管家，抓住了她的頭髮，扯斷了她的髮髻，歇斯的里地叫道：

「笨蛋！……兇手！……下流的居間人！……賊！……」

三個婦人扭做一團，哭喊的聲音充滿了整個的院子。這完全是一幕神經質的表現，祇有在已被判死刑的囚犯或瘋人院裏可以看到這種類似的行動。

過了一個鐘頭，薛蒙同着兩個特意找來的漢子纔把秩序恢復。院子裏十三個姑娘都興奮着，其中以琴妮爲最，她差不多已經到了顛狂的地步了。被打得不成模樣的露芭還匍匐在大管家的脚下，接着就被人架了出去。她知道琴妮加入行動於她是沒有好處，結果總是會以更毒辣的懲罰加到自己頭上來的。琴妮則盤膝着坐在床上，直到天黑，他拒絕任何飲食，隨便誰到她的房間裏來都被她叱了出去。她的眼睛在出血，她使用一個五戈貝克的銅幣黏在上面。被扯破的襯衣裏面，從頸項起直到下面，有一條被抓破的紅痕，像是經一根繩索綑紮過的一樣。這是薛蒙在混亂戰



中把她抓出來的。她坐在那裏，像黑暗中的野獸一樣眼睛裏發着閃光，鼻子膨脹着，額骨上下的抖動着；嘴裏在輕輕的自言自語：

『你等着好了……等着，你這笨東西——我會給你——好看的……你等着好了……』——  
『喔喔，你這吃人的……』

但外面點上了燈，小管家茶西亞敲她的房門說：『姑娘，穿衣服罷！……到外面客堂裏去！』她便一骨碌走下了床，說了一番，穿上衣服，在眉間出血的地方搽了點粉，背上的抓痕上也敷了點粉紅色的藥粉，可憐而傲慢地走到客堂裏去了。但是眼睛裏還閃爍着極端的憤怒和一種非人類所有的美麗。

據說，人在服毒自殺的前幾個鐘頭裏，旁人可以在他的眼睛裏看到一種曖昧的，神祕的，不可捉摸的光彩的。在這一晚上和第二天早晨的幾個鐘頭看到琴妮的人，都說她眼睛裏真有這麼一種的神經色。

最奇怪的事是（大概是命運之神所播弄的一種狡計罷）她最後一個的客人却是一個最善良最令人親切的人。他是個軍事學校的學生，名字叫珂爾雅，格笛希夫。



珂爾雅是個秀美，愉快，喜歡臉紅的小夥子。粉紅的臉頰上，沿着鼻子的兩旁，有兩條牛乳色的凹線伸展到剛剛透出鬍鬚的嘴角邊。灰色的眼珠露出天真的稚態。他去年冬天就到這院子裏來玩耍過，那時琴妮還作弄他，慫恿他和她玩洋囡囡，玩着玩着便冷不防的把兩根蓬蓬糖請他吃，他便臉紅着走了。

他這一次來，可就變得多了，經過半年餘的睽別，軍營生活已把他從一個小孩薰陶成一個漂亮的青年了。雖然他已經在那軍事學校裏畢業，但身上穿的還是學校裏的制服。他變得高了一些，外表也顯得茁壯一些，這是軍營裏訓練出來的成績。他嗓子也變得重濁，同時近來使他極為驕傲的是乳頭已經變得很硬，他明白這是他已經發育完全的象徵。他的家裏也已經允許他可以在成人的面前吸烟，父親還送給他一隻皮製的煙匣。他現在已經有十五個盧布一個月的薪餉，同時最近那學校裏又給了他幾天假——讓他完全自由的假期。

所以他跑到了這裏——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也就是他生平第一次認得女人的地方——那個女人便是琴妮了。

男孩子的童貞喪失在妓院裏和街妓身上的數目，遠較一般人們想像中要多得多。假使問起來，那年輕小夥子或一個大家庭的老祖父都會異口同聲說他們的童貞



是受了騙而失在一個侍女或女家庭教師身上的。不過這些全是謊話，是有這麼一個社會便存在着的謊話，祇是沒有一個好管閒事的觀察家或調查者把它的真相發掘起來而已。

假使誇大一點地說一聲，要是叫一個人把手擱在胸口上，要他嚴正地說出究竟怎樣才失去他的清白的，他便會喘囁着不作聲了。大多數的人在孩子時代，就憑空臆度而想像出來一件他的失身經過，逢人便以此訴說，以後說成了習慣，自己也就更確信這件故事是真的了。珂爾雅也是如此，他常對同伴們敘述着他的一個年輕的姑媽引誘了他，奪去了他的清白。說不定他確實有這麼一個姑媽——一個黑眼白臉渾身散發着濃重的女性氣息的南方女人——但是她或許祇見過他一面，而在珂爾雅的腦海裏却留下了影像，因此便幻想她怎麼怎麼，以資在寂寞興奮的當兒，強拿她來作爲一個宜洩的對象而得到片刻的性心理的滿足。即使並不是每個男人都是如此，至少一百個人中間九十九人是如此的。

他在九歲或九歲半的時候便開始了手淫，那個時候他絕對沒有明白這種本能上的衝動與戀愛或結婚究竟有些什麼關係。他看見女人便臉紅，他也怕聽得關於婚姻的科學的解釋。很不幸地，那時候他身邊沒有一個親近的面學識豐富思想進步的女



人扭掉那傳統觀念而赤裸裸地用比較的或開朗的語句以及正當的態度，向他拉開了戀愛與生殖的神祕之幕，使他以後能坦白地正常地生活下去。

過去的學校——那些專收男生的學校以及招收年輕人的軍事學校裏——可以說完全是培養不正常心裏的溫室。培植青年心靈與道德之責任，完全委之於少數頑固腐化的年老教員，她們本身既無同情心，又缺乏耐性，吹毛求疵，強辭奪理，恰像怪僻之老處女教授女學生一樣。毫不啓發他們對於性愛的認識，且聽憑固執的成見，反而把這一類的事情隱秘起來，雖然造成了一般循規蹈矩的青年，却又免不了他們出乎本能的對於接吻，身體的接觸以及有干禁例的談話發生一種反常的愛好，因而得到了不正常的結果。

時常洗澡和露天的運動——不是強迫的健身房的體操，而是要出乎自願的，每個人自己喜歡的運動——往往能夠有效地消滅發育時的最危險的一個時期，至少也可以使不正常的意識和動作減至最低限度。

但是在以前，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這種事情的。

他們突然離開了溫暖的家庭離開了母親，姊妹和侍女們的照拂，他們便（像女學校裏的同性愛一樣）畸形地追求面目較好的同學，他們就在屋角裏竊竊私語，走



起路來總手挽着手，或者在黑暗的地方咬着耳朵訴說各人對於女人的經歷。這種行為完全是小時候對於神仙故事的好奇心和正在發育的性意識混合着的具體表現。時常可以聽到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照規矩應當好好地在球場上打球的時候；却乘着休假天跑了出去，回來後就訴說他怎麼認識了一個家財百萬的年輕寡婦，她多麼的款待他，她的臥榻前總是擺滿了水菓和名貴的酒，她又是多麼熱烈的愛上了他等等的謔言。

還有，每個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沉溺於誦讀禁書。學校裏的舍監或訓育長無論如何嚴禁和兇惡，這些少年人總能避掉他的搜查和檢查，輪流地讀着這些書本。愈是被禁的東西，他們就愈受誘惑。中學三年級的時候，那些巴科夫或假的普式金所著的贗品便在他們之間傳來傳去了；初夜，精神的美，露珈絲，女騎士，智慧的憂鬱，以及牧師的愛等等。

所有這些小說，圖畫和猥褻的照片等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還想追尋一些被禁止的而更富有戲劇性的東西。在軍事學校的圖書館裏，他們多喜歡普式金和萊門諾夫的作品；而最得他們信仰的要算是屠格涅夫了；珂爾雅也沉湎於他的作品而不能自拔。如衆所週知，已故偉大文學家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充滿了一種可



摸而不即的戀愛氣氛；這種氣氛往往像縹緲一樣，手指接觸不到，但是很能誘惑人的；他書中所描寫的姑娘們總能豫先知道愛情的來臨而故意不讓它接近；反而儘量的裝出差恥，甚至會面紅和顫慄着躲避掉。但是他描述已結過婚的女人或寡婦却又兩樣了；她們起先努力儘她們的職責，爲尊嚴，爲輿論而奮鬥着想把內心的慾望消退下去；但到了後來便禁不住了，她們先是流淚，繼是情感鬥勝了理智，於是——

喔！——祇要稍爲有一綫機會，她們便會獻出身體了。她們事後又覺得羞恥，又覺得愉快，哭着笑着的儘在內心裏兜圈子。而年輕人看這種書所得到的印象是與我們成人不同的；他們祇有直覺地看到書上的話沒有說盡，或者是隱隱約約的在說，於是常以爲我們成人總隱藏掉重要的話沒有給他們說了。

珂爾雅家裏有個婢女，她有玫瑰色的面頰和堅如鋼鐵的小腿，臉上時常露出歡愉的笑容。他（和他同年齡的孩子大半都會這樣的）在玩得高興的時候，便會伸出手去拍拍她的肩胛和背部。但是有一天，他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興沖沖地走進他父親的書房去，却看見那婢女撩起了裙子掩蓋着臉，倉皇地從書房裏跑了出來，差一點便和他撞個滿懷，而他父親那個時候却臉孔通紅，鼻子也似乎長了一些。他不由得想道：『爸爸的臉孔真像一隻火鷄。』還有一次，珂爾雅在父親沒有上鎖的一隻書



桌抽屜裏看見有許多關於男女性愛的照片。

他還記得小時候，家裏時常有個在大使館裏做小職員的客人來拜訪，他的領子漿得挺硬，身上散發着甜香。他母親一看見他來，便會一變平時惡毒而粗糙的語句，聲音裏顯得十分柔和，像煞舞台上扮演的女主角一樣，充滿了嫵媚和做作。那客人來了之後，他母親便立刻換上嶄新動人的衣裳陪着他到頓尼泊河流裏去泛舟，欣賞艸原上的落日，而那時他便看到媽媽的胸膛半露着，臉上泛起了紅雲，而和那客人儘做着些奇怪和新鮮的動作。成人們時常在類似這種的場合之下自己譬解自己，而頑童們所能了解的却要遠較他們輕描淡寫的語句深得多呢：

「哦，不要把伏羅雅（或彼蒂，或凱蒂）放在心上！」

「什麼，他們年紀還小呢。……不會懂得我們的事情的！……」

還有，珂爾雅的腦海裏還鮮明地印着他哥哥的一件事。他哥哥在一個著名的憲兵兵團裏剛畢業，回到家裏，單獨住一個與家人隔離的房間。那時候他們正雇着一個婢女，名叫娜莎，是個黑髮的美麗的女孩子；假使她能換上體面些的衣服，人家便會當她是個出色的女伶人或者有高貴血統的公主的。珂爾雅的母親已經注意到他的哥哥在半出於玩笑半出於真誠的行動中已被娜莎的光輝所吸引住了。她算計着與



其讓她大兒子的童貞喪失於妓院裏或街妓的身上，還不如讓他獻身於一個名雖下等然實際是很純潔的婢女。她的這種想法，當然是出乎真摯的母愛的。那時珂爾雅還祇在捉迷藏或玩將軍打仗的時候，但是已經模模糊糊的曉得哥哥所玩的羅曼史了，他對於哥哥所做的事情自己下着解釋，有些是對的，而有些却純乎是他的幻想而已。六個月以後，他又在門縫裏看到了一幕惡劇：他母親在婢女房間裏惡狠狠地對着那婢女詈罵，間隔着幾句對一個馬車夫的口誑；原來那個婢女已經有了五個月的身孕了。假使她那時候不哭喊起來；他母親便可以給她一筆錢，她就可以平平靜靜的走路了。但是她却嚎啕地哭着，訴說她是真真愛上了少主人，不願意拿錢，結果祇是把警察叫了來，纔把她攆走的。

珂爾雅在五六年級的時候，他的同學便已嚐試了智識的罪惡之果了。那時候他們對於人類生理上的各部份以及抽象的戀愛名詞已經造出了很多祕密的，祇有他們同學自己纔明瞭的名稱。有一個同學染上了一種病，雖然並不十分危險，但總不失爲花柳病；於是他在整整三個月中變成了年長同學的偶像，都認爲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們中間，確實有很多人已經拜訪過妓院，這種敗德的放蕩行爲却受盡了年輕同學的崇拜和讚美。



珂爾雅的到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去，却並不是同學拖他而是他自己請求他們帶去的。他對於引誘的抗拒力量實在是薄弱得很。他去過那裏之後，事後回想起來，却真像是個噩夢。他記起如何爲了要得到勇氣，喝了些酒纔走進馬車裏去；如何走進了客廳，壁上閃耀着刺眼的光芒；那裏的女人都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露着粉頸和胸膛，手臂揚起來便有一陣陣使人迷眩的香氣；不知誰和其中一個姑娘說了一聲，她便跑到珂爾雅跟前，說：

「嗨，你這個漂亮的小學生，你的同志告訴我說你還是個童貞……來罷，跟我來……我來教你。」

這句話的語氣很平淡；但是在安娜·麥可夫娜院子的客廳牆壁上，却不知已經迴蕩過幾百遍了。他還模糊地記得燈光之下一對對的在接着長久的吻；客人的手指毫無忌諱的向姑娘身上亂摸——突然一聲尖叫，不知是由於痛苦還是由於極端的快樂所發出來的。他還記得那次臨走的時候，他顫抖的手指甚至連外套的扣子都扣不上。

第一次的類乎這種經驗往往會使人有不舒服和恐懼的感覺。這種感覺有些人經過相當的時候便消滅了。但有些人終身還會記得。珂爾雅是屬於前者的，沒有好



久，他便已習慣於和女人在一起玩耍，尤其對於一走進院子便聽到裏面嚷道：「琴妮，你的情人來了！」的話，認爲很得意，和同伴們講的時候，還情不自禁地摸摸嘴角上根本還沒長出來的鬍鬚。

### 三

是一個八月的雨晚。時間還早，纔九點鐘；安娜·麥可夫娜院子裏照耀得很明亮的客堂裏還很空。進門處祇有一個電報局的報務員羞怯地在和胖胖的凱蒂談些閒話。此處便祇有那長腿的奶油卷在屋中打着迴轉，時而和一個姑娘談幾句話，時而又跑過去和別一個講些笑話。

珂爾雅走到庭前，第一個發現他的便是穿着古怪服裝的維拉，她站起身來轉了幾轉，拍着手喊道：

「琴妮，琴妮，快來呀，你的小情人來了……那個小軍官……多麼漂亮的傢伙呀！」

琴妮這個時候恰巧不在客堂裏；在和一個強壯的火車上的稽查員忙着咧。

這個年老茁壯的稽查員是個常客，他時常把火車站上的燭臘等日用品偷偷拿出



去賣掉，並且也帶些無票的乘客而從中牟利。他雖然常常來，却又怕火車進站，不時要掏出表來看一看時間的。這一次，他飲了四瓶啤酒，便無誤地把錢付過，匆匆地走了。

珂爾雅並不是單獨來的，他還帶了一個叫玻洛夫的同學。玻洛夫禁不住他的誘惑的勸告，纔第一次的跑到這種地方來。說不定他也和一年半前的珂爾雅一樣，感覺到那種荒誕的原始的心理和生理狀態，他的腿微顫着，嘴巴漸漸發燥，燈光在他的眼裏儘是打着盤旋。

薛蒙把他的軍外套放在一個祕密的地方，使那上面的肩章和鈕扣不致被人看到。

說起來，這個薛蒙非但不喜歡隨隨便便的，儘講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語的學生們，對於這種穿軍服的孩子也有些瞧不起。

「他們有甚麼用呢？」他和旁的院子裏的關人們談起軍校學生的時候，便陰沉着臉說。「見了長官來了，便像耗子一般地忙不迭逃掉。而當局還說是我們不好，要把院子封閉。三年前那個露本迭加的院子不是就這麼封掉的嗎？雖說它換了個名字又開張了，不過那女主人也真化了不少錢哪。光在蒲克許一個人的身上便化掉四



百多……還有，這些小畜生不知從那裏去染上了病，便痛得回去直打轉：「啊，爸爸呀！啊，媽媽呀！我要死了！」「那麼，你從那裏染來的呢？」「那裏那裏……」好，這麼一說，又活該我們倒霉！」

「進去罷，進去罷，」他對這兩個小軍人嚴厲地叱着。

小軍人進去了，眼睛因刺目的光綫而眯了起來。玻洛夫是喝了酒纔來的，這時身體微微打戰，面色也發白了。他們在一幅俄羅斯貴族的野宴的油畫下面坐了下去，立刻有兩個姑娘——維拉和塔瑪拉——湊上前去，分坐在他們兩旁。

「請我抽支烟罷，你這漂亮的小軍人！」維拉向玻洛夫請求，同時把她那雙堅實溫暖的小腿移了過去和他的腿緊緊地偎着。「你多麼好看呀！」

「琴妮呢？」珂爾雅向塔瑪拉問。「她正有客嗎？」

塔瑪拉緊緊地看着他的眼睛——緊緊地瞧着他，使他被看得不舒服，便把頭回了一過去。

「不是。難道她應當一直有客人的嗎？她今天整天的頭痛。她正在走廊裏走路，突然管家急匆匆地推開一扇房門，碰着了她的前額，痛得很厲害。可憐的人，睡了一整天。怎麼？你忍不住了嗎？安靜地等一等，她五分鐘內便會出來的。」



維拉騷擾着玻洛夫：

「親愛的，甜密的，你是個多麼風流的小夥子呀！我就喜歡像你這樣灰白的小軍人；你愛起人來，總是那麼猛烈而嫉妒的。」

突然她低聲地唱了起來：

「他是個憂鬱的人，

我的至愛，我的光明，

既不會拿我賣掉，不會欺騙。

他忍受了一生，

等着像我一般的女人 他便獻身。」

「你叫什麼名字呀，親愛的？」

「喬治，」玻洛夫用他那軍校裏的粗糙聲音回答。

「喬治！喬治！多好聽的名字！」

她突然湊上了他的耳朵，做了個醜臉輕聲向他說道：

「喬治，你來，跟我來。」

玻洛夫紅暈上了耳根，絕望地迸出一句話來：



「我不知道……：……要我看那位同志怎麼說……：……」  
維拉高聲笑了起來：

「你看你！像個小孩子！照你這些年紀，親愛的喬治，在鄉村裏早就該結婚了，但是你却說：『要我看那位同志怎麼說！』你倒不說去問一聲保姆或乳媽的！塔瑪拉，我的天使，你想想看：我叫他去睡覺，但是他說：『要我看那位同志怎麼說。』你的意思怎樣，同志先生，是你帶他來的嗎？」

「不要騷擾，你這魔鬼！」波洛夫不雅觀地做了一個手勢，像學生們預備打架的時候一樣。

瘦長軟弱的奶油卷這時便走到學生面前，把頭伸出了一些，做出一付動人的怪相，喋喋地說了：

「軍人先生，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智慧的鮮花；未來的將軍；你們肯不肯借給我這麼一個小老人一支好香煙？我是個窮苦人。但是我崇拜智慧，更崇拜小軍人。」

他拿到了一枝紙烟以後，立刻在客堂中間很瀟灑地站着，右腳屈曲地踏向前面，兩手向外一分，開始用乾癟蒼老的聲音唱了起來：



「我曾經豪華地盛列過宴會，  
香檳酒像河流傾注入大海；  
但現在已沒有一塊麵包屑，  
沒有一塊；往日的豪華盡散。」

已經消逝的勝景宛在  
婢僕如雲，號衣新裁，  
但現在都對我怒目喝視，  
不給一塊；往日的豪華盡散。

「先生們！」奶油捲突然中止了他的歌唱，搥搥自己的胸膛。「我可以預料，你們將來一定會昇做將軍的。但是我，在另一方面說來，也曾經是個偉大的軍人。我過去學過森林救火員，其中一切設備，是完全軍事化的。就爲了這個理由，你們得捫捫你們金黃色的好心，我請求你——請你們賞賜一些淡酒給我罷，——像和尙喝的那種淡酒就行了。」

「奶油捲！」胖凱蒂從房間的另一端喊道，「給這兩位年輕的軍官看看你的圖



畫罷，你這游蕩的老駱駝。」

「好的！」奶油捲愉快地回答道，「那麼，施主們，你看這裏——活生生的圖畫，夏天的暴風雨。這是一個化名叫奶油捲的隱士畫的。第一張……」

「六月豔麗的一天。逼人的日光照臨着花園，照臨着大地……」

他那唐，吉訶德的相貌上展出了一絲枯萎的笑容；眼睛也眯成了一條縫。

「……現在，地平綫上現出了最初的烏雲。它們逐漸擴大，互相角逐堆疊，不一會，這藍色的穹窿便……」

枯樵的笑容逐漸在他臉上隱去，代之的是一付嚴肅鄭重的態度。

「終於烏雲掩沒了太陽。……不祥的黑暗籠罩了大地……」

他露出了兇猛的面貌。

「第一滴的雨落下來了……」

奶油捲手指敲着椅背。

「……在遼遠的天際，閃出了一絲青藍色的光芒……」

他眼睛迅速地震動，嘴唇左角歪扭着。

「……雨便像湍急的水流直瀉下來，憑空起了一陣耀眼的閃電……」



眉毛，眼睛，鼻子，上下嘴唇連續不斷地咬動，象徵着曲折的閃電。

「……雷聲跟着爆裂——轟隆——隆。一枝古老的橡樹折斷了，像脆弱的蘆葦倒向地上……」

奶油捲的頭直向後面彎了下去，差不多髮尖快碰到地板了，纔猛的一躍身子，又好端端地直立在地上。他在模做着大樹的倒下去，和他同年紀的人是決不敢這麼做的。

「但現在雷聲已漸漸遠去。閃電也漸漸稀少。雷聲像隻負傷的野獸——嗚嗚嗚嗚——嗚嗚……鳥雲游蕩開去了。太陽的第一條光綫已經在罅隙裏竄出來……」

他顰蹙着臉笑了笑。

「……又普照着大地了。」

兩個小軍官每人給了他二十戈貝克。他對了大家把手放在掌心裏數着：一，二，三，四，突然兩隻指頭一彎，掌中的錢便沒有了。

「塔瑪拉，不要這樣不誠實，」他譴責似的說道。「把我這麼一個窮苦老頭子的錢拿去，你不覺羞恥嗎？你把它藏在那裏的？」



於是，他拍了拍手掌，把錢從塔瑪拉的耳朵裏挖了出來。

「我立刻就還給你們的。」他向珂爾雅和他的同學担保；「不過要是等不到我回來，那我也就不客氣了。我是個受人尊敬的人！」

「如油捲！」小曼加在他後面叫道，「請你給我帶十五戈貝克的糖來……土耳其軟糖，十五戈貝克，錢拿去！」

他正在匆匆的向外面走，在桌子上攫取了小曼加丟出來的錢；行了一個滑稽的禮，戴上了他的軍帽，消失在門口了。

年紀很大的享立塔走到學生面前，討了一枝紙煙，打了個呵欠，說道：

「姑娘們儘木呆他坐着，你們年輕人爲什麼不跳跳舞呢？」

「好的，好的！」珂爾雅同意了，「那麼就奏一隻華爾滋舞曲罷。」

樂聲響了。姑娘們捉對兒的迴旋着，正正經經的挺着背，很有禮貌地迴旋着。

珂爾雅很喜歡跳舞，至此忍不住了，便邀請搭瑪拉同舞。去年冬天他便已看出搭瑪拉是姑娘中跳得最嫻熟的一個人。當他正在旋轉的時候，火車站上的稽查不聲不響的靈活地在人堆裏竄了出去，珂爾雅連看都沒看見他。

維拉無論怎樣和玻洛夫貼得緊，她總不容易把他拖到房裏去。他來的時候喝的



酒已漸漸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了作用，因此就愈想愈害怕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他儘可能推說頭痛或什麼的而離開這裏；但他知道珂爾雅是不會答應他的；而最主要的——他簡直立不起身子了。

塔瑪拉和珂爾雅跳完了舞，便回來仍舊並排地坐在一起。

「琴妮怎麼還不來呢？」珂爾雅忍不住的問。

塔瑪拉迅速地向維拉看一眼。維拉低下了睫毛，這意思是：是的，他已經走了。

「我立刻去叫她來。」塔瑪拉說。

「不過你爲什麼纏着一定要叫琴妮呢？」亨立塔說。「我不是一樣的？」

「好的，下一次，」珂爾雅回答道，神經質地抽着紙烟。

琴妮這時還沒有穿好衣服，正坐在鏡前在搽香粉。

「什麼事，塔瑪拉？」她問。

「你的那個軍校小學生來了。他在等你。」

「哦，就是去年來的那個小孩子麼……」



「對的。但是他現在已經長得很健美，很高……很能使人愉快的一件事情！假使你不，那麼我去了。」

塔瑪拉看看鏡子裏的琴妮在描眉毛。

「不，等一等，塔瑪拉，不要你去。讓我想……把他去叫來。說我有些不舒服，頭痛。」

「我已經告訴他了，說茶西亞開門不留心把你猛撞了一下，說你睡了一整天。不過，這是值得的嗎？琴妮？」

「值得不值得，不關你的事，塔瑪拉，」琴妮粗魯地回答。

塔瑪拉小心翼翼地問：

「那麼你不覺得有些兒歉疚嗎？」

「爲什麼要有歉疚？」她說着，順手在頸項裏的一條血痕上抹了一下。「你自己也曾有過歉疚嗎？對於露芭，她這樣的悲慘？對於波莎？你這隻水母，不像個人！」

塔瑪拉傲然地微笑了一笑：

「不，假使真有了什麼事情，我便不是水母了。說不定你馬上就可以看出我這



句話並不是瞎說的，琴妮。祇是我們再別吵架了——我們生活本來就不怎麼甜蜜。好罷，我立刻去叫他來。」

她走了之後，琴妮把裝在藍色燈籠裏的煤氣燈稍爲捲暗一些，隨手披上一件寢服，躺在牀上。一分鐘後，珂爾雅走了進來；跟在他後面的是塔瑪拉，一手拖着玻璃夫，他抗拒着不肯跟她進來，頭低着。接着，那斜視眼的小管家也擁了進來。

「這樣纔好看呢，」小管家說道。「太好了；兩個漂亮的紳士和兩個年輕的太太。你們要些什麼呀？啤酒還是旁的？」

珂爾雅袋子裏有着生平從來沒有帶過的一筆大數目的錢——二十五個盧布；他預備以此而向她們炫耀的。啤酒祇是偶而喝喝，他忍受不住那種苦澀的味道，也懷疑着人們怎麼會常喝而不厭。所以，他便嘔吐舌頭，充作不屑喝啤酒的樣子，說道：

「除掉啤酒還有什麼呢？」

「甜一些的，有加罕酒，教堂酒，特尼夫酒；法國貨有辣非德……也有葡萄酒。姑娘們都喜歡辣非德和檸檬水的。」

「價錢呢？」



『不會貴的。上等妓院裏都是這種價錢——辣非德五個盧布一瓶，檸檬水半盧布一瓶，四瓶也祇二盧布……』

『算了罷，茶西亞，』琴妮截斷了她的話，公平地說，『敲孩子們竹槓是難爲情的。一瓶酒和四瓶檸檬水一起算五個盧布好了。他們都是正當的人，又不是別個……』

但是珂爾雅漲紅了臉，裝出若無其事地把一個十盧布的鈔票擲向桌上。

『不要嚙嚇了。好的，把它拿來。』

『我既然到了這裏，就要把玩的錢也拿了走。年輕人，你們預備怎樣——玩一次還是住夜？你們當然曉得價錢的：玩一次，二盧布；住夜，五盧布。』

『好了，好了。玩一次，』琴妮怒了起來，插嘴說道。『我向他拿好了。』

酒拿來了。塔瑪拉還吩咐了些麵點，琴妮請求客人讓小白曼加進來。琴妮自己却不喝酒，一直躺在床上，房間裏雖然很熱，她頭上却還披着一塊披巾，品質很好的，注視着美貌的，已經成長的珂爾雅的臉孔。

『你怎麼啦，親愛的？』他在床沿上坐了下去，搖搖她的手，問道。

『沒有什麼？……我自己撞倒的……一點頭痛……』



『不要緊的。』

『哦，我看到了你，已經好了一些了。爲什麼好久不來了？』

『我實在抽不出空——軍營裏。你知道的……一天走二十五公里。還要訓練，訓練：野外演習，站衛兵。背上揹了個重包袱；一到晚上，兩條腿便不是自己的了……我們還在演習……不是好玩意兒……』

『哎，可憐的小東西！』小白曼加突然拍拍手。『爲什麼他們要這麼折磨你們，你們這些天使一樣的人？假使我有像你這麼一個兄弟——我的心便要跳出來了。祝你健康，小軍人！』

他們碰了杯。琴妮還在那裏把珂爾雅從頭到腳打量着。

『還有你，琴妮？』他伸出了酒杯，問道。

『我不想喝，』她無精打采地回答道，『無論如何，姑娘們，你們酒也喝過了，話也談過了——可以走了罷。』

『你就在這裏住夜罷？』其餘的人走了以後，她問珂爾雅道。『不要怕，親愛的；假使你錢不夠，我替你付好了。你看，你多麼漂亮，一個娼婦對於你還會吝嗇錢嗎？』她笑了起來。



珂爾雅聽着她話語裏有種奇怪的聲調——既非憂鬱，亦無善意，然而亦不是冷嘲，便回過頭來看着她說：

「親愛的，我想是很想留在這裏的，不過不大可能，我答應家裏十點鐘回去的。」

「那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會等門的；你又不是一個小孩子。難道你還要聽家人們的話嗎？……不過，隨你的便罷。要不要我把燈完全吹熄，或者讓它還是這個樣子？你要那裏一面，裏床還是外床？」

「我隨便，」他語氣有點發抖；乘勢擁抱住琴妮發熱而乾燥的身體，接着就想把嘴唇湊向她臉上去。但是她輕輕地推開了他。

「等一等，忍耐一點，親愛的——我們接吻的時間正多着咧。先這裏躺一會……現在……安靜些……不要激動……」

她語氣裏很奇怪而嚴肅，在珂爾雅身上發生了催眠作用。他聽從了她的話，平平地躺在床上，兩隻手襯墊着後腦。他微微把上身抬起了一些，一隻手肘擱在床上支撐着，然後轉過身去，在微弱的燈光下安靜地察看着他的全身——那麼雪白，強健，完全是肌肉的人體；有一個寬廣隆起的胸脯；骨盤是狹狹的；還有兩條堅實而



有力的腿。頸項和雪白的肩和胸之間有一條痕跡，充份顯出頸子以上經常受陽光撫摩的結果。

珂爾雅眼睛眯了起來。彷彿他的臉孔和整個身體都在感覺着對方眼光的掃射，渾身像被一塊獸類的皮所搔過似的有些微癢。

他睜了眼睛，還是那付大大的，漆黑的，不安靜的女人眼睛在把眼光灑在他身上，一霎那間簡直就不認識這個女人究竟是誰了。

「你在看什麼，琴妮？」他安靜地問。「你想些什麼？」

「我親愛的小孩子！……你名字叫珂爾雅：對不對？」

「是的。」

「不要對我生氣，珂爾雅——我祇是任性一點，想看看你，請你再閉上眼睛……不，還要閉得緊一些……我要把煤氣燈轉到通亮，再好好地把你看一看。對了，這樣才對了……你知道你多麼美呀！……就是現在……現在這時候。以後你便要粗糙些了，身上會發出山羊味；但是現在你祇發出乳酪味……還有一些鮮花似的味道。閉起來——閉起你的眼睛！」

她轉亮了燈光，回到床上，土耳其式的盤膝坐着。兩個人都不作聲。樓下傳來



了鋼琴聲，不知誰的磔磔的笑聲也飄了進來；隔壁房裏傳來一陣愉快的談笑，其中還夾雜着歌唱。談的什麼話却聽不清楚了。遠遠的街上有馬車轆轤的聲音滾動；

……

「我現在就要使他傳染了，像傳染給別人一樣，」琴妮深深地看着他的豐碩的雙腿，那體育家的軀幹，默默想道。「爲什麼要替他惋惜呢？難道就爲了他漂亮麼？不會的，我對於這種醜妍的感覺早就麻痺了。那麼是爲了他是個孩子麼？對了，一年多以前我還給他一隻蘋果呢。那麼現在應不應當把這件事情向他直說呢？他會不會相信我的話？會不會聽了發怒？說不定去找別個姑娘？這種病是每個客人遲早總要染上的。不過他用錢買了我——會饒恕我嗎？……」

「珂爾雅！」她靜悄悄地說，「把眼睛睜開來。」

他順從地睜開了，轉過身去繞住了她的頸頸，把她拖近一些，想吻她內衣裏露出的胸脯。她又輕柔而堅決地阻止了他。

「不，不要這樣，等一等——聽我說。……再等一分鐘。孩子，你告訴我，爲什麼你要到我們女人這裏來？」

珂爾雅嘎聲笑了起來。



「多麼笨啊！那麼旁人爲什麼要來？我難道不是個男人嗎？我剛剛成熟……發育完全了……有一點需要……需要女人！」

「需要？祇是需要嗎？祇是和需要一件毫無生命的東西一樣的嗎？」

「不是，爲什麼說這種話？」珂爾雅和善地笑了一笑，說道。「我很喜歡你……從第一次看見你起……假如你允許我說的話，我甚至……有點愛你……至少，我從未和別人住過。」

「好的！那麼，這第一次也可以說是需要嗎？」

「或許不是的，很難說明白……祇想有一個女人……我的朋友們時常談起這類的事……其中有許多早已到這裏來過……所以，我也……」

「但是你對於這第一次覺得羞恥嗎？」

珂爾雅惶恐得不知該說些什麼纔好；這種談話毫無生趣，並且有些使他悶氣。

由於以前聽來的經驗，他直覺到這並不是通常的床頭談話；而是異乎尋常的。

「可以說……並不覺得羞恥……而祇感到有些恐懼。我喝了些酒纔來的。」

琴妮又躺了下去，橫斜着用手肘撐起上半身，毫不放鬆地凝視着他。

「告訴我，親愛的，」她的聲音幾乎低得聽不出來，珂爾雅很困難的纔捉到她



所說的字眼，『還請你告訴一件事情。我問你：你付了兩個盧布的齷齪錢，而我就須讓你撫摸，和你接吻，把整個身體交給你，對於這一點你不覺得羞恥嗎？』

『哎，我的天哪！你今天問的是怎樣的問題呀！不是旁人也付錢的嗎？不但是我，別人來也要照樣給錢——在你還不是一樣嗎？』

『我還問你，珂爾雅，你以前曾經愛過什麼人嗎？誠實的說出來！……憑良心……憑靈魂……你有沒有追求過人家？買一束花……和她手挽手的在月光下散步？有過嗎？』

『是有的，』珂爾雅低聲說道。『年青人總免不了有這麼一套的！這是任何人都能懂得……』

『大概是個表妹？一個受教育的年輕女人？一個同學？是不是？』

『哦，是的，當然囉——每個人都有自己認識的女人的。』

『那麼，你不曾去撫摸她，是嗎？好，假使她對你說一聲：『隨便你要怎樣便怎樣好了，祇是要給我兩盧布』——你會對她說些什麼話呢？』

『我不了解你，琴妮！』珂爾雅突然發怒了。『爲什麼你要對我這麼生氣！你開什麼玩笑呀！我立刻穿起衣服走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珂爾雅！還有一個最後的，最後的問題。」

「啊，你！」珂爾雅不高興地暴哮着。

「你能不能想到……馬上就想，祇一秒鐘便夠了……假使你的家庭突然一下子變得很窮困而衰敗了。你也祇好替人家抄寫點什麼，或者做個木匠或鐵匠使自己能夠僅僅糊口；而你的姊妹也祇好墮落下去，走一條像我們一樣的路……對了，對了，就是你的親姊妹……假使有個惡棍沾污了她，然後把她賣掉，從一個人手裏轉地到另一個人手裏……那時候你又會說些什麼話呢？」

「呸！……不會的事……」珂爾雅憤暴地截斷了她的話。「無論如何，你說得夠了——我走了！」

「走罷，不過請你替我做件事！在鏡抬上一隻小抽屜裏有隻匣子，裏面有十個盧布，是我的客人給我買巧格力糖的，但是我現在用不到了；請你把它拿走。替我買隻有金蓋的香粉匣送給你媽媽，假使你有小妹妹的話，那麼買個洋囡囡送給她。走罷，小孩子！」

珂爾雅憤怒地皺了皺眉，敏捷地跳下了床，連床沿都沒有碰到。他赤裸着身子站在床前的一小塊草蓆上，展現了他那發育得很均勻而強壯的軀體。



「珂爾雅！」琴妮安靜地叫他，聲音裏有溫柔，也像有譴責。『親愛的珂爾雅！』

他應聲回轉身去，突然像受到驚恐似的怔了起來：在他的生命中，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充滿女性美的，溫靜而憂鬱的淚珠盈眶的眼睛。琴妮以無比的光輝與沉鬱的眼神在看着他，逼得他重坐下了，逼得他情不自禁地擁抱她那赤裸的黧黑的雙臂。

「那麼，琴妮，我們不要吵架了，」他溫和地說道。

她也湊上前去，雙臂擁圍了他的頸項，頭深埋在他的胸膛前。都不作聲，沈默充澈了房間。

「珂爾雅，」琴妮打破了沉寂，黯淡地說，「你怕不怕受到傳染？」

珂爾雅起了痙攣。一種討厭的，冰冷的恐懼開始在心裏激動了。他並不立刻回答。

「當然，那是可怕的……可怕的……上帝保佑我！不過我祇到你身旁來呀！你不是曾經担保我說你沒有……」

「是的，我曾經向你說過，」她默默地說着。不過她彷彿突然意識到她的語句



的重要性，轉而急促地說：『是的，對的，對的！我曾經向你說過：不過，你會否聽到有種名叫梅毒的病麼？』

『當然聽到過的……鼻子會爛掉……』

『不，珂爾雅，不光是鼻子爛掉就算了！傳染到這種病的人全身都會爛的：骨骼，肌肉，腦袋完全要受到侵蝕。有些醫生說這種病是醫治得好的。呸！那才是廢話呢！永遠醫不好！你得患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任何時間內都有倒下去的危險。有些人祇被腐蝕掉一半！一半的臉沒有了，右腿或右手失去了知覺；看起來還是個活人，其實祇好說是半死人了。而且這種人都明明曉得……每個梅毒患者都曉得：曉得他的飲食和接吻，甚至他的呼吸都會傳染給另一個人，傳給他們最親近的人——姊妹，妻子，兒女；他們的子女生下地便都成了妖怪，不是甲狀腺腫，便是肺病或先天的梅毒殘廢者。你想想罷，珂爾雅，這就是這種病的意思了。現在，說到這裏，她突然挺直了身體，緊緊地握着珂爾雅的肩膀，把他的面孔轉過來對準了她的，眼睛裏射出沉鬱的非常奇特的光芒，幾乎逼得他昏迷過去，『現在，珂爾雅，我要告訴你，我已經染上了這種病快一個月了，所以我不允許和你接吻……』』

『你在說笑話了！……你故意的在挪揄我！』珂爾雅有點憤怒，也有點恐懼，



不知所措地喃喃說道。

「笑話？……你來！」

她粗魯地逼他站了起來，劃一根火柴，說道：

「我來給你看看，仔仔細細的看一下……」

她張開了嘴巴，把火柴移近，照明她的喉頭。珂爾雅上前看了一眼，便蹣跚地退了回來。

「你看見那些白點嗎？這就是梅毒了，珂爾雅！明白嗎？——梅毒最可怕最嚴重的徵像。你把衣服穿上罷，不要忘掉感謝上帝！」

他默不作聲的匆促地穿上衣服，連看都不看琴娘一下，匆忙中一條腿還套錯在另一個褲管裏。他的手在顫慄，牙齒捉對兒廝鬥着。琴娘垂下頭說了：

「聽着，珂爾雅，你碰着一個誠實的姑娘這是你的好運氣，別個人是不會饒你的。聽到嗎？你們剝奪了我們的清白，把我們從家裏趕了出來，以後你們又付了兩個盧布來玩一次，我們——你明白嗎？」——她突然抬起了頭——「我們所以對你們總是毫不憐憫，我們恨透了你們！」

還沒有穿好的珂爾雅突然放下了衣服，坐在床沿上，於是兩手按住了臉，像



小孩子似的真實的哭了出來……

「天哪，天哪，」他的聲音微弱得很，「這是真的嗎！多麼卑劣的事情呀！……我們，我們真有這麼一件事；我們有個婢女，娜莎……一個婢女……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我的哥哥把她攬上了……我的大哥……一個軍官……他走了，而她已有了孕，我母親把她趕了出去……啊，是的——趕了她出去……像舊掃帚一樣地把她擲到房外去了……她現在不知怎樣了？還有父親……父親……他也和一個婢女……婢女……」

半裸着的琴妮，這個不信神的專事暴哮賭咒的琴妮，在學生的面前站定了，却緩慢而鄭重其事地畫了個十字。

「願上帝饒恕這個孩子罷！」她的表情是深沉的溫柔，也是虔敬的感恩。

立刻她奔到門邊，打開了門，喊着：「管家！」

「告訴你，親愛的管家，」琴妮指示她說，「請你去看一看塔瑪拉和小白曼加那一個有空，就請那一個來。」

珂爾雅在後面咕嚕着些話，但是琴妮故意不去聽他。

「請你愈快愈好，管家，親愛的，可以嗎？」



『馬上去，馬上去，小姐。』

『爲什麼要把她們叫來，琴妮？』珂爾雅苦悶地問道。『爲什麼？……是不是你要把這件事告訴她們？……』

『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的事……你等一下，我不會做使你不愉快的事情的。』

過了一回，小白曼加穿着一件棕色的，樸素的女學生裝走了進來。

『叫我來幹什麼，琴妮？你們吵了架嗎？』

『不是，我們並沒有吵架，曼加，祇是我很頭痛，』琴妮鎮靜地說，『所以我的小朋友覺得有些枯燥。你們做個朋友罷，曼加！』

『夠了，琴妮，不要講了，親愛的！』珂爾雅明白了她的意思，抗議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祇是你……你不要這樣……』

『你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呀，』輕佻的曼加攤伸出雙手。『你可不可以請我吃一些什麼東西？』

『啊，走罷走罷！』琴妮送她出去。『我也立刻就出來了。我們剛纔是開了玩笑。』



這時他已經穿好了衣服，走到門檻邊，和琴妮默默無言地相對看了半響。珂爾雅不大明白，但能意識到他已經渡過生命中最危險的一次遭遇了。

他緊壓着琴妮的手，說道：

「原諒我先前的魯莽！……琴妮，你能原諒我嗎？能饒恕我嗎？……」

「噢，我的孩子！……可以的，我的好孩子！……可以的……可以的……」

她像個慈愛的母親一樣溫柔地掬掬他的頭髮，輕輕地把他推進了走廊。

「你現在預備到那裏去？」她想闔房門，但祇關了一半，又向他問。

「先去把我的同學找到，然後回去，」

「這樣最好！……上帝保佑你，親愛的！」

「寬恕我！請你寬恕我！……」珂爾雅一再的說着，把手伸了出來，和她的手

握了握。

「我已經答應你了，我的好孩子……我也得請你寬恕……因為我們再也不能見面了！」

她關上了門，孤獨的留在裏面了。

在走廊裏，珂爾雅遲疑着不知到那裏去找玻洛夫，他是被塔瑪拉拖去的。在



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管家匆匆地在他面前跑過，焦急而驚惶地對他說：

「哎，我現在沒有時間和你瞎纏！」她回答珂爾雅道。「左邊第三個門裏。」  
珂爾雅走到門前，敲了幾下。房間裏隱隱有騷動聲和低語聲，他再敲了幾下。

「珂各維斯，進來！我在這裏——索列托夫。」

這些軍校學生們到這種地方來冒險，總是預先約好用假名字的。動機倒並不是怕碰到官長或家庭裏的什麼親戚，而是純出乎一種故作神祕的偽裝遊戲。

「你不要進來！」塔瑪拉的聲音就在門背後發出來。「你不能進來，我們正忙着咧。」

但是坡洛夫的低音立刻截斷了她的話：

「無聊！她在說謊。進來，沒有什麼。」

珂爾雅打開了門。

坡洛夫衣服穿了坐在椅子上，但臉上通紅，很不愉快的樣子。像小孩般的鼓起嘴唇，眼睛向地上看着。

「好，你帶來的究竟是怎樣的朋友呀！」塔瑪拉又像訕笑又像憤怒地說。「我想起來他應當是個迫切需要着的人了，却不料祇是一個女孩子！他不肯失去了他的



童貞。你帶來的真是個活寶貝！拿回去罷，你這兩個盧布拿回去罷！」她向玻洛夫叫道，隨手把兩個銀幣擲到桌上。「你拿去給你那窮苦的婢女罷！或者自己留着去買付手套，你這撥山鼠！」

「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嚙嚙嚙呢？」玻洛夫眼睛仍舊看在地板上，咕嚕道。「我不會罵過你，對不對？那麼你爲什麼要第一個罵人呢？不過，我已經和你耽了一會兒，所以錢還是拿去。但是要我來強逼你去拿，我也不會的。至于你，珂爾雅——我是說，珂各維斯——你不應當把我拖到這裏來。不過，她還算是個好姑娘，祇是常常騷擾着我和她接吻，做些天知道的……」

塔瑪拉雖然餘怒未熄，却也笑了起來。

「哦，你這小笨蛋，小笨蛋！好罷，不要發怒了——我拿了你的錢罷。祇是回去以後不再抱怨，不要叫喊。好罷，不要發怒了，不要發怒了，我們講和罷。把你手伸出來，像我一樣。」

「我們走罷，索列托夫，」珂爾雅說道。「再會，塔瑪拉！」  
塔瑪拉像所有娼妓的習慣一樣，把錢塞進了襪統裏，領他們走了出去。

在走廊裏走的時候，珂爾雅便聽到下面會客室裏有種奇怪的，細微的騷動聲



音；有些雜沓的足步混和着低聲而急促的談話。

在他們以前坐的油畫下面，這時正聚集着安娜、麥可夫娜全院子的人，還有一點外來的旁觀者。他們緊緊地圍了一圈，都俯下了身子。珂爾雅好奇的走了過去，斜倚着身子從好多攢動的人頭裏看進去，祇見奶油捲不正常地蜷縮着身體正躺在地板上。他的面孔發青，幾乎變成黑色了。身體縮着，腿曲彎着，一動也不動。一隻手壓在身體下面，另一隻則甩在背後。

『他什麼事呀？』珂爾雅嚇了一跳。

寧娜用急促的低語回答了他：

『奶油捲才回來不久……把糖交給曼加之後，便向我們說些亞美尼亞的謎

語……』掛在客堂裏，身穿藍袍又會叫……我們誰也猜不出，他剛想笑着把謎底說出來，忽然乾咳了一聲，便倒了下去，直到現在還沒動過一動……他們已去叫警察……天哪，事情就麻煩了……我真怕得看死屍……』

『且慢！』珂爾雅說道。『先去摸一摸他的前額再說，說不定還活着呢……』他剛想衝進去，但是薛蒙的像鋼鉗一般的手指阻住了他，把他推回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可看的，』薛蒙嚴厲地命令着，『你走罷，年輕人，快



些給我走！這裏沒有你的地方的：警察來了，會叫你做證人的——那你就完了！你要曉得你是個高級軍事學校的學生哪！最好乘你兩條腿走得動的時候趕快跑！」

他把他們送到門口，把大衣塞進他們的手裏，仍舊很嚴肅地說：

「快走……快些跑！還有，以後不要再來了，就是來，我也不讓你們進門的。你們是聰明人，要明白，完全是你們給了那個老狐狸一些錢他才去喝酒——現在他可斷了氣了。」

「啊，你不要這樣神氣！不要這樣耀武揚威！你！」珂爾雅暴躁地對他着說。

「你這什麼意思？什麼叫神氣？……」薛蒙更暴怒了，那沒有睫毛的眼睛看起來極為可怕，兩個學生縮了回去。「我會揍得你們連爸爸媽媽都喊不出聲！給我滾！否則就不客氣了！」

兩個孩子走下了階沿。

面對着他們走過來兩個人，額角上都斜帶着布帽，一人穿件藍襯衣，一個穿件紅的外套，領口都做開着，襯衣上的扣子也有幾個沒有扣上——顯然就是薛蒙的同伴了。

「什麼事？」其中一個愉快地問薛蒙。「奶油捲再會了嗎？」



「是的，這會可真像完了，」薛蒙回答道。「你們來幫我把他擡到街上去。否則那些惡狗又會來亂咬了。擡在街上，就可以使他們相信他是喝醉了酒自己失足跌倒地上噎氣的。」

「那麼，你沒有……呢？……你沒有玩花樣嗎？」

「什麼？我那裏會對他玩花樣！無稽之談！他與我們沒有害處。馴服得像隻羔羊。當然是他的死限到了。」

「他竟死得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不知他生前曾想到這一點沒有？」穿紅外套的人說。

「你說得對！」他的同伴接着說。「活時逗人笑，身死沒地葬。好罷，我們進去罷，夥計。」

兩個學生拚命地逃着。在黑暗中，奶油捲捲伏在地上，鉄青着臉的影象又在他們眼前浮現了出來。他們又一次感到了死的恐怖。

珂爾雅！你還記得嗎？一個八月的夜晚，你剛發育完全的時候所遭遇到的的一件事？你會把它告訴你的兒子嗎？……



從清早起便一直下着討厭的濛濛雨。伯拉托諾夫這時正在從事於河岸邊的裝卸西瓜的工作。他本來是想在這個夏季裏到磨坊裏工作的；他也確實曾在磨坊裏工作過，但是不到一個星期，便和那對付工人極端殘暴的工頭吵了一架，甚至互毆了一番，之後便辭職了。不得已，又到回聲報裏出進了一個多月，充任着外勤記者，跑跑法院和市街新聞，寫些街頭景像和判決案件的短篇混些麵包喫。但是他已久已厭棄於報館生涯了。他的個性是好動的；他喜歡冒險，喜歡在新鮮空氣下作勞力工作；喜歡做到處自由自在的，過今天不知明天事的飄泊者。就爲了這種緣故的，在特尼泊河下游的一個口岸上到了第一艘西瓜船的時候，他便去參加那裝卸工人的團體了。他去年就做過這種工作，他的樂天的精神和友誼的態度以及精明的頭腦等等優點，已經在工人中贏得了好的名望。

起卸西瓜的工作是要有很好的組織和技術的。每艘船上至少要有四組人同時做起卸工作。每組有五個人：第一人在艙裏搬取西瓜交給立在船舷上的第二人；第二人便擲給站在碼頭上的第三人；第三遞給第四，第四遞給站在馬車上的第五人；他



便依照瓜的顏色，或是白的，或是黑色，或是有花條紋的分做一列列地排列好。這種工作既很清潔又迅速而生動。假使一組人都是好手的話，在旁邊人看起來確實是很愉快的；一個一個連續着從這隻手飛到那隻手，既迅速，又穩當，從不會掉下一個。不過新學的人便難免有機會失手，他耳朵須熟悉那種富有節奏的擦擦聲音，並且先要學會擲的技術，擲出去是較接過來更困難的。

伯拉托諾夫記起了他去年的經驗。當他失手掉碎了第三或第四個瓜時，便受到了同伴粗魯的嘲笑：其中有二個是擲得不合其時，落在碼頭上而破碎的，有一個却是在手裏沒有捧牢而溜滑下去的。第一天還沒什麼，第二天便不對了，他每掉碎一個西瓜，便要在他的工錢中扣掉五個戈貝克作爲賠償。但以後他竟又打碎了幾個，同伴們聲勢洶洶地竟聲言不要他再幹下去了。他現在還彷彿記得那時候被冷言熱諷的禁不住心中冒火：『啊，你們竟對我這樣？魔鬼！』他曾經這麼想過。『難道爲了這麼幾個瓜便要反臉嗎？……啊，你安靜些，安靜些！……』最後一個念頭幫助了他，於是便毫不在意地把瓜接了過來，又毫不在意地擲了出去，他驚奇地發覺就是這麼毫不在意的態度却使他的筋肉，眼睛和呼吸竟會準確地符合了這工作隊伍的韻律。後來他便明白了：最主要的事情是不要把西瓜當作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罷——罷——罷——塔——塔！」澤服諾夫粗魯地像蒸汽機般的叫了起來。

於是最後一次的拍——拍聲——工作暫時停止了。

伯拉托諾夫愉快地伸直了腰，然後向後面彎了一下。攤開了腫漲的雙臂。他好久不用的肌肉重新從事於勞力工作後的酸痛已於前幾天痛過了，但是在今天早上，他應着工廠裏的汽笛而醒來的時候，却還覺得頸項和背脊，雙手和雙腳有些隱痛，並且跨下了床的最先幾步路，走起來也還很困難呢。

「走——走罷，吃——吃——吃東西去，」澤服諾夫又重濁地叫了起來。

這些裝卸工人都走下了碼頭；有的跪在跳板上，有的在碼頭沿水的地方彎下了身子，掬起幾手水洗好臉和臂膀，然後又走上了碼頭，就在離河岸不遠的有一小塊長着青草的地方，他們圍成一個圈子便開始午餐；圈子中間放着十個最熟最好的西瓜，一大堆麵包和二十多條乾鯊魚。

忽然有了光腳板的又髒穿得又極破爛的野孩子跑到這一圈人的跟前。

「你們這裏有一位叫伯拉托諾夫的吗？」他那像慣竊的眼珠子向衆人掃了一遍，問道。



「我就是伯拉托諾夫。有什麼事？」

「那邊抹角上教堂後面，有一個年輕的太太在等你……這裏是張字條。」  
夥伴們都竊竊地嘶了起來。

「儘張開了嘴嘶着幹什麼，你們這批筆蛋！」伯拉托諾夫鎮靜地說。「字條給我。」

這是琴妮來的一封信，上面歪歪斜斜寫着質朴的孩子寫的筆跡，有幾個字還是拼錯的。

「伯拉托諾夫。請你原諒我打擾你。我有點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假使這是件小事，我也不會來麻煩你的。祇要十分鐘就夠了。安娜·麥可夫娜院子裏的琴妮。」

伯拉托諾夫立起身來。

「我有事要走開一下，」他對澤服諾夫說。「你們開始的時候，我會來的。」  
「現在你有事情做了，」工頭懶洋洋而帶點輕視地說。「那種事是晚上幹的呀……好罷，你去，你去，沒有人拖牢你。不過假如我們開始的時候你還不來，則這一天的工錢就不給你了。我隨便找個游蕩的人代替你——你上半天的工資也都



給他……我沒有想到你竟是個老嫖客呢……」

在祇有十多枝孤單單的棕樹那裏，在碼頭與小教堂之間的一小塊方地上，琴妮在等着他去。她穿了件灰色的衣服，頭上戴着一頂簡單的圓形草帽，上面束着一根黑緞帶。「她即使穿得這麼樸素，」伯拉托諾夫老遠就看到了她，邊走邊想道，「但每個過路的人還會看她幾眼的。」

「你好，琴妮，看到你，我很高興，」他握着琴妮的手，有禮貌地說。「想不到！」

琴妮的臉上流露着憂鬱，顯然心中有什麼重要的事，伯拉托諾夫一看就覺得了。

「請你原諒，琴妮，我馬上就得去喫東西，」他說，「最好你跟我走，讓我一邊喫一邊聽你的事情。這裏附近有個極小的旅館；這時候不見得有什麼人，在裏面還有間小小的安靜的房間，正好給你我兩個人用。走罷！說不定你也要吃些東西。」

「不，我不想喫，」琴妮粗魯地回答，「我也不想和你耽得太久……祇要幾分鐘。我把事情講給你聽，你給我些意見就好了。」

「很好……那麼我們走罷！祇要我能力所夠得上的，我總能夠竭力幫助你，



我是十分愛你的，琴妮！」

她憂鬱而感激地看着他。

「我曉得的，親愛的伯拉托諾夫；所以我纔來求教你。」

「或許你需要錢嗎？你照直說好了。我現在身邊沒有好多，但是工頭很信任我，可以預支的。」

「我不要，謝謝你……並不是爲了這個。我立刻就會告訴你的，我們走罷！」這是一個陰暗的狹窄的小旅館，通常是慣竊投宿之地；在這裏分贓或交易，到晚上纔會開始熱鬧起來，一直要到深夜纔會冷靜。現在也不是他們聚會的辰光。伯拉托諾夫定了個半黑的小房間。

「煮肉，木瓜，一大瓶伏特加酒，還有麵包，」他吩咐侍者說。

這個侍者塌鼻子的年輕傢伙。渾身又髒又滿是油膩，像剛從污水坑裏爬出來似的，聽了他的話，便拂拂鼻子，粗魯地問：

「多少錢的麵包？」

伯拉托諾夫笑了起來：

「儘多的拿來好了——以後可以算的……還拿瓶蘇打水來！」



「好了，琴妮，你說罷……我早從你面上看出你有什麼心事了……說罷！」  
 琴妮祇是玩弄着她的手帕，懼怯地在想着用必要而適當的語句說出來，却想了  
 好一回還沒有想到。伯拉托諾夫便寬慰她：

「不要這麼困惑，我親愛的琴妮，不要這麼，直說出來好了！你曉得我就是你  
 們家庭中的一員，決不會打譚對你的。說不定我真能夠給你些真實的意見呢。好，  
 直截了當的說罷——開始！」

「是這樣的……我不知曉應當怎麼開始……」琴妮猶豫不決地說。「這  
 就是了，伯拉托諾夫，我現在已是個有病的女人了……懂嗎？——很壞的病……  
 最最頑強的一種……你知道——是什麼？」

「說下去！」伯拉托諾夫點了點頭，說道。

「我已經患了很久……一個多月……一個半月了……是的，一個半月，  
 在復活節那天發覺的……」

伯拉托諾夫用手迅速地擦擦前額。

「等一下，待我想……那天我同一批學生來的……是不是？」

「對的，伯拉托諾夫，對的……」



「哦，琴妮，」伯拉托諾夫懊喪地責備她說。「那一天之後其中就有二個學生傳上了病……是不是從你身上得來的？」

琴妮忿怒地閃着眼睛。

「說不定是的……但是我怎麼會知道呢？……他們有好幾個……我記得內中有一個甚至和你挑撥起打架的……一個高大的傢伙載着尖鼻鏡的……」

「是了，是了，……那個人叫鮑烈斯。據說他也有一份……就是他……他倒沒有什麼——原本是一個小流氓！但是傳到的却還有一個——我真替他惋惜。我認識他已經很久了，但是却記不起他的名字……祇記得他不是本地人，他的同學叫他藍賽斯的……他跑去看醫生，當醫生告訴他已經染上了時，他回家後便舉槍自殺了……他留下了一封信，上面有幾句是這樣寫着的：「我本來預備驕傲地走向真善美的生活的，但這種疾病祇會使我變成腐爛的臭屍，使我麻痺的行列中渡過餘生。而我個人的尊嚴却不允許就這麼活下去。我因一時的獸性衝動，以金錢換取了女人的肉體，我之自盡，真也是罪有應得……」

「我替他惋惜……」伯拉托諾夫安靜地重說了一遍。

琴妮鼻子裏微微哼了一聲。



『但我是一點也不會惋惜他的。』

『這你就錯了……你走開，年輕人，我們要什麼，會叫你的，』伯拉托諾夫和走進來的侍者說。『你完全錯了，琴妮！他是個十分強實而有自信心的人。像他那舉動一千個人中間也難得找出一二個，不過我是不贊成自殺的。自殺祇是小孩子的行爲，拿不到一片糖，便任性地向牆上撞去。不過在他死之前，我倒一向尊重他的。他是個聰明和善，豪邁慷慨的人；祇是對於自己却太固執了一些。』

『但是照我看起來，他們都是一樣的貨色，』琴妮執拗地辨駁着，『聰明或愚蠢，誠實與狡滑，老的少的——我恨每一個男人。你祇要看看我一下——我像什麼東西？我祇是公衆的痰盂，垃圾坑，發洩性慾的東西！你想想罷，伯拉托諾夫，成千成萬的人對我發怒，暴哮，嗤鼻。唾吐在我身上，還有成千成萬想是想爬到我床上去的，苦於沒有機會——我恨透了他們！假使我有權力的話，我便要以火與鐵去懲治他們，折磨他們……我會吩咐……』

『琴妮，你是個兇惡而自驕的女孩子，』伯拉托諾夫安靜地說。

『我既不兇惡，也不自驕……現在却真有一些這樣了。我十歲的時候母親便把我賣掉，從此以後，我便在販子手中輾轉……我能算是一個人嗎！不是的



……我祇是個毒蟲，比乞丐，竊賊，兇手還要壞上百倍！……自從我到了院子裏，連一個劊子手都可以像模像樣的侮辱我：我——是件器皿；我——是個屬於公衆的賣淫婦！你明白這個字的意思嗎？公——衆的！……這意思是不屬於任何人的；不屬於爸爸，不屬於媽媽，不屬於俄國人，也不屬於波蘭人，祇是——公衆的！從來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我也是個人；我也有一個心和一付腦筋；我也能思想，也能感覺，我並不是一塊木料或一堆乾草！但是我自己却有着這種感覺。說不定我是我同類中唯一能自己想到這種職業可怕的人。和我認識的姑娘，和我同居的姑娘——了解我，伯拉托諾夫，了解我！——她們始終不會想到這種事情。……談話的機器，行屍走肉！這種現象實在比我的兇惡要壞上幾千倍了！……」

「你是對的！」伯拉托諾夫安靜地說。「不過，你這種問題會到處碰壁。沒有一個人會幫助你解決的……」

「對了，沒有一個人！……」琴妮情感衝動地叫着。「你還記得麼——你在我們那裏的時候：一個學生帶走了露芭？……」

「哦，當然記得的！……以後怎麼樣了？」

「有了結果。昨天她渾身濕濕的走了回來，衣衫襤褸……哭着……那流氓



遺棄她了……先假冒爲善地玩弄了她一下，然後滾你的蛋！他曾經說過，「你，是我的妹妹，我拯救你，要把你造成一個好好的人……」

「就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我一生中祇看到一個和善而不像隻雄狗的人——那便是你。你是和旁人不同的。你有些奇怪。你到處漫遊，到處找事做……請你原諒，拍拉托諾夫，我是認爲你有些天真的！……所以我也祇來求教於你！……」

「說下去，親愛的琴妮……」

「我發覺已經患了這種病以後，心裏沒有旁的念頭，祇是憤怒，憤怒！……我想我是完了；擔心也沒有用了，既用不着苦惱，也不致於再希望點什麼……世界上難道真沒有所謂正義的東西嗎？難道我連向人報復的資格都喪失了嗎？——這一個人，從未知道戀愛究竟是什麼東西，什麼叫做家庭生活；像隻討厭的小狗一般地隨便被人招到他面前去，給他撫摩了一番，然後便把腳踢到我頭上——滾蛋；把和他們一樣的一個人當做一把掃帚，當作他們洩慾的物件！……胚！難道我受到了這種病還得向他們感謝嗎？……我是個奴隸？……木塊？……牛馬？……所以，我那時便決定要把他們奉獻給我的疾病還給他們，傳染給他們；年輕的，年



老的，窮的，富的，漂亮的，醜陋的——所有的人！……」

伯拉托諾夫早已喫好，把盤子推到桌子中間。驚異地，甚至有點恐怖地看着她。他一生裏曾經看見過最悲慘，最齷齪，最有血腥氣的場面，但是聽到了琴妮這種極端憤恨的吐露，却像野獸般的驚惶了。過了一會，他鎮定了一下。便說道：

「從前有個人講了這麼一件故事。普魯士人征服了法蘭西以後，便想盡了各種方法蹂躪着：殺人，姦淫，把屋子夷爲平地，放火燒麥田……於是便有一個已經傳染着這種病的極美麗的法國女人，時常去勾引德國人到她懷抱裏去。她這樣地把病菌傳染給成百成千的征服者的官長士兵……最後她在醫院裏病床上快死的時候，便把這件事認爲是她平生的歡樂與驕傲……（譯者按：這是法國小說家莫泊桑的一篇短篇小說裏的）不過，那是因爲他們是她的敵人，因爲他們殘踏了她的祖國和殺戮了她的同胞……而你，你，琴妮呀！……」

「我嗎？凡是男人便是我的敵人！告訴我，伯拉托諾夫，憑你的良心告訴我：假使你在街上走，看見一個被成人慣壞的或者被人看不起的孩子……就譬如說罷，他的眼珠子已經瞎掉，或者耳朵已經沒有了——假使他正迎着你的面交肩而過，而那時候祇有上帝——假使真有上帝的話——正在天上看着你——你看見了他會怎麼



辦？」

「我不曉得，」伯拉托諾夫陰鬱地說，這時他面色發白，手指神經質地握着拳頭，「說不定我會殺了他……」

「不是「說不定」而是一定會殺掉他的！我明白你，我了解你。好罷，我們再想一想：我們是孩子的時候，也多少總受着人家的縱容或慣壞的！……孩子……」  
琴妮把兩隻手掩沒了臉孔，過一會兒再放了下來，情感的喃喃說道。

「你不是在復活節的前一天晚上還說過的嗎？是的，你說過的：孩子——愚蠢，老實，盲從，瑣細……說我們被處圍牆裏，無法展翅向外面的大天地飛去……然而，然而我竟能把這個病菌交給他們帶出圍牆。我心裏滿是仇恨，我要報仇，替我所有可憐的姊妹們報仇……勇敢的傳給所有的客人們，不論老的小的……你說我做得對嗎？……」

「琴妮，我委實不知道……我不能……我不敢說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主要的還不在這裏……主要的是：我傳染給他們，而自己毫無感覺——沒有憐憫心，沒有後悔，對於上帝或祖國均不感到有什麼罪過。我內心祇覺得愉快，像隻餓狼看見了腥血……但是昨天却發生了一件連我自己都不大明白的事。有



個軍校學生來要我，祇是個年輕愚蠢的黃口小兒……去年冬天他常來玩過的……不過昨天我却有些可憐他了……倒並不是爲了他年輕漂亮。也並不爲了他溫柔有禮……完全不是，有時候，假使有上述的兩種客人來，我照樣不會饒恕他們的，我款待他們，假作溫存，然後讓他們像牛羊身上帶着一個熾熱的烙記般的走了出去……但是對於這個學生，我却突然會憐憫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想不出來。似乎這種行爲有些像偷竊一個白癡的金錢，痛打一個瞎子，或者乘人睡覺的時候割斷了他的喉嚨……假使他是個浪蕩兒或者是個討厭的小畜生，我決不會寬恕他的。但他却是個健康率真的孩子，胸腔和手臂和石膏像一樣地漂亮……我不由自主地……我把錢還給了他，給他看我的病象，總之，我做了件極笨極笨的事情。他哭了起來……走了……我從他走後直到現在還沒有閤過眼。我整夜蹣跚着，像在濃重的霧中似的……直到現在，我還在想着一直盤旋在我腦中的問題……我是希望先把他們染上，再由他們去傳染給他們的姊妹父母；妻子兒女——傳染給全世界——但是我到底做了這麼一件傻事，違反了以前的希望，不傳染給一個孩子，難道我的希望是空虛的嗎？……我對於自己又不信任了，我想不透究竟是爲了什麼才會做這種傻事……伯拉托諾夫，你是個聰明人，你有許多生活經歷——那麼請幫助我，讓我認識自



己！……」

「我不曉得，親愛的琴妮！」伯拉托諾夫安靜地說。「並不是我怕得告訴你，我是委實不曉得。這事已經超越了我理智的範圍了……我不曉得……」

琴妮神經質的曲着手指的關節，格格響着。

「我，也不明白……所以，我想到的結論——是對的了。所以，我祇需再做一件事便夠了……這個念頭是到今天早晨纔想到的……」

「不要這麼想，不要，不要，親愛的琴妮！……琴妮！……」伯拉托諾夫趕忙打斷了她的話。

「這一件事情便是，自縊……」

「不，不，琴妮，不要這樣！……我可以告訴你，這是沒有用的……你所應當做的並不是這一件事情……假使你要聽的話，我可以指點你另外走一條路，一條更兇猛，更殘酷的路；使你更能滿足的洩恨……」

「怎樣呢？」琴妮適才的衝動似乎已消退下去，疲乏地問道。

「哦，就是這樣……你還年輕，還有，我老實的告訴你，你也很美麗，假使你稍為打扮一下的話，你是一個很出色很動人的女人……但是你却不曉得你自己有多麼



娟好的面貌，多麼魅人的誘惑力，你儘可以利用這些優點去駕馭男人，使他們成爲奴隸或成爲野獸……你驕傲，你勇敢，你富有獨立性，你是個極聰明的姑娘。我曉得——你曾經讀過不少書，雖說那些書都沒有什麼用處，但總不失爲讀書，而你的言論談吐也是和別人不同的。祇要你能轉變一下你的生活，你便可以醫好那種病症，設法跳出了雅瑪街，恢復你的自由。然後，你祇要手指一動，成百成千的男人便會匍伏在你的腳下，順從地聽憑你的命令去盜竊，去貪贓枉法，去做最卑劣的事情……用一根韁繩緊緊地套在他們頭上，手裏握一根殘酷的鞭子！……祇要你有一點希望或一絲精力，你就可以顛覆他們的心智，毀滅他們……我親愛的琴妮，你要明白，女人是天生駕馭男人的東西！昨天的婢女，僕婦；或者女伶人，今天就會是富翁的情婦，掌管着百萬財產。一個不識字的女人說不定會顛覆整個的王國。承繼皇位的太子會和一個街妓結合，貴族會搶走別人的情婦……琴妮，這是你無拘束地復讎的一條路；那時我便在一旁羨慕着你……因爲你——你天生是這樣的材料——你是個梟禽，是個剝奪者……雖然並不能完全如你的理想，至少也可以使他們在你脚下匍伏。」

「不，」琴妮軟弱地微笑着說。「這一點我已經想過了……我現在已經一無所



戀。我已失去了力量，既無意志，又無慾望……我體內已空無所有，完全腐爛了；  
 ；你知道，有一種蕈菌，表面上看看是又白又肥，但你祇要把它一捏，一擠，裏面  
 却毫無有什麼東西，我現在就是和蕈菌一樣的了。除掉還留着些戀意之外，生活已  
 整個地吞蝕了我。我現在很萎靡，而我的惡意也跟着很軟弱的了……」

她不講下去了。伯拉托諾夫也想不出說話。沉寂的氣氛壓迫着他們兩個人。終  
 於，琴妮站了起來，也不看伯拉托諾夫一下，便把她那冰冷無力的手遞給他。

「再會了，伯拉托諾夫！請你原諒，我費了你好多時間……哦，我想起來，祇  
 要能夠的話，你是會幫助我的。……但是你竟不能幫助我……再會了！」

「我親愛的琴妮，祇是你別去做那種傻事，我求求你！……」

「好的！」她做了個疲倦的手勢，說道。

走出了門口，他們分別了；但是還沒有走了幾步，琴妮又回轉身來叫道：

「伯拉托諾夫，喂，伯拉托諾夫！……」

他停住了，回過頭來，向她走過去。

「奶油捲昨天在我們會客室裏咽了氣了。他跳了一跳，笑了一笑，便跌倒下

去！啊，總算死得很容易！還有一句話我忘記問你，伯拉托諾夫……最後一個問題



……你說，上帝究竟有沒有的？」

伯拉托諾夫眉心打了結。

「我怎麼回答呢？我不曉得。我想有是有的，但並不像我們的那麼一個。他更聰明，更公平……」

「那麼，死了以後還有將來的生活嗎？有沒有像傳說中的天堂與地獄？真有的嗎？還是根本就沒有這勞什子的？死的時候是靜悄悄的嗎？像不做夢的睡覺？還是一個黑暗無比的深沉？」

伯拉托諾夫不作聲，也不敢抬頭看一看琴妮。他感覺到恐懼和壓迫。

「我不曉得，」他終於努力地進了出來。「我不願意騙你。」

琴妮嘆了口氣，可憐地笑了一笑。

「好了謝謝你，親愛的。我衷心地謝謝你……希望你愉快。好了，再會……」地回過身體，慢慢地，搖搖擺擺地走了。

伯拉托諾夫趕到碼頭，夥伴們都已站在各人的位子上，準備開始工作了。澤服諾夫遠遠的已經看到了他，便粗氣的喊了起來。



「你這寬肩膀的傢伙，真被你趕上了……我正想要把你逐出我們的團體，另外找人了……好罷，站到你的位子上去！……」

## 五

社會的貴婦人，每個星期中總要招她們的家庭醫師來檢查一下身體。娼妓也是婦女，他們每逢星期六也要照常地受官方醫生檢查的。這一天是星期六她們一早便起來，很小心地準備着醫生的到臨；她們用肥皂努力地擦着，穿上了最乾淨整齊的衣服，沿街的百葉窗都關了起來，在靠近天井的一扇窗子前放了一張桌子。

姑娘們都激動着……「我會不會有病，自己却沒有覺察到？假使真的有了，他們就立刻把我送到醫院裏去；丟臉；醫院裏，討厭的生活；惡劣的食物；診療的痛苦……」

祇有大曼加，茶亞；和享立塔三個人却仍舊很鎮靜。她們都是三十歲左右的人了，在雅瑪街上可以算是老資格，看慣了一切，聽慣了一切，對於這種事情像馬戲班的老白馬一樣，顯得毫不在意。大曼加有時對自己說：

「我經過水浸，經過火燒……無論什麼東西也打不動我的心了。」



琴妮從一清早起，便一直顯得疲弱，很沉鬱。她送給小曼加一個金項圈，一根金鍊，下面有個橢圓形的飾物，裏面還嵌着她的照相；和一個銀質的十字架。她懇求塔瑪拉接受她的兩件紀念品：一個銀的箍圈，還有是一枚鑲着金邊的石榴石。

「至於我的襯衣呢，塔瑪拉——請你交給替我們洗衣服的女傭人，叫他仔細的洗一洗，身體健康的時候，穿穿，記念記念我。」

她們兩個人正坐在塔瑪拉的房裏。琴妮自一清早起便喝着酒，似乎很懶惰地慢慢的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喝一口，便吃一片檸檬和一片糖。塔瑪拉驚異地看着她，她曉得琴妮是不喜歡喝酒的，就是被客人強迫得緊了，也祇喝一小杯。

「爲什麼你今天儘喝着這勞什子呢？」塔瑪拉問。「好像你準備去死，或者進修道院去？」

「是的，我快要走了，」琴妮無精打彩地說道。「我很疲倦，塔瑪拉！……」

「你憑良心說一聲，我們倆個人之中究竟誰的日子過得要好一些？」

「啊，不是的！……我非但疲倦；還有些別的東西——空虛……我看看你：看看桌子，酒瓶，看看我的腳和手；我想起來，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什麼道理……祇有空虛……你看——街上有個士兵走過，照我看來，他不過是個會活動的洋囡囡……」



他全身都被雨淋濕了，我却毫無感覺……他是要死的，我是要死的，還有你，塔瑪拉也是要死的——死對於我也引不起我的恐懼和驚異了……祇有疲倦和空虛……」

他歇了一下，又喝了一杯酒；舐舐糖，眼睛還望着街上，突然問道：

「請你告訴我，塔瑪拉，我從未問過你——你是從什麼地方到這院子裏來的？你不和我們相像，你懂得很多；你說的每一字都很漂亮，很聰明……還會說法語

——你那一次說得多漂亮！但是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知道你的底細……你是誰？」

「親愛的琴妮，真的，這是不值得講出來的……像任何生活的……我以前在寄宿學校讀書，在唱詩班裏唱過聖詩；在夏天的露天花園裏做個打靶場的職員，於是一個騙子教我用真的手鎗射擊……於是進了馬戲團，我扮了個美洲紅人。我射擊得很好……以後便進了修道院；過了兩年……我經歷得很多……記不起了……我時常偷東西……」

「你真是經歷得很多……複雜。」

「不過，我年紀也不小了。多少——你猜猜看？」

「二十二，二十四？……」

「不是，我的安琪兒！一星期前，我已整整三十二歲了。信不信由你，我是安



娜·麥可夫娜院子裏最年老的一個。祇是我對於每件事都毫不經心。你想罷，我不喝酒……十分仔細地留心我自己的身體；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我是不讓客人把我帶出去的……」

「啊，那麼你的孫加呢？」

「孫加——那又當別論了。我們女人的心總是愚蠢而矛盾的……一個人能沒有戀愛而生活嗎？……說起來，我也並不愛他，祇是……自己欺騙自己……不過，不久的將來，我還要用得着他呢。」

琴妮突然活潑起來，好奇地看着她的朋友。

「但是你是怎樣會到這兒來的呢？這樣聰明的，美麗，能幹……」

「這件事情要詳細說來是很費時間的……我也很懶惰……我是失戀了纔來的；有一次碰到了一個年輕人，我便下決心要跟他了。我們女人總是這樣的；我們所熱愛的男人往那裏看，我們就也往那裏看，他做什麼事，我們也跟着做什麼事，你說對不對？……我對於他的工作是不贊成的，但還是跟着他。他是個工於諂媚的人：機靈，漂亮，一個健談者……後來纔發覺他原來是個無恥之徒，是個卑劣的好細。他參加了革命團體；但是却把他的同伴出賣給憲兵。一個賣國賊！他把同志們殺掉



之後，我便懊悔了。說不定他還會玩我的花樣，我必得隱匿起來……我便換了一個身份證。後來有些人勸我說最穩當的辦法是換一張黃色證……於是這玩笑成功了！……不過，這裏也祇是我的過渡地方：時機一成熟——我就走了！」

「到那裏去？」琴妮忍不住問。

「世界很大……我也很熱愛生活！我在修道院的時候也是如此的：過着過着：從輪唱到獨唱，最後我便厭倦了，於是立刻——霍地一跳！跳進了夜總會……是不  
是轉變嗎？在這裏也是一樣……我會跳到舞台上，跳進馬戲團，跳到歌舞班……不  
過你要曉得，琴妮，最後我總會被拖到竊賊的黨團裏去的……勇敢，危險，艱難，  
夠刺激……這種職業一直在吸引着我！或許你會想我能變成一個受人尊敬的，謙和  
的貴族太太，那你便完全想錯了。我並不是那麼一種人。」

她眼睛突然閃出了活潑而愈快的光茫。

「我身體裏有個魔鬼住着呢！」

「你這樣很好，」琴妮又恢復了以前的沉鬱和疲倦。「你至少還在希望一點什  
麼，而我的心却已經像塊腐肉一樣了……我今年二十五歲，但我的心已經是一個老  
婦人的心，皺縮枯萎，祇想到地下去了……呢……活潑的心情早已消逝掉了。」



「不要講這些廢話，琴妮。你能幹，聰明，你有使男人在你腳下匍伏的潛在力量。你也離開這裏罷。不過不要和我同走——我是個孤獨的人——你儘可以自己走掉。」

琴妮搖搖頭，一聲不響地把臉埋在手掌裏。

「不，」靜默了好久，她終於暗淡地回答道，「不，在我，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命運已經將我啣蝕得乾乾淨淨了！……我已經不再是一個人，而祇是一堆爛泥了！……呢！……她突然做了個絕對的手勢。」「親愛的琴妮我們最好飲一點酒罷，」她自己對着自己說道，「還吃幾片檸檬片！……」勃嚕！嚕……多麼苦的東西呀！……爲什麼她們總是拿些這種不好吃的酒給我呢？……這些賤坯，她們要從中揩油一半的錢，這個洗衣服的傭婦。有一次我問她——「你積着錢幹什麼呢？」——「我是儲蓄起來預備結婚的，」她回答我，「無論我的丈夫怎樣，我總要把我的清白身體交給他的！我還得儲上幾百盧布纔去和他結婚呢。」她是很快樂的！

……塔瑪拉，我鏡台上的抽屜裏還存着些錢；請你拿去給她……」

「那麼你預備怎樣呀，你這笨人：難道你想死嗎？」塔瑪拉尖利地譴責她。

「不是的，我不過說說而已，萬一真有什麼事情發生。……你現在就去拿，現在……說不定他們會把我送到醫院去的……你知道，到了那種地方，我會變成什麼



樣子的？我自己還留下些零錢以防萬一……還有，親愛的塔瑪拉，假使我決計預備爲我自己而做一件事情，你會不會來干涉我？」

塔瑪拉鎮靜而深沉地注視着她。琴妮的眼睛裏露出一點憂鬱，但也很空虛。以前那種火燄已經熄滅，現在祇剩下了混濁的白色。

「不會的，」塔瑪拉終於靜靜的說了出來。「假使是戀愛的事，我便給你意見假使是金錢的事，我可以幫助你，除此兩件事之外，我決不會干涉你的。」

這時，小管家茶西亞在走廊裏旋風似的轉了過去，邊走邊喊着：

「姑娘們，衣服穿起來！醫生已經來了……姑娘們，穿衣服……快一點，姑娘們……」

「好了，去罷，塔瑪拉，去罷，」琴妮溫柔地說，同時立起身來。「我還要到房裏去一下——我還沒有換衣服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換不換還不是一樣。」

她們一塊兒走出了塔瑪拉的房間，琴妮漫不經意似的在塔瑪拉肩上輕輕拍了一下。

克林摩科醫師在藥囊裏把檢查時不可或缺的物件拿了出來——凡士林，一些石炭酸溶液，一面小鏡子，和其他的零星東西——把它陳列在一張小桌子上。他還拿



出來一張依着姓名排列的姑娘們的名字表格，以及幾張空白的紙張。姑娘們都祇穿了緊身衣褲和襪子，拖了一雙拖鞋，或立或坐的在遠處看着他。靠近桌子則站着女主人安娜、麥可夫娜，兩個管家則立在她的身後。

這個醫生是個上了年紀的，疏懶的硬心腸人，這時便架起了他的夾鼻眼鏡在表格上看了一下，喊道：

「亞歷山大。蒲秦斯卡雅！」

小個兒塌鼻子的雷娜便走上前來。她臉上仍舊遺留着忿怒和羞恥的表情，笨拙地爬上了桌子。醫生從那夾鼻鏡裏看了她一眼，眯了幾下，然後再實行他的檢查。

「走罷！……你是健康的。」

於是那名字右面的空格上註着：「八月二十八日，健康」再簽了一個名字。還沒有放下筆頭，便又叫了起來：

「伏欽科伐，伊玲！」

這便是露芭了。她在外面過了一個多月比較自由的生活，顯然對於這種檢查感到不熟悉了；當醫生把她的胸衣揭開來的時候，她忽然像一個最容易羞赧的婦人一樣臉孔紅了起來。



接着輪到茶亞，輪到小曼加；以後便是塔瑪拉和尼拉。醫生發覺尼拉患着白，便吩咐把她送到醫院去。

醫生檢查得很迅速。二十年來，每逢星期六，他總得檢查幾百個姑娘；所以她工作起來很熟練，很敏捷，像馬戲團裏的演技者一樣，老是祇有這幾種機械的動作，他鎮定而迅速的操作着，恰如一個獸醫生每天檢查幾千頭牛羊。

他工作的時候不知是否會想到被他檢查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有沒有想到他本身就是所謂合法娼妓的最重要的一環？

不會的！即使他會有過這樣的感覺，也祇有在他第一二次纔會有。現在展現在他眼前的祇是光光的肚子，赤裸的背部以及張開的嘴巴了。要是在街上碰到這些姑娘，他決不會認得她們的。他最主要的思想便是儘可能的快點把這個院子裏的姑娘檢查完畢，然後到第二個院子去，第三個，第九個，第廿個……

「蘇珊娜、萊秦娜！」這個醫生叫出了最後一個名字。

但是沒有人走到桌子邊來。

姑娘們開始交換眼色和私語了。

「琴妮……琴妮在那裏！……」



她不在這裏。

剛剛被檢查好的塔瑪拉向前走了幾步，說道：

「她不在這裏。她還沒有預備好呢。請你原諒，醫師先生，我立刻去叫她來。」

她跑到走廊裏去了，但是隔了好久還不回來，她去了之後，愛瑪大管家便跟了去，於是茶西亞和幾個姑娘，最後連安娜，麥可夫娜自己也進去了。

「呸！多麼丟臉！……」偉大的愛瑪管家走到走廊裏，大怒地叫着。「總是琴妮！……祇有這個琴妮！……我忍不住要火冒起來了……」

但是到處沒有琴妮——既不在自己房裏，也不在塔瑪拉房裏。她們到所有的房間裏，到所有的房角裏去找……但是仍舊不見她的的蹤跡。

「我們到廁所裏去看一下……說不定她是在那裏？」茶亞結果說道。但是廁所的門在裏面給門着呢。愛瑪大管家用拳頭敲着門，

「琴妮，出來呀！多麼笨的東西！爲什麼要關上門呢？」裏面不應，她躁急地，威脅地提高了喉嚨。

「你聽到沒有，你這豬羅？……馬上給我滾出來——醫師在等着咧！」



但還是沒有聲音。

她們交換着恐懼的眼色，心裏想着同一的思想。

愛瑪用力震撼着這門的紫銅把柄，門還是打不開。

「去找薛蒙來！」安娜，麥可夫娜指揮着。

薛蒙被叫來了……睡眼惺鬆，顏色不快。但是一見到姑娘們和管家們憂蹙的臉孔時，他便知道又出了什麼亂子，需要他的氣力和殘忍的性格了。她們把這件事情解釋給他聽之後，他便靜悄悄地兩手握牢門柄，用腳抵住了門的牆上，用力一拉。但是門柄仍舊在手裏，他身體却因失去了重心，搖幌了幾下，差一點便跌倒

了。

「啊——哈，天哪！」他粗聲粗氣地暴哮了起來。「去拿把刀子來！」

就在門柄的那個窟窿裏，他用刀子戳進去，漸漸地把裏面的門門移過一分，移過一分。祇聽到格格的金屬互碰聲。

薛蒙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把門打開了。

在廁所中間本來掛着煤氣燈的地方，琴妮套在她自己的褲帶裏。她的軀體微微在空中搖幌，從左到右，在一個垂直的軸線上晃着，但是很微弱，若不專心看去，



是不會覺察出來的。她的臉孔呈青紫色，舌尖在緊咬着的牙齒縫中透了出來。煤氣燈已被拿掉，躺在地板上。

不知誰尖銳的驚呼了幾聲，所有的姑娘們像被驚散了的牛羊一般，盪擁踉蹌地向走廊裏擠着，有的叫罵，有的啜泣着，逃了出去。

醫生聽到了哭喊聲走來了……走來的，並不是跑來的。看到了這幅景象，他也並不顫得驚奇或者激動。在他悠長的官方醫師的任期中，他對於這一類的事情看得太多，因而對於人類的傷亡等等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感覺，已經麻木了。他吩咐薛蒙抱着屍體稍爲向上聳一聳，他自己則爬上一隻凳子把褲帶割斷。接着便命令把琴妮的身體抱到她生前的房間裏，和薛蒙兩個人施行人工呼吸急救術，過了五分鐘，他便放棄了這件事情，把鼻樑上的眼鏡扶一扶正，說道：

『去把警察叫來定案罷。』

蒲克許又來了，照樣和女主人在廂房裏竊竊私語了好半天，照樣把一張簇新的壹百盧布的鈔票塞進了口袋。

案件五分鐘之內便已繕就；於是雇了一輛貨車，在琴妮半裸的屍體上蓋着兩片草蓆，拖到停屍所去了。



愛瑪大管家第一個發覺梳粧台上有琴妮的一張字條。在一張收支賬簿上撕下的紙上，用鉛筆寫着質朴，孩子氣的字體，雖然有些歪歪斜斜，但一看便能曉得她寫的時候手並不會發抖：

「我的死，是不能埋怨誰的。我受到傳染；覺得人們都是惡棍，同時對於生活也嫌惡了。我的東西如何分配——塔瑪拉是知道的。我已經詳細告訴過她了。」

愛瑪大管家回過頭來看着站在一大羣姑娘中間的塔瑪拉，眼睛裏露出冷酷的憤恨，嘶着說道：

「那麼你這賤坯，你早已知道她預備做這一件事情的了？……你曉得了，你這淫婦，却不告訴我？……」

她已經準備習慣地用那冷酷無情的手去打塔瑪拉了；但是手祇伸出一半，便又縮了回來，眼睛和嘴巴都張得大大的。她第一次看見塔瑪拉眼睛裏正閃着一種堅定的，憤恨的，使人忍受不了的眼光在注視她，手裏還握着一枝東西，指着她的下半身，慢慢地往上移，往上移，終於對準了管家的臉，那東西閃爍着金屬的白光。



就在這一天晚上，安娜·麥可夫娜院子裏發生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整個機構——連同土地和房屋，傢俱和姑娘們——的所有權移讓給愛瑪大管家了。

姑娘們早就在議論這回事，但是這種謠言在琴妮剛死之後便立刻實現，她們却沒有料到，因此都顯得很驚奇和恐懼。她們明知道這位德國管家殘忍而不肯寬恕的作風，也都領教過她貪婪，易於暴怒的脾氣。還有一點，大家也都曉得，愛瑪付給安娜·麥可夫娜的一萬五千盧布的受盤費之中，有三分之一錢是由蒲克許拿出來。很久以前，這位警局的區長和胖胖的愛瑪早就嘮嘮叨叨地在商量這件事。這麼兩個無恥殘暴的人聯合起來統治這個院子，姑娘們便休想無憂無慮的生活下去了。

安娜·麥可夫娜以這麼便宜的價錢把院子出頂是有她的算計的。近年來，蒲克許時時來敲她的竹槓，無端地指摘她，這一年中，這類的事便已有百餘次，其中且有幾次甚至氣洶洶地聲言要把這院子封閉起來，以後再去法院裏控告安娜的罪名。

每逢他來尋事興端，安娜·麥可夫娜祇好陪着笑貌，嘆氣訴苦。她之訣計把院子賣掉，這便是個重要原因。其次，她很早以前便覺得自己已經年老衰弱時有病痛，亟需有幸福的休息，不被任何瑣事紛擾她的生活，安靜地以渡晚年。現在她已有在她做妓女的時候從未夢想到的幸福的老境：市中心區一條靜僻的街上有一所房



子，國際銀行裏儲蓄着十二萬盧布；一個心愛的女兒不久的將來便會跟一個有聲望有地位的人結婚，——她的未婚夫是個工程師，自己有住宅，同時還在市政府裏兼個差使，曾經和她說過，祇要她的嫁奩預備好，他們就可以結婚了。……

於是她就可以恬靜地生活着；用不到急匆匆地像在院子裏一樣，她可以慢慢地喫她心愛的食品，一口一口地啜着家釀的芬芳的白蘭地酒，晚上可以和有地位的女太太們玩玩小輸贏的紙牌；她們都明知道她以前曾經從事過什麼職業，却並不說出口來，祇是欣羨着她的鉅額的財富，湊和她，設法逢迎和她認識。安娜當然也會曉得在她們以前的生活中也有很多污點，但是也不說穿，和氣地互相尊敬地和她們玩，打發着她的晚年。

還有一點理由使安娜，麥可夫娜急於要把這院子出賣。她是個很謹慎的人，每有什麼預兆，她便會直覺地意識到事情未來的發展。她看到奶油捲的暴死，接着立刻又是琴妮的自縊，在她那本來很平穩無事的院子裏接一連二的出了亂子，心裏便立刻意識到這種事業的命運已逐漸不利於她了。所以她就趁早退步。

據說，一所房子在起火之前，或者一隻輪船在沉沒以前，裏面的聰明而神經質的耗子會在先一天成羣結隊的搬出去的，安娜·麥可夫娜的這種心理，真是和耗子



的先知的直覺一樣。她這種心理後來却證實是對的。琴妮死了以後，這所改名爲愛瑪·愛德華芙娜的院子裏便接二連三的出亂子，死亡和不幸時時光臨這一家，也光臨了雅瑪街上其餘的院子。

院子換了主人以後一個星期，第一個死的便是安娜·麥可夫娜自己。這一類的例子在人類中是時常可以發現的：一個身體健康意志堅定的戰場英雄，在退役後會立刻死去；一個股票市場的經理人，摒擋了一切的日常冒險與緊張的心緒，預備退休之後愉快地享樂的，却會在不久以後便死在他的別墅裏；還有，享盛譽的偉大的劇人剛離開了舞台生活……安娜的死是很平凡的。有一次在玩紙牌的時候她覺得有些不舒服，向同玩的人說稍爲等一下，她得躺下去稍息一分鐘，於是她走到寢室裏臥倒在床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便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臉孔很平靜，嘴角上掛着了一絲年邁的笑容。她生活的路上忠實的伴侶伊薩亞·薩凡區在她去世後一個月便也追隨了她，死了。

安娜的女兒是唯一繼承遺產的人。她把父母死去時候所住的不祥的房屋變賣了錢，連同國際銀行的存款，照着他未婚夫的條件帶給了他，結了婚，很愉快地生活着；始終相信着她的父母是一直在中亞細亞一帶經商的。



在當天下午，乘生意最清淡，不會有一個客人來的時候，琴妮的屍體便被一輛貨車運到停屍所去了。姑娘們看到琴妮可怖的死，驚魂尚未鎮定的當兒，愛瑪便強迫她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趕她們到點得特別明亮的客堂裏去，叫她們唱歌，跳舞，以不自然的聲調和迷人的肉體去吸引客人了。

愛瑪自己也隨即走進會客室。她穿了一身黑絲的衣服，兩隻豐碩的乳房隱隱地在裏面高聳着，肥胖的下顎的雙層肉襞纍纍的垂到胸前，頸項裏有一根圍了三兩的金練條，下端繫着一塊心形的飾物，直貼在肚皮上面，她今天顯得分外的偉大了。

「姑娘們！……」她深沉地說道。「我要……站起來！」突然換了命令式的口吻。「我說話的時候，你們就得站起來。」

姑娘們交換着困惑的眼色：這種命令是院子裏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不過她們還是勉強地絡繹站了起來，眼睛和嘴巴都張得大大的。

「從今天起，你們就得用以前尊敬女主人的態度來尊敬我，」她很有份量地一個個字說着。「我們的和善而高貴的安娜，麥可夫娜已經把這所院子合法的讓給了我——愛瑪，愛德華芙娜。希望以後你們不要爭吵，你們的舉止行動必須要馴服，要順從，要像個大家閨秀。我願意做你們的慈母，但是絕對不容忍你們的懶惰，酗



酒，不正當的念頭，以及越軌的舉動。我現在可以說，以前的安娜·麥可夫娜對待你們似乎太鬆弛一些。我以後便要更加訂正，更加嚴厲些了。紀律 *Uber Alles*（至上）……超過一切。俄國人往往很懶惰，骯髒，也很愚笨，不明白規則的重要，但是你們不要慌，我會漸漸的教導你們向上進取的。我說「教導你們向上進取，」最主要的意思便是要把特萊普耳的競爭壓倒。我們要在雅瑪街上佔第一個位子。我所需要的客人須是高尙的，有地位和聲望的人，不要那些騙子或流氓，年輕的學生或老邁的戲子。我所需要的姑娘須是全城中最美麗，最受教養，最健康，最愉快的。我會毫不吝惜地裝璜這所房子，我要更換最漂亮的傢俱，你們的房裏也要換上絲絨的東西和名貴的地毯。你們的客人以後不可能再在這裏叫啤酒喝，我們祇準備白蘭地和香檳酒。你們要牢記：有錢而高貴的客人所需要的不是你們那種普通的，粗魯的愛情。他們都需要刺激，需要一種愛的藝術，而並不要愛的貿易，這種藝術，我立刻就會教給你們的。特萊普耳院子裏玩一次是三盧布，住夜是十盧布……而不久的將來，在我們這院子裏，來玩一次是要五個盧布，而住一夜，你們便可以拿到二十五個盧布。客人們贈獻給你們的不再會是蓬蓬糖而是金飾或金剛鑽。這件事我已經有深澈的籌劃，不久便會實現的。你們每月多餘的錢，我會替你們分別的



存入銀行，每一個存摺上都寫着你們自己的名字，以後便可以息上加息，這種利息完全屬於你們自己的了，假使隨便那個姑娘覺得這種生活厭倦，或者和那一個有地位的客人結婚，那麼她離開的時候，總有一筆數目雖不十分可觀却也不小的存款在銀行裏等待着她去支取。外國的妓院裏都是這種制度。我不願意讓人家說我愛瑪。愛德華芙妮是個蜘蛛，是個吸血鬼，不過假使有不服從，不勤快等事情發生，那我是決不寬恕，要從嚴處罰的。我會像垃圾似的把她擲到街上，說不定還要更厲害一點。我所要說的都說完了。甯娜，你來。以後你們一個一個地輪流了來。」

甯娜勉強地走到愛瑪面前，驚奇地發覺愛瑪的手正向着自己面前伸過來，她的手背朝上，手指下垂着，慢慢地湊近了甯娜的嘴唇。

「你吻它！……」愛瑪嚴肅地命令道，她的眼睛眯成一線，頭向後昂着，姿勢端莊，恰似一個公主昇登皇位一樣。

甯娜困惑得不知所指，差一點抬起手來畫一個十字，但隨即發覺自己的錯誤，在伸出來的愛瑪手上大聲啞了一下，退了下去。茶亞，享立塔，凡達跟着走上前去一一吻了。惟有塔瑪拉動都不動，還是站在牆邊，背部靠着穿衣鏡，這穿衣鏡便是琴妮生前喜歡在它面前顧盼和來回的邊踱邊着着的。



愛瑪用她那命令式的，嚴厲的眼光凝視着她，但是這種催眠術並不發生效果。塔瑪拉忍受得住這種凝視，也不回轉身，也不畏縮，臉上也沒有什麼表情。愛瑪女主人不得已放下了手，臉上做作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粗氣地說道：

「至於你，塔瑪拉，我要單獨的和你談一談。我們走罷！」

「我聽到了，愛瑪，愛德華芙娜！」塔瑪拉鎮靜地回答道。

愛瑪走進了安娜·麥可夫娜喜歡在這裏喝咖啡和牛乳的小廂房裏，在一張長椅上坐了下去，向塔瑪拉指指對面的一張位子叫她坐下。這兩個女人相對着好久不作聲，祇是以不信任的，探索的眼色互相看着。

「你做得很對，塔瑪拉，」愛瑪終於先開了口。「你不像那許多羊子走上來吻我的手是很對的。我也正有着同樣的意思，也不會讓你來吻我的手的。不過我却很希望你那時能走上來，當着其餘姑娘的面，把大管家的職務供獻給你，——你明白嗎？——那便是我主要的助手——對於你是有很大的利益的……」

「謝謝你……」

「且慢，別截斷我的話。等我說完了，你再表示意見也還不遲。現在，先要請你解釋一下，你昨天把一枝手鎗對準了我，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想殺死我？」



「完全錯了，愛瑪、愛德華芙娜，」塔瑪拉正經地抗辯道，「完全錯了，我那時却想你倒好像有打我的模樣呢？」

「噓！你這算什麼意思，親愛的塔瑪拉……自從我們相識以來，我非但沒有打過你，就是連一句粗魯一點的話都沒有向你說過，難道你沒有注意到嗎？……你這算什麼意思？……你這什麼意思？……我是一向不當你俄國人看待的……真的，我是一個富有的人生經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人的好壞。我初次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個有教養的人，比我自已所受的教育還要多。你受過薰陶，文雅而機靈。我還深信着你很懂音樂。還有，假使要我承認的話，我並且有一些……我怎樣說纔好呢？……有一些愛你。而你却想射殺我！我，這麼一個對待你極好的朋友！你還有什麼解釋？」

「哦……沒有什麼，愛瑪、愛德華芙娜，」塔瑪拉謙遜而鋒利地回答道。「事情是很簡單的。起先我便在琴妮的枕頭下面找到了那麼一枝手鎗，本想立刻交給你的，但是你恰巧在看着她，我也就不便驚動你，你却突然回轉身來，我把那枝鎗想遞給你對你說：『看啊，愛瑪、愛德華芙娜，我找到了那麼一樣東西呢。』——因為，我那時也很驚異；怎麼琴妮藏着手鎗不用，却偏偏要去受那自縊的苦楚呢？

這就是這件事的底細了。」



愛瑪、愛德華芙娜的眉毛展開了向上飛揚起來；眼睛愉快地睜了開來；臉頰上露出真真的一絲笑容。她連忙把雙手遞給塔瑪拉。

「就是這樣的底細嗎？啊，我的天哪！我想……我應當怎麼說呀！把你的手交給我，塔瑪拉，把你那雙嫵媚的小手交給我，讓我把它壓在 *Auf Mein Herz*（我的心上）讓我吻吻你。」

她吻得那麼久，塔瑪拉費了很大的困難纔脫離了愛瑪、愛德華芙娜的擁抱。

「好了，現在我們來談正經事罷。我的條件是這樣，你充當我的大管家，我在純利中提出百分之十五給你。記牢，塔瑪拉，百分之十五。還有，你的薪水——三十，四十，好罷，就給你五十個盧布一個月。這樣的條件不算壞了罷？我深深地相信，祇有你纔能幫助我把這個院子整頓好，非但可以把它搞得和特萊普耳並駕齊驅；並且希望你能和我努力合作，把它弄成全俄羅斯首屈一指的妓院。你是聰明人，當然能了解我的意願的……此外，逢到有吝嗇的客人，你就得親自出馬，竭力設法激動他們的情感，使他們迷戀你——你漂亮，祇有你纔有蠱惑的力量和資格。」（她看着她霧樣的溼潤的眼睛），「在那種場合之下，我決不阻制你和他親近，但你却要裝腔作勢，說你有你的責任和地位，說你沒有權力答應他的請求



Und so weiter, Und so weiter (等等，等等)……到了最後，看看時機已經成熟，你便假裝不願意或假裝被他所迷惑地順從了他；但充其量也祇能順從一次，以後便竭力裝出躲躲閃閃好像怕被我知道的模樣，讓他更加入迷。你懂得嗎？這種傻瓜到了那時候便會化很大的錢了。不過，話也得說回來，想來你對於這一套很懂得，無庸我再教你了。」

「我願意聽你的話做去。」

「還有一點……我還要來談一談情人的事情。我不致于禁止你有一個情人，不過你得留意些，不要讓他到這裏來，至少讓他來的次數愈少愈好。每個月我會給你幾天假期，使你有充分的自由。再則，情人對於你也祇是一個拖累。我是用我個人的經驗在勸勸你。你暫且等一等，過了三四年我們的營業擴張了，你也已經存得一筆相當可觀的錢了，我便可以允許你加入一股，和我合作着發展，過了十年，你還很年輕漂亮，那時便可以隨心所欲的買幾個男人。你可以抓一把男人，像古董商檢取寶石一樣地隨便你檢取了。你以為我的話對不對？」

塔瑪拉眼光低了下去，微微地笑了一笑。

「你說的句句是金石之言，愛瑪，愛德華芙娜。我可以把我的情人棄掉，但這



並不是立刻能做到的事情，至少總得須要二三個星期。不過這時期內，我叫他不要來好了。我接受你的意見。」

「那就好極了！」愛瑪說着，站起身來。「讓我們來甜蜜地吻上一吻作這次談話的結束罷。」

她使勁地抱住了塔瑪拉和她接吻；塔瑪拉這時眼光看在地面上，臉上浮着質朴而嬌嫩的神色，活像一個小姑娘。最後，她脫離了女主人的懷抱，說道：

「親愛的愛瑪·愛德華芙娜，我已經答應了你每一件事情，可不可以請你也允許我一件小事，在你是不費什麼的。就是，我希望你允許我和姑娘們一同去把琴妮的屍體送到墳墓裏去。」

愛瑪·愛德華芙娜臉上顰蹙了起來。

「假使你真要這麼做，我親愛的塔瑪拉，我也並不反對。祇是爲什麼呢？這樣又不能把死去的人挽活轉來的。感傷的人纔會做這種傻事……不過，好罷！祇是你要曉得，照你們俄國的法律，自縊的人是不可以埋葬進墳墓的——我也記不清楚了——多半是祇能把屍體擲到一個污坑裏罷。」

「祇要你能允許我，那麼就讓我照我的非非之想做去，我最最親愛的愛瑪·愛



德華芙娜！做好了這件事情以後，我便是個聰明的士兵永遠地服從一個有才幹的將軍的指揮了。」

「好罷！」愛瑪終於嘆了一聲，答應了。「對於你的請求，我不忍違拂的，我的孩子。讓我來捏捏你的手。從此以後，我們同心協力為我們兩人的共同利益，努力幹罷。」

她把房門打開，朝着大門口喊道：「薛蒙！」薛蒙隨即就來了，她有力地帶着勝利的自驕心地吩咐說：

「拿一瓶香檳酒，要真的，愈涼愈好。快點！」薛蒙走了以後，她便回轉身來說道：「我們一塊兒來飲一杯，塔瑪拉，為我們的新事業，為我們輝煌光明的前途。」

「我很高興，親愛的指導者，」塔瑪拉回答道。「你是個天才，你在我的前途上撒下了光明。以前我們却一直沒發覺你是多麼一個和善令人親切的人。現在我纔明白，你祇要我們守秩序，盡我們的責任便好了。是不是這樣？」

「哦，是的！」受了諂媚的愛瑪說。「哦，是的！」

她們飲了香檳酒以後，塔瑪拉說：



「我最親愛的女主人，我還想請求你一件事……」

「當然可以！你這麼說我聽着纔高興呢。祇是不會再是那種愚蠢的事罷？」

「不是的，親愛的女主人，」塔瑪拉繼續着。「我很明瞭我的地位祇是像你的  
一個傭婦……」

「我助手的地位，」愛瑪和善地改正了她的話。

「謝謝你，」塔瑪拉斜側着頭部。「不過你剛纔曾經說過，在某種特別的情形  
下，得由我出面，打扮得體面一些去作弄客人？」

「對，我說過的。」

「所以，我想請你先預支一點錢給我。我想打扮得像個富室的小姐，要穿些特  
別能誘惑的服裝。還要些花邊，香水……」

愛瑪大笑了起來。

「啊，我親愛的塔瑪拉！你竟想着和我同樣的思想呀！」

「真的嗎？我就很快樂了。還有，我得立刻去定一架衣櫥；還有……」

「啊，我親愛的——我不會吝嗇這些東西的——你究竟要多少？」

「我想……二百盧布左右？」塔瑪拉躊躇不定的說。



『拿三百去！』

塔瑪拉假裝很感激的吻一吻愛瑪。

她離開了愛瑪走出去的時候，忽然好像想着什麼似的，臉上浮起一層不懷好意的微笑：

『我們總要把愛我們的人，像一個「人」一樣地葬掉才對。』

據說，死了人是會招致好運氣的。假使要證明這句迷信是對的話，那麼這個院子裏今天的客人特別多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姑娘們房間裏直至深夜都還有客來毫無空隙。客廳裏來了一個新的演奏提琴的人，他是個鋼琴師從什麼地方覓來的一個年輕人。音樂聲不間斷地洋溢在這個院子裏。但是姑娘們每當進出走廊，走過琴妮生前房間的時候，便不由自主地放低了脚步聲，偷偷地從眼角向那關着的房門一瞥，有些甚至還邊走邊畫着十字。不過這種恐懼心到了夜半便已逐漸在姑娘們的心裏消失了。

塔瑪拉被任爲管家的消息傳出之後，姑娘們聽着都表示很冷淡。塔瑪拉却捉到了一個機會和小白曼加說。

『你聽着，親着的曼加！請你去告訴她們，我之被任爲管家是出乎不得已的。』



以後請她們各照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去好了，我決不橫加干涉。祇是別要對我顯得那麼冷淡。我還是跟以前一樣——仍舊是她們的朋友和調停糾紛的人……以後你便會曉得的。」

## 七

第二天是星期日，塔瑪拉準備在這一天要做很多的事。她腦海裏祇有一個堅定而莊重的念頭：決計不顧一切困難，要鄭重地把琴妮的屍體像一個最親近最愛戀的人一樣地用基督教徒的方式埋葬掉。

世界上有一種很奇怪的人，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精神，默不作聲，很自尊，很鎮定，但是內心却蘊藏着異乎尋常的精力和勇氣；他們平時總是斜睨着惺鬆的眼睛看着世態，拘謹得不敢作任何不必要的冒險；但是在必要的時候，却能排除了一切障礙，勇往直前地實行自己的理想的。塔瑪拉便是這類人中間的一個。

上午十二點鐘，她便乘了一輛馬車到城裏，車子在彎彎曲曲的小街上穿過，終于停止在一家骯髒的小茶館面前，她吩咐車夫等着她，便進去了。在裏面，她找到了一個紅頭髮的孩子，問他孫加有沒有來過？這個聰明的果敢的小茶役早已認得



塔瑪拉的，便回答道：「不在這裏，說不定馬上還不能來，他昨天晚上喝酒一直喝到半夜，接着又玩彈子到天亮；現在大概還在家裏睡覺，假使你這位太太有什麼話，你可以告訴我，我會立刻去傳給他的。」

於是塔瑪拉向他要了一張紙和鉛筆，在上面草草寫了幾個字，把它交給了小茶役，還給了他半個盧布的小賬，又轉身出去坐上馬車走了。

她到了市中心最華麗的歐洲旅館。她是來拜訪著名的藝人羅紋卡雅的。不過要見到她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先是樓下的關人說她恐怕不在家，塔瑪拉便自管自的跑到樓上她的寢室前，但是出來應門的女藝的私人侍女却回說主人有些頭痛，不能見客。塔瑪拉迫不得已，祇好又寫了張字條：

「曾經有個住在一所不著名屋子裏的女人聽了你唱了一支短曲而跪在你面前高聲痛哭過的，你還記得那麼一件事麼？我現在就是爲她而來求見你。請你不要恐懼

——她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援助，已經在昨天死去了，但是你可以做一件在你是決不費力，而在我們死者的朋友看來却是極重要的事情。我就是對上次和你同來的「男爵夫人說過一番真心話而現在還深悔孟浪和不安的人。」

「把這拿進去！」她吩咐侍女道。



兩分鐘後，侍女又出來了。

『太太請你進去。她有些頭痛，祇能穿着平常的衣服接見你，對此很覺抱歉。』

她引領着塔瑪拉走進了一個房間。

這位偉大的女藝人正躺在一張巨大的褥椅上，身上蓋着一床美觀華麗的毯子，頭下墊着許多絲織的枕頭，腳上裹着銀色的柔軟的獸毛；手指上許多寶石戒指閃着淡藍色的光芒。

藝人今天的確有些不舒服。昨天報紙上的輿論對她有些誤解的地方，所以晚上的演出，也沒有收到她意料中的觀衆掌聲的效果。並且今天又有一位不懂得藝術的記者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捧其他一個歌唱家的文章。所以她一清早起便竭力使自己認爲有些頭痛；認爲太陽穴裏漸漸地在作響，認爲她的心時時地會往下沉。

『你好，親愛的！』她微弱的聲音裏略帶一些鼻音，像舞台上的女英雄垂死的時候和她的愛人告別似的。『請坐，……：我很高興能看到你……：祇是請你別生氣——我頭正在劇痛，心也盪得很厲害，所以說起話來很費力，想起來大概是唱得太多而疲勞了……：』



羅紋卡雅當然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的事情的；對於塔瑪拉的不容易被人遺忘的臉孔也還記得；但是她今天很疲乏，心緒也不好，所以想起那天的事，實在是一種不必要的，羞恥的舉動了。不過，那天她能用她天賦的藝術力量使驕傲的琴妮在她膝下跪了下來，現在回想起來，却未始不是一件得意的事。她同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總喜歡在一件事情裏充當一個主角，用她的言詞，動作去贏得旁人對她的尊敬的。

她疲乏地舉起她那瘦小美麗的手，放到額角上，淡藍色的寶石又閃爍出一陣光芒。

「我已經看過你那張字條，那可憐的……請你原諒我，我竟忘了她的名字了……」

「琴妮。」

「是對了，對了，謝謝你！我想起來了。她死了嗎？怎麼會死的呢？」

「她自縊了……昨天早晨，醫生來檢查的時候……」

她那無精打采的眼睛突然睜了開來，生氣翼翼地閃着和寶石同樣的藍色光芒，裏面充滿着驚奇和恐懼。



「啊，我的天哪！這麼一個美麗的，決斷的……啊，可憐的，可憐的靈魂！那麼她自殺的理由是？……」

「你曉得的……那疾病。她告訴過你的。」

「是的，是的……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自己縊死的！……多可怕！……哦，我那時還勸她自己去設法醫治的。現在醫藥進步了。我還知道有幾個人完全是……呢，完全是自己設法醫好的。他們又已經在社會上受到尊敬了……啊，這可憐的小東西，這可憐的小東西……」

「所以我到這裏來，親愛的羅紋卡雅。我本來不想來打擾你的，但是我好像在森林中行走，沒有一個人來指點我。你那時對我們多麼和善，多麼感動了我們……我祇想求你給我一些指導……」

「你說下去，親愛的！……祇要我能夠做的，我當然可以……啊，我可憐的頭！這是件可怕的消息。告訴我，我怎麼纔能對你有所幫助呢？」

「我得承認連我自己都不曉得應該怎麼辦，」塔瑪拉回答說。「是這樣的情形，他們把她載到停屍所去了……他們弄好了驗屍的表格之類，說不定就會把屍體聽憑停屍所裏解剖……我的意思是，假使可能的話，最好別讓他們觸動它。今



天是星期日，他們勢必延擱至明天纔動手，我想最好乘這個機會想點辦法……」

「我不能答覆你，親愛的……請等一下！……我不是有幾個朋友是醫學界的教授嗎？……讓我去翻一翻備忘錄，說不定會找些什麼人出來的。」

「還有，」塔瑪拉繼續，說道，「我想把她埋葬了……完全由我出錢……在她的一生中，我是她最親熱的朋友，我衷心一直愛慕着她的。」

「我也很高興能在物質上援助你……」

「不，不！……多謝你！一切都由我去做。我衷心感激你善良的心地，但這……請你了解我……這有些兒像誓願，一個人總得替死去的朋友多盡一些力作為日後的回憶。最主要的困難是如何能安排用基督徒的葬禮去葬她。她似乎並不是一個基督徒，她不相信什麼的，我對於此道，也並不十分虔敬，祇偶而劃幾個十字而已。但是我不願意讓人家把她當作狗一般的隨便擦在亂坟堆裏，不用話語，不用歌唱……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允許我正正當當地請一個牧師或一班唱詩班把她下葬？這件事情也得費你的心請給我一些指示。或者你能指點我去找另外的人？……」

……」  
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漸漸忘掉了她的疲倦，她的頭痛，也忘掉了第四幕的垂死的



女主角，對於這件事覺得有興趣了。她現在又扮演出一種極動人的姿勢，煞像舞台上專門拯救墮落女人的悲天憫人的佈道者。羅紋卡雅像她同時代的各種偉人一樣，無時無刻地不想引起羣衆的注意，迫得平凡的人們談論着她：今天她參加了一個愛國運動的集會，而明天又在講台上激昂慷慨地演說，替流戍在西伯利亞的革命份子募集寒衣了。她會在狂歡節的街上兜售鮮花，或者在盛大的跳舞會中叫賣香檳。她會別出心裁的想些衣服的新式樣，第二天全城的太太小姐們便瘋狂地學着她。她希望無論何處無論何時每個人都看着她，嘴巴上說着她的名字，崇拜她湛藍的眼睛和手指上湛藍的寶石。

「我不能立刻說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她靜默了一會終於說了。「但是假使一個人能竭力的須要什麼東西，他總能得到結果的，我可以傾我的全力來設法滿足你的希望。好，好！……我腦子裏想到一個出色的念頭了……那天晚上，除了男爵夫人和我以外還有……」

「我不認識他們……其中有一個最後走出客堂。他吻一吻琴妮的手說假如她需要的話，他願永遠爲她服務；還送給她一張名片，叫她不要拿出來給旁人看。但是這件事情過後也就被遺忘了。我也始終沒有機會去問問琴妮這個人究竟是誰，昨



天我翻翻她的抽屜，也沒有看到這麼一張名片……」

「等一等，等一等……我想着了！」女藝人突然活潑了。迅速地從褥椅上跳下地來。「啊哈！萊秦諾夫……是的，是的，對了……萊秦諾夫推事，好了，我們就可以處置這件事了。真是個好念頭！」

她轉身向着旁邊的小桌子，搖着上面放着的電話：

「請接市中心區18—35……謝謝……喂！……請萊秦諾夫聽電話……」

藝術家羅紋卡雅……謝謝你……喂！是你嗎，萊秦諾夫？好極了，好極了，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你有空嗎？……不要說廢話……很重要的事情，能抽出一刻鐘嗎？……不，不……是的……做一個善良的聰明人。你自己在丟臉呀……好的，那就好極了……啊，我衣服並不穿得十分整齊……可怕的頭痛。不是，是個女人……你自己來看罷，愈快愈好……謝謝！Au Revoir（再見）……」

「他立刻就來，」羅紋卡雅把聽筒掛好，回轉身來說道。「他是個漂亮的聰明人。旁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不過……請你饒恕我——你的名字是？」

塔瑪拉首先有些侷促，但隨即微笑說：



「啊，我的名字是不值得冒瀆你的耳朵的！我叫塔瑪拉……我的真名字是……就叫塔瑪拉好了……我已經習慣於這個名字了……」

「塔瑪拉！多麼美麗的名字！……塔瑪拉太太，你高興和我一起進早餐嗎？說不定萊秦諾夫也要來喫的……」

「我實在不能耽擱了，請原諒我。」

「那真是可惜！……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說起來，你抽煙嗎？」她把一隻金質的煙匣推向塔瑪拉面前，匣子上有藍寶石嵌鑲着一個她心愛的R。

萊秦諾夫隨即就來了。

塔瑪拉在那天晚上並不曾十分注意他，今天却被他的外貌所吸引了。高高的身材，有些像運動家，寬廣的眉毛有些像貝多芬，上面密密的一層藝術家的鬆曲的烏黑的頭髮；厚碩的嘴唇顯出一個能說善辯的演說家；一付明澄聰慧而有表情的眼珠——人們被他一瞥之下便會向他掏出自己的心的一種眸子。「假使命運沒有作弄過我的話，」塔瑪拉看着他的動作而愉快地忖着，「那我便會獻身於這麼一個人的，他的愉快和機玲的神色，他的微笑……」

萊秦諾夫吻一吻羅紋卡雅的纖手之後，便無拘束地和塔瑪拉談了起來：



「我們在那一天瘋狂的晚上便認識了，你說得那麼流俐的法語，使我們完全驚異了。在那種環境中你能說那樣的話想起來似乎是不合理的，而你竟說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你的聲調，多麼溫和，富于表情……哦，羅紋卡雅，」他轉向那位女藝人，接着便在她隣近找一張小而矮的橙子坐下了，「你找我來有什麼事：我隨時在聽着你的命令呢。」

等羅紋卡雅又裝出一股疲乏的神氣，把指尖按到額角上。

「啊，真的，我真不舒服，我親愛的萊秦諾夫，」她眼睛裏的光彩突然熄滅了，「還有我可憐的頭……請你把桌上的瓶子遞給我……讓塔瑪拉太太和你說罷……我不能。我不可能……多可怕的事情！」

塔瑪拉便簡潔扼要地把琴妮死的故事告訴了萊秦諾夫；提起他留給琴妮的一張名片；如何死者把這名片保存得很好；順便也提起了名片的用處——有需要的時候便可幫助等等的話。

「當然，當然！」萊秦諾夫聽她講完了，便立起身來，大踏步地在房中往來踱着，時時把頭一昂，以便把那圖畫一樣的頭髮甩向後面去。「你在做的真是一件崇高真摯而友誼的舉動！好極了！……好極了！……我準備……你說——葬禮的



允准書……唔——唔……讓我來想一想！……」

他用手擦着前額。

「唔——唔——唔……假使我記得不錯——第一百七十……一百七十……八……我想我是記得的……待我想一想！……對了！「假使不是瘋狂者或受驚太甚而自殺者，一律不得受牧師之祭誦或追悼。」……唔——唔……對了，就是這樣……所以我親愛的小姐，第一件事……你曾說她是被市政府的醫生從縊圈上抱下來的嗎？他的名字是？……」

「克林摩科。」

「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他的……好罷……你們那裏警察局的區長叫什麼？」

「蒲克許。」

「哈哈，我認得的……一個雄糾糾的傢伙 臉上有紅鬚的……是嗎？」

「對的，就是他。」

「我和他很熟悉！罰處苦役的法律正在他後面等着他呢！……他落在我手裏已經十次，但每次總給他設法溜掉了，……溜掉了，像條鱈魚……以後我總會



懲到他的。好了！那麼，解剖院……你準備什麼時候埋葬她？」

「那我却不大曉得了……我想愈快便愈好，……假使可能的話，我就想在今天。」

「咄咄——咄……今天……我却不能担保——事情弄起來還得費些手脚呢……哦，這裏是我的一本備忘錄。這一張上都是我的朋友開頭是T字的，你照樣寫上你的名字塔瑪拉和你的住址。兩個鐘頭以後，我便會給你答覆。可以嗎？不過還得重說一遍，葬禮說不定要延擱到明天……還有——請恕我率直——你要點錢嗎？」

「不要，謝謝你！」塔瑪拉拒絕了。「我有錢。謝謝你的好意！……我想走了，羅紋卡雅太太，我衷心地謝謝你！」

「那麼在兩小時以後等我的回音罷，」萊秦諾夫送她到門口，又重複了一遍。塔瑪拉並不逕回妓院去。她轉到天主堂街的一家小咖啡店裏，找到了孫加。他是個漂亮的樂天的傢伙，深藍的頭髮，黑色的眼睛；他是本地賊黨中最能幹最出色的一個慣手，經驗很豐富，同時是個通夜的賭博者。

他也不立起身來，把手遞給她。然後示意她面對着他坐下。

「你好，塔瑪拉！好久不見了——我有點疲倦了……你要咖啡嗎？」



「不要！正事第一……明天我們要把琴妮埋葬了……她自縊的……」

「是的，我從報紙上看到了，」孫加毫不在意地打了個呵欠。「還有什麼？」

「馬上給我五十個盧布。」

「我親愛的塔瑪拉——我一個子兒都沒有！……」

「再說一遍——拿出來！」塔瑪拉命令式地吩咐，但並不動怒。

「啊，我的天哪！……你的錢我沒有動；不過，今天是星期日。……銀行關門的。……」

「不管！……不要談存款簿……總之，你拿出來！」

「你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我親愛的？」

「不管你的事，你這笨蛋！……爲了葬禮。」

「哦！那麼好罷！」孫加嘆了口氣。「那麼我到晚上來送給你……親愛的塔

瑪拉！……我沒有你在旁邊可真忍不住了！親愛的，我要吻你，吻你，吻得你閉

不上眼睛！……我可以來嗎？……」

「不要，不要！……把錢拿出來，孫加！……交給我。你決不要來——我

現在是管家了。」



「怎麼會弄上管家的呢？……」孫加驚異地吹了一下口哨。

「不用你問，總之不要來就是了。不過，不過，隨你喜歡罷……事情總是要結束的！」

「啊，假使你體諒體諒我不要再讓我等下去，馬上儘可能地把事情弄清爽罷！」

「我會弄清楚的！不過還得一個星期光景，親愛的！藥粉覓到了嗎？」

「藥粉不好！」孫加不滿意地說。「我覓到的是藥丸。」

「你可以担保它能在水裏溶化嗎？」

「當然，我親眼看到的。」

「而那個人不會死的？聽着，孫加，那個人不會死的嗎？對不對？……」

「決不會的……祇是打一下鼾……啊，塔瑪拉！」他情感衝動地低聲叫了

起來，渾身的骨節在格格作響。「弄清楚，看上帝面上，趕快弄清楚……讓我

們……你要到那裏去，我便陪你到那裏，假使你喜歡，國外都可以。快一點弄清

楚了，就脫身罷！……」

「快的，快的……」



「你祇要對我眼睛一霎，我便都準備好了……藥片，工具，護照……於  
是——啣——啣——啣！火車開了！親愛的塔瑪拉！我的安琪兒！……我尊貴的  
愛人！……」

時常很能警覺的他，這時也忘掉可能被生人看見，預備去擁抱她了。

「不要，不要！……」塔瑪拉迅速地像隻貓跳出了椅子。「以後——以後，  
孫加，以後你這小東西！……我整個身體都屬於你——以後決不會拒絕你的。我  
甚至於會使你討厭我呢！……再會罷，我的小笨人！」

她迅速地用手在頭髮裏攏一攏，整理了一下，急匆匆地走出了咖啡室。

## 八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上十點鐘左右，愛瑪·愛德華芙娜院子裏除掉老資格的享  
立塔和低能的波莎外，所有的姑娘都乘着馬車到市中心的停屍所去了。波莎近來很  
衰弱，已經兩天沒有起床，旁人要是問她什麼話，她總是報以一個愚鈍的微笑。假  
使不給她東西喫，她也不要，不過要是給她喫的話，她便貪婪地用兩隻手同時把  
東西儘往嘴裏塞。她疏懶態疲已到極點，旁人必得時時提醒她叫她換衣服或蓋上被



子之類的事情。愛瑪·愛德華芙娜已經叫她停止接客，即使她的每天必到的常客也都被拒絕了。她最近常常有這種衰弱的現象發生，不過在床上躺了幾天就會好的，所以愛瑪，愛德華芙娜決意不拋棄掉她，讓他過了幾天再去接客。在這個院子裏，波莎是件好寶貝，也是它的可怕的犧牲品。

停屍所是一長列單層的灰白色建築物，窗格和門框都髹作白色。它的四周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使人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命運的氣氛。姑娘們懼怯地魚貫進了大門，步過天井，直向那矗立在天井一角亦髹着灰白色的小教堂走去。

門還鎖着。鎖鑰在看守人身邊。塔瑪拉費了好久大力氣纔找出來一個禿頂的老年人。好像是在青笞堆或豬鬃堆裏竄出來的，渾身光陸斑雜，眼角上滿是眼屎，巨大的紅糟鼻不時的歛着。

他開了那個碩大無比的掛鎖，把門取了下來，打開了生鏽的，吱吱作響的門。裏面便撲上來一股冷冽潮溼的空氣，其中還混雜着石塊上的青笞氣，和死屍的氣息。姑娘們不由得打着寒顫，縮做一團。祇有塔瑪拉毫不瑟縮地跟了看守人走。

裏面很黑暗，祇是在那像牢獄的窗子的鉄條的罅縫裏透進來些微弱的秋光。兩三個赤裸裸的屍體懸掛在牆上，模糊中祇看到黝黑的幾個形像。幾口普通的棺材傳



放在地板上，每個的下面有兩條木頭的橫檔墊着，中間有一口是空的，蓋子斜擱在旁邊。

「你們的是什麼樣子的？」看守人粗聲地問，鼻子歛着。「你們認得她的面孔嗎？」

「我認得的。」

「那好，看罷！我一個個地領你看。是這個嗎？……」

他隨手把一個尚未釘牢的棺材蓋揭了開來。裏面是個乾枯的老婦人，穿着最古老的衣服，臉上青腫着。她的左眼是閉的，而右眼却仍舊睜得大大的，但已經沒有了光彩，像一片雲母。

「不是這個嗎，你說？好，再跟我來看……」看守人說道。於是他一個個地挨次把蓋子揭開來，都是些窮人中最窮的人：街上檢來的餓屍，打死的，壓死的，殘廢的，大多都快要腐爛了。有的手上和臉上都已經腐爛。有個沒有鼻子的人，臉上滿是一羣羣的蟲子，東一堆西一堆的白色的東西在爬着。有個患水腫病死去的婦人肚子高高地聳着，使棺材蓋都沒法平放上去。

所有這些肢體不全的屍體都是經過匆草的檢驗後，便由這個滿身青筍的看守人



胡亂地縫合起來再把他塞到棺材裏的。所以裏面有幾個簡直不像一個完整的屍體：有個腦袋會被縫在肚子裏，肝臟會被放在破裂的頭骨裏，諸如此類。他爲什麼要把它縫得很完整呢？他已經習慣於這種夢魘似的生活；同時這種屍骸既不是他的親戚，又不是他的朋友；仔細地縫起來得化費時間，而又得不到什麼額外的小賬……

塔拉瑪站在那裏，屍臭的味道陣陣向她襲來，她的身體好像要被這種惡臭膠住了。

「喂，看守人，」塔瑪拉問道，「我腳底下怎麼老是有淅淅的響聲呢？」

「響聲？」老人反問一聲，抓抓頭皮，「說不定是耗子，」他泰然的說道。「這種畜生成千成萬的在屍骸上跑的……你究竟要看的是誰——男人還是女人？」

「一個女人，」塔瑪拉回答。

「那麼這些都不是麼？」

「不是，完全不認得。」

「哦！那麼……我還得到另外一間去了。什麼時候拿來的？」

「星期六，老爹爹，」塔瑪拉打開了錢袋。「星期六下午。這裏是給你買些烟艸，我親愛的先生！」



「那就好了！你說是星期六，下午？她穿的什麼衣服？」

「她沒有穿好多東西；祇是一件寢服和一條短褲……都是白色的。」

「哦！那一定是二百十七號……她叫什麼名字？……」

「蘇珊娜、萊秦娜。」

「那麼待我去看一看——說不定是在那邊。喂，小姐們，」他回轉身去看着那

些在門口縮做一團的姑娘們。「你們中間誰勇敢些？假使你們的朋友是前天送來的，那麼她現在正像上帝剛剛把人創造出來的時候一樣，身上一點衣服都不會有

的。……哦，你們之中誰的胆量要大些？你們那兩個人肯跟我來？幫我替她穿衣服……」

「好罷，那麼，曼加，你去，」塔瑪拉吩咐曼加說，她正在恐懼地發着抖，臉色灰白，眼睛圓睜，凝視着屋中的死屍。「不要怕，你這笨坯——我和你一塊兒去！假使你不肯去，那麼誰去？」

「啊，我是……我是……」小白曼加嘴唇動着，終於迸出了一句話，「好罷，我們去！……」

所謂另外一間，便在小教堂的後面，是一間完全陰暗的地下室，要跨下六級石



階纔能走進去。

看守人忽然奔了開去，回來時候手裏握着一枝臘燭頭和一本破舊的書。他把臘燭頭點亮了，姑娘們便看到石板上很有規則的停放着一排一排的屍骸——有的面上還露着生前痛苦的廔癢，有的腦袋被劈開，有的臉上還凝着紫色的血塊，有的牙齒磷磷的暴出嘴唇。

「快到了……快到了……」看守人說着。「前天……那就是，星期六……星期六……你們說的她叫什麼名字？」

「萊秦娜，蘇珊娜，」塔瑪拉回答。

「萊——秦——娜，蘇珊娜……」看守人好像在唱着，「萊秦娜，蘇珊娜。」

給我說對了。二百十七號。」

他彎下了身靠着屍骸的腳邊走着，手裏的燭光搖曳不定。終於他在一具旁邊停下了，在它的腳底上有黑墨水寫着幾個大字：217。

「就是這個了！讓我來把它措到走廊裏去，再去把它的衣服拿來……你們等  
一下……」

於是他便很便捷地把琴妮的軀體措起來，攢在肩膀上，頭朝着下面，像攢了半



隻剝去了皮的母豬，也像抗着一袋蕃薯。

走廊裏要稍爲明亮些，看守人把他的重負放下來之後，塔瑪拉把手掩住了臉部，好一會纔放下來，曼加則轉過身去哭起來了。

「假使你們需要些什麼，儘管說好了，」看守人指示她們說。「假使你們要什麼，我立刻便能給你們去拿來——挺好的布，花冠花圈，壽衣，棉紗——我們都有。……你們可以向我買……還有淺跟便鞋……」

塔瑪拉給了他錢，然後讓曼加走在前面，一同到天井裏去了。

過了不多時，便有人送來兩個花圈；一個翠菊和天竺葵紮成的是塔瑪拉的，有一條白綢上面寫着：「獻給琴妮，」下面的具名是「一個女人；」另外一個是萊索諾夫送來的，完全是紅花，紅綢上面寫着金字：「經過磨練，得到純化。」他還附着一紙字條送來，說有極重要的集會需要主持，不克前來，此外便說些哀悼和表示歉意的話。

接着，塔瑪拉請來的城裏最好的唱詩班裏的十五個孩子也來了。

這唱詩班的領導者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載了一頂灰色的帽子，上唇蓄着像軍



人一樣的鬍鬚。他一看便認識了維拉；立刻眼睛睜得很大，對她笑了一笑，儘量着眼睛。每個月裏，他總要帶着幾個和他同職業的或者教堂裏的朋友到雅瑪街去三兩次。每次前去總是先到別的院子去轉了一轉，然後再到安娜·麥可夫娜的地方，並且總是選上了維拉。

他是個愉快，有生氣的傢伙，跳起舞來很活潑生動，時時做些怪樣子引起姑娘們大聲笑起來的。

塔瑪拉所雇的兩匹馬也拖着葬龕來了，後面還跟着七個執火把的人，抬着一具用白色綿緞包裹着的棺材，下面的撐架上也用黑布繞纏着。他們慢吞吞地用熟練的動作把屍體放進了棺材；在死者的面上蒙着棉紗；把一匹金線織成的錦幃蓋上了她的全身；然後在她的頭上點了一枝臘燭，在腳後點了兩支。

在這黃色的搖曳的燭光下，琴妮的臉孔便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鐵青色已經退掉，祇是在太陽穴和鼻梁上還留着一條一條青黑色的斑點。黑色的嘴唇微張着，還可以看到白白的牙齒和微紫的舌尖，在頸項間襯衣領露出的地方，還露着兩條深咖啡色的痕跡——一條是繩子的，一條是被薛蒙抓出來的——恰像兩條可怕的項練圍繞着。塔瑪拉俯下身去，用一枚安全別針把她的襯衣領扣縫了起來。



牧師也來了。是一個帶金邊眼鏡的瘦弱的人，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薄薄的頭髮蓋着一張奇黃的尖臉。

塔瑪拉向他走了去：

「聖父，」她問道，「你預備一下子便把這葬禮做完呢，還是預備一件一件地把各種細節都做到？」

「通常我們都是一下子把它做完的，」牧師說着，吻一吻她的肩頭。「但假使有特殊的請求，我也可以一樣一樣地詳細做的。這個死者究竟怎麼死去的？」

「她自盡的，聖父。」

「啊……自殺的？……不過你要曉得，依照教堂裏的規定，這是不可能舉行葬禮的呵！當然囉，這也可以有例外的——假使有特別的允准的話……」

「有在這裏，聖父，我已經得到了警局和醫生的證明書在這裏……她心智不大健全……有些瘋瘋顛顛的……」

塔瑪拉把昨天萊秦諾夫送來的兩張紙遞給了他，上面還放着三張十盧布的鈔票。「我請求你，聖父，最好能做得好一些——像基督徒一樣。她是個極好的人，却受過許多磨折。請你無論如何陪她到墓地上，在那裏舉行個小小的儀式……」



「我伴她到墓地上是可以的，不過却不能在墓地上舉行儀式——那裏有那裏的牧師的；不過年輕人，你想我到了那裏還得回來，你肯不肯；再添一點：馬車費。」

他從塔瑪拉手裏拿了錢之後，便端起香爐，繞着棺材繞行了幾周，停在她的頭邊，微弱而略帶憂鬱地說道：

「願上帝保佑你，這時是你另外一個世界的開端，以後便永遠永遠地不會再有終結了！」

唱詩班便好像熟讀了的書背了出來：聖潔的上帝，我們的天父等聖詩。

接着，那領導者便分發臘燭，黃色柔和小火燄在陰沉的空氣裏閃爍着，照明了姑娘們的面龐。

他又領導着唱了一通，但這次却並不快促，和諧而悲哀的調子在周圍浮蕩着，像是天使的嘆氣。

塔瑪拉注意地傾聽着這些以前所熟悉而現在却好久沒聽了的詩句，不由自主地苦笑了起來。她耳朵裏又響着琴妮生前對她說的富有情感而又似乎瘋狂的語句了：

：全能慈悲的上帝會不會饒恕她那污辱不潔的淒涼生活？全知全能的上帝會不會因她絕望而說過冒瀆聖聽的話而懲罰她？仁慈的天主，仁慈的萬王之王！



最初是一個低微的，抑制着的啜泣，但忽然變成尖聲的嚎哭響澈了這個教堂的四周。「啊，親愛的琴妮！」這是小白曼加的聲音，她正跪在地上，手裏拿了塊手帕在拭她的眼淚，於是所有的姑娘們都跟着跪了下去，四周便充澈了嘆息聲，悲傷聲，和嚎啕大哭聲……

「你沒有死，上帝在泥土中把我們創造出來，仍舊使我們回到泥土中去……」塔瑪拉像石像一般地毫無動靜的嚴肅地站着。臘燭光照耀着她銅栗色的頭髮，她一直在注視着琴妮黃色額際的皺紋和她的鼻尖，這是她站立的地方所能看到琴妮的唯一的一部份了。

「從泥土裏出來，又回到泥土裏去……」她暗暗在把讚美歌裏的句子重複着。「就祇有這一些東西嗎？祇有泥土？聽憑世界這麼嫌厭的存在繼續下去，或者完全毀滅，這兩者之中究竟那一種好？」

唱詩班好像證實了她的思想，淒涼地唱道：

「所有人類，都要死去……」

他們把這一節「永恆的憶念」唱完以後，便吹熄了臘燭，於是一小股一小股的青色烟霧裊裊地繞纏着昇上去。牧師讀了一節永別的禱言；在極端靜寂之中，在地



上抓起一把細沙，把它撒在蓋在琴妮身上的棉紗上，撒成了一個十字。撒的時候，還鄭重其事的說着：「世界是上帝所創造，在整個的宇宙裏，你可以找到你歸宿的地方。」

姑娘們都護送着靈柩到墓地上去。她們假使從雅瑪街上走去，便祇有一半的路程，但是雅瑪街上通常是不許有靈柩通過的，所以祇好繞了一個大圈子。經過雅瑪街盡端的十字路口時，別家院子裏的姑娘們都奔了出來看着；有的還穿着拖鞋，有的穿着寢服，有的手裏拿了塊手帕，她們在靈柩經過身邊的時候，便畫着十字，嘆着氣，用她們手帕和衣角拭着眼睛。

天氣好起來了……冷冰冰的太陽嵌在蔚藍的天幕上。路旁的艸都已枯萎，金黃色的枯葉在樹上搖展，……澄清的空氣裏迴盪着悲哀嚴肅的聲音：「聖潔的上帝，聖潔的天父，萬王之王，請你憐憫我們罷！」

於是一場簡單的安靈祭，棺蓋的訇然一聲……黃土紛紛……一堆新鮮的小丘；

……

「這麼就算完了！」執事人等都走了以後，塔瑪拉便和姑娘們說道。「好了，遲早都是一樣！……不過我却仍舊懷戀着她！……我們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樣的人



了！說起來，她在地下却要比和我們在一塊舒服得多……好了，讓我們最後畫一個十字罷——然後回去！……」

她們畫了一個十字之後，塔瑪拉忽又悲痛地說出一些奇怪的話來：

「我們失去了她，也再不能儘聚在一處生活了：我們就會東西奔波，四散各處。能夠活着便算好的！……看哪：那是太陽，蔚藍的天……空氣多麼清鮮……蜘蛛網在飛揚……世界多麼完美！……祇有我們這批娼婦却似道旁的垃圾……我們走罷！」

她們動身往回走了。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跳出來一個高大強壯的學生，竄到她們面前的路旁，他看着露芭，輕輕地去觸一觸她的衣袖，她回轉頭來一看，却原來是索羅維夫。她臉色立刻泛起慘白，眼睛圓睜，嘴唇也顫慄起來了。

「滾開！」她靜靜地說，語氣裏含着無限的讎恨。

「露芭……親愛的露芭……」索羅維夫喃喃說道。「我在尋……在尋找着你……」

……我……上帝在頭上……我不會像他們……像列康甯……我是真心的……甚至現在我還是真心的。」

「滾開！」露芭的聲音更靜了。



『我當真……我當真……不騙你——我想結婚……』

『啊，你這畜生！』露芭忽然叫了起來，迅速地用手掌在索羅維夫臉上重重的打了一下。『這是我孝敬你的禮物，你受着罷！』

索羅維夫稍微搖擺了一下，但不再走了。他半張着嘴站在那裏，臉上有些殉道者的表情。

『滾開，滾開，我看都不想看你了！』露芭暴怒地叫着。『劊子手，豬獠！』索羅維夫把手掩住了臉孔，蹣跚地走回去了。

## 九

塔瑪拉所說的話完全沒有錯：琴妮葬禮後的兩星期中，愛瑪·愛德華芙娜院子裏有了在平時十年之內都不會有大的變動。

葬禮後的第二天，不幸的波莎便因爲心臟極端的衰竭而被送進了一所慈善機關所辦的瘋人院去了。醫生證明她的病象已瀕絕境，絕無好轉的希望了，真如他所說的，自從被送進了瘋人院內薄薄的幾片艸蓆上之後，她便一直虛疲的躺在上面，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直到一年以後，纔被血毒和褥瘡所吞噬，死去了。



第二個便輪到塔瑪拉了。

她充任了管家差不多有兩星期，異乎尋常賣力地工作着，但是她內心裏却像有甚麼東西在煽動着，總不肯甯定下來，終於在某一天的晚上，她便不見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回到院子裏來……

事實是這樣的，她和城裏某一個士紳有着節很長的歷史的，他是個富有的長者，但是却很吝嗇。他們的相識是在一年以前，兩個人都乘了同一隻船到近郊的一座寺院裏去游玩，在船上，他們曾經談過幾句話，聰明美麗的塔瑪拉用曖昧的微笑，溫雅的談吐和謙遜的大家風度的態度輕易地征服了他。她腦海裏還印着那長者灰色的頭髮和紳士的風度。她那時沒有把職業告訴他，但會隱隱約約地暗示他說自己是個中等階級的太太，說他的丈夫是個賭鬼，毫不會溫存體貼，所以她連小孩都沒有了一個。她和他分別的時候，却拒絕和他去開個旅館，祇告訴他一個假姓名和一個她可以轉接到信的地址。從此以後，他們就開始通訊，那位長者用盡華藻的詞句表達出對她愛慕之忱，但她却仍舊半明不滅地用些神祕的語句回答他。

於是，有一次，她接受了他熱誠的邀請，在皇子公園晤一次面；她仍舊裝出很嫵媚很聰明的樣子，但也仍舊拒絕他再到旁的地方去。



她很精巧地煽動着他晚年的情焰。終於在今年的夏天，乘他的家眷都到國外去避暑的當兒，她走進了他的寢室，也就在這一天，她婉轉嬌嫩而溫柔地把身體獻給了他，使得那老頭子顛顛倒倒昏昏沉沉地順着她的意思做着種種醜態。

塔瑪拉從這一次以後，便隔了好久纔去一次。這樣更加深了她那朋友的愛慕的心。她祇要他送一束鮮花，或者請她在一家僻陋的餐室裏吃一頓簡單的早餐；拒絕了他許多太化費的禮物，她的矜持做得很逼真，以致那老年人連送給她錢的勇氣都沒有了，有一次他喃喃地說要爲她預備一間公寓房子和買些好像俱放在裏面以圖久遠，但她却鼓起了眼睛嚴厲地看着他，逼得他紅着臉彎下腰去吻吻她的手，連忙說些道歉的話語。

她愈是玩弄他，他便愈是對她企慕。她已經知道每逢某一天，他總要把大宗的款項放進那隻牢固的鐵箱裏去的。但是她並不匆忙地急急想下手，怕毀壞了計謀深久而尙未成熟的事情。

希望了好久的一天終於到了，塔瑪拉探聽得這位士紳曾投資於一家營造廠，最近接到一大宗的建築費，曉得他預備在星期六把這筆錢存到銀行去，以便可以在星期日不致以金錢的安全而免去許多罣礙地暢快地作樂。這位士紳在星期五便接了這



「我親愛的，永久企慕着的所羅門之王呀！你的膩友，你的葡萄園內的姑娘衷心地用燃燒的吻向你祝賀……親愛的，今天我有一天空暇，所以覺得非常愉快。今天我自由了；」他「爲了生意上的事情到漢末爾去，要過一整天纔能回來，我想到你那裏去渡過今天的夜晚。啊！我親愛的！我預備把整個的生命呈獻於你的膝前，我不願意到旁的地方去，夜總會和酒吧間久已使我厭倦，我需要你，祇要你……你……祇要你。請你在晚上十點鐘等着我！請預備一些冰酒，野味，和甜的乾菓。我在燃燒，我渴望得快死了！我已不能再事等待！我的頭在轉旋，臉孔發燒，手像冰一樣地冷。我要擁抱你，我要吻你。你的凡倫丁娜。」

就在這天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她智巧地談話中談起他的保險箱。這位士紳很甘願地當了她的面把它打開，她立刻記熟了開鎖的祕密字碼。然後她向那裏面的架子上一隻隻的小抽屜裏投了一瞥懶洋洋地打了個呵欠，說道：

「啊，多累贅的東西！」

於是她擁抱了士紳的頸項，把嘴唇湊着他的耳朵，咻咻地對他說：

「把它鎖上了罷，我的寶貝！我們出去罷，我們出去罷！……」



她先走到餐室裏去了。

「來呀，我親愛的！」她從餐室裏向正對着她走來的士紳喊道。「快些來！我要酒，更需要愛，愛，愛，無休止的愛……不！喝完，乾杯！這能灌溉我們今天需要的愛慾的！」

士紳和他的杯子碰了一下，一口便把杯子裏的酒喝乾。但是他舐舐舌頭說道：

「奇怪……今天的酒好像有些兒苦味。」

「對了！」塔瑪拉順着他的意思說。「這種酒總是有些苦味的，這纔是真真萊茵河酒的特色……」

「不過今天似乎特別強烈些，」士紳說。「不要了，謝謝你，我親愛的——我不想再喝了！」

五分鐘後他便沉沉地睡在椅子上了，頭向椅背上靠着，下顎下垂。塔瑪拉等了一會，並且試試去把他搖醒。但也毫無動靜。於是她便握帶一枝點燃着的臘燭到面臨大街的窗口站住了一會，接着她就蹺向樓梯那裏，她聽到了樓梯上有輕微的脚步聲，孫加立刻便出現了，他穿得像個上流的紳士，手裏拿了一只簇新的手提包。

「預備好了嗎？」這有名的竊賊低聲地問。



『他睡着了，』塔瑪拉也靜靜的答道。『喂——這兒是鎖鑰。』她領着他走向藏着保險箱的書房裏去。孫加用手電筒在它上面攪了一攪，便低聲的罵了起來：

『這老不死的，老狐狸！……我知道這要用組合的隱字纔能開的。你得知道這組合的字……要用電力纔能把它溶掉呢，這老不死的。』

『用不着，』塔瑪拉急急地回答。我知這個組合的字……記好：Z—E—N—I—T。』

十分鐘後，他們走出了大門，故意先走了幾條曲曲折折的小巷子，纔穿到大街上雇了一輛馬車，憑着毫無疑跡的一張企業家斯塔文斯基夫婦的護照，出城去了。從此以後，便好久聽不到他們的下落了。直至一年以後，人們纔知道孫加在莫斯科一件大竊案中被捕，並且招出了塔瑪拉，於是兩個人都被監禁了起來。

塔瑪拉之後，便輪到質朴天真的維拉了，她和一個軍事機關裏的書記已經相戀了很久。他的名字叫第脫洛斯基。在他們的關係中，維拉是處於主動地位，而他却像個重要的偶像，接受着她的崇拜與禮物。從夏天起，維拉已經發覺她的愛人已一天天地對她冷淡，疏忽，談話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望着虛空之中，腦子裏不曉得在



打什麼主意。她嫉妒地詰問他，想問出一個所以然來，但他的回答總是些不確定的語句，暗示着幽暗的前途。

在九月初，他終於向她承認說他吞吃了一大筆公款，大約有三千多盧布，說五天之內，這宗事情便要被發覺，然後是上法庭，苦役……說到這裏，這位軍事機關的書記便頓首捶胸地哭了起來？

「我可憐的母親呀！……她會變得怎樣呢？她對於我這種丟臉的事是絕對忍不了的……不！我還是死的好……」

他深受着市上便宜小說的影響，說到這裏，腦子裏便自然地泛出了那種書本子上男女主角同時服毒自殺的念頭，這思想一經出現，便牢牢地在他心裏生了根。

一天，他便挽着維拉的膀子到王子公園裏去散步。這時已經深秋了，這古老的公園各種聳立着的巨樹上搖擺着各種不同顏色的行將凋萎的樹葉，有的深紅，有的淺紫，有的橘色，有的淡黃，交織成一幅光陸駁離的圖案。空氣裏飄颺着微甜的秋香，但也散發出肅殺的氣象，灌木叢稍，枯萎艸上，到處微跳着死亡的蒞臨。

第脫洛斯基看着這種環境，更加深了前兩天所想起的觀念，不自覺的悲哀了起來。維拉也陪着他掉了幾滴眼淚。



「今天我要自殺了！」他最後迸了出來。「什麼都完了！……」

「我親愛的，不要這樣！……我的小心肝，快不要！……」

「不死是不可能的了，」第脫洛斯基憂傷地說。「那討厭的錢！……你說，光榮與生命之間，究竟那一種要寶貴些？」

「親愛的……」

「不用多說，不用多說了，安妮塔！」（不知爲了什麼理由，他自己想出了一個比較貴族化的名字，而不叫她做維拉的。）「不用說了。我已經決定好了！」

「啊，假使我能幫助你的話，」維拉悲傷地說，「我願意獻出我的生命。……即使最後的一滴血……」

「浮生如夢！」第脫洛斯基沮喪地搖一搖頭，他在摸做悲劇裏的主角。「永別了，安妮塔……永別了！……」

這個姑娘絕望地隨和他搖一搖頭：

「我不要！……我不要！……帶我去！……我和你一塊兒……」

這天晚上，第脫洛斯基在一家豪華的旅館裏定了一個房間。他明知道他和維拉在幾分鐘之後便都已是冷冰冰的屍骸了，所以，雖然衣袋裏祇有十一個戈貝克；但



却儘量的吩咐豪華的飲食；他叫了鱸魚羹，許多野味，水菓，咖啡，以及兩瓶冰凍的香檳酒。他是預備用手槍自殺的，並且已經想到了他親戚看到了他的屍體會多麼悲傷，他的同僚聽到了他的死會多麼驚異。而維拉會跟着他一同自殺更使他感到這種場面的偉大而沾沾自喜。維拉對於這種事情却毫不感到什麼恐懼。「這總比倒在圍籬下餓死要好一些！還和我的親愛的同死！至少是個甜蜜的死！……」她想到這裏，便極力吻着她的愛人，狂笑着，蓬鬆了頭髮，眼睛裏散射出光輝，比她以前更美麗了。

最後的時間終於到臨了

「你和我已經盡情的歡愉過了，安妮塔……讓我們再把這一杯乾掉罷！」第脫洛斯基說。「那麼你不會後悔的，親愛的？……」

「決不，決不！……」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她微笑地低語的。

「那麼你轉過身去，面向了牆壁！」

「不，不，我最親愛的，我不願這樣！……我不願這樣！……走過來！你……」



近些，近些！……看着我，讓我也看着你。把嘴唇送過來——我要吻你，而你……我並不畏懼！……勇敢些！……用力吻我！……」

他射殺了她；但是他看到自己一雙罪惡的手時，突然覺得一陣可憎的卑劣的恐懼。還在微微顫動的維拉的屍身躺在床上。他的腿也跟着顫抖起來，不過却仍舊有些力量把自己襯衣扯開，露出了肋骨。他扣了板機之後，慘厲地叫了一聲，維拉的抽摘也就立刻停止了。

維拉死後的兩星期，質樸謙遜的小白曼加也就跟着死去了。在一次雅瑪街上通常發生着的爭吵中，不知誰把一個笨重的空瓶子在她頭上一擊，殺死了她，始終沒有找出兇手。

愛瑪·愛德華芙娜的院子裏和整個雅瑪街上都變動得很快，事情接一連二的發生着，沒有一個姑娘逃出了那可怖的，血腥的命運。

雅瑪街上最後的，亦是最偉大，最血腥的災難是整個二條街完全被士兵所搗毀了。

有兩個騎兵在一所一盧布的院子裏被人打了以後擲了出來，他們衣服被撕得稀爛，渾身都是血污，逃回了兵營，恰巧那天是他們的營裏放了假；於是在半個鐘點



以後，百多個騎兵便衝到了雅瑪街，挨次的把一家家的妓院都搗毀了。他們騷擾的時候還有許多流氓，地痞，狎客，以及各種無業游民等幫着他們。所有妓院裏窗子上的玻璃都被粉碎，許多鋼琴成了木條。鴨絨被褥撕了開來從窗子裏往街上擲，裏面的鴨絨足足在雅瑪上空飛揚了兩整天，像雪花一樣。蓬頭赤足全身赤裸的娼妓被趕到街上，門人都被打死。暴徒把特萊普耳裏的絲織品和傢俱搗得七零八落。他們把鄰近的小酒店或雜貨舖也順便打完了。

這種如醉酒般的血腥的屠殺直連續了七個鐘頭。最後由駐軍和地方部隊趕來纔驅散了這批激怒的暴徒。有兩家半盧布的院子已經着了火，但立刻被救熄了。不過，這種騷動到第二天又死灰復燃起來，這一次範圍却更大，甚至于波及到全城，但主要的目標似乎已改爲猶太人，暴徒們屠殺着那些恐懼和悲慘的猶太人，三天之後纔告平息。

一星期後，省督便頒布了一個命令：所有城市裏的妓院都須立刻關門停止營業，妓院女主人必須在一星期內遷走。

既被暴徒掃蕩，又受官廳壓迫，於是這批年老色衰的女主人和肥頭胖臉的管家婦們祇好立刻收拾起東西，離開了。一個月之後，人們腦海裏的雅瑪街祇剩下了一



個空洞的名稱。

不過，當局似乎做得很徹底，連雅瑪街的名稱都給換上了另一個受人尊敬的偉人的名字，以資抹去了以前人們對它所發生的荒蕩的觀念。

接着，這些質朴而愚蠢的，有趣動人的姑娘們便消散在大都市裏，並且溶解在那裏面了。她們變成了社會上新的一羣——一羣個別的，孤獨的街妓。至于她們的生活，雖和在妓院裏時同樣的可憐，却另有一種方式和習慣，待作者以後再寫出來，呈給青年們和母親們罷。











法務部調查局



024137



刊叢文譯

國家圖書館



004636844

